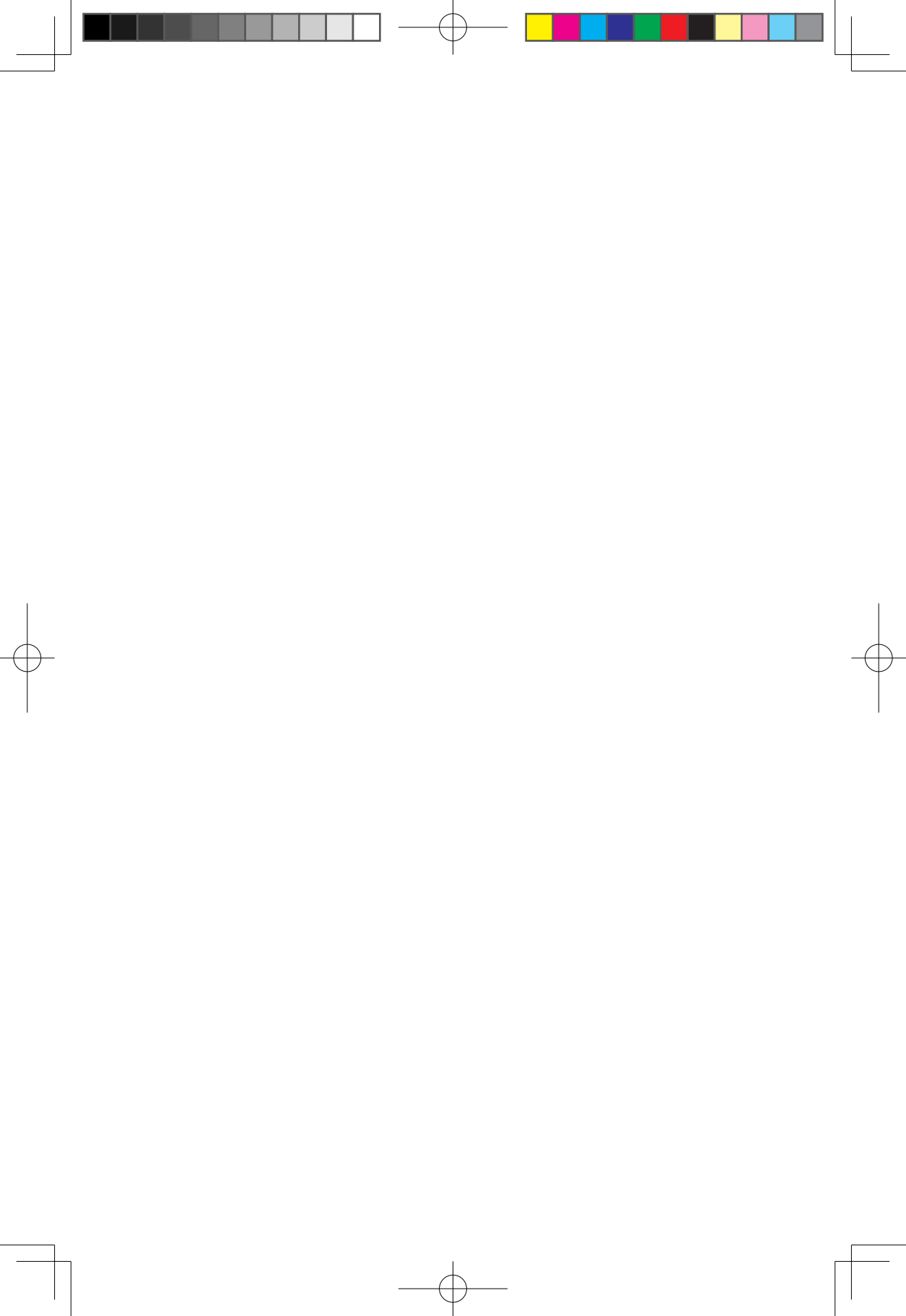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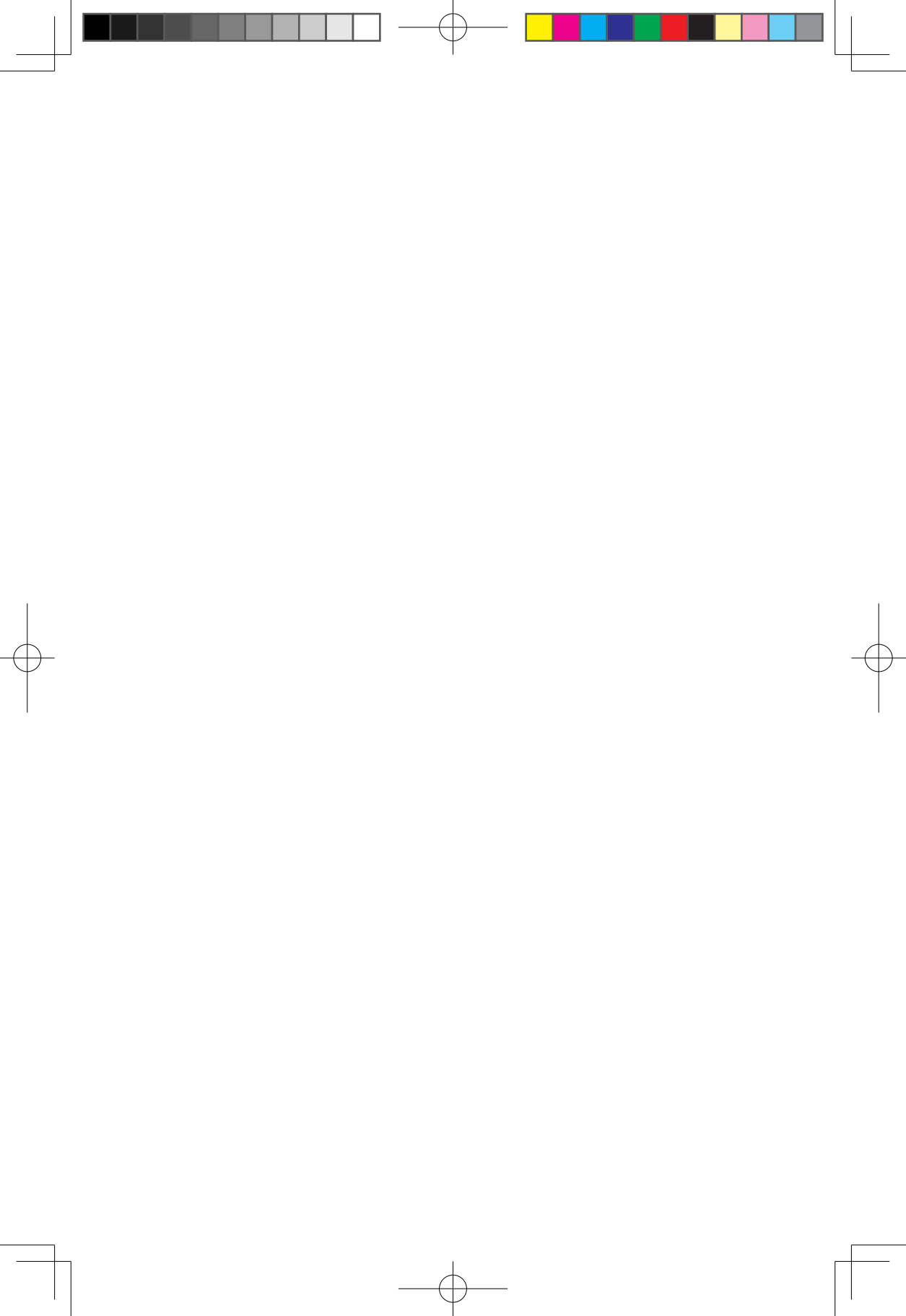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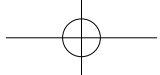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今天

NO.1/2018 总第117期



《今天》编辑部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北 岛 西 川 芒 克 刘 禾 汪 晖
李 陀 宋 琳 林道群 格 非 徐 晓
黄子平 黄 锐 韩 东 韩少功 鲍 昆
鄂复明 翟永明

主 编 北 岛

执行主编 肖海生

编辑部主任 天 水

海外通讯编辑 陈力川 田 原

小说编辑 韩 东 杨庆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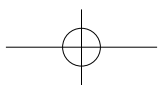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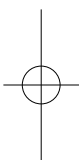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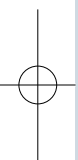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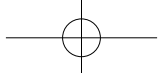
诗歌编辑 宋 琳 廖伟棠

评论编辑 杨晓帆 敬文东

散文编辑 郭玉洁

艺术编辑 鲍 昆

封面设计 李晓军







《白日梦》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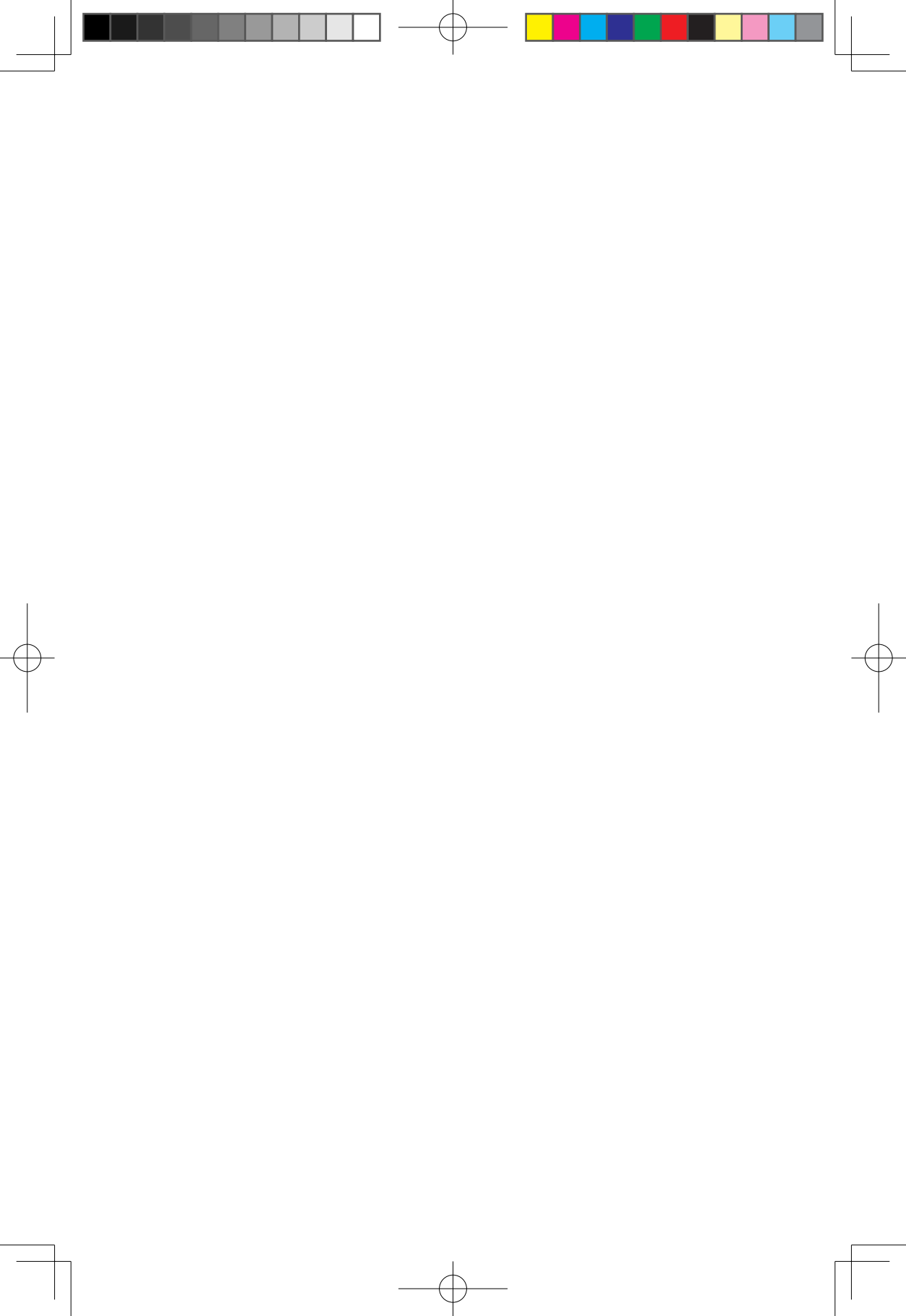
北岛

你没有如期而来
而这正是离别的意义
一次爱的旅行
有时候就像抽烟那样
简单

地下室空守着你
内心的白银
水仙花在暗中灿然开放
你听凭所有的坏天气
发怒、哭喊
乞求你打开窗户

书页翻开
所有的文字四散
只留下一个数字
——我的座位号码
靠近窗户
本次列车的终点是你

版画作者：曲光辉





目录

今天杂志四十年专辑 _____ 001

李大兴	“今天”网事十年记 _____	003
芒克	往事与今天 _____	012
鄂复明	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诺亚方舟”	023
鄂复明	知青歌曲《锁链》与《今天》的若干环节 _	037
鄂复明	悼念江流先生 _____	051
查建英	《今天》片断 _____	065
阿乙	从理想人到技术人 _____	075
朱文	无负今天 _____	079
王瑞芸	我与《今天》的缘分 _____	099
田原	《今天》在海外 _____	107
郭玉洁	我与《今天》：记三次谈话 _____	115

孟浪作品及评论小辑 _____ 121

宋琳	“诗人是罕见的，稀有的” _____	123
	孟浪诗选 _____	129
孟浪	微火继续闪烁，岩浆继续涌动 ——跋《愚行之歌》 _____	154
杨小滨	孟浪：如何面对自身的反面 _____	158



杨小滨 一个孟浪在天上飞 _____ 163

刘春 第一百遍落木了，
我看不到岁月另一面的温柔 _____ 169

刘波 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的“漂流式写作”
——以诗人孟浪为例 _____ 183

陈东东 与“中国诗坛 1986' 现代诗群体大展”
相关的几个段落 _____ 191

耿占春诗歌札记暨诗选 _____ 205

在雾霾中(2013) _____ 207

春 _____ 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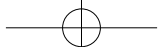
耿占春诗选 _____ 261

剧本 _____ 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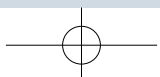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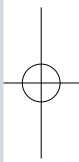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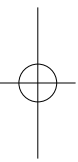
尚思伽 中书令司马迁 _____ 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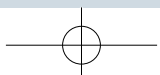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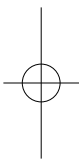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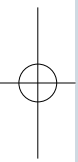
艺术 _____ 341

杨天歌 思古观今 —— 与刘鼎谈研究性策展 _____ 343



今天杂志四十年专辑







“今天”网事十周年

李大兴

—

忽然收到一条微信，告诉我编委会决定暂时不定期关闭“今天”网站。随着岁月的流逝，该发生的迟早会发生，凡事有盛必有衰，筵席有聚终有散。“今天”网站建立了十多年，改造成一个具有多个板块、互动功能的综合网站也整整十年。如果往上追溯，“今天”网站的创办原本是为1991年北岛主持复刊的《今天》杂志提供网络版，不过在转型为综合网站之后，其内容、管理团队与纸版杂志没有太多关联。再往前追溯，则是1979年油印的蓝色封皮《今天》杂志，我在美术馆大街好像是从自幼患小儿麻痹症拄拐的画家马德升手中买下，第一次读到北岛的《回答》，里面还有他的小说《波动》，如今记得的人已经不多了。38年过去，“今天”这个名字，曾经与北岛、芒克、多多等著名“朦胧”诗人连在一起，已经是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

余生也晚，1979年上高一下学途中在西单看到贴在墙上的《今天》，和许多同龄人一样，立马被击中。那几年写的诗里，在在有早期《今天》的影子，比如下面这一首《青春岁月》：

我们的生活
啤酒杯里的阳光
灰蒙暮色里



一盏初燃的橙黄
为达到极限
久久踟蹰在数轴上
一个不定方程
一个没有方向的矢量

这首短诗写于 1981 年。如今回首，20 岁的时候，由于青春期激素分泌过剩，才会写出那许多诗来。而看着那些泛黄的诗笺，岁月悠悠，便往往有了那个时代充满诗意的错觉。后来人关于八十年代的回忆，大多基于这种错觉。偶然看到 1980 年北大学生竞选的一些老照片，一片蓝制服臃肿棉袄的海洋，提醒我那是一个匮乏的年代，那也是一个渴望自由而不得的年代。诗化那个年代，不过是一代人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和自慰，倒映出现在虽然物质丰富得多，人的物质化却也赤裸裸得多，精神与心灵面临的困境，其实与八十年代并无两样。

那年我在长春接受出国留学前的外语培训，某个夏夜，我和一位在吉林大学读研究生的朋友大聊文学人生，喝了 20 多瓶啤酒后摇摇晃晃归来，就写了这首诗。后来好像就没再见过这位朋友，只记得他姓周，名字已想不起来了。我的生活中，像这样彼此成为短暂过客的情形有过多次。过去了，便似“你看风景，风景看你”那样藏在记忆里。

早期的留学生是突然之间就被投掷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周围几乎没有中国人、听不到中文、看不见中文书。1982 年初我抵达仙台时，全日本中国留学生不过几百人，我是东北大学文学院 1949 年后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那是没有网络的时代，在留学的头两年里，我没有读过一本中文小说，更看不到国内的诗歌。不过由于文化冲击和远离故乡的感觉，那两年是我写诗最多的时期，虽然写完了没有想过发表，只是静静睡在抽屉里。这段经历倒也不知不觉地坚定了我对诗的认识：诗是写给自己的，我只有在内心有感觉时才写。



因为八十年代远居化外，对中原故土发生的事情所知有限，以至于好几次别人对我介绍八十年代成名的人物，我却一无所知。一片茫然间，就让对方感觉不爽也未可知。我是个颇为迟钝的人，不大在意别人对我的感觉，也往往不够注意对方的感受。

不过，我很在乎是否办好别人托付我的事情。《今天》刚在海外复刊时，我受朋友之托，曾代理其在芝加哥的发行并与北岛有一面之缘。朋友不了解我清谈尚可，一去推销就患失语。那次代理完全失败，无疾而终。很长一段时间，一提到这件事我就有点惭愧。2006年，芝加哥《文化与生活》主编辛放奔忙操办了一场《今天》创刊27周年纪念活动，时隔15年后又见北岛。这一年我开始和朋友做网站，相当投入。辛放见此，便推荐我参与“今天”网站的管理。

第二年的除夕，北岛来芝加哥，约我去见他。他并没有多谈办网站的事，只说了几句，就告诉我：“你来做吧！”那个除夕和北岛唱歌一直到午夜，第二天我写了一首七绝。

记丁亥新春

丁亥新春，蒙北岛之邀，与风城著名画家周氏兄弟除夕家宴。主人殷勤劝酒，宾客引吭高歌，遍唱儿时旧曲，尽欢而散。北岛兄乃一代诗人之代表，名满天下，自不待言。而流寓海外几二十年，更令人感慨。因占一绝以记之，一晒。

江关名动流离多
岭外遥看翘翘过
闻道香江风日暖
他年再唱旧时歌



二

我就这样成为“今天”网站管理团队的一员，这个团队人并不多，大多数在海外留学工作多年，都是义工，出自爱好，没有报酬，这样反而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主编王瑞、技术管理宝明、作家陈谦、远在澳洲的仄佳都是在这时认识，从此成为好友。北岛不久去了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网站测试改版成功。主版有了互动功能，逐步开通了论坛、博客等板块。

秋天到来时，“今天论坛”开始运营，著名诗人韩东任管理员，但很快由我接替。起初，我受到一些质疑，因为没有人听说过我的名字，仿佛从石头缝里蹦出来这么一个管理员。然而，感谢北岛的大力支持，他和著名诗人柏桦等亲自出任版主，社长欧阳江河、特邀编辑李陀都来论坛发言。我尤其感谢北岛对我的信任：有什么事情问他，他总是说“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照你的意思办”。

后来的发展证明，让我这样一个外来人来管理诗歌论坛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无门无派、不明就里对于论坛的开放性恰好是必要的。其时我恰好在另一个网站“燕谈”做总版主，现炒现卖刚刚有的一点经验，从网友中聘请义工版主、每月扩大论坛版面，使“今天论坛”成为一个以诗歌为主的纯文学园地。进入本世纪后，新诗日趋小众，诗歌论坛多半高冷，而采取会员制的“今天论坛”在诸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不到三个月，会员逾千，单日帖数数百。海内外不少颇有名气的诗人加入论坛，发表作品、参与评论，一时间颇有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气象。

网上论坛兴起在上世纪末，2007年时全盛期已过，“今天论坛”仅赶上一个末班车。当时许多名人已经在论坛受过伤或者感觉疲劳，所以有那么多文人来到“今天论坛”，超乎我的预期。即使有主题，论坛这种形式本身是开放的，参与者自然鱼龙混杂，口水与争吵时有发生也是在所难免的。然而我在为写这篇文章重新翻阅部分早期旧帖时，仍然不时



发现光亮，足以令人欣慰。“今天”原来的问题在于成员多四〇后、五〇后，且多在国外，于国内诗歌界未免有些隔膜。所以我在选任版主时，大半请的是七〇后国内诗人。最早的版主里，浙江诗人商略、北京诗人张祈非常认真努力，也参与了许多“今天”网站的编辑工作。后来有更多优秀的诗人作家出任版主或“今天”网站的编辑，时至今日还名列编辑的黑光、冰夕都是论坛早期会员。阿乙当年初见时还是一位十分清秀的青年，如今已是国内外知名作家，看上去也多了几分沧桑。《今天》杂志诗歌编辑廖伟棠后来也出任诗歌版版主，他和另外两位至今还在做版主的诗人龚纯（他的网名“湖北青蛙”似乎同样有名）、揭春雨都和我神交颇久却从未谋面。“今天论坛”陆续设置了“散文小说”、“文论翻译”、“人间书话”、“影音艺术”、“女性写作”等版块，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版主，许多优秀的人在这里来来去去。大多从此成为朋友，虽然不曾相见，却也一直关注。有些渐行渐远，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有几位或许有分歧、误解、成见，但我一直记得他们为论坛付出的心血。论坛时代还是在电脑上打字，不像现在可以在手机上语音输入。我人在北美，是英语电脑上用拼音写中文，费时费力，因此发言尽可能简短。这样在管理论坛时，难免有沟通不足之处，言语之间导致误会。再说我虽然性格温和，但也有很坚持或者很固执的时候。不过我习惯于记住他人优秀的地方、美好的一面，这恰是由于我理解人性充满弱点，人大多时候经不起考验，因此宽容于己于他都十分重要。

诗歌论坛版主换得最多，记得有丁南强、小杨柳、李浔、杨典、沈方、陈律等优秀诗人。曾任“影音艺术”版主的苏七七、玛特，“女性写作”版主的倪湛舸都很有才学。虽然论坛沉寂已久，但时至当日，周新京、辛泊平、梁小曼、朱昌海、宋遯、江涛、马兰、紫鹃、海客还挂着版主的职务。以上的名字还不全，有不少人我或许还没有提到。他们都是“今天”历史的一页，中间有不少人是坚持了十几年的，一直默默奉献，告别之际，我满心感激与祝福。“今天论坛”虽然是以新诗为主，



却有一个绝大多数新诗论坛所没有的古体诗词版块，而且水准相当高。这要感谢创建“文言旧邦”版的嘘堂，他带来了一群古诗词造诣很高的朋友，发表了不少优秀或者很有特色的作品。在这个板块，就连吵架都往往会出现一些需要查《康熙字典》才认识的字。军持、小金的作品功力很深，还有后来也做版主的小森素行等诸多诗人当年都名动一时。也是在这里我才知道，孔大作家捷生兄原来古诗写得非常好，曾经斗胆奉和。

三

2008年春天，北岛专程到硅谷湾区召开“今天”网站编辑部会议。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编辑部同仁，相谈甚欢。这份愉快的印象，因此后合作无间而一直保留至今。没过多久，汶川大地震发生。“今天论坛”在第一时间开设了哀悼纪念特刊，我一直相信在灾难到来时，文字自有它独特的力量。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夏天里，北岛兄约我为他主编的《七十年代》回忆文集写文章，并亲自帮我修改。我从他那里学习了数易其稿、洗练语言的写作态度，受益匪浅。北岛夫人甘琦这时刚出任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不久，发来一本与历史有关的书稿问我的意见。我大力推荐，不久这部书出版后果然颇受好评。

论坛人气渐高，会员过万，博客也开通了。有了互动的“今天”网站较之以往兴旺许多，与此同时，我们一直坚守着网站的品位与文学性，这一点从“今天推荐”的作者名单以及各栏目发表的作品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总体而言文学趣味与成果都颇为可疑的年代，以世界经典为自己心中的标高，既不趋时尚、也不自我陶醉显得尤其必要。

我个人以为，“今天论坛”最成功的栏目是诗人作品现场讨论。作者与读者齐集一堂，实时互动，同时刊发部分自选精品，就此展开品评，



如此留下来的对话、作品与评论都颇多精彩。当时论坛每两三个月策划举办这样一次大型活动，先后推出潘维、桑克、蓝蓝、余怒、陈先发、杨典、宇向等诗人的现场作品讨论。他们风格迥异，但是大多都可以说是这个世纪在国内有重要影响的诗人。我此前与他们素昧平生，之后也大多没有见面与更多的交往，完全是通过作品决定人选，也要感谢他们愿意光临参加这一无偿的互动。通过为他们提供平台，“今天论坛”也呈现自己以作品为准，兼容并包的开放取向。

2010年1月，年仅48岁的浙江诗人梁健因病逝世。梁健是我在“燕谈”的网友，偶尔唱和，本来说好这年三月我回国时见面的，却英年早逝。他名气不很大，为人散淡，在诗酒自娱中度过时光，有些诗写得很好：

我承认我真的忘记了方向？
那一条唯一通往清醒的镜子？
我不得不在黄昏？
依靠死亡
依靠死亡？
一寸一寸醒来

他去世后我代表燕谈网诸友草了一联，送到他追思会上：

曾经把酒吟诗，生当尽欢矣，挥洒自在悟佛缘
相约契阔燕谈，去也堪悲夫，寂寞无言惜英年

梁健后事，大多是他浙江的诗人朋友们代为打理的，其中颇有参与“今天论坛”者。我于是想到在论坛共同合作，办一个追思他的作品讨论。对于一位诗人，也许这是一种很好的纪念方式。事实上，那确是一



次既有深度又感人的现场讨论，许多参与者是在这次讨论中第一次被梁健的诗感动。几年后，他的作品在长江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

3月初，同样只有48岁的张枣也同样患癌去世。张枣生前就已被公认为六〇后诗人里极富才情的一位，他《镜中》的名句早已脍炙人口：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张枣曾任《今天》的诗歌编辑多年，往昔旧识，闻其噩耗，无不悲恸。“今天论坛”在他逝世次日开设“纪念张枣”专版，四天后举办追思网谈。我记得北岛在追思网谈上回忆，张枣在邮寄诗歌稿件时，为了给《今天》节省一点邮费，会把每一页诗稿的空白部分剪去。柏桦引用当年在北京摆流水席的奇人黄珂回忆：张枣知道黄家保姆有胃病，每次回德国就会记得给她带胃药。这些细节往往见出一个人的一部分，听来颇令人难忘。

2010年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年份，年底又有一位女诗人马雁去世，年方31岁。2011年论坛的开始，就是纪念她的专场。死亡的气息有一股凉意，2010年微博的迅猛兴起，意味着论坛的式微。网上聚散如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在论坛趋于冷清以后，“今天”网站作为一个平台继续存在，但不复热闹的互动。

四

长存的唯有友情：从2008年到2011年，几乎每次我回北京，彦华都会召集在京同仁聚餐。2013年我去洛杉矶时见到王瑞，口占一绝：

晴日早秋晤旧朋



倚山筑舍玉临风
归来欲赋红尘在
灯火连天大梦中

2014 年陈谦来芝加哥，在我家地下室讲小说，听者 30 多人，私人文学讲座能有这样规模如今不容易。2015 年春天回北京，又一次见到旧友新朋，已是微信时代，网站的事很少有人提起。秋天宝明来我家，说起一些早期的事，竟然已是很遥远的感觉。

对于我说来，也真的是很遥远了。从 2011 年我再度着迷黑胶，在古老的录音里度过几乎每一个午夜。两年前重新下决心码字，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素来做一件事会很投入、会努力去做到自己心中不留遗憾。虽然一件事会做多久，只有在成为历史后才能知道。“今天”网站于我也是一段难忘的缘分、美好的记忆，当我想起时，也就会想起那一年纪念张枣的诗句：

梅花从不曾抵达
即使抚摸着手稿
即使梦见 ——
长安已不再下雪



《往事与今天》

——长篇回忆录节选

芒克

十五

一九七八年的下半年，尤其到了九月份之后，北京城每天聚集人最多也是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长安街西单路口的东北角了。那里原先有一道长长的灰色砖墙，有一人多高，大墙的后面是一处北京公共汽车的大停车场。这道砖墙从西单路口一直延伸到电报大楼，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也需要用些时间。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冤枉迫害致死的人太多，什么冤假错案更比比皆是。从全国各地来北京上访伸冤和要求平反的人不约而同地每天都聚集在西单这道墙下，他们用大小字报写下各种被迫害的事件、经历和诉求，又用五花八门的纸张和字迹贴满了这道墙上。人们都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连中央政府都这么宣布，那些有冤的人都趁着这时机来到北京，毕竟北京是中国各个最高权力机关的所在地。

北京的市民和很多的年轻人也到这里凑热闹，他们除了看看大字报和小字报什么的，也常能在这里听到一些情绪激动的人面对着人群在激昂地演讲。这道西单墙是越来越喧闹了，已自发形成了一处公众聚会和宣泄的场所。再后来这西单墙干脆就被大家称为“民主墙”啦！

有传闻说“民主墙”这称号还是出自邓小平的嘴，他那时正在重返中共最高权力的路上，有一次外国记者采访他提到西单墙的情况，他老人家张口就这么说了。不管这是真是假吧，反正“民主墙”这名字算是



叫开了。

进入十月份的时候，赵振开已把筹办文学杂志最初的编委人员找齐了，他告知我这些人要在一起碰个面开个会，一是相互之间有不熟悉的，二是商讨一下办刊的宗旨和给刊物起名。

第一次全体编委碰面会是在张鹏志¹家。说实话我至今都不太了解这个人，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他初次给我的印象肯定是个书没少读的知识分子，戴着眼镜，岁数只会比我大。另一个与张鹏志同样我不太了解的人叫孙俊世²，他外表倒不怎像知识分子，但似乎学问很深，说话谈吐言辞犀利。另外三个编委是黄锐、刘羽和陆焕兴。当天在场的好像还有陈佳明，他跟振开和我都是朋友，但正式组成编委会没有他。

张鹏志的家在鼓楼和钟楼西侧的那条小街上，我们是晚上在他家里开会商量办刊物的事，所以走到那条小街上透过夜色可看见钟鼓楼巨大和模糊的身影，这两座高大的古老建筑沉默地凝视着我们，使人能够感觉到历史的苍凉。那天也没有月亮，小街两旁都是低矮破旧的院落，听不到什么人的动静，更没有任何动物的声响。那时养狗什么的是绝对禁止的。我们脚步轻轻地走进张鹏志家那个小杂院里，院内住了几户人家不清楚。我们这几个人坐在他住的那间不大的房间里开始严肃地商讨起办文学刊物的事，大家都尽量压低声音。

没人反对，都愿意参与此事，编辑部就算成立了。一共七个编委，没有主编和副主编，只是每个人各有分工。最后便是要给这本文学杂志起个名字，赵振开提议每个人说出一个自己喜欢的刊名，如谁的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这本杂志的名字就是它了。我想不起每个人都给刊物

1 张鹏志，“老三届”高中生。文革后就读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任教北京二中，高中语文特级教师。1978-1979年曾参与《今天》文学杂志编辑工作，并发表文学评论译作。

2 孙俊世，“老三届”初中生。内蒙锡盟东乌旗查干诺尔公社插队，返城后考入某大学研究生院。



起了什么名，有点儿印象的好像振开说出个“百花山”，这是他一首诗的名字，大家沉默。而我的脑海里当时忽然闪现出“今天”二字，我认为也唯有“今天”能够说明我们所办的刊物和作品的当代性，以及我们作品的新鲜和永不过时。当我说出来之后，大家没人不赞同，《今天》文学杂志的名字便由此而诞生啦！

接下来我们就商量每个人要做的具体事情，计划必须在年底前让第一期《今天》问世。我们需要准备做的事情很多，如征集作品稿件，因我们要办的是综合性文学杂志，内容包括诗、小说、文学评论、外国文艺理论翻译和插图等。诗歌问题不大，我们的手头现有不少。小说缺少，需要找人去写。还有文学评论和翻译，都需要人去写。插图还好说，我们周边画画的人很多。另外再有更不好办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找到油印机，那时的个人是不能拥有这种东西的，油印机只有一些机关单位里有。还有纸张和油墨，这些大家可以分头去文具店买。至于刻蜡纸什么的这都不算事，人手都不缺。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要尽力，各显其能吧！但愿我们能顺利地让第一期《今天》破土而出，为此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保密！谁也不要事先声张出去。

离开张鹏志家那个小院子，夜色漆黑。只有钟鼓楼那两座像巨人似的古老建筑在望着我们远去的背影。寂静，一切都那么寂静，如此寂静的北京城却不知我们已热血沸腾。

那天夜里，我是和振开一路而行，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路真的是改变了我们俩人的命运。因为我们要面对新的开始，所以相互给对方起了笔名。我称他为北岛，是因他生长在北京，在他的诗集《陌生的海滩》里写的有关岛屿的诗令我印象深刻，再有也象征着他独立的品格。他给我取名芒克，是因为他们都叫我的外号猴子，这近似英文的译音。我们两个人都重新命了名，也从此就这么叫了下去，一直被人叫了将近四十年。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这两个名字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不同的命运。



十七

当北方来的冷空气把我们赶进十二月初，北京城已正式进入了冬季。各位《今天》的编委忙活了一个多月，总算备齐了第一期的稿子。因这是创刊号，所以我们在选择作品上比较慎重。

在诗歌方面我们只选了四个人的诗作，有北岛的《回答》和另外三首诗；有我一九七三年写的《天空》，外加两首，都是早年写的；老诗人蔡其矫的诗是《风景画》，也外加两首。因为这一期上所有作者用的都是笔名，北岛便给蔡老起了个乔加的名字。舒婷的《致橡树》和另外一首诗也发表在创刊号上。那时我们谁都跟她没见过面，通过蔡其矫的引荐，她跟北岛有了书信来往。舒婷第一次让我们见到她的真容是在一九七九年，几月份我忘了，她是来参加下属中国作家协会的刊物《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我们全体《今天》的成员还陪着她到北京房山的风景区云水洞去郊游。另外还有一个人写的寓言《动物篇》，很多人都不知作者是谁，他就是挺著名的画家黄永玉。这老头子现在都九十多岁了，依旧身体硬朗，还在画画。他的大宅子在通州宋庄的地面上，我前年还在一次文化活动中见过他，想不到他还认识我，那种亲热劲儿我想他一定也没有忘记《今天》。

在小说方面，北岛用他另外一个笔名石默发表了短篇《在废墟上》，这篇小说我印象不深。记忆深的是他写的那篇比较长的小说《波动》，因里面有个叫白桦的人物与我一九七〇年到内蒙古流浪时遇到一个专吃火车线的大盗同名，所以我一口气读完了。但《波动》字数太多，我们分三期在《今天》杂志上连载，后来又以单行本（《今天》丛书）的方式印出来了。再有，我们还选了李枫林的小说《抉择》，李枫林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也不认识。也许北岛知道？因小说都是他挑选的。马德升的小说《瘦弱的人》我在前面讲过了，他当时的笔名叫迪星。

我记得北岛逼着黄锐去写，黄锐写了篇随笔叫《大自然的歌声》。



他用的是夏朴的笔名，我们当时还和他开玩笑叫他“瞎扑”。有一篇评论《醒来吧，弟弟》是林大中写的，他换了个名只是去掉了一个“大”字叫林中。这林大中和北岛同住在三不老胡同那个大院儿里，他们是好朋友，此人到了八十年代就再也没见过。

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方面，孙俊世用方芳的笔名翻译了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短篇小说《纯真》，这也是他在《今天》上发表的唯一翻译作品。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北岛在北京四中的高中同学史康成翻译了德国人亨利希·标尔的《谈废墟文学》，他是从德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史康成德语很好。在《今天》第一期目录上你还能看到一个叫钟长鸣的人翻译了西班牙诗人卫尚·亚历山大的诗，还有一个叫吴歌川的写了篇对这个西班牙诗人的介绍，这两位作者我们都不熟悉，我们是从香港的文学刊物上转载的。

《今天》文学杂志的发刊词《致读者》，是北岛在我们准备印刷的时候写好的，这些文字完全出自他一个人之手。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我们就欠东风啦。北京的十二月刮来的是西北风，等着东风吹来可就难了。我们难的是在哪里印刷？只能我们自己油印是肯定的，并且我们还要秘密进行。因为那年月中国的政局是怎么回事谁也摸不准，万一我们的刊物还没见世面呢就被抄了夭折了，那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前功尽弃。所以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其他的都还好说，如油印机和纸张等，大家可以想办法分头去弄。这印刷选在哪里呢？正在我和北岛为此事为难之时，陆焕兴自告奋勇说可以在他家里印刷。这真是太好了！重要的是他家的位置太好了！他住的那地方对于我们去秘密印刷太理想不过了。

陆焕兴的家之前我曾去过多次，他和申丽玲结了婚没有房住，便租了一处农民房在一起过日子。那处农民的院子现如今来看可是座落在相当昂贵的地段了，准确的地点说不好，大概就在昆仑饭店和周边的大使馆那一带。可在一九七八年的时候，我们要走着经过新源里的一



个小区，过去之后就全是大片的菜地了。在菜地的尽头有几处农民的小院子，陆焕兴夫妻俩就租住在一家的小院子里，院子不大，他们住的那间房就更小了，挤进几个人去就谁也不要再动了，你起身一动所有的人都跟着要动，所以进到屋里的每个人选好屁股的落点就最好不要挪动了。

印刷的地方有了，油印机和纸张也已搞定，下一步就是谁能来参与印刷和哪天开始干起来。原则上为了防止走漏风声只允许编委知道此事并由我们自己油印，但第一期《今天》杂志选用了马德升的两幅木刻版画，我们都油印不好，便只好请老马亲自上阵来印了。

记不清那一天是哪一天了，大约在十二月十几号，我们按约定好的时间都往陆焕兴家聚集。当我走在那片菜地准备潜入那家农民小院时，满天忽然飘起了雪花，那雪花在欢快地飞舞，我心里也不由地暗自觉得这真是好的征兆啊！

十八

由于陆焕兴两口子住的那间屋子没多大，不能同时容下多人在一起干活，我们就事先商量好大家轮流来油印《今天》第一期。我现在想不起七个编委有谁没来过此地，毕竟已经是三十八年前的事了。但我和黄锐、北岛还有陆焕兴四个人几乎就没离开过这个屋，没走出过这座农民的小院子。我们各有分工，不分昼夜地油印，大声不敢出，就如同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饿了，陆焕兴的老婆申丽玲就给我们煮面条，反正也没别的，就是面条，算是最好的了。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在以后我们每次油印每一期《今天》的日子里，直到一九八〇年我们被迫散伙儿为止。

可别小瞧油印这活儿，如没经验掌握不好，一张蜡纸印不出多少页便破损了，这就需要再重新刻蜡纸，而刻好一张布满密密麻麻文字的蜡纸需要多少时间？且又费力又耽误功夫，实在是麻烦的事。更让我们印



刷不了的是马德升的那两幅版画插图，之前我说过，我们都没印过，印不好，只能去请老马了！

老马来的那天我记忆很深，是我难得能跑出这个小院子去接他。雪后的十二月寒冷不说，地上滑得连双腿好使的人都保不准会摔一跤。尤其是穿过那片大菜地的那条小路，白茫茫又坑坑洼洼的是沟是坎也分不清。这条小路上很少能见到人，老马是个急性子，走路也快，虽拄着双拐，照样快步如飞！他那时穿着永不变样儿的军绿色上衣，也许是为了行走方便，大冬天的也没见他穿过大棉袄。他头发黑亮，一顶单的绿色的军帽总是戴在头上。可他穿的裤子却是黑色的，想不起他穿过别的颜色，脚下是一双轻便的绿军鞋。

我接到他就一直叮嘱他路滑，小心点儿慢着点儿走。他似乎也不听，直到他果然狠狠地摔倒在雪地上，摔得找不着拐，那双拐被甩得老远，他才觉出这条小路确实不太好走，但他仍旧显得无所谓，他也不让我扶，只是让我赶紧去找他的拐。

总算是走到了那座农民的小院儿进了陆焕兴家的屋，大家都站起来对马德升表示欢迎。而老马坐下来就开始干活，他印木刻已经很有经验了，印得又清楚又好，而且还快，我们是赞不绝口。早就听说老马在他的单位，不知是不是一家工厂，就是一位劳动模范，他们单位有个口号叫：远学王进喜，近学马德升！王进喜是大庆油田的石油工人，那会儿被宣传的是红遍全国的劳动模范。可见老马的干活能力了！

老马是一大早来的，一屁股坐下来印他的木刻就没停过。中午吃了碗面条又接着干，直到天快黑了，大家担心天黑了路更不好走，就都劝他回家吧。整整一天老马印出的木刻插图也有三四百张了，他自己也觉得差不多够用了就起身告辞。当时的老马与在座的大都还不很熟悉，所以他话不多，以后他可不这样了，那叫一个变化大！这都是后话。

又是我送老马走那片冰天雪地的菜地，他这人自尊心极强，让我不要远送了尽管放心吧！我一直望着他单薄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灰白相间的



黄昏里，心里还念叨着，老马，你可别再摔得找不着拐……

已经记不住我们在那间小屋里昏天黑地油印了几天，起码三四天是有的，我们印出了不少于三百本的《今天》第一期。全仗着年轻，那时我刚二十八岁，别的人也差不多，我们总算熬下来见到了成果，可由于太疲惫了已不见大家有兴奋劲儿。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

下一步我们商量就是尽快把这些刊物发出去和张贴在一些地方，等到第二天一亮就去办。因为考虑到万一走漏了风声出点儿啥事，那我们的心血可就白费了，大家想法一致。接下去便是由谁去张贴了。我和北岛是肯定要去的，别人不去我俩也必须要去。一是我们也不怕什么，既然敢做就敢担当。二是我们俩人也都没什么后顾之忧，没儿没女的，这都说远了，我们还都没有一个恋恋不舍的女朋友。那天在陆焕兴家的编委还有谁在场我忘了，最后，又是老陆自告奋勇，他说他去算他一个。我和北岛还劝他算了吧，他毕竟结婚了有老婆，让他最好不去。

我现在讲这些或许有许多人不解，可在当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份，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谁敢保证去张贴我们这种刊物不会被警察抓？没准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忽然想起前不久在《今天》文学杂志创刊三十八周年纪念日时陆焕兴实话实说，我们当年真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感觉。

最终我们决定还是由北岛、老陆和我去张贴，三个人合作会更好些。时间就定在第二天一早，十二月二十三日。这个日子算是深深地刻进我的脑海里了，这一天就是即将问世的《今天》文学杂志的创刊日。

四十三

再一次步入冬季的北京城似乎比往年更加寒冷，当雪花纷飞，大雪覆盖住房屋和街道时，古老的城市犹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显得寂寞孤独。



我仍旧住在东四14条76号的小屋，我无处可去。在《今天》杂志被迫停刊后，几乎是同时，我便收到一封北京造纸一厂的来信，因我还算那里的工人，我打开一看信上盖着工厂的大印，打印出几行字，说我旷工了几百天，所以工厂决定把我除名。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事，一点儿不影响我的心情。影响我情绪的是《今天》编辑部，也就是这间76号的小屋一下子便没人来了，往日那种大伙儿聚在一起干活印刷谈笑风生和一起吃面条的场景没了踪影，本来就冰冷的屋里更加冷冷清清。

唯有老鄂是最忠实和靠得住的人了，他有工作单位每天上班，但下班后总要来一趟76号，一是看一看有没有读者来信，二是问问我生活有没有什么困难，只要《今天》还存有一点钱，我那份特殊的工资他是照发的。

为了防止《今天》的那点家当会被抄走，主要是那台手摇油印机，老鄂给搬到他母亲家去了，为这台东西让老鄂的母亲好些日子提心吊胆。

令我没想到的是有一天突然登门进来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她说她工作在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诗刊》社，名叫康志强，我称呼她康阿姨。她询问了我一些情况后便从包里掏出二十元人民币给我，她说这是她丈夫与她的一点儿心意，一定让我收下。她还说她丈夫想邀请我去家里一趟，住址是在东城区的东总布胡同，一定要去，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康阿姨丈夫原来是老作家严文井，我久闻其名，那年代的孩子或多或少能知道一些，严文井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一位老革命，曾在抗战时期延安待过。他还当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等，再多的我就不清楚了。

几日之后，我去了东总布胡同严文井的住宅，人家出手相助我要去拜访表达谢意。严文井先生为人随和，还准备了一桌好酒好菜。我们这次见面聊的话题挺多，他对我的人和处境也有了了解。

令我还是没想到的是在几天后，康阿姨又来到76号让我再去东



总布胡同，她说严文井有事要见我。我随她去了，进了那座大四合院里。严文井很认真地问我愿不愿意找份工作？我说恐怕没什么单位敢要我，我可是被开除的人。他说先不要管这些，让我今天务必去趟《文艺报》社，他说他与《文艺报》的主编冯牧已经说好了，冯牧先生答应见我。我心说《文艺报》可是文化部主管的一份理论性报纸，让我去那里干什么？很快我就明白了严文井先生的心意，他想通过他跟冯牧的关系安排我进《文艺报》社工作。我当即就告诉严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里不会收留我的，我也不想去干那一行的。但严文井让我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因为他跟冯牧已约好时间了。

这勾起我又想到另一件事，那是在《今天》文学杂志出版了两三期以后，具体时间没记住，有位姓唐的说是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专门负责写“内参”的，就是写一些不让老百姓看到的消息发在“内部参考消息”报上供上面的领导看。他找到我请吃顿饭并采访了我，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他问我，大意是如果不让你办你们的《今天》杂志了，让你随便挑选一份国家办的文学杂志去当编辑，有工资并且还分配住房，你同意去吗？我当时回答他的话是，我们办《今天》杂志不行吗？宪法上不是写着公民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吗？他说没错。我说既然我们办《今天》杂志并不违法，那我还去别的文学杂志干嘛？我继续办我们的《今天》不就行啦。后来听说这位唐先生还真把我们的情况写在“内部参考消息”上了，原文我没看到。

严文井的好意我明白，我若是拒绝那真是太不给好心人的面子了，何况他为我已求到了冯牧先生。我离开东总布胡同便到了《文艺报》社，地址在我们曾张贴过《今天》杂志第一期的中国文化部的大院儿内。这里的一位年轻的编辑好像知道我要来，他递给了我一张冯牧先生留给我的纸条，冯牧说让我去他的家里去，在离中国美术馆不远靠近王府井大街的一条胡同里，具体地点门牌号码早忘了。我进了一座四合小院见到了冯牧先生，他留我在家吃了顿饭，谈话之中我就能听出像我这种人进



《文艺报》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能觉出他见我完全是严文井的面子和关系。不过他待我倒是很和气，头一次见面，人家在文化界也是个大人物还请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在家吃顿饭。

在八〇年代，我曾几次去东总布胡同看望严文井和康阿姨，不论怎样我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心怀感激。人家与我无亲无故又不图什么，真是两位好心人。多年以后，当我从报纸上得知严文井老人病逝要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我便独自赶了过去。我见到了年老体弱的康阿姨，她拉着我的手痛哭，她想不到我会来送严老最后一程。确实是这样，我活到现在到八宝山为逝去的人送行，除了我父亲便只有严文井这位老人了。

再往后我所知道的事情和经历在这本书里已断断续续地讲了不少，写到此时我想也该收笔了。《今天》文学杂志停刊后，我再简单地说一下当时的结局，北岛在不久后到了《新观察》杂志社当编辑，这是下属于中国作家协会的一本刊物。他跟我说好每月挣的工资拿出十块钱给我做生活费，他说话算话照办了，给了几个月，后因各种事我俩断了来往，只偶尔在国外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时遇见。但不论到任何时候我们都还是一见如故的老朋友。

在“今天文学研究会”散伙儿后，《今天》的一部分作者在八〇年代先后加入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会员，这在那时算是最好的出路了，有的人甚至引以为豪。

而我又将何去何从？76号的小屋也不是我的久居之地，没过些日子我便告别了。被严冬呼啸的寒风追打着的我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北京城的街头，头脑里没有任何想法儿，只觉得自己是在听天由命。

（台湾 INK 印刻文学 2018 年 3 月初版）



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诺亚方舟”

鄂复明

毕汝谐先生在“文革”前期(1970年秋)创作的“地下文学”中篇小说《九级浪》，为当代文学作者和研究学者屡屡提及，泰半源自诗人多多写于1988年可称之为信史的《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多多在谈到对那一代人的阅读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黄皮书等文学读物时，将《九级浪》与新诗歌运动启蒙者郭路生的名作《相信未来》和“太阳纵队”成员甘恢理的《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并列且居其首。

然而数十年来。这一作品的文本竟付之阙如，致使研究者在论及时无从深入；仅有的情节梗概则多引自“文革”艺术史研究学者杨健的相关著述，¹前不久我向杨健先生求证，他答复：“……我是听人讲述的，我询问过毕汝谐，他说，他也只有残稿，送当代(应为‘现代’)文学史馆了。所以你这是唯一原稿了。如果可能请发我一份……”杨健先生当年历尽艰辛，在全国范围内搜寻“文革”文学史料，也终未获得《九级浪》的文稿，可见其在当年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传抄范围极小且时间短暂，以致无从存世。

我近四十年后才介入《九级浪》文本的整理工作，缘于毕汝谐先生在2003年打越洋电话给昔日中宣部大院的邻居刘自立，为“文革”期间

1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杨健著朝华出版社1993年《九级浪》故事梗概见刘自立“教我怎么来想他！——毕汝谐和他的《九级浪》”(《博览群书》2003年05期)文内引文。



去他家找他弟弟“寻衅”(毕先生坦承自己那年月“……闯下的祸事共计9999件”),向他郑重道歉,甚至记得刘自立当年引用某先哲的话来斥责他们这种小孩子式的胡闹:你们说的话“就像是在睡梦里嚼树皮”……我和刘自立是北京二十四中(当时在其分校“外交部街中学”)初中同学(同级不同班),²他(生于1952年)比同届生要小上一两岁,而被其称

- 2 “文革”初期,1966年8月6日,刘自立的父亲刘克林先生(老《大公报》主笔、中苏论战“九评”系列主要起草人之一),在被审查期间,从中宣部办公楼顶层坠亡,年仅四十二岁。父亲去世时,母亲尚在遥远的宁夏“干校”劳动,家中主事的只有还在上高中的姐姐,连骨灰也没敢要。1952年出生的刘自立那时不满十五岁,三个弟妹还要更小些。

自立性格狷介,颇具乃父文风,我们这三、四十人的小团体(名称为“井冈山”),在近两千名师生的学校中独树一帜,由刘自立执笔发表多篇文章,为后来被判处死刑的《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的观点辩护,并幼稚地以马恩经典理论,质疑“文革”期间主政的校“革委会”和军训团的权力,因此深遭嫉恨,必欲除之。涉世不深如我辈,灾祸临头只在早晚之间。

1967年夏初,失学近一年我们依旧按时到校,但从不参与主政者安排的“说教”课程,而是自由地学习和探讨我们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来校路上,西邻原外交机关高墙外一条半人高的标语“打倒刘自立的狗爹!”赫然在目,我们对此习以为常,在很漫长的一个时代里,自杀本身就是“自绝于X自绝于XX”罪,并且殃及子女。稍后刘自立也到校,他微笑着拈起一张白色大字报纸,对折裁开,再对折,再裁开,在两幅4开大小的纸张上,以他那洒脱的字体伏案疾书,一张决定他一生命运也间接影响到我们今后去向的大字报一挥而就。由于曾担任过数学课代表及偏好,我对这不足百字的大字报中严谨而又简约的数学式推理(甚至还使用了数学符号)印象极为深刻,故至今记忆犹新:

打倒马、恩、列、毛的狗爹!

∵ 马克思的父亲——反动律师

恩格斯的父亲——反动资本家

列宁的父亲——反动官吏

毛主席的父亲——反动富农

∴ 打倒马、恩、列、毛的狗爹!

∴ 打倒刘自立的狗爹!



为“小孩子”的毕先生(生于1950年)实际上还要长他两岁。

但我迟至2009年才读到刘自立接毕先生的越洋电话后,为他的《九级浪》撰写的长文“教我如何来想他!——毕汝协和他的《九级浪》”(《博览群书》2003年05期),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读到的有关《九级浪》最为独到而又详尽的评述,它与毕汝谐1999年6月发表在《黄河》月刊

四位伟人父亲因其阶级成分,依例被冠之为“反动”,斯大林的父亲是鞋匠,属于劳苦阶层,故排除在外。这是“文革”期间通行的荒谬的“血统论”法则,所不同处,是刘自立将之与伟人共享。这显然是一位反“血统论”斗士的游戏之作,很多年之后,我从毕汝谐的回忆文中得知:当年中宣部大院的“黑帮”子女们,髫龄年纪,即懂得唾面自干,他们贴大字报,即称自己被打倒的父亲为“狗爹”。自立书生气十足,为一条标语,险些招致杀身之祸。

大字报贴在教学楼东侧告示牌上,举校哗然,愕然,随即,千余人的校园内又如死一般沉寂。

两三天后,一位身着蓝制服的人带相机来拍照后离开。一周后,校“革委会”发布公告:刘自立“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这也是那个时代拘捕公民的方式之一),同时,刘自立被抄没的日记本以其内容反动在校园张贴示众,其中有他悼念父亲的十数首格律诗,对父亲生前教诲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年代久远,我仅记得两句:“克林升九霄,苍天也欢笑……”

习惯于刘自立式的思维惯性,我们已难分清面临的是“批判的武器还是武器的批判”,刘自立被关押数月杳无音讯。在无从逃避的“上山下乡”浪潮到来之前,有一个自愿报名去内蒙草原的机会,1967年11月我们一行五人,随同数百人的车队,辗转十数日,自我放逐到内蒙东北部边陲牧区插队落户。转年夏季,在蒙古包里收到刘自立来信:他与四十三名青少年被“伟大领袖”钦批:少年狂热分子,一律释放。但“死罪已免,活罪难饶”,刘自立旋即被押送到吉林省扶余县一贫困地区,苦度半劳改式的生涯。

他父亲的冤案历经两次追悼会才得到彻底“平反”,两次摆放的都是没有骨灰的“空槨”始终也没搞清是自杀还是他杀。刘克林先生生前曾供职的《大公报》成为“文革”停刊后唯一一家至今尚未在大陆复刊的报纸;刘自立随知青返城后,进入以《大公报》旧部成员为主组建的“经济日报”,主持国际部,也算是子承父业吧。八十年代初,刘自立是《今天》杂志主要作者。刘自立不改初衷笔耕不辍,时有文笔犀利的史论与时评见诸媒体网络,进入本世纪初,曾被评选为“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在作品文本阙如的困境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这一空白，无疑是弥足珍贵而又可信的填充。

毕先生在文末吁求：亟愿读者诸君助我寻找一份完整的《九级浪》，定当深谢厚酬。受作者之托，刘自立也在一些知名网站为其广而告之，但却音讯全无，他以伤感的文字终结此文：

.....

作为他的一个邻居，我帮助他在一些著名的网站上贴出了这个告示。

但是迄今无人响应。他们是否对《九级浪》感兴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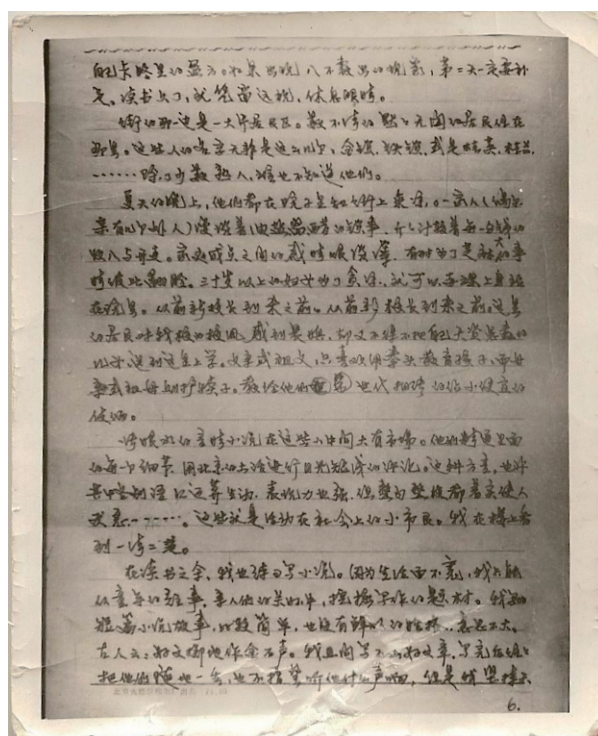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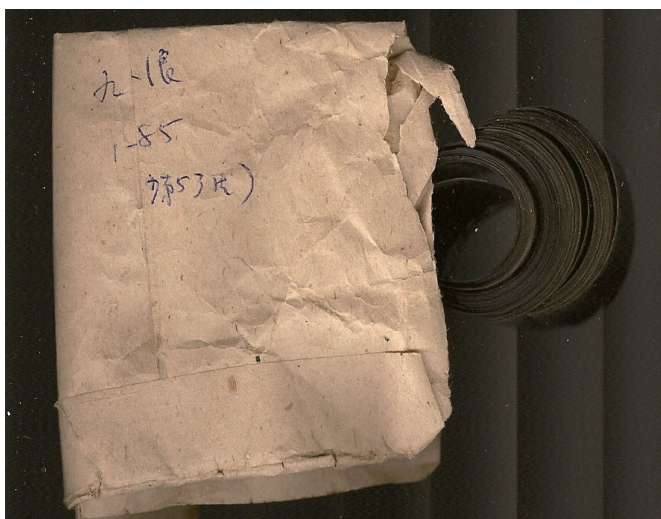
他们是否还记得毕先生这个人呢？

他们看到我上述所言，又会做何观感呢？

而对于我来说，有一句老话改一改，就成了今天的思念和思考——教我如何来想他！

由于我的孤陋寡闻，本以为《九级浪》早应与它同一时代的“地下文学”如《第二次握手》等被坊间一版再版，甚或登临影视的大雅(俗)之堂。而赵一凡先生 1988 年辞世后遗留下来的微缩胶片，在我的书柜中静置了二十余年，其中就有《九级浪》手抄本的全稿(仅缺少第 53 页)。为此，我深感自责。这一偶然的机缘才使我关注到赵一凡先生那原本只能留待后人去整饬的微缩胶片。至此，一凡在四十年前(1970—2010)潜心打造的“诺亚方舟”得以浮现。

北岛曾在回忆“七十年代”的《断章》一文中记述：他从赵一凡那里取走自己的《波动》手稿，数日后误闯一凡被捕后查封的小屋，在街道“小脚侦缉队”的拦阻盘诘下逃离，想到房间地上立着那台“代表当时最先进复制技术的苏制翻拍机”，深恐一凡会将文稿翻拍带来不虞之患。在那以举国之力恣意摧残文化的癫狂时代，一凡用它来制作违禁书籍和文稿的微缩胶片(现经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盘点共计 1013 片)，



赵一凡先生20世纪70年代初翻拍的《九级浪》手抄本微缩胶片及其洗印样张。（现藏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



试图以一己之力，营造救赎民族文化与记忆的“诺亚方舟”。

每每触及那盒很少翻检的旧物，对一凡这“堂吉诃德”式的壮举，心中泛起的仅仅是苦涩的记忆；只有读完《九级浪》胶片的录入文本后，我才深深叹服赵一凡先生的远见卓识，没有他来保存这一作品，如《九级浪》这至今不能见容于“主流”文学的重要文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只好流为传说，后世的文学史家有理由对一个没有文本的作品保持缄默甚至质疑。

2010年前后，伴随我二十余载的《今天》资料送交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收藏在即，我在有限的精力和时间内将《九级浪》微缩胶片扫描为电子文件。我与毕生素昧平生，旋即通过《今天》的作者诗人田晓青，与其文友刘自立联系，请他转告毕汝谐，商谈《九级浪》胶片的电子文件移交（当然是无偿的）事宜（为安全稳妥计，我已将原件随同《今天》资料送馆收藏）。³

毕先生很快给我打来越洋电话，但彼时他正羁縻于家庭琐事纠葛，感觉到他的疲惫和倦怠，加之电话语音故障，竟无法交谈，只好再通电子邮件。胶片文件将近 800 MB，当年的电邮传输极为缓慢，我打算使用网盘，但毕先生似乎不精于此道（大约以往诸事皆依赖秘书），遂安排我与他在国内的姐姐联系。后与毕蔚萱女士约在东郊世贸天阶的一家

3 文革初期（1967）我即赴内蒙牧区插队，其间短暂而有限的五次探亲假期，只偶然读到两、三本黄（灰）皮书籍（我甚至抄写过《新阶级》全书），但我对京城的文学活动所知却近乎于零。十二年后（1979年初）返城，《今天》杂志已经在油印第二期，我极为偶然地与《今天》萍水相逢于草莽，却有幸接触到新诗歌运动的核心部分；《今天》触犯天条，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我谨遵承诺与之厮守。1988年赵一凡先生辞世，我承接他的有关《今天》的全部资料，历经二十余载后，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以“《今天》文学资料特藏”完整收存。



餐馆，将资料拷入她带来的笔记本电脑。毕女士当时曾邀请我继续来做《九级浪》胶片的后期整理工作，但我分身乏术，未敢应允。

至此，尽管在我心中卸下了一份重负，但胶片尚停滞在图片文件阶段，且翻拍时页面曝光不均以及原件手抄字体的辨识困难，《九级浪》的内涵，对我依旧是个谜。迟至 2015 年初，记得在写一篇文章时又提及《九级浪》，我不想再等待了，我决心利用春节期间乱糟糟的零散时间，来做这项繁琐枯燥但极有意义的录入工作。

随着图片上的象形文字逐个跃入电脑文档组成篇章，复原了那个被刻意忽略并即将被忘却的时代，我是这篇文学作品尘封近半个世纪后的第一个读者，但我只能悄悄存入电脑，将这从未正式发表过的作品传送给作者。其中尚有近千字的缺失等待他来填补。

《九级浪》创作于 1970 年秋，作者以“一场长达百日的青春热病”，迎来自己的二十岁生日，在那“连梦呓时都不得造次的严酷年代。数月 前《出身论》作者遇罗克被枪决，杀榜贴满京都的大街小巷……”《九级浪》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一部文学作品的范畴，有文本在，有毕先生关于创作背景的详尽文字，在此无须我的赘述。

转瞬又是一年。当年“地下文学艺术沙龙”主人鲁双芹女士在做“70 年代青春的记忆”回顾展时向我征集史料，有关《九级浪》部分我给毕先生发了电邮：

汝谐先生：近安！

北京“成蹊当代艺术中心”近期将举办《70 年代——关于青春记忆》图片展，鉴于您的著作《九级浪》的写作及传抄，是那一时期重要的文学活动，策展人通过鲁双芹女士向我寻求有关史料。我的本意原是：从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您的原稿“残骸”、到赵一凡先生保存的手抄本微缩胶片，以及该书至今未能出版的现状，组成



一条完整的史料链，用以告诫和警示后人：我们这一代人当年是如何阅读和写作的。由于展期仓促和缺少您的授权，我仅能向他们提供几页微缩胶片的扫描文件。

但我仍盼望能早日看到由您校订的完整版本，借助网络这一强大的信息工具，来完成这一夙愿。

毕先生回复：

复明君：你好！

承蒙抬爱，幸甚！

我一直努力寻找“九级浪”全稿，未果，很遗憾。谨此授权你做有关“九级浪”的任何事宜。多谢！

他在邮件中还讲：“半年来，迭遭不幸；家母仙逝，五内俱焚”……

我已从毕先生的文集中悉知：他为自由故，早年隐名埋姓，在外独自打拼，尊前不能尽孝。值此非常时期，不便打扰。尽管毕汝谐先生授权我来处置《九级浪》文稿事宜，但我所做的也仅限于为完善馆藏及供学者研究，在资料层面略尽绵薄之力。凡有关翻印、出版事宜均需与作者商谈。

根据赵一凡先生微缩胶片复原的手抄本文稿，尽管缺失的第53页中某些重要情节可能永远无从填补，但这对于读者尤其是研究者已是弥足珍贵了。让作者去复原久远年代的作品，恐怕也是勉为其难，历经近半个世纪，《九级浪》失而复得，如此残缺，不也正是时代的痕迹！

据毕先生回忆：他的《九级浪》手稿在七十年代中期为规避风险埋藏在颐和园一孤岛，过后“……掘出文稿，它已被雨雪沤烂大部分，只剩残篇”，遂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联系到故友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请她转托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陈建功先生，希望能得到这一“残

骸”的照片，以为本史料增色。

恰值建功先生出差在外，他的夫人隋丽君很快帮助发来馆藏文稿的三幅照片。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谓“残骸”，竟然已被现代文学馆修复得如此清晰可辨。以我“得陇望蜀”的贪婪心理，请陈希米女士再度斡旋，希冀得到残稿的全部扫描图片，借以参照校订我的手抄本录入文档。

此后月余，在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计蕾和“信息部”刘鲁燕二位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下，遵照规定，在取得毕汝谐先生的“委托书”后，签署“协议书”，得以使用残稿共计 120 帧的扫描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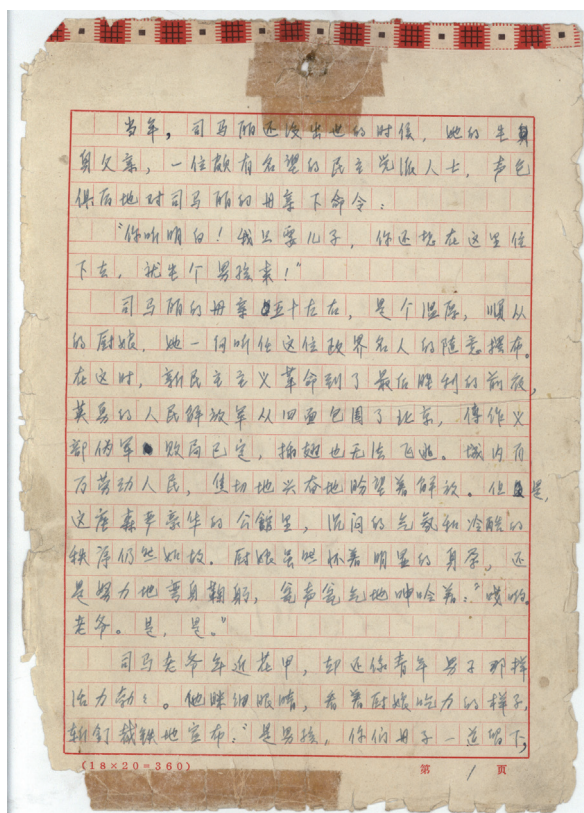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的《九级浪》残稿，是作者抄写在 20×18 规格红方格稿纸上的手稿，学者王尧先生曾撰文《覆舟之后的“玩主”》中称

九级浪（长篇小说）	
条形码	DG00004327
分号	
藏品入藏名称	九级浪（长篇小说）
总账编号	
原编号	
捐赠人	毕汝谐
文库名	
性质	原件
数量	1
数量单位	
纸别	稿纸
语种	中
著者	毕汝谐
著者国别/地区	中国
译者	
译者国别/地区	
批注者	
批注者国别/地区	
区	
写作完成时间	
写作完成时间描述	
备注	132页 残稿

《九级浪》残稿资料



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的《九级浪》残稿



《九级浪》残稿首页



其为“颐 and 园”本。⁴现存残稿页码标至第 132 页止，其间缺少第 9、10 和第 15 至 24 页，共计 12 页。实存 120 页。再经与手抄本文稿对照，发现第 132 页之后至文尾约缺失 4 页，故手稿全文应为 136 页。如此断续缺失多达 16 页（约占全文 12%）的文稿，其可读性可想而知，这也是包括作者本人要去继续寻找手抄本的动因。

值得庆幸的是：我根据手抄本微缩胶片录入的文本，其中大量的缺失和谬误，经与手稿残稿互为参照，得到近乎完美的填补与校订，以至于我的手抄本录入文档在下一步的校订工作中，退而降至框架层次。

手抄本微缩胶片原缺失的“第 53 页”，也从残稿中得到完整补缺，仅此一项就增添约 520 余字。

我的录入文本中，因微缩胶片翻拍时曝光不均，造成边角处部分字体无从辨识甚至“消失”，以及原件的抄写疏漏，零散缺字共约 300 有余。这些缺字的 90% 从残稿中得到修正，剩下的主要集中在手稿残稿缺失部分的最后四页，由于无从参照，只好存疑。

至此，我已得到缺失仅为 34 个字的《九级浪》文本。

我甚至还存有一线希望：我猜测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修复这一藏品时，可能还保存着那些剩余的残片，从中得以进一步的修正。

手稿残稿较之手抄本在文辞上做了相当多的修正和润色。尤其是结构助词“的、得、地”以及标点符号的精准运用，在最初校订时我甚至怀疑这部最终定稿曾假以他人之手改订，但通读后彻底打消了我的疑虑：全篇不存在丝毫“XX 式的”低级誊写错误。与之大相径庭的却是手抄本中的谬误百出。

毕汝谐先生虽是“老三届”的初中肄业生（由于“文革”爆发被中止了

■ 4 《覆舟之后的“玩主”》作者：王尧，来自《读书》2010.11。



毕业升学考试),但曾在“景山学校”等名校受过完整规范的中等教育,加之主动避开“文革”浪潮的自修及苦读,文字功底是毋庸置疑的。

《九级浪》手抄本(抄写人佚名),由赵一凡先生1970年代初翻拍微缩胶片。原件为135胶片负片,页码标注为1—85,原缺第53页,共计84张,现存于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今天》文学资料特藏”。

根据包装纸袋上注明“缺少第53页”,推断此手抄本是赵一凡向他人借阅后翻拍,而非个人收藏。在赵一凡平反后公安部门全部发还的“查抄物品清单”上也未见有《九级浪》手抄本原件的登录。

赵一凡先生辞世已逾二十八载,谨以此些微成果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2016.8

根据WORD软件的字数统计功能,全文有效字数41095,综合校订后为42335。加上残缺字,在42500字以内,应属中篇作品,并非传闻为十万字的长篇。

文档中插入的红色阿拉伯数字是手抄本的页码标定(1—85)。

文档中插入的绿色阿拉伯数字是原手稿的页码标定(1—136)。

文档中的红色字体是对原稿笔误或疑似笔误的初步校订,以及对个别缺失处根据前后文字关联所做的试探性填充。空缺处则用符号□填充。

文档中的绿色字体是根据原手稿对手抄本的修正及补遗;保留这一痕迹是为方便研究者查阅原件。

文稿中大量使用着半个世纪前流行的语汇,本次校订未作任何注释,比如:包括当时的医务工作者,也将精神病症称为“神经病”。



全文未经作者审订。⁵

成书后,《九级浪》正文再经作者手订,做了完整的更正和补缺:

一、两处遗漏

开篇引罗曼·罗兰的话:

生命是一张弓,
那弓弦就是梦想,
箭手在何处呢?
罗曼·罗兰,《箭手》

结尾:

1970年深秋,整整20岁,录此为念。

二、勘误和补缺⁶

31页第8行 哥们蹬车请客!(笔者曾就此句俗俚叩询作者,
答曰“我也不知,弟人云亦云尔”)

同页第9行 他还有道理

32页第6行 我还没办好

同页第26行 大概是职业的习惯

同页倒数第8行 冯明是浙江人

33页第11 行钱包找不着了

5 有关《九级浪》的全部史料,2017年初完稿后原定在《今天》首发,但因刊物更名为《此刻》之际,审稿未能通过而暂且搁置。后经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昶老师斡旋,在复旦陈思和教授与哈佛王德威教授主编的《史料与阐释》第五期(2017.8)上以专辑刊载。

6 码及行数请见《史料与阐释》刊载的《九级浪》正文。



34 页第 15 行 我没有生气

35 页第 13 行 信是从安定医院的病房发出的

同页倒数第 13 行 然而绚丽的青春

57 页第 17 行 司马丽低着头，郁郁地说

59 页倒数第 10 行 合适的角度贴在我身上

同页倒数第 4 行 准备全力以赴地冲撞她

62 页倒数第 18 行 勇人皱着眉想了半天才说

63 页第 13 行 那些虚伪的道学君子。

同页第 14 行 关键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同页第 16 行 也许这一部还很幼稚，

同页第 19 行 但是，勇人马上把我从云端拉了下来，落在坚硬的土壤上。

同页倒数第 11 行 看见伍行浩正站在马路沿上擦汗，心里陡然有了办法。

同页倒数第 3 行 我在这风暴般的动荡生活中积蓄力量

同页倒数第 2 行 ……是为了我的英雄时代。

同页倒数第 1 行 到了东单开阔的十字路口，

64 页第 3 行 “啊啊……哈哈……啊……哈啊……”

同页第 4 行 尽情地嗤笑着

历时近半个世纪，“文革地下文学”《九级浪》终成完璧。

2018.4，补订



知青歌曲《锁链》与《今天》的若干环节

鄂复明

我曾在内蒙古牧区插队十二年，可以算是老知青了，但因地处边陲信息闭塞，对于“文革”期间广为传抄和传唱的地下诗歌及知青歌曲竟茫然无知。在短暂的回京探亲期间，仅借阅过几本灰、黄、白皮书籍，其中对《新阶级》最感兴趣，曾抄录全书。七十年代末随大潮返京，旋即介入《今天》杂志的事务性工作，有幸接触到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文学艺术活动的核心部分。

知青歌曲《锁链》，是老《今天》在聚会和郊游时经常唱的一首歌，演唱者申丽灵是《今天》创办人之一陆焕兴的妻子，那时只听说这首歌曲是某文艺团体的一位专业人士为她而作。他们在京郊亮马河畔租住的那间农村小土房，即是《今天》创刊时的秘密印刷地点。《今天》的同人故旧难得相聚，郊游不再，歌声不再。《今天》杂志复刊后孤悬海外，直至创刊 30 周年时才得以在香港聚首。

史铁生——《今天》的短篇小说作者——去世后不久，他的夫人陈希米将一盘录音磁带交给我，是八十年代初某次聚会的录音，她知道我在整理《今天》的历史资料。

录音的内容是唱歌，这是我们在聚会时唤醒久远记忆及确认时代坐标的主要方式，其中唱得最投入最完整的即是这首《锁链》。史铁生准确地记得歌曲的全部旋律和歌词，其他人则只是跟着哼唱。第四段后半部分的缺失和几处歌词差异，如同那些有着无数版本的文革地下诗歌，必定是传抄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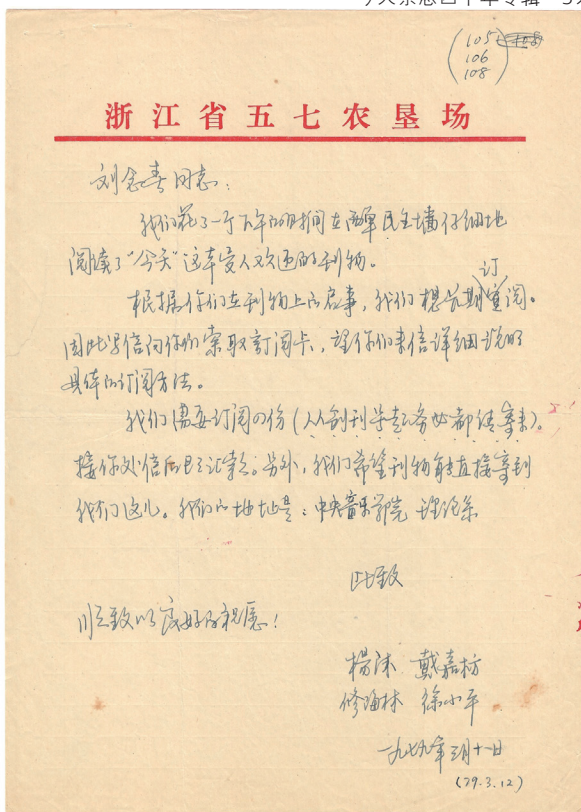


陆焕兴赴港参加《今天》30周年纪念

由于年代久远，我仅能从声音上辨识出有史铁生、徐晓、李南三人，为此，陈希米建议我去询问当年曾多次参与过此类聚会的老友刘乃康（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据刘乃康追忆：地点应该是在铁生家，记得那时他刚刚购置一台录音机。1980年底，他刚与铁生相识，但他对于自己是否参与了这次聚会，则不能确认。

在整理本文资料的过程中，阅读了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戴嘉枋先生在《乌托邦里的哀歌——“文革”期间知青歌曲的研究》，论文中提到：

“《锁链》旋律深沉优美，抒发了对艰难人生的深切感慨以及对真挚友爱的追求，它在音律上很有特点，它在两个具有对比因素的



戴嘉枋先生就读中央音乐学院(78级)时,曾为《今天》订户

乐段中间,有机的融合、交替了一种舒缓和激越的两种情怀。所以比较有戏剧性地表现了人物内在的丰富情感一种表现,所以,这个歌是知青歌中一首比较杰出的、带有艺术性的歌曲。”

论文中还提及:“曾在延安插队的知青、作家史铁生在《插队的故事》中,记叙几个知青在北戴河邂逅一个为寻找被关(押)的父亲、向父亲的老战友求助未果而依然存有幻想的纯真少女,同情她并帮助她回北京的相关传说。

“传说中的人物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

.....



“有个知青自己作的歌儿，你们知道吗？”

那是当年在知青中很流行的一支歌。关于这支歌，还有一段美好的传说。

条条锁链锁住了我，
锁不住我唱给你心中的歌，
歌儿有血又有泪，
伴随你同车轮飞，伴随你同车轮飞。

据说，有几个插队知识青年，当然是男的，老高中的，称得上是“玩主”。“玩主”的意思，大约就是风流倜傥兼而放荡不羁吧！大约生活也没给他们什么好脸色。他们兜里钱不多，却几乎玩遍了全国的名山大川，有时靠扒车，有时靠走路。晚上也总能找到睡觉的地方，凭一副好身体。有一天他们想看看海，就到了北戴河。在那儿他们遇见了一个小姑娘。小姑娘从北京来，想找她父亲的一个老战友打听她父亲被关在哪儿，但没找到，钱又花光。

生活好似逆水行舟，
刻下了记忆在心头，
在心头啊，红似火，
年轻的伙伴你可记得？可记得？

北戴河也正是冬天，但他们还是跳到海里去游了一通。远处的海滩上，站着那个茫然无措的小姑娘。

“看来，那个丫头不俗气，”他们说。他们正想吸收个把女友参加他们的“旅游团”，那会更浪漫些。

“不行，那才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儿。”



“你想要什么？老太太？”

“说真的，那小丫头儿可是长得够精神。”

“离这么远你就看出来？”

“昨儿我在饭馆里就看见她了，一个人坐着，光喝水。”

当天，他们在饭馆里又碰见了那个小姑娘。

“哎嘿，你吃点什么？”其中一个跟她搭话。

“我不，我就是渴，”小姑娘说。

“跟我们一块儿吃点儿吧。”

“我不，我有话梅。”小姑娘说。

“话梅？”几个小伙子笑起来：“话梅能当饭吃？”

袋中的话梅碗中的酒，
忘不掉我海边的小朋友
.....
你像妹妹我像哥，
赤心中燃起友谊的火。

他们和她相识了，互相了解了。他们和她一块在海边玩了好几天。

爬山的时候，他们轮流挽扶她。游泳时，她坐在岸边给他们看衣服。她说，她哥哥也去插队了，如果她哥哥在这儿，也敢跳到那么冷的水里去游泳。她吃他们买的饭，他们也吃她的话梅

“哎嘿，你带这么多话梅干嘛？”

“我爸爸最爱吃话梅。和我。”

“说中国话，什么和你？”

“我爸爸和我。这你都听不懂呀？”

“我以为你爸爸最爱吃话梅和你呢。”小姑娘就笑个不停。

“我说，你妈就这么放心？”



“不是。妈妈不让我来，妈妈说张叔叔可能不会见我。”

小伙子们都不笑了，含着话梅的嘴都停了蠕动，仿佛吃话梅吃出了别的味道。他们沉默一阵，望着海上的几面灰帆。

“你应该听你妈的话，”其中一个说。

“不会的，我小时候，张叔叔对我特别好呀？”

“小时候？现在你长大了？”

“我说的是更小的时候，这你都不懂？”

“今天你又去找他了？”

“他还是没回来。”

“他不会回来了。”

“听我的，没错儿。”

“不是！他真是没在家。”

“他家里的人怎么不让你进去？”

“只有张叔叔认识我，别人都不认识我。这你都不信？”

人生的路啊雪花碎，
听了你的经历我暗流泪，
泪水浸湿了衣衫，
相逢唯恨相见晚。

“据说，他们之中的一个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小姑娘，只是得等她长大。他就写下这歌词，另一个人给谱了曲。

“他们和她分手了。他们回到插队的地方去，给她买了一张回北京的车票，那是他们头一回正正经经地花钱买了一张车票。”

史铁生的文字以及录音带中的对话却让我难以解惑：在场者也有《今天》的同人和朋友，但对这一歌曲与《今天》近在咫尺的血缘关系居



然一无所知！也许他们恰巧都与那一时期《今天》的数次活动失之交臂？而对这一歌曲保持着完整记忆的史铁生，在我其后与他数十年的交往中也始终未触及这一话题。这不是一首会被人轻易忘却的歌曲，我想他终其一生都在执守着记忆中的传说。

传说固然是美好的，但我急于要了解它的真相，于是开始在互联网上爬梳，事情竟然出乎意料的明朗起来。以下将我所得转贴如下，为了便于读者查阅以及对原文作者的尊重，网址链按照录于兹。

《锁链》一歌自 1969 年问世后，以她独特的形式流传于世长达十年之久。其后三十余年，除在北岛、徐晓等人的回忆文章中有所提及，还可散见于杨健、戴嘉枋等“文革”时期文学艺术活动的研究专著。直至 2009 年 10 月在“知青之歌吧”，网名“吧友 60.4.189.”的“求《锁链》”一贴引起诸多网友的关注，自八十年代即致力于搜集知青歌曲的余少平先生转贴数篇与《锁链》有关的网页资料。数月后，沉寂了整整四十年的歌曲作者在跟帖中出现：

jv1080

正式会员

我就是写这个歌的人。

这歌写于 1969 年夏末秋初。

很想找机会好好回忆一下。

这个女孩是我六十年代末一个偶然的认识的机会认识的。算我们有缘，我们成了非同一般的好朋友。认识了相聚了就会有分别，也就有了送行的歌。

女孩听了很喜欢，她当时是北京下乡到山西庙前公社的知识青年，父亲是北京的民主党派领袖，“文革”初期被赶回阳谷原籍。所



受的苦难可想而知。

我很同情她的一些不幸遭遇。她是个有特殊魅力的人，乐感特强，嗓音甜美，唱得婉转动人还有深度。可惜生不逢时，只能充当地下歌手。这首歌她到各地唱过，喜欢她的歌的歌迷很多。很怀念和她一起唱歌的日子。

八十年代到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为一部电视剧写曲子，剧组请的一位司机哼了一首歌引起我的注意。

司机说歌叫囚歌。作者是谁不知道。我越听越觉得这歌的前身就是送行歌，在流传中改头换面了。真有高人，往事如烟，只留下无尽的思念和感慨。

2010-03-27 于济南

<http://tieba.baidu.com/p/652746731>

同年，在“中国原创音乐基地”上传了由专业歌手媛媛演唱的知青歌曲《锁链》，受到众多网友的好评。

2012年初，作者在“知青乐园吧”贴出歌曲《锁链》歌词和曲谱，及其写作背景。

知青的歌 — 锁链

是我 26 岁写的作品

锁链歌曲写于 1968 年秋。

献给陷入逆境中的知青女友。

是一首广泛流传于知青中的歌。



4/4 2/4 1=E F 每分钟50拍

锁链

词曲 萧江

||: (6 7 6 5 3 3 . 5 | 6 . 1 7 6 5 3 3 - | 6 5 3 2 1 2 3 | 3 5 3 2 1 5 6 - | 6 6 6 1 6 3 6 6 1 6) |

6 3 6 2 2 1 | 7 6 5 6 7 7 6 - | 3 . 6 1 6 3 6 5 | 4 3 2 1 2 3 - |

1. 条条 锁链 锁 住 了 我 锁 不 住 我 唱 给 你 心 里 的 歌

(6 1 6)

2. 袋 中 的 画 梅 呀 碗 中 的 酒 忘 不 掉 海 边 的 小 朋 友

3. 人 生 的 路 啊 血 花 碎 听 了 你 的 经 历 暗 挥 泪

4. 天 边 的 云 啊 山 涧 的 雾 泪 眼 望 不 真 你 离 去 的 路

6 1 6 2 1 1 7 6 6 | 3 6 6 1 6 . 2 1 2 3 | 0 5 3 6 1 5 3 |

歌 儿 有 血 又 有 泪 呀 伴 着 你 和 那 车 轮 儿 飞 伴 着 你 和 那

深 情 的 歌 啊 激 情 的 琴 忘 不 掉 异 乡 的 女 知 音 忘 不 掉 异 乡 的

泪 珠 儿 飞 啊 湿 衣 衫 啊 相 逢 惟 恨 相 见 晚 相 逢 惟 恨

空 中 的 月 儿 海 里 的 帆 啊 何 时 飘 回 我 身 边 何 时 飘 回

6 . 1 2 3 1 6 5 3 5 | 6 (1 2 3 5 | 6 7 6 5 3 3 . 5 | 6 2 2 1 1 6 6 -) |

车 轮 儿 飞

女 知 音

相 见 晚 边

我 的 身 边

3 6 1 6 1 5 3 . | 1 . 6 1 2 3 - | 6 5 3 2 1 2 3 | 3 . 5 3 2 1 5 6 - |

生 活 像 逆 水 来 行 舟 刻 下 了 记 忆 在 心 头

你 像 妹 妹 我 们 就 像 哥 心 中 燃 起 友 谊 的 火

相 见 晚 要 分 手 灵 魂 儿 离 身 跟 你 走

风 声 狂 雨 声 急 风 里 雨 里 想 念 你

6 2 2 3 2 1 2 . 3 | 5 . 2 3 5 3 6 . | 6 6 7 6 5 5 3 6 1 2 |

在 心 头 啊 热 似 火 亲 爱 的 朋 友 你 可 记 得

(6 -)

友 谊 的 火 啊 永 不 灭 手 挽 手 儿 从 头 越

跟 你 走 啊 不 分 离 好 朋 友 啊 你 可 愿 意

友 谊 的 歌 啊 友 谊 的 花 要 用 鲜 血 培 育 它

3 1 2 7 6 5 6 — :|| 6 . 7 6 5 3 6 1 2 | 3 1 2 7 6 5 | 6 - - - ||

可 记 得 要 用 鲜 血 培 育 它 培 育 它
从 头 越 意 它
你 愿 育 它

写于1968年夏末秋初

曲谱jpg文件

<http://tieba.baidu.com/p/1391288665>



关于《锁链》这首歌的写作背景

在下名叫肖义璞 网名 jv1080

笔名萧江，也有写为肖江的。

感谢汉字简化，姓萧的都改姓肖了。

我 1960 年参加工作，供职歌舞团。

是个搞作曲专业的

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1988 年获得高级职称为一级作曲。

1968 年结识了我的知青女友灵灵。

她是北京知青，插队山西庙前公社。

她的父亲是民主党派领袖，大右派，

“文革”中抄斗挖赶全家被赶回原籍山东省阳谷县改造。

灵灵 1968 年春来济南市探望姐姐，偶然机会我们认识了。

她歌声像她的模样一样甜美，

在济期间经常和我一起唱歌游玩，

当时一起玩的同伴还有拉手风琴的小 d 和打扬琴的六子等人。

小 D 是高知子弟，下乡的知识青年，赖在城里，

父亲是大学教授，被揪斗时，跳楼自杀了。

我们聚会唱歌时有拉手风琴的小 D 伴奏。

灵灵唱，我们男生也唱，

唱的歌有“送郎出征”马来亚的姑娘“红河村”

外国名歌 200 首上的好多歌等等……，

我当然会唱很多歌，灵灵也会唱很多，唱得好尽兴，

我年纪比他们大，又会作曲，所以我比较有威信。我是他们的大哥。



这样的音乐沙龙令人难忘。

当时只有我有工作,有 40 元另 5 毛的工资,

下乡的知识青年们没工资,所以总是我请客。

我时常买些话梅给他们吃,那时话梅是很时尚的食品,用纸袋包装。

喝酒是散装的鲜啤酒,用饭碗喝,

我们还爬火车去青岛游玩,玩得很开心,

她对我讲起她的经历,“文革”中她遭受的磨难引起我深切的同情。

当她要离开我,回到插队的山西,我感受到了离别的痛苦。

痛苦中我写下了“锁链”这首歌,为她送别,献给她留念。

这首歌也叫“送别歌”

这首歌记述了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

歌中有这样的句子:

“袋中的话梅碗中的酒,

忘不掉海边的小朋友;

深情的歌啊激情的琴

忘不掉异乡的女知音。

你像妹妹我们就像哥,

心中燃起友谊的火……”

灵灵交际面很广,她像个游吟诗人,把这首歌唱给很多人听。

这首歌迅速在北京知青中传开……

当时我就想:知识青年到工厂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不更好吗。



我在“文革”中总是站错队，怎么样紧跟都跟不上，心生厌烦，是个逍遥派，

1970年“一打三反”我被抄家隔离劳改。

罪名是现刑***。

受尽凌辱，往事不堪回首。

<http://tieba.baidu.com/p/1391288665>

【余少平谨按】作曲家萧江先生终于于2012年2月9日亲自撰文介绍了著名知青歌曲《锁链》(即后来流传演变成为《囚歌》的那首歌曲)的创作过程。特转载于此。(未经作者同意，敬请原谅)希望能有更多的知青歌曲的作者写下这样的介绍。

<http://tieba.baidu.com/p/1414573223>

作曲家萧江，本名，肖义璞，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曲。1960年考入济南市歌舞团。1983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专修作曲。1968年创作了著名的知青歌曲《锁链》，这首歌曾广泛流传于全国各地知识青年之中。1967年创作的歌曲《毛主席身穿蓝布长衫》曾流传全国。1982年创作的歌曲《母亲的歌》在全国“八十年代新一代”征歌中获优秀作品奖。1982年创作了歌剧《闪光的心灵》获“首届全国儿童戏观摩演出”创作奖和优秀表演奖。1988年大型历史歌舞剧《窥镜媲美》在山东艺术节获一等奖，并应文化部邀请赴北京中南海和民族文化宫演出，获得专家一致好评。其他器乐作品有：民族器乐合奏—《繁花似锦》、笙独奏曲《静夜思》、三弦与乐队《岱顶望月》、新十番锣鼓《东王得胜令》(裴德义肖江作曲)、丝弦五重奏《梅花吟》、琵琶协奏曲《静夜思》、二胡与乐队《盼亲人随想曲》、笙独奏曲《骑竹马》(获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比赛”三等奖)、《微山湖船歌》、《挂红灯》、《织网歌》等。



作曲家萧江先生，来源百度百科

在史铁生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我征得他夫人陈希米的同意，将这一原始录音资料整理成mp3文件为朋友们播放。

歌曲《锁链》的中心人物申丽灵女士，移居美国，现任中国旅美艺术家协会秘书长。

本文即将完稿时，陈希米又找到了当年史铁生在聚会后为录音带附记的便条，马上传给了我：

在场人员：

史铁生、史岚（兄妹），洪冰，徐晓、徐勇（姐弟），李南，
陈志伟、范琨（夫妇）

1985年2月20日（正月初一）

其中没有刘乃康，看来他的记忆是准确的：他1981年以后没有再



申丽灵女士历史照片

参与过此类活动。

这一录音磁带随同《今天》资料入藏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今天》特藏。

二十余年后《今天》编委徐晓在《半生为人》中写道(陆焕兴将抄录有此歌词曲谱的日记本交给了她):“……作者是山东省歌舞团的萧月甫(音)。焕兴说,灵灵到山东济南去看望姐姐时偶然与萧相识。”

2015年5月修改



悼念江流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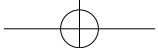
鄂复明

追思一位素未晤面的长者，委实是件难事，然而数十年来，这些史料沉甸甸地压在心头，让人难以释怀。

1979年夏末，徐晓“盗用”北师大名义印制的5000张《今天》封面，历经第2、3、4、5期（双月刊每期1000册）告罄在即，而来自安徽合肥的一批（5个货件）《今天》封面运抵广安门货站，这对《今天》绝对是件大事，即便没有那张货票，我也能记起刘念春等二人（忘记另一位是谁，我自己肯定没去），雇用那种现今早已销声匿迹的东风581客运三轮摩托运回76号（编辑部）。

《今天》成员各司其职，我无心也无暇去打探它的来龙去脉，时隔多日，听说是与赵一凡相识的《安徽文学》主编江流先生帮助我们增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位读者有幸自始至终的看到他们所喜爱的蓝色封面。这8000张封面用在《今天》直至停刊的四期刊物、以及其间重印创刊号（1500册）和《今天》丛书之一芒克诗集《心事》（其他丛书则使用单独设计的封面）。《今天》十周年时，我们又用它包装了数百本纪念册。还剩下1000多张，在我的书柜顶端搁置二十余载至今。

1988年赵一凡先生病逝，我从他的遗物中拣出江流先生的来信。这封信中没有提及《今天》封面，但详述了在1980年1月号《安徽文学》杂志刊载《今天》和其他民刊作品及稿酬事宜，“届时赠送300本……即作为本刊的捐献……这是我们对民刊所能尽到的一点微力”。这是全国唯一一家以专栏形式刊载民刊作品的官方杂志，在“原上草”专栏上刊载



上海铁路局
包裹票
(运输报单)

197 年 8 月 13 日

到站 北京 站经由 线 站

发货人	全 称:	黎 石 强	到达后通知办法
	详细地址:		
收货人	全 称:	同上	电话:
	详细地址:		
品 名	包装种类	件数	实际重量
图书资料		16	
运价里程:			1107 公里
计费重量:			10.4 公斤
运 价:			38.44
4			0.05
运价合计			38.45
月 日			次列车到达
月 日			时 通 知
月 日			交 付
共	计	5	9714120
注 意 事 项	① 发货人应及时通知收货人领取。		
	② 须凭包裹票领取包裹。在领取时，如认为形状可疑，须会同铁路经办人员施行检查。		
	③ 包裹到达站，免费保管三天，超过免费保管期间时，按规定核收保管费。		
	另收标签费.....元 合 肥 站行李员.....		

(上)

包裹票号码: 合E 编号 098507

封面托运货单



封面托运货签



《安徽文学》1980.1 目录

目 录		1980.1
《致读者·致稿·致文》 3 从李万福到李小康..... 某 刊		
4	“路”说.....	吴 刚
6	薄雾“分忧”.....	廖 佳
《原 上 草》 33 一个女报馆员的自述(中)(下)..... 徐 晓		
41	雷雨交加之间(中)(下).....	万 之
42	约 会(中)(下).....	潘 平
44	都(中).....	吴 强
45	自而意(中、下、下).....	范 克
45	四月的黄昏(中).....	舒 抒
小 说、散 文 8 迷 失..... 蒋 源		
17	三个教授.....	曹 光
52	仙人球.....	山 岳
62	柳 柳.....	舒 干
59	灯 会(中)(下).....	马 彦 芬
诗 46 斜纹的山花..... 程 光 俊		
66	南国竹楼诗(中)(下).....	孙 静 轩
47	五、谁也别想逃走.....	时 红 军
48	教 训(中)(下).....	黄 艺 波
50	时间、飞鸟及其它.....	孔 祥 梁

3000刊相寄信何地,每见是。
— 又及 —

安徽文学

一凡信名:
前信收即寄?
一月号本刊不仅用《原上草》标题,还载民刊七篇作品,而且将广告上予以宣传。届时将赠送三百条给三台编辑部,由你们自行处理,即使按定价上街卖也可以(即作本刊的捐款)。我信自己地书大量绝印,在东南各地书大书期的零售。这是我对民刊的绝对支持的一点效力。

望你速将上述七篇作品的作者姓名、地址告知,以便索时寄稿费。(如不致透露与姓名者,则他处知如何寄信。)

另外,上次信中曾提及《子端诗》问题,他向本刊编辑部编辑部的,还是思虑好了,因是书稿。至于我自己,过会是由你见教寄的。

祝好! 12/12/12/12/

江流先生致赵一凡信笺



的还有民刊《沃土》和北师大学生自办刊物《初航》的作品。

“文革”刚刚过去，惊魂甫定，江流先生执掌省级文学刊物不足一年，如此举措堪称独步。而那一时期在老作家群体中，即便是以个人名义对《今天》表示支持的，除去在《今天》上发表作品的蔡其矫和黄永玉先生，尽我所知也只有严文井夫妇等寥寥数位。

在计划经济严格的管控之下，如果没有江流先生的慨然相助，即便是在全国，再也找不到第二家肯为《今天》增印封面的部门。江流先生于《今天》有大恩大德，其后很多年里，我们只能把这份感激深藏心底，生怕给公职在身的江流先生招致麻烦。我在编纂《今天》大事记时，也始终未曾将此“大事”纳入其内，直至去年应山东师大文学院吕周聚教授要求，再次修订时才加入：“1979年8月13日《安徽文学》主编江流先生为《今天》增印封面8000张，自合肥托运抵京。”

有关江流先生为《今天》增印封面，很多年来在《今天》同人的意识里都以为是“捐赠”，我总隐约感觉这种揣测毫无依据，在那个年月。江流先生为民刊张目，已是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历经无数次政治运动的江流先生于此肯定是慎之又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经济问题的网罗乃是政治构陷最常用的手段。我认为很有必要厘清这批封面的费用问题。

两年前，赵一凡先生和我先后保存了三十余年的《今天》资料分两批移交给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今天》特藏，还剩下几包用劣等纸张印制的票据单据，以及老《今天》的流水账目，我认为不适合送交馆藏，这些物件按照企事业单位的正规途径都是要过若干年限后集中销毁的。可我一直舍不得扔掉，我手里只剩下这点儿东西了，或许其中还潜藏些什么。

河南大学李建立老师近些年来潜心研究《今天》，对某些史实竟熟悉



到如数家珍的程度，时常通过网络向我探寻一些掌故的细节，好几次都是从检索那些票据得以认证的，他叮嘱我给他扫描保存。并已据此写过一篇有关《星星美展》展期细节的文章，其推测依据正是我当年随手记录星展费用项目的几页纸片（详见《今天》杂志 110 期）。我渐渐领悟，它们是《今天》资料坐标的 T（时间）轴，《今天》记忆的零散珠粒，要靠它们才能够连缀起来。

我那本拙劣不堪的流水账目，甚至连日期都未加详注。但我很容易地查找到了同期（1979 年 8 月至 9 月间）由一凡经手的两笔标明“封面印费”的支出账目，共计 143 元（第一笔支取 93 元，因资金一时紧张，一凡自己垫付了缺口部分，即后注“另借 50 元”，至 9 月份以“还借款”（印封面）返还一凡），恰与货签上标注的 104.50 元和包裹票上的运费 38.45 元（见前图片）两项共计 142.95 元吻合。

K	款項	入	出	金	元	角
助	印刷補助		3.50	149.00	趙世偉	202.40 59.00
EP	封面印費		93.00	56.00	趙一凡	交主頁
EP	運費		3.00	53.00		另借 50 元
助	印刷補助		2.00	51.00		罰款 4 元

助	補助		5.00	69.00	2 角	9 月 13
EP	還借款		50.00	19.00	一凡	EP 封面
入	書款	7.00		26.00	一凡	印刷費
	借款		20.00	6.00	黃艷	區月日

1979 年 8—9 月由赵一凡经手的几笔封面印制费用



幸而有一凡遗留下如此翔实的《今天》史料，我才得以厘清这笔无头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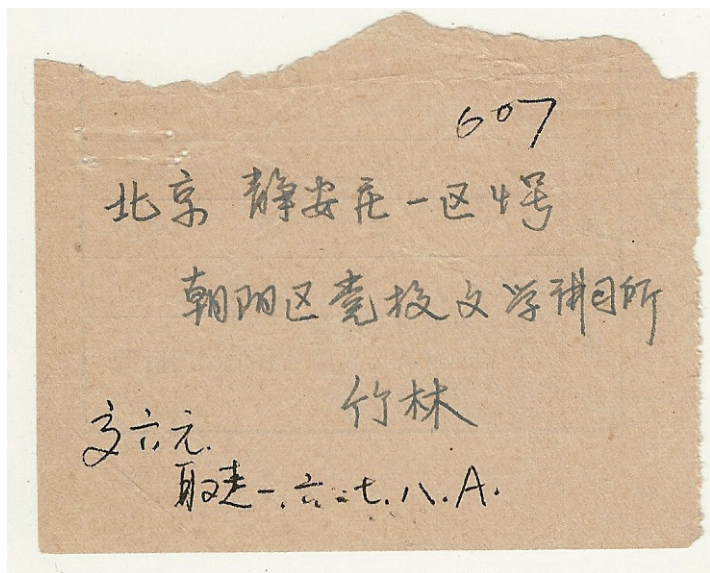
我感到异常轻松。事隔数十年，两位长者墓木已拱，无从自证清白，现在可以经得起后人的追问了。细心的读者如果关注到前后两批封面的价格差异，那时并未实行“双轨制”，这是政府对官方刊物的“政策性补贴”所致，如同《今天》曾“享受”过“印刷品”的邮寄价格，不过是侥幸又搭上一次顺风车，所以《今天》所支付的续印及货运全款，绝不是象征性的，江流先生也未曾“假公济私”。由于逐步形成读者以预付订货款的方式保障了《今天》的运作，《今天》缺少的不是金钱，而是持续抗争至今的结社与出版的公民权益。

对江流先生日渐深切的思念，某日再次翻阅信件，突然想到去网络上搜寻先生的点滴讯息，孰料却见到女作家竹林的悼念文字。读来心惊，原来江流先生竟已于2001年在极度的悲凉与孤独中辞世。在他引导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并对其呵护有加的竹林女士撰长文悼念江流先生，她在文末写道：

“……有人对我说江流不是很有名，写了也难发表。我说不，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寄托我心中对江流永远的思念和崇敬。”

首发此文的广东《作品》责编对此更是深有感触，在编者按语中引发如下喟叹：

“在文界，江流并不闻名，但正是这一群清标自守的编辑守望着文坛，才构筑了中国文坛的清新风景，维系着文坛的清洁精神。面对当今日渐浮躁和低俗的文坛，读读此文，或许能感受到一缕清风，一



作家竹林与《今天》交往便笺

抹清凉。”

无从得知这段文字的写作者，但这掷地有声的寥寥数语，使我真切感知：那一默默无闻、终生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群体中，尚有刚直不阿者在无望地坚守。反观十数年后目下之文坛，岂止仅是“浮躁和低俗”，又何处去寻觅“一缕清风，一抹清凉”？

竹林女士当年也曾造访《今天》，留有便笺（订阅单607号）。

幸得有互联网，我也只能在网络上继续搜寻有关先生的些许信息，用以弥补我这素昧平生者愈发显得苍白的追思文字。

为数不多的纪念文章除了前述女作家竹林的《怀念江流》（刊载在广东《作品》2002年第6期，五年后曾由先生主政的《安徽文学》2007年



“中国作家网”存有江流先生(1923—2001)证件照片及如下简历：

江苏射阳人。中共党员。1940年参军。历任八路军5纵队阜宁大队团部文书，中共射阳县委宣传部通讯员，《华中日报》、《皖北日报》及《安徽日报》编辑、记者，安徽省文联编审。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歌集《淮水谣》、《大别山区红色歌谣选集》，小说集《雪夜》、《熟视无睹》、《龙池》、《外部问题》，散文集《邂逅集》等。

江流先生的小说代表作是写于1962年的中篇《还魂草》，发表后受到批判，1983年收入江流小说选《龙池》。

第12期重发)，还有传记文学作家石楠女士写在自己“新浪博客”上的《一盏不灭的灯》，“……终生感铭他无畏地直面丑恶给予我以扶持和呵护”，她在文末写道：“江流先生惠人不让人知，扶携新人是默默的，他的呵护也是无声的”。

两位女士从不同角度记述了文坛的灰暗，以及直面于此江流先生的大义凛然。



令人欣慰的是，不久之后我在江流先生的女儿（或许是竹林在文中反复提到过的江禾女士吧）博客上看到已整理出先生近 20 年的日记抄录，我当时做过全部下载，后因电脑故障文件丢失，只剩下我另存的 1979 年 7—12 月与《今天》有关的日记摘录，我再重返网站寻找，却发现属于微软公司的 Live spaces 月光博客已永久关闭，未能找到相应的链接，这对研究江流先生的生平是一极大缺憾。

江流先生 1979 年 7—12 月日记摘录：

7 月 1 日 星期日

下午在办公室时曾给王祖玲、孙小兰、赵一凡、雷兵、戈风等人复信。

7 月 6 日 星期五

上午上班。曾接一电话，其时正忙甚。

下午至剧协谈判《法官与逃犯》¹等剧本问题，并读了澳大利亚戈尔斯切夫斯基一短篇《好儿子》。

7 月 7 日 星期六

上午在稻香楼听万里及赵守一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午后上班时，遇谢世清等。后送上海《炮兵司令》作者的两个新剧本给剧协。又把新出的《沃土》（内有《法》剧）给他们看。

7 月 8 日 星期日

晨起洗完一盆衣服后，即重校七月号大样，直忙至开饭时，又把午

1 《法官与逃犯》是《星星美展》成员现旅法雕塑家王克平创作的剧本，曾投稿《今天》未采用，民刊《沃土》及《安徽戏剧》先后刊载，曾在安徽公演并获奖，旋即又在“清污”运动中遭批判。原稿打印本现存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饭推迟四十分钟，才校完。其间，老乔并曾来借民办刊物，要从中“吸取营养”云云。飧以《今天》。

午后读杭州《四五》第六期，并看两版报纸上所载之刑法文本。

7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上班。致函赵一凡。后与赵鹰同回取茶叶。

下午开小组会讨论公刘入党问题。

晚看有关张志新的电视报道片等。后在阳台睡至半夜。

7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上班，在下班前40分钟去赖处谈有关情况。

下午与有关人在胡开明处商谈有关纸张及出版等问题。小会议室内有空气调节器。奋战两小时，结果是使发行量只能维持现状，不得再扩大。

7月27日 星期五

下午校大样。

晚在灯下挥汗阅《初航》三期，看了一篇小说《人的故事》及曹晓乔的诗文各一篇。

7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与邹正贤赴秦聿震处谈事，并晤《初航》之曹晓乔。

9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在文化局二级机构负责人会议上作一小时半发言，谈解放思想问题。因时间所限，草草了事，而听者亦动容。

9月21日 星期五

整个上午在会上发言，其实因时间关系尚未把话讲完。此为生平讲话最长直一次。题为谈解放思想问题。这是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与不断充实的。

9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党组扩大会。直言犯忌。



晚奋战至夜三时，完成《漫话解放思想》初稿。

10月21日 星期日

晨起买菜，中午饮酒啖蟹。

竟日改写《漫话解放思想》，至午夜后完成，精神仍亢奋。三时就寝。

10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开编前会。清晨与苏中、公刘找戴谈纸问题。

晚在江淮旅社召开第四次文代会代表团及临时支部成立大会。本拟不去，老那来说服，只得去了。会上提出用纸问题未解决“有思想负担”。会由戴主持。

第四次文代会日记

10月29日 星期一

白天因无活动，所以上午搭便车至崇文门，后乘地铁至火车站，转赴方老处，等约二小时始龙钟归来，□以茅台及对虾等。午饭后曾同往吕剑家，未遇。后赴赵一凡处，畅谈一小时余，其间有“初航”之徐晓在座。四时辞出，由徐晓导至车站。五时回到招待所，提前吃饭后于六时乘车赴人大会议，等至七时半始开会，有周扬、胡耀邦讲话。抱歉的是，睡意甚浓。胡宣布文联党组提出的五条原则，引起舆论哗然。

10月30日 星期二

午饭前被载至人民大会堂开所谓预备会，宣读一下主席团名单让大家（一部分）鼓掌。还是典型的XX。（事先并未征求意见），却让大家（三千余人）来回耗费了约三小时！

10月31日 星期三

全天在住所讨论。晚有“王昭君”票，放弃。独自乘车赴西单民主墙看了一个多小时，此为当今中国唯一的民主橱窗，然而处于阴云四合之下。

11月3日 星期六



上午讨论，就反官僚主义问题作简短发言。

下午为茅盾、傅□、阳翰笙大会发言，未去，据传皆系由人代读，而讲稿亦已印出。

近日政治形势转向“收”，气氛不佳。有人作打油诗咏民主墙云：

民主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民主墙，民主一去不复返，与会代表懒洋洋。

11月5日 星期日

上午作协仍是大会发言。据传昨天白桦及今天柯岩的发言都甚精彩，甚至使人落泪，但我未曾去。

上午二度去西单民主墙前看大字报，看了迫害傅月华的经过，令人觉得是今日之“窦娥冤”，上层之腐朽已达不可挽救之境地。

11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三访民主墙并去书店及唱片公司。

11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作协闭幕会，未去。上街找甘泉口、唐，花了近二小时。后去赵一凡处，见其父赵平生（黄则民）。取回一些书刊。

11月18日 星期日

晨起后全旅馆呈一片离乱之势，气温亦升高，不住出汗。捆好书籍等后，于午饭后即叫出租汽车匆匆搬家，住进东方饭店 211。然后又同苏中、刘祖慈同赴赵一凡处，与《今天》、《初航》²、《沃土》等十余青年座谈，我们简介了文代会情况，他们谈了关于“新人”等文艺见解。觉得颇有收益。

11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在住处洗澡及洗衣等。中午诗刊社六同志（康志强、郑晓钢、李小雨、雷霆、刘湛秋、韩作荣）及吕剑联合举行民办聚餐（晋阳饭

■ 2 《初航》为北师大中文系学生自办刊物，作者：徐晓、曹晓乔等。



店)，餐后并来东方饭店谈一会话，赠以民办刊物数册，后在战斗友情中分手。我方参加者有苏、公、小刘、鲁等。

后去赵一凡住处小谈，到市场买了点东西。

11月24日 星期六

清晨许□□即来，谈话之间甚令人反感，几乎是逐之去。

后与苏、鲁、刘上街，中午在东来顺吃涮羊肉。下午在张X处小憩后，去北海公园看星星美展，甚佳。

薄暮寒风中第四次去看民主墙。最近这里又曾抓了人。有一穿棉大衣、围花围巾、嘴里不住吐葵花子壳的女子在墙前黑影中来回游荡，可能是便衣特工。

11月29日 星期四

早起后去江淮看费礼文一下，后上班。

晚倦甚，早睡。

今天报纸及广播大造舆论，是要推倒民主墙，因为它“使四化不能顺利进行”。

12月18日 星期二

今日正式向党组织打报告请一年创作假，获准。

上午在办公室锤炼事情，作信五封。

下午在家读王祖铃³的《生活的路》，甚为赞赏。

12月19日 星期三

下午“考试”——实即抄书。真是庸人自扰之举。其余时间看《生活的路》。

12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去上班，下午开第一次编委会，其余全部时间看《生活的路》。

12月21日 星期五

■ 3 王祖玲即女作家竹林。



上午上班，下午休息，看《生活的路》完。

12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上班，下午在家开始写《王祖铃及她的“生活的路”》。晚看电视。

日记整理中有一项不可忽略的误读：

从前述江流先生致赵一凡的信笺中可以看到，因“凡”的异体字中那一点写在“几”的左上角，而被误识为“红”（草书），以致在日记中的全部“赵一凡”均被误读为“赵一红”（以上抄录均已改过）。

从日记中可以感受到，江流先生对民刊的赞助绝非一时冲动，他是基于自己深刻的思考与感触，先生的仗义执言一以贯之。日记中提到为增加刊物（自家）发行量，多次与有关部门争取纸张配给未果。在此窘况下，却仍为《今天》增印封面。

江流先生与赵一凡有深交，从先生的简历得知，他经历并参与过战争年代，他数次造访一凡家，并称呼一凡的父亲赵平生老先生在那一时代使用的化名黄则民。先生年长一凡12岁，应该算是一凡的父执辈。

希望读者能够谅解，我仅以《今天》史料的整理者，来追忆一位素昧平生的可尊敬的长者，是何等困惑。时代的浪潮无情地涤荡着历史痕迹，我也只能将收集到的几多沉船碎片，堆积在记忆的沙滩上，燃起一瓣心香，悼念江流先生在天之灵。

2016.5.21



《今天》片断

查建英

北岛要我写写《今天》的回忆文字。我想推辞，说记性不好。记性不好是真的，不想写还有其他原因，那些原因却不大说得出口。比如我不好意思告诉北岛，近二十年我其实没怎么读过《今天》。好吧，准确讲是每次收到邮寄，总会打开翻翻，又总会很快放下。为什么呢？是《今天》变了，还是我变了？恐怕是都变了，却没在同一个频率上变，结果失了共振……但我不想写这些。

北岛说没关系，你写写片段就行，尤其是复刊前后的事。又说，你其实参与《今天》还挺多的，看看别人的回忆就会想起来不少事。又说，朱文就刚写了一万多字的回忆，里面还说到你呢。

朱文，嘿，这倒让我想起来了：九十年代作为《今天》编委，我办过的一件得意事儿，就是集中编发了包括朱文在内的一批南京青年作家的小说。那是我参与《今天》编务最多的一段时期，后来渐渐少了。不过，作为老《今天》的读者，我绝对称得上老资格。《今天》还差点刊登了我的小说处女作：这篇小说1979年先印在我们北大中文系自办的油印刊物《早晨》上，北岛看了想在《今天》上转载，最终却由于种种原因未果，这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个遗憾。

认识北岛时我十八九岁，转眼四十年，几乎和他编辑《今天》的历史一样长。比他更执着的约稿人，我至今还没遇到过。赖着不写吧，倒也不至于翻脸，北岛不是那样的人，磨你的时候很温柔，磨完你还是很温柔。不过想到以后还会见面……得，虐什么都比虐心强，《罪与罚》



我也是十八九岁读的。

就写几个片段吧，以《今天》复刊前后为主。

1. 1990年5月，奥斯陆—斯德哥尔摩

那场《今天》海外复刊会，开了整整十天，从挪威的奥斯陆，一直开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当时并没有觉得长，因为真正坐下来开会的时间并不多，十天里至少一半的时间是在玩儿。

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对劲。一本极其严肃、在中国大陆有着传奇历史和辉煌名声的地下刊物，在“八九”、“六四”事件一周年之际在海外公开复刊，多么严肃庄重的场合，怎么会有心思玩儿，怎么可能玩儿得起来呢？

但那就是事实，生活如此。回想几次正襟危坐开会讨论，内容早已模糊，留下来的片段多半与玩儿相关。没辙，删除什么、存储什么，记忆自动选择。

不过，首场讨论会的情景我还记得一些。在奥斯陆，我们下榻在一栋类似于学生宿舍楼的地方，相当简朴，是万之（陈迈平）和奥斯陆大学的杜博妮教授安排的。记得大家清早就都陆续来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围坐在一些课桌旁。与会有十几人吧：北岛、李陀、高行健、杨炼、刘索拉、徐星、老木、孔捷生，我，等等。东道主方面，除了迈平和杜教授，还有协助会务的当地学生。会议主题嘛，不外是“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一类，着重讨论复刊后《今天》的定位与方向。

很快出现了分歧。我记得高行健明确认为海外版《今天》应该办成一本流亡文学刊物。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流亡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长期的、甚至可能是永久的状态。立刻有人不同意。然后又有对不同意的不同意——但并非同意高行健。高是唯一持“长久流亡”立场的人。讨论开始升温，争执变成混战，从焦躁到焦灼再到焦糊。最后，对立双方跳



将起来、掀翻桌椅、大打出手……

哦抱歉，插播进来一段早期台湾议会场面——意识流真是讨厌！《今天》会场上当然没有动手，但吵得脸红脖子粗，已经快到打架边缘了。幸亏有北岛和迈平，磨盘加和事佬，一镇一揉，总能化险为夷。不过十天集体生活过下来，不难看出文人散漫潇洒的表象之下，我们其实都有心理问题，至少是大多数人都很焦虑，一触即发。

记忆里另一清晰片刻是在斯德哥尔摩。一位瑞典汉学家（是不是马悦然？）请我们到他家晚餐。谈话中不免提及国内一些故友往事，刘索拉忽然抑制不住伤感落泪，疾步离开餐厅。座中宾客全都神色黯然，一时满室沉默。

又一天，瑞典东道主请大家吃海鲜午餐。那天斯德哥尔摩风和日丽、树影婆娑，午餐设在市中心某餐馆门外的露天区，自助式，雪白的长桌布上摆满了丰盛美味。老木突然宣布，他今天不进食。原来，那天是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抗议一周年纪念日。众人顿时哑然、尴尬。记得望着附近小广场上熙攘悠闲的游客，我的胃口和兴致消失得无影无踪。

展望未来，不期却成怀旧；寻欢作乐，转瞬化为哀伤。从古到今，这原是流亡群体中寻常情景。只是对当年《今天》这班人马来说，流亡经验仍然新鲜兴奋，流亡者尚属年富力强，大家并未察觉自己业已落入某种无甚新意的角色套路。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相濡以沫？没错。且将发生另一些更不堪、更荒唐的戏剧演变。某些早为前辈流亡文人经历并描述过的场景将一一再现。不信去看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下卷。唯一巨大变数，是中国仿佛一夜之间的崛起——但那是遥远未来，当时毫无征兆。

另一桩小事，也记一下吧。那次《今天》复刊活动中，常有一些外国人来参加，其中就有一位沉默、羞涩的北欧青年。记得奥斯陆连日阴沉，那天突然出了大太阳。斯堪的纳维亚，在条顿语里原意是“黑暗的地方”，挪威又比瑞典更近北极，昼短夜长，阳光灿烂本身就构成欢庆



的理由。于是像是全城放假，所有人都跑出来晒太阳、喝啤酒，公园里、草坪上躺满了半裸的青年人。那位寡言的北欧青年坐在我身边的草地上，不知怎么突然用英文对我讲起了他的身世，令我意外而好奇。闸门打开了，我们聊了很久。他的故事穿插着一系列个人不幸与几代家庭悲剧：离异、潦倒、酗酒、抑郁、病故。那之后，我们又有过几次短暂交谈。完全没想到的是，离开瑞典之后，我居然每天都收到他的来信，常常一日数次：有长信，也有只写着两行诗的明信片。几周之内，竟收到九十多封！

阴晴不定的天空，飘忽不定的情绪，稍纵即逝的欢乐。回首1990年那个五月，《今天》这一小群人周围像弥漫着一层雾，忧郁、浪漫、压抑、恍惚。某些时刻，某些行径，真难说是轻浮孟浪，还是病急乱投医、溺水抓稻草、灾荒岁月更须及时行乐。那气氛不太真实，却具有感染力，更像小说里的场景。

那次《今天》邀请的女性成员只有索拉和我，两人住一个房间，常彻夜长谈，直谈到同时发作心绞痛。白天，集体活动之外，我俩与高行健、杨炼一起厮混最多。那二位，一个黑呢礼帽、风衣手杖，法国绅士范儿；另一个长发飘飘、崽裤墨镜，当代西门庆范儿。四人膘着出门散步，各种勾肩搭背，揶揄调侃，一时混得亲密无比。索拉讲话：四个流氓。记得杨炼斜眼坏笑：人家小查嘛……我当即瞪眼：我怎么啦？于是四人又一起笑。

北欧之后，天各一方：索拉英国、老高法国、杨炼澳洲、我美国。与索拉联系、见面最多。老高寄来自制的明信片、贺年卡，上面有他手绘的水墨风景。杨炼到访纽约，我们一起喝酒、参加曼哈顿下城举办的作品朗诵会。这里又浮出一个细节：杨炼和他的美国译者同台朗诵他的诗，我则朗读自己写的英文小说 *Beijing Vanities* 选段。杨炼听不大懂，问我啥意思，我答是讽刺小品，描写北京文艺圈一些自恋文艺人，包括混在京城的一些老外。他立即拿他那双流氓燕的细长眼瞟着我，似笑非



笑说：“好啊小查，你这是吃里扒外呵！”我哈哈一笑，却也吓了一跳：看来要写中国人，不歌颂就要被骂吃里扒外喽！

再没见过高行健。碰到杨炼也不多，见了仍喜欢。我住在芝加哥时他到访，和一些朋友来我家，夜深客散，我和丈夫也去睡了，只有甘阳和杨炼继续留在客厅饮红酒侃理论，开了一瓶又一瓶，最后哥俩在地毯上睡到天亮。上一次碰到杨炼是前几年在北京，他似乎还是那样，不像一些老友，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2.1991 年夏天，芝加哥—爱荷华城

写到这里，找出了《今天》第 100 期，读了陈迈平、林道群的两篇回忆文字，其中对 1991 年在芝加哥、爱荷华城的聚会描述甚详。《今天》编委会的情况，一如迈平所述，道群则戏称为“《今天》的遵义会议”，以强调其重要。那以后《今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仅以中国大陆为中心、以诗歌文学为重点的老传统，试图拓展视角，面向两岸三岸以及国际世界，兼顾电影、美术乃至学术理论。这让我记起了几个相关的场景，不妨略作补充。

场景之一：外语障碍。那次芝加哥的聚会，实际上并非专为《今天》，起因实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和鲁斯基金会资助的两个项目，主要活动是以“Public Sphere and Civil Society”（公共空间与民间社会）为主题的一系列研讨会。策划组织这两个项目的一个是 Leo（李欧梵），另一个是 Ben（李湛忝）——我当时的男友、后来的丈夫。这二李是好朋友：Leo 当时是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教授，Ben 当时在主持芝加哥一个叫作 Center for Psychosocial Studies 的智库。而“六四”事件之后住在芝加哥的刘再复、黄子平、甘阳、李陀等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鲁斯和洛克菲勒的项目。那些年哈贝马斯的理论如日中天，参加 1991 年夏天“公共空间与民间社会”论坛的人很多，不仅有中国学者，更有来自美国、加



拿大、俄罗斯、印度的学者。既是国际论坛，又是美方主办，使用的语言自然是英文。

问题很快显现出来：尽管中印俄三国相互为邻，这三个亚洲大国人却谁都不懂对方的语言，只能以英文交流。印度学者不必说了，比美国学者还能侃；俄罗斯学者英文也不错；只有中国流亡学者，大多数人既开不了口也听不懂。结果，为了避免开会低效，只好安排几个懂英文的中国人坐在不懂英文的中国人身边，随时小声翻译。于是大会小会同时开，高谈阔论和窃窃低语交错进行，场面颇为独特。这样开会实在太累，那些不懂英文的中国学者很快就自动不来了。

“六四”之后，“苏东波事件”一直在持续发酵，当时苏联解体即将发生，举世关注，论坛主办者考虑到机会难得，特地安排了中俄学者相邻下榻，以便会下交流。谁想由于语言障碍，双方完全互不往来。我不甘心，有天下午硬把两位俄国学者 Boris 和 Victor 与几位中国学者拉到一起喝茶，结果任凭我说得口干舌燥，两边毫无化学反应，根本聊不起来。

多年之后，听好友沈双讲起她在印度给中印作家研讨会当翻译的经历，几天下来她筋疲力尽，到最后嗓子劈了，声带也出了问题。我听了马上想起 1991 年的芝加哥。唉，这真是那一代中国大陆学者和作家普遍又独特的问题。所谓天下情怀、国际视角、越界思维，对中年出国的流亡者，实践起来谈何容易？多少指点江山、口若悬河的中国精英大男人，一脚踏出国门，立刻成了半聋半哑，局促踉跄找不到北。在这方面，我们和赫尔岑、屠格涅夫那一代俄国流亡者怎么比？二十多年过去了，不论有多少新问题，今天内地中青年学人至少再无外语障碍。

场景之二：中文研讨会上的尴尬片刻。仍在芝加哥，但与会者全都是来自两地三岸以及定居美国的华人作家、艺术家、编辑、学者，记得有台湾的金恒伟、高信疆，香港的李怡、也斯（梁秉钧），大陆的阿城、徐冰、吴彬、朱伟，还有住在芝加哥的大陆流亡学者们。讨论题目是中



国未来的文化建设。徐冰在发言中说，将来中国艺术要有突破、要出经典和大作品，一定会在大陆。徐冰向来讲话声音不高，和颜悦色，却有一贯的沉静自信。我不知其他人听了怎么想，只见坐在对面的也斯脸色骤然变白，眉头也皱起来，在椅子上坐立不安。果然，他在随后的发言中对徐冰的看法做了回应，具体表述我已记不清，只记得他的愠怒一直持续到晚餐，在私下讨论时情绪仍未平复，使用了诸如“想当然的自我中心”、“大中国主义”这类词语。

我之所以对这个小插曲印象深刻，可能也与自己的心态有关。当时刚开始写我的第一本英文书 *China Pop*，恰好也在思考反省“中心与边缘”、“精英与大众”这类问题。如此直言不讳的批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而且来自一位如此出色的香港作家，针对一位如此出色的大陆艺术家！如今想想，那次会场上，我们这些大陆人有一个算一个，全被归为粤语里的“大中国胶”恐怕都不冤。大一统文化对我们的浸染，我们与对手之间的相似，恐怕比我们意识到的或乐于承认的要多得多。

其后二十年间，多次见到也斯，听他讲香港的多元文化与边缘视角、讲后殖民、讲 *hybridity and cosmopolitanism*，兴致勃勃。也斯其实是个常以笑咪咪的自嘲掩藏自尊敏感、有些腼腆的人。他真是爱香港。

芝加哥一系列研讨会结束后，才有《今天》的部分编委驱车前往爱荷华城：北岛、万之、李欧梵、阿城、黄子平、李陀、戴静，我——可能还有别人，记不准了。开了好几辆车，其中一辆是阿城和我轮换开。我历来方向感不好，路上边开车边听车里人神侃，不止一次快到跟前才注意到高速路指示牌上的字，差点错过换道。阿城坐在旁边，对我的驾驶风格悠然评论道：“嗯，转弯时尾部弧线比较大。”后座的子平补充：“小查开车，眼不疾手快！”

一行人马就这样嘻嘻哈哈开过风景开阔、气候闷热、到处是玉米大豆田和养牛场的爱荷华乡村，胜利抵达爱荷华城，受到聂华苓女士、吕嘉行和谭嘉夫妇等人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遵义会议”于当地顺利召



开，会址就设在聂女士家的凉台上。白天开会议事，晚上喝酒聊天，其间自然也不乏趣闻花絮，不过想想涉及他人隐私，还是略去不提了吧。

不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芝加哥研讨会的影响，爱荷华会议作出了北岛形容为“重大调整”的决议。那之后，《今天》仍坚持“先锋性”，却不再以“大陆纯文学刊物”自诩，而决意办成一本跨地域、跨界别的汉语刊物。接下来立竿见影，便是阿城编辑的“当代华语电影现象专辑”。专辑开篇即有梁秉钧等人的香港电影座谈会纪要，后面又有台湾人（焦雄屏、朱天文）谈台湾电影，连阿城、李陀这两位北京人评论的也是侯孝贤。当然也有几篇谈大陆电影，包括我写的一篇讲张艺谋电影与异国情调。印象特深的是一篇对话体酷评，署名贺琦、刘小勇，将大陆“第五代”电影从红色文化基因的角度剖析得辛辣犀利，有点尖刻却很到位，读起来痛快淋漓。直到二十年后，我才偶然得知，那篇对话原来出自一人之手，是一位在内地文化界大名鼎鼎、我早就认识的老朋友。

电影专辑之后，便是我编辑的一期小说专辑，其中特别推出了一组南京新锐作家的小说。我1987-1988年曾在南京住过一段时间，与李潮、韩东、朱文、徐乃建、景凯旋等人有过交往。他们也自己刻印了一本文学刊物，就叫《他们》。那时我也在写小说，这些二十多岁的青年朋友在韩东家窄小简陋的房间里、在南京潮冷阴湿的冬天里，披着棉袄、围着火炉谈文学的情景我记忆尤深。1990年《今天》刚一复刊，我就向北岛、万之推荐了他们的创作。在这期小说专辑中，我让这些南京青年才俊们一齐上阵亮相：韩东、朱文、李冯（杜马）、马兰等人，各有一篇作品。这样强大集中的南京阵容，相信在《今天》历史上是首次，或许也只此一回吧。

为编专辑，我也曾努力向台湾和香港作家征稿，却终因人脉有限、时间太紧，只得也斯一篇小说。不过日后我与香港的缘分，可以说起始于1991年夏天的芝加哥雅集。那是我首次见到李怡和林道群：李怡当面约稿，我便以扎西多的笔名为他主编的《九十年代》写了好几年专栏，



而道群则成了后来我在香港牛津出版的三本书的编辑。

写到此，干脆坦白承认：道群那篇《座中多豪英》，大概是二十年来我在《今天》上读得最仔细的一篇文章，连蝇头小注都一字不漏。一路读，一路叹息——既为道群二十年勤勤恳恳服务《今天》的经历，也为《今天》四十年艰辛坚韧的路程。读毕，生出一个冲动，想建议把四十年来为《今天》默默做了大量后勤服务的所有人的名字一个一个陈列出来，印在《今天》纪念专号最醒目的地方，像一面纪念碑那样。北岛、万之为《今天》所做的一切固然可敬可佩，但他俩视《今天》如己出，那几乎是父母之爱。而那些散居世界各地、从未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却长期无偿效劳助力的朋友们，她/他们是《今天》的幕后功臣，更值得《今天》特别致谢。

3.1978 年 12 月，北京

严冬腊月，穿一件接过两截袖子的蓝色旧棉猴，站在北大食堂附近一面破墙前，光线不好，我的脸几乎要贴到那些被糨糊刷得凹凸不平的廉价油印纸上。

太阳升起来

天空

这血淋淋的盾牌

那年我读大一。像我这样的年轻读者，那时北京有很多。我们会把每一期《今天》从头读到尾。有些人会把那墙壁上的每一行诗、每一页纸，一笔一划地抄下来，拿给朋友分享，留给自己反复默读。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

前不久，我有事去了趟北大，在农园餐厅大楼前等人。夕阳西下，不远处的百年大讲堂里，刚刚放完《厉害了，我的国》，党员专场。拐弯过去，就是著名的三角地，装饰一新的报栏橱窗里，满满当当张贴着各院系共青团组织活动的宣传海报、红旗团委评比和骨干标兵们的大幅彩照。正在迅速变暗的天空下，枯了一冬的树木又开始发芽，校园里人影憧憧，到处晃动着陌生的年轻面孔。我忽然想到，四十年前张贴《今天》的那面破墙，应该就在这附近。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那时候没有粉丝这个词。那时候写出这样诗句的人，是我们的英雄。

那个时代彻底结束了。那到底是个什么时代？自由那么少，房子那么小，衣服那么破，印刷那么差，诗那么激动人心，人那么可爱。

2018. 4，于北京芳草地



从理想人到技术人

阿乙

我在文坛出现，始于二〇一〇年春季号的《今天》杂志，迄今我已在《今天》发表四次，都是以“小专辑”的形式。我记得在最初发表之前，北岛先生给我打电话，说还要请李陀先生为专辑写一篇序言。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耀，更是我生命中值得怀念的重大事件。这样的际遇不是每个人都有。不少作家写过“平行的我”“多个的我”的题材，比如博尔赫斯的小说《另一个人》，讲未来的自己和当下的自己相逢于1969年2月查尔斯河边的一条长椅上；胡少卿的诗《另一个我》，讲一个穿破衣烂衫然而有着农人力量的我找上门来，两人相拥，消失、升腾，像水留下水渍。我满意于现在的自己，在噩梦里，我会遇见一些因为不是走在文学道路上因而落魄、悲哀的自己，我对他们心怀同情，对那样的命运感到恐惧。

我的运气一直很好。我偶尔会想，假如没有当时今天论坛版主的推荐，假如不是北岛先生看见我在论坛贴出的作品，那么我可能还要沉寂下去。沉寂对自信的写作者来说并非坏事。但我是一个敏感而骄傲的人。那时我已三十四岁。我常想，如果一个人在四十岁还没写出来（简单地说也就是发表出来）的话，那么他很可能抵挡不了一种羞惭感，而永远地毁坏自己的文学事业。那时候，我见到比我年轻然而已经出版过作品的人，会面红耳赤。因为自己毕竟两手空空。我认不清自己当时的价值，即使能认清，也不敢出来言说，因为文学是需要别人册封的事业。



在一次颁奖典礼上，奖项最终没有给一位年轻的作家，而是给了一位老作家，一位评委遗憾地说，这对老作家无非是锦上添花，但对年轻作家而言，他可能又要度过很多年的自我质疑期。我对此体会很深。一个熟人，正是一直缺乏被认识，最终未能稳定住自己，原本每天用于写作的大量时间被用来诅咒那些已经知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因为这种错位，他越来越远离文学，而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炮手。我之所以认为我运气好，是我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在就要没落下去的当头，被一艘船打捞上去。因为《今天》、北岛先生以及很多师友纷至沓来的鼓励，我已成为一个可以专心写作而不必顾及出版、发表、版权出售的作者。我能心无旁骛，用心写作，可以说是得益于这种奇异的命运，得益于北岛先生的古风（我记得他对我说，他相信能量守恒定律，老年人迟早要隐退，年轻人得出现，因而保持文学的不死。在一些通信中，他总是向我询问最近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新人）。

我的小说《模范青年》写的就是两个自己，一个自己还在县城，最终郁郁而终。另一个自己在写这个自己。今天我是如此意气风发，我收获是如此多啊。

但是——

在四十二岁的今天，我同时也感受到一种悲哀：我是《今天》出来的作者，却不能体现《今天》那倔强的批判精神，以及由北岛老师陈述过的“古老的敌意”。在我肉身上出现的是一种适应性。它就像一种动物，来到陆地，因而学会了爬行；来到水里，因而靠腮呼吸。它适应了生存的条件，适应了世俗，适应了别人对自己的恐吓，也适应了和各种人打交道，变得圆滑起来。我想，即使不能说我们这一代人在体现钱理群先生所定义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至少我一个人也在慢慢向这个定义靠拢。钱理群这样定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的问题是把个人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我其实背后批评的是两个现象，一个我觉得现在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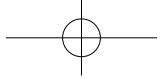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多人失去了信仰，唯一支持的东西就是个人利益，另外我更重要的批评是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是最懂得权力的，他最能够和这个体制适应，因而也得到体制的支持，它实际上成为腐败的基础。”这是我感到害怕的地方。也许更应该说现在的我是一个“懂得妥协的明智者”。

我总是这样劝慰自己：“你参加这些活动，出席这些场子，并不伤害别人，同时它也体现了你对他人关心的回应，你虽然不愿意参加，有时甚至为此感到痛苦，但我要告诉你，这一切都不重要。一个作者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他只应该关心他的作品，而像游魂一样出现在那些不幸的社会活动上。”我就是这样不断地权衡着，时而滑过自己的底线。每当这时候我就会感觉，我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人了。

我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怨叹，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已经从一个青年时的“理想人”变成现在的“技术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思考问题的本能已经不再是理想，而是如何让别人快活进而反向增加自己利益的技术，而是处世之道。我想自己终于也如此庸俗。

我从来没有太激烈过。尽管我的脾气有时那么急躁。我很早就发现暴力的作用，它要是没用，满清的汉人就不会蓄辫子。有时正是暴力存在于历史的某个种族失踪。我也想到在物质的繁华与辉煌是如此满足人心时，精神的旷野只剩下一大片盐碱地和腐臭的气息。我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碰到越来越多阴阳怪气的人，他们既嘲弄别人的命运，也嘲弄自己的命运。

四十年前，《今天》出生时，整个国家似乎出现在黎明。我出生于一九七六年，八十年代有心智时，觉得社会上充满着一一种向上的气息，这种气息甚至会在田野、水流里呈现出来。人们的脸上带着希望。我起初所受的文学教养也由小学、初中、高中的语文老师带来。只是这股气息一会儿就没了。多年后当我返回故地，我发现相识的人很多沉沦了。与这种精神沉沦相对应的是外在环境的严酷化以及人们对自己利益的看重。人们自欺欺人进而信以为真。



78 《今天》总117期

这是一个舌尖上的中国。

在和食物欢快地行淫时，有些内心也在因为委屈而哭。



无负今天

朱文

北岛当面问我，能不能为《今天》四十周年纪念专辑写点散文？我不能拒绝，但心里还是暗笑了一下。在我写作的九十年代，他正全世界忙着搬家呢，当然无从听说我的那个小笑话。刚辞职时我感觉良好，一时还分不清没有牵挂和一无所有。朋友劝我为报纸副刊写点散文，说那样可以挣点快钱，但我就是不想干。有一次我给前来约稿的编辑打了个比方：“写诗是做爱，写小说是生孩子，而写散文呢，是手淫。”他哈哈一乐也就不动了。我发现这一招管用，以后就不断地用这个说法来应付，以至于它几乎成了我的官方声明。一位好心的女编辑支支吾吾半天，最后提出要求：你能不能为……写点东西？我真没听明白，问了一句，你说的那个“东西”是指“散文”吗？对方当即脸红，我也觉得失礼。

为了加强语气我有时还故意把散文的“散”读成第四声，不是“行散”的“散”，是“涣散”的“散”。没用多久我就成功地把自已的快钱之路彻底堵死，然后像个傻缺在一边偷着乐。后来不仅是没人跟我约散文，连那些热衷写散文的同行见到我也变得怪怪的，好像我坏了他们的好事。多年以后才意识到我被它绑架了，因为我真的相信自己对散文这种形式是有偏见的。现在我很高兴当时一反常态接受了北岛的邀请。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份荣耀，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向自己证明我有能力纠正偏见。至于这个条件反射般蹦到脑海里的笑话，也正好提醒我，习气还在。

2000年搬到北京以后，我就鼓励自己享受不再关心文坛的特权。



如果说这些年我是从文学世界自我放逐，相对于实际的生活，这样的表达过于诗意。但是谈起文学我确实生疏了。为了写这篇散文我想应该回一趟南京，聊聊转转，激活一下记忆，与《今天》有关的故事最早都是在那里发生的。但是有事羁绊不能成行。早晨起来我从书架上抽出那本薄薄的《青灯》，掸去已经习惯的帝都沙尘，在短榻上盘腿坐下，读了起来。开篇就是北岛回忆冯亦代先生的“听风楼记”，没一会儿我就读“飞了”，身临其境，很久才留意到窗外今年最冷时节的西北风正在肆虐。读着读着我不自觉地开始用作者的语气检索起我个人的生活，熟悉的情绪在涌动。我抬头定定神，忽然醒悟到刚才那一连串取书的动作具有完美的象征意味。青灯燃起，灯芯还在忽闪，而时间魔术师的咒语已从堆满杂物的角落隐隐传来。

十年前我就读过这篇，印象深刻，这一次重读更是两度落泪。现实的高压使两代人的精神世界有时就像两条平行的电缆，彼此绝缘，只有在少数几处胶皮剥落的节点才会发生意外的交流，电光石火般的耀眼。感动之余我还注意到两个与《今天》有关的细节。一是北岛拿着《今天》创刊号的封面去向“冯伯伯”请教刊名的英译。冯先生认为“TODAY”太一般了，建议译成“The Moment”。我对老人家肃然起敬。二，《读书》和《今天》几乎同时创刊。“恰好就在此刻，冯伯伯和他的朋友们正筹划另一份杂志《读书》，这份杂志对今后几十年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应该怎么说都不过分……”读到这里我稍有些诧异，因为北岛评价《读书》的话，我以为只有《今天》才当得起。如果说当年的《今天》是一声呐喊，那《读书》只能算是一声叹息。创办《今天》的是一群有朝气、有血性的年轻人，用芒克的话来说，“玩儿了命办的”，而办《读书》的是一些在历次政治风波中幸存的、吓破了胆的老年人，对体制的依赖和残存的幻想把他们钉在了他们的角色里。我想在1978年那个转折点上，历史也许就是这么分工的吧，文化传承是老年人的事业，而思想变革是年轻人的责任。很遗憾我一直不能成为《读书》的拥趸，出于对北岛的



信任，我准备哪天再撸把劲，没准现在能读进去也不一定。

就在这时，我脑海里又蹦出了一个要命的说法：“《读书》是政府特批的一小块供知识分子集中手淫的地方。”它出现得很突然，我还沉浸在“听风楼记”的氛围中，眼角泪痕未干，靦面相逢，情何以堪。这是当年“断裂”事件中被广泛传播的一句“台词”，是我对断裂问卷第十个问题回答的一部分，因其刻薄、粗俗而显得尤其刺耳。作为发起人，我一直避免谈论“断裂”，不是因为我不想面对，而是认为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对于一个已经完成的作品你总想早点摆脱吧？我放下书，无奈地摇头。

但是不行，情绪竟然过不去。我仿佛看到一伙人拉着长长的白布条幅，挡在我前去向《今天》致敬的路上，条幅上用黑墨赫然写着那句话，字体丑陋，为首的那位长发披肩，额头扎着红布条，正是当年的自己。他们似乎在逼我供认，如果不把事情说清楚我就没有向《今天》致敬的资格。好吧，那就多说几句。如果说北岛一代是“共和国的同龄人”，那么我这一代就是“‘文革’的同龄人”。从娘胎里开始我们就在感染一个颠倒时代的疯狂，残缺的教育更加重了先天不足的症状。可笑的是这群精神畸形儿还坚决继承了胸怀天下的志向。时代的烙印不同于扮酷的刺青，疼痛是滞后的。印记的确凿有时让你不敢相信，也没有勇气面对。近些年我常常为自己过去的言行感到不安，为自己贫穷的修养感到羞愧，对那些被我的”语言暴力“伤害过的人，如果有机会我都愿意道歉。如果我为自己的恶趣味，为频繁地使用“散文”这个词而道歉，你们会以为我又在说笑。但是我不后悔曾经干过”断裂“这件事。

下面开始讲与《今天》有关的故事。一直到大学四年级我和同学吴晨骏才在晚饭前的宿舍走廊上把对方嗅出来，哦，诗人。我们同专业不同班，之前从未说过话。如果没有他，我可能还是一个秘密的诗人，至少不会那么快走出去。感觉就像是发生在一天之间，吴晨骏带我认识了于小韦，于小韦带我们去见韩东，韩东给了我们两张优惠券，我们就



登上《他们》这趟专列直达诗歌王国的迪士尼乐园。《他们》创刊于1985年，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一大策源地，当时第五期刚编完，正在付印。我多次为自己差点与《他们》擦肩而过而猛捏一把汗。大学时期我只买过两本诗集，《北岛诗选》和《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对于一个月生活费只有四十块钱却有着诸多爱好的工科大学生来说已经相当奢侈。现在妥了，《他们》多年积累的民刊资源统统向我开放，朋友们的藏书统统向我开放，迟到的诗歌激流把我冲刷得赤身裸体。毕业以前我就下定了投身文学的决心。

回想那段诗人生活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内容就是两个，一写诗，二办刊。前者是本分，后者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那些曾经令人激动的仇恨语法的美学论争，和仇恨睡眠的诗人交往反而被隐秘的记忆法则给清理到后面的货架上去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出完第五期就停了，老一拨的成员散去，韩东转向了小说，于小韦去了深圳。那感觉就像我们刚坐下宴会就散了，还想再坐一会儿，扫地的又来了。我和吴晨骏被分配到隔着长江的两家单位，却有机会为同一个工程工作。我们戴着安全帽躲在工地的一角抽烟，讨论着我们的诗歌未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微妙的时期，老一拨已经成名的觉得已不再需要这个民刊，而年轻的一拨开始有身份的焦虑，认为应该与第三代保持距离，准备另起炉灶。我就是在这段时间接触到《今天》的，以前只是读“朦胧诗”，这一次是了解创办《今天》这件事。我可能只是想寻找一些江湖传奇吧，或者办刊指南什么的，没想到被一股来自草莽、来自地下的自然之力所震撼。文学首先与人性的尊严有关，而尊严是等待不来的，必须行动，必须担当。相对于《今天》揭竿而起的时代，九十年代初的文化生态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更糟，所以我认为《今天》开创的这个方式仍然是切实可行的，虽然看起来有些过时。对《今天》的回顾让我更加理解《他们》的坚持。

到了1991年我们已经快被自己积压的诗稿憋死。经朋友推荐我在



几家官方杂志有零星发表，但看到样刊觉得还不如憋死算了。我们决定开始自己干。鉴于当时的条件，韩东建议我以一种比较小的、可以控制的规模来做。于是就有了《诗选》，32开，口袋书大小，封面是一张任辉的剪纸作品。把联系、编辑、排版、校样、打印、装订、邮寄所有环节都做下来以后，人就变得特别踏实。如果你爱一个姑娘，想送给她一本诗集，现在就算没处出版，你也有能力手工制作一本交到她手上，你就知道写诗这件事并不虚妄。虽然《诗选》只出了两期，每期印数也只有100本，但是还是产生了真实的反应，并最终导致《他们》后来的复刊。作为《他们》一员的工作经历在此不赘。

从办刊这个最具体、最平常的角度来体会《今天》四十年史诗般的历程，也许会比阅读那些已成为文学史经典的作品更有收获。对我这个诗歌学徒来说，“办刊”就是从老《今天》那里继承下来的一门手艺。对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亲身实践，哪怕是以个人的、微小的方式。别看只是一些琐碎的事务，没有任何虚荣，却可以让诗歌活命，诗人独立。说的没错，是让诗歌活命不是让诗人活命，所以我们这些独立的诗人后来只好开始写小说了。谁又能想到呢，我会因为小说而和传说中《今天》发生那么紧密的关系。

1991年9月我请了探亲假，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口气写了四篇叫作小说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当时作为一个过于自尊的诗人我对小说并不太上心，但是想辞职是真的，所以必须先趟趟路。韩东帮我其中的三篇寄给了《今天》的小说编辑查建英。那些都是手写的初稿，我是准备听听意见再改的，但是韩东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他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有二：一广种薄收，三篇如果能发一篇对我是个鼓励；二全部退回，不耽误修改，对我也是一次磨炼。但没有料到的是这三篇小说分成三期在《今天》先后都发表了。记得是以下三篇：《美国，美国》、《两只兔子，一公一母》和《我负责调查的一桩案件》，电影《巫山云雨》即改编自最后一篇。如果当时不是那么浮躁，我就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作家的



“梦幻开局”。

最先出来的是《美国，美国》，也是我的小说处女作，发表在《今天》1992年第1期上。虽然之前没有多想，但是收到样书时，我的心还是“砰砰”跳了起来，不是别的，是因为从一个民刊从业人员的眼光来看，海外复刊的《今天》实在太漂亮了。大32开，设计装帧典雅、大方，也不失当代感，纸张挺括，应该是80g吧？翻开内页更是喜欢，经典仿宋，繁体横排……不像杂志更像是一本书。如果你知道它的前史，见过当年油印的那份，你就会想到“凤凰涅槃”。和新《今天》相比当年国内的文学期刊简直土得掉渣。没有想到那一期开篇即是我的“美国，美国”，头条的礼遇让我猝不及防，更没想到的是，北岛在编后语中点评“……朱文在《美国，美国》中显露了他作为一个成熟小说家的才华。”说的是我吗？我愣住了。一个新丁擦枪走火，“嘭”，掉下一只鸭子。

但是我也因此更加后悔当时的仓促，哪怕是多改一遍也好，想到那个显露了“成熟小说家才华”的不成熟作品正在招摇过市就严重心律不齐。幸好及时到来的美元支票起到了良好的镇静作用。除了我，身边很多朋友，像李冯、吴晨骏、贺奕、顾前、刘立杆等，也都是在《今天》上发表小说处女作的。再加上后来更年轻的，这个“处女俱乐部”的名单估计会很长。在这个俱乐部里流通的货币是美元，我们都是托同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帮忙把支票兑成现钞，不是在柜台办，每次都带点黑市交易的感觉。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可靠的情报，说负责我们这批作者的编辑查建英是个嫁了老外的北大美女。你看，美女加美元，这群文学青年还需要什么呢？

后来我又在《今天》上发表了不少小说和诗歌，因为写作勤奋我怀疑自己是朋友中美金挣得最多的那个，但是一直不敢说出来。1992年夏天我去南京大学找李冯，他是一个即将毕业的“明清文学”专业研究生。在他宿舍我无意中拉开那个可以上锁的抽屉，结果绿花花的美钞撒了一地。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不过仔细一看，都是些面额不超过五



美元的零钞，他刚从《今天》领了一笔三百美元的稿费，而银行正好没有整钱。应该就是这一幕给了我灵感，让我不久后写出《我爱美元》这篇“成名作”。我担心这个说法可能不够严谨，如果说《我爱美元》的灵感来自那段时间的“美元生活”一定是不会错的。通常我有满意的作品会优先考虑给《今天》，但是这一次没有，因为我怎么想都觉得不合适。

韩东和我后来回忆，到1993年下半年我们小说在国内的发表才基本顺畅，1991、92年是最困难的，屡遭退稿，是《今天》的肯定和支持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段困难时光。因为美元实际使用上的不方便，使得这一部分有限的稿费每次都会被剩到最后，而成为某种支撑腰杆的底气。它的价值不是当时的汇率所能衡量。1993—95年，韩东、我、吴晨骏等相继辞职，从那时候开始有了“南京自由作家群体”的说法。原来“他们”是指那群独立的诗人，现在更多说的是这帮自由的作家。多年后我认识到，其实我们既不自由也不独立，只是对“独立”、“自由”这两个幻影认了真而已。

1996、97年我和吕德安作为演员参加了导演牟森的“戏剧车间”两度在欧洲长达数月地巡回演出，使我终于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散落在欧洲的《今天》新老诗人，开始了对《今天》精神实体的认识。交往最多的两个是多多和张枣。而在此之前，应该是1995年，吕德安和我专程去看望过郭路生，是黑大春领去的。在一个小饭馆大家刚坐下，老郭就冲到取菜的窗口掏出五十块钱要买单。黑大春再三劝他说，都什么年代了，现在是吃完再结账，还没点菜呢。但是老郭还是站在那里，要求店员把钱先收下。我从没有见过如此真诚、如此急切要请朋友吃饭的人。那一天当然没让老郭买单，就算让他买那五十块也远远不够，但是我觉得自己有幸吃到了老郭请的一顿便饭。

我热爱多多的诗歌，被他对诗歌的那份专注所深深吸引。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我见过他在温暖的壁炉边演唱普契尼，见过他在冰冷的细雨中号啕大哭，也见过周末早晨没有行人的街道上，发苍苍、视茫



茫的多多身着那件老西装，低头前行。都说毛头脾气大，不好相处，而我认识的多多却是一位家人般亲切、友善的前辈。我对他的写作充满好奇，但从不打听。他可能来自一个古老的族群，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必须忍受基因的缺陷。他是那个至死都不能暴露自己身份的人，而我正好是对这个传说深信不疑的人。1997年我们剧团到了鹿特丹，他从莱顿过来看我，我把旅馆房间唯一的床让给他，自己在地毯上睡了一夜。我们通宵躺着说话，有一搭没一搭，更像是冥想。在话题之间的间隙，我感受到他那份被欧洲冬天的寒意彻底浸透的孤独火辣辣地蜇人。

多多曾经给我寄来某写作计划的申请，但是可供选择的地方没有我感兴趣的。在刚离开南京努力适应北方生活的那几年，我经常触景生情，朗诵《里程》的最后部分：

北方的大雪，就是你的道路
肩膀上的肉，就是你的粮食
头也不回的旅行者啊
你所蔑视的一切，都是不会消逝的

由于当年法国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整个剧团被困在了第戎，什么时候能走真的不知道。我待着没劲，就坐车去巴黎找宋琳。我们以前没见过，只是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朱朱。宋琳当时的境况有点窘迫，除了照顾家人孩子，还在巴黎第七大学读书，一见面我就深感打扰。但是他还是腾出时间陪我在巴黎到处转。他刚刚进入《今天》担任诗歌编辑，脸上分明还有一种“年轻党员”的单纯。他是作为《今天》的编辑来招待我这个国内来的作者。最后一天玩得很晚，坐巴士回到我的旅馆附近时已是深夜。我筋疲力尽，巴不得马上躺倒，但宋琳不让走，让我等一下。白天吃饭时他现金不够我垫了一百还是五十法郎，那顿饭他事先说了要请的，所以他要找一个ATM取钱还我。我习惯了国内那种不分你我的



诗人生活，觉得没有必要。我说那你就下次再请，这一顿我们AA嘛。但是宋琳坚持，说事先说好的不能变。最后我没办法，只好跟着他一路去找那个破机器，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旅馆越来越远，最后完全消失在巴黎迷离的夜色中。我还背着一个很大很沉的包，真叫欲哭无泪。谢天谢地，终于在一个广场边发现了一台，宋琳奔了过去，我把包卸在地上原地等着。当时国内还没有ATM。午夜过后广场显得尤其空洞，孤零零的金属盒子泛着清冷的白光，一个高鼻子的中国人不很熟练地反复揪着号码，感觉是想和外星人取得联系。我看着宋琳略显单薄的背影对自己说，真是一个优雅的人啊。

1996年的那一次巡回结束在德累斯顿。吕德安和我结清劳务以后，动身去柏林拜访舒婷，她当时受DAAD计划邀请正在柏林驻市。在庫当姆大街那个北岛、顾城、芒克、杨炼等老“今天”先后驻扎过的公寓我们待了好多天，每天玩得不亦乐乎。有一天吕德安和我无意中被裹挟进了一个狂欢队伍，转了半个柏林以后才弄清楚那就是著名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回来后意犹未尽，趁舒婷不在，我们用她的化妆品、纱巾什么的开始玩易装，我因此掰断了舒婷最爱的那个发卡。舒婷没有生气，但是看得出来她确实心颤了一下。我是1993年认识舒婷的，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老“今天”，后面还会说到。

张枣知道我在柏林以后，强烈建议我去图宾根。我和他一年前在南京认识，似有默契，但是毕竟不熟。我不太想去，觉得那个地方太偏，柏林多好玩啊。他便以荷尔德林、黑格尔、谢林的名义重复他的邀请。这三个名字没有引起我的生理反应，他在电话的另一头似乎能感觉到，于是他又提到了赫尔曼-黑塞，“他和你一样，也是又写小说又写诗。”上了路我就有点后悔，因为实在不近。记得我是经法兰克福转斯图加特，到了斯图加特还要再换一趟慢车。折腾了一个白天，到达图宾根时已是傍晚。张枣抱着他年幼的儿子来火车站接我，镜片后闪烁着一个孩子的喜悦。和他相比，他臂弯里的儿子显得老成许多。我住在他



家，虽然拥挤，但足够舒适。我对图宾根的第一感受是，这个没有被二战摧毁的幸运小城确实有一分特别的宁静。但是这份宁静很快就被主人没收了。起初我们还有宾主之仪，晚饭是和张枣妻子孩子一起，我不会喝酒，他也不劝。晚饭后家人进了里屋，张枣拿出一叠打印稿给我，是新写的组诗《云》。那组诗好长，和我的旅途一样长，我很想说放到明天休息好再看，但是觉得不礼貌，于是强打起精神，读完了全诗。我的反应一定不如他预料的那么激动，但是我确实是喜欢的。夸了几句以后，我指着第一首的开头说，“当我头颅，盛满蔚蓝的蘑菇，”改成“当我，头颅盛满蔚蓝的蘑菇，”可能更好，作为起首一句，原来那个读起来平了。没想到这下可踩着雷了。张枣瞪着眼，拿起诗稿反复读了几遍，开始了剧烈的咳嗽，一边咳嗽一边用手指着我，就是说不出话来。终于平息下来以后，他说我说得对，他这样想过，后来放弃了，现在经我一说又觉得好。就像接通了电源，眼前这个原本有些晦暗的中年男子，瞬间变成了光彩照人的肥胖少年。一台没有冷却系统的话语永动机轰鸣起来，震落了机罩上的小眼镜。

最后我几乎是从图宾根逃跑的。火车开动了，我还担心那个肥胖少年会一路撵上来。他几乎不睡觉，也很礼貌地让你睡不成。我亲眼见他德语和同事谈工作，用法语接打电话，用英文处理邮件，晚上带着一个纵欲者难以克服的惯性一头扎进母语的交谈。我住了三天还是四天，每天都过得很恍惚，记忆中的图宾根始终笼罩着山城重庆的浓雾。去荷尔德林塔的路上，我注意到他上坡喘气，下坡咳嗽，但是不影响他一首一首忘情地唱着英文歌。唱起歌来他的气息反而变得匀了，这也是怪事。在内卡河水的伴奏下，他歌声袅袅，煞是动听。他的声音和形象是完全分离的，有那么一刻我真的相信他被附体了。

第二年我们又在东柏林世界文学馆的朗诵会上碰到。那一次我们玩得非常尽兴，而且放松，因为有柏桦在。我知道他们的“歌乐山谈话节”，也想在安全的距离外领略一番。但是他们二人之前有两三年没见



了，所以刚坐下时都有点怯怯的，脸红、目光躲闪，顾左右而言他。我想为他们营造一个更惬意的环境，比如把窗子开条缝，让新鲜的空气进来，把窗帘再拉上些，让室内的光线不要过强。但是他们已经全然注意不到了，各自在座位不时地蠕动一下，状态有些慵懒，身体好像也都带伤，但是看得出来，双方对这场不可避免的交谈没有动摇过必死的决心。

张枣在被查出肺癌晚期以后，是由长子张灯护送，艰难地从国内回到图宾根的。这个细节又让我想起九六年夏天那个金黄色的傍晚，那个古色古香的小火车站。我是唯一到站的旅客，出站我就看见张枣抱着孩子正等在门口。他没有跟我打招呼，而是用一种最温柔的口吻轻声对孩子说，你看，我们等到叔叔了。那个抱着的孩子就是张灯。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张枣告诉我《云》是他送给儿子两周岁的生日礼物。我对昨晚没能充分体会一个父亲的用心而觉得有些歉意。我问孩子叫什么？张枣说，张灯。我说，是“张灯结彩”的“张灯”吗？他说，对。我看着那个可爱的孩子，想想行李中没有东西可送，于是许诺写一个故事给他，等他大了再读。从德国回来以后，我履行了诺言，写了《写给张灯的一个短故事》，发表在1997年第3期的《北京文学》上，后来收录在《达马的语气》等小说集中。这篇小说现在读来更觉神秘。记得有一次在广州或者深圳的活动，结束后有个签名的环节，一个腼腆的少年等所有人散去后才走上前，他把书打开到《写给张灯的一个短故事》这一页递上来，不说话，但是能听到他紧张的喘息。我没有惊动他，不动声色地签了名。看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我知道他就是“张灯”，他就是“张枣”，他就是那个隐藏在这个世界某个角落的不死的孩子。

这是你的生日；祈祷在碗边
叠了只小船。我站在这儿，
而那俄底修斯还漂在海上。



在你身上，我继续等着我。

现在我要说到斯德哥尔摩的那一次“《今天》大聚会”了。1996年6、7月我应邀前往伯格曼、特朗斯特罗姆和宜家的故乡，参加在奥洛夫·帕尔梅国际中心举办的“沟通：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研讨会。奥洛夫·帕尔梅是瑞典前首相，1986年被刺身亡。此次会议的策划者是万之，《今天》海外复刊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成功说服了帕尔梅基金会，中国文学需要紧急召开一次会议。除了万之，老“今天”到场的有芒克、多多、杨炼、严力，和《今天》关系密切的高行健、赵毅衡、孟浪、孟悦、友友。从国内来了一票作家：史铁生、余华、格非、林白和我，和三位评论家：朱伟、陈思和、陈晓明。北岛没有出现，正好增加了悬疑气氛。开会期间我怀疑北岛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突然出现，阴沉着脸，向我们这些国内来的作家宣布，你们回不去了，跟我流亡吧。

回头想起来，那次会议真够特别，开会的都是中国人，出钱、做服务的都是外国人，这场面我在海外再没见过。后来马悦然出现了，但是他也不是来开会的，是来做导游的，他带领与会作家去参观那个举行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大厅，我相信这大大破坏了那个奖的权威感。我是国内代表中最后一个到会的。万之从机场接了我刚到酒店，迎面就撞见芒克正弯腰想把史铁生从轮椅里掀起来，结果失败了，差点一屁股坐下，大家一阵哄笑。芒克看到我，还没站直就先咧嘴乐了。可不，接班的人来了。我放下包，在陈希米的叮嘱下把史铁生慢慢背了起来。嗯，果然是一个“重量级”的作家。

这是我第一次见芒克，他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帅，高挑、精瘦，一头花白茂盛的头发，打理得很顺。少年白至此已成了先天的优势，衬托出气色的红润，和笑容的天真。这个男人正处在最有魅力的全盛时期，芒克是他的笔名，芒爷是他的真名。1992年前后芒克和唐晓渡主编的《现代汉诗》多次大篇幅刊载我的诗歌，其中一期也是头条，带给我诗名远播



已达长安的错觉。我庆幸可以向他当面致谢，但是一见到芒克我就开不了口，因为我完全被他那种大大咧咧的芒爷作风带着走。我考虑应该以武林中人或者道上的方式向他致敬才恰当，但是我也不是那号人啊。这一犹豫把致谢的事给耽搁了，后来玩起来也就忘了。但是有一天芒克忽然放下酒杯，主动向我提起了这件事，我当时窘坏了，就像一个卧底被当场揭穿，更加说不出致谢的话。现在想来仍然觉得惭愧，操，说一声谢谢会死人吗？芒克实际上读书很多，也写过不少书，你如果觉得他没文化，一定是被芒克自己给误导了。他是人物，不屑于成为文学人物。

从会议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和芒克、多多混在了一起，没有任何过渡。老哥俩很久没见了，我期待从他们嘴里听到我所知道的《今天》往事，但是他们一开口就把我的时钟向前至少调了十年。“白洋淀三剑客”这一段我不熟，那次听二位的“全面回忆”，我算是在里面活了一回。多多谈起和岳重的“爱恨情仇”就搂不住话头，芒克这时候一般不再说话，只在多多向他求证的时候点一下头。点一下头也不是同意，只是表示听到了。会议后半程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在两位前辈说白洋淀的时候不能随便离开，因为我是重要的道具，代替那个缺席的人坐在那里，好让这一场激情四射的青春回忆变得圆满。多多有一天跟我说他很抱歉，跟我说了太多岳重，可能是因为我的哪一点和岳重很像，刺激了他。当时我其实读过根子的诗，但是不知道岳重是谁，我想这么“牛逼”的一个人，应该是岳飞的后代吧。

开会地点安排在布姆什维克湖湾会议中心，位于斯德哥尔摩南郊，风光静美，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早开始接触谈判的地方。远离市区，人迹罕至，会议组织者有意把它变成一个“文学集中营”。晚饭前有一段难得的“放风”时间，我每天都独自跑着去散步。另外两位坚持散步的就是高行健和他的英文译者 Mabel Lee。我们经常会在一条有些起伏的林中小路上碰到。牟森特别郑重地托我“向老高问好”。我看他说“问好”的表情是“道歉”的感觉。1993 年牟森排了一出先锋戏剧《彼岸——关



于“彼岸”的一次汉语词性讨论》，改编自高行健 1986 年创作的、未能上演的剧本《彼岸》，在简陋的北京电影学院剧场只演了七场，却在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该剧被认为是牟森个人戏剧生涯也是中国当代实验戏剧的发轫之作。对于一个话剧剧本来说，牟森他们下手太黑了，剧本被砍掉了一半，剧名却被抻长了八倍。诗人于坚是“幕后主凶”。作为知情者我都不忍心问高行健有没有看过牟森那个版本。我和高行健关于剧作有过很好的交谈，当我提到“语感”，他忽然兴致很高，他说作家和编剧写剧本最大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多年后我才读到《彼岸》的原始剧本，大为吃惊。高行健作为中国当代实验戏剧的始作俑者，观念的超前和剧作的成熟非后来者所能及。“先锋”的意思，就是走得没影了。

杨炼和友友晚到了两天，揣着一瓶没舍得喝的威士忌来赴这场老友的聚会。事后想这瓶威士忌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一大帮人，就一瓶酒，居然喝大了。桌子掀了，杯子淬了，眼看着我的前辈们就要在巴以和谈的地方大打出手。一股汹涌、暴戾而又哀伤的七十年代的青春气息席卷而来，我眼窝一热，心里觉得辛酸极了。也许是受奥洛夫·帕尔梅“共同责任”信念的感召，我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加入到“灭火”的行列。等“火势”终于得到控制，我惊讶地发现大家又开始怀念起刚才的“骚乱”。他们说自从到了海外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是头一回，邪性。

正当代表们开始抱怨“集中营”生活的枯燥时，有人告诉我们，湖里可以游泳，而且栈桥边还有一个桑拿房，就是男女裸体坐在一起聊天那种。我对北欧的风俗有所耳闻，当然第一时间就去了。我到得太早，桑拿房里没人，但是很热很闷，我怀疑自己坚持不了多久。外面淋浴间那边终于有了动静。我隔着玻璃看到一个白生生的身体正背身淋浴，长发被水打湿，软软地贴在了肩上。我觉得没必要盯着看。过了一会儿，有人拉门走了进来，杨炼！真是没想到，我们就这样“坦诚”地坐在了一起。他的出现有些意外，因为我刚才游泳时并没看见他。杨炼的长发比



较讲究，是过电的那种，有点像美杜莎，我也留过长发，作为晚辈我向他请教了头发护理的问题，他确实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就在我们交流护发心得的时候，四个高大丰满的北欧姑娘拉开门鱼贯而入，微笑着和我们打了招呼便在对面坐下，青春无敌的肉体顿时塞满了整个视野。杨炼和她们聊了几句，知道她们来自挪威。我努力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身体开始出汗，当然是因为桑拿。这时杨炼忽然向我问起国内诗坛的情况，于是我们谈起了文学。我们谈了不短的时间，但谈了些什么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严力会议期间好像有私事，经常不在，神出鬼没的，我们相处的时间少一些。除了他的诗，我还特别喜欢他的短篇小说，也是神出鬼没的。

万之除了白天的会务，还担着照顾大家生活的责任，所以很少参加晚上的熬夜。我和他的交流因此多在白天，所以也显得比较正式。查建英离开《今天》以后，我的稿件就直接寄给万之。因此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他对我勉励有加。说起来万之是这群人中我最熟悉的一个，但是见面以后，我却发现他是最“陌生”的。他的妻子安娜和两个混血的儿子进一步加强了这种陌生感。不管你是放浪形骸的诗人，还是处心积虑的作家，见面相互一打量，来几句“黑帮行话”一样的问答，很快就能对接上，但是跟万之不行。他喜欢叼着一根烟斗，不管烟斗里有没有烟草。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他的发型、服装都已经完全脱离了参照，不能提示他所处的年代。他更像是一个大使，一个货真价实的中国大使，非官方，也非非官方，直接受命于文学。

通过万之我了解到《今天》海外复刊的始末和六年来办刊的艰难，也顺便查清了美元的来源。会议结束回到斯德哥尔摩后，万之带领部分作家去参观《今天》那个“蹭来”的编辑部办公室，就是堂皇地印在杂志上的那个。国内来的作家好多之前都没有见过《今天》杂志，纷纷上前挑几本带走。我一个人落在后面，抬头看着眼前这个异国他乡的狭小空



间，想想1978年北京亮马河畔的那间农民房，心里颇多感慨。正像余华后来所评价的那样，“什么是信念？这就是。”从瑞典回国以后，我对韩东说，我们俩以后就不要再挣《今天》的钱了，除非他们约稿。我的意思是，《今天》的稿费不是普通的稿费，正像当年它曾帮助我们渡过难关一样，现在让它去帮助那些更需要的朋友，这是《今天》的事业，也是大家的事业。

现在回头继续说舒婷。因为吕德安的缘故，我和舒婷一见面就很亲近，再加上我们是正宗的老乡，亲近更添一分。舒婷家的祖宅和我出生的“故居”位于泉州西街开元寺对面两条挨着的巷子里。2016年我回泉州时又去看了一下，两者的直线距离不到百米，有点过于近了。舒婷的龚家是泉州有名的书香门第，出过一堆翰林、进士，龚宅所在的旧馆驿巷现在已成热闹的旅游去处。舒婷和吕德安情同姐弟，而吕德安又比我大七、八岁，所以舒婷想让我叫她阿姨。我当然不同意。其实我只是不喜欢“《致橡树》是我阿姨写的”这样的说法。舒婷真是伶牙俐齿，周围的人谁也别想占她上风。吕德安后来嘴能笨到那个程度，她负有一定的责任。作为老《今天》唯一的女诗人，舒婷的视角是不可取代的。听她臧否《今天》的男人们，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挖苦讽刺，加揭底爆料，舒婷已预先为我塑造了老《今天》的人物群像，以至于我后来见到本尊时，都忍不住赞叹她的写实功底。顾城是见不到了。舒婷说顾城说得最多，我想我看见了幽灵。

1993年初夏吕德安和我陪舒婷下江南。这是舒婷的江南情结，吕德安和我兴趣并不在此。舒婷突发雅兴，杭州到苏州这一段，她想坐船沿大运河北上。当时的运河旅游非常不成熟，只有两天一班的机动小客轮，噪音震耳，舱内空气混浊。而且航程很长，下午上船，第二天早晨才能到。最可怕是运河污染严重，异味刺鼻，很长一段河水都是黑色的。但是就算这样也不足以攻破舒婷的古典意境。当落日的余晖映照着河面漂浮的垃圾，甲板上的舒婷忽然指着河边对我们兴奋地喊道：鸭



子！鸭子！确实有两只白色的鸭子在镀金的黑水里来回游弋，谁又能说这不是一幅动人的风景呢？我对吕德安说，它们下的蛋应该是皮蛋吧。什么叫“上船容易下船难”，那一次我算是有了体会。晚上吕德安和我住在下铺，一人一瓶啤酒，聊着弗罗斯特，住在上铺的舒婷几次想加入谈话，都被我们顽强地抵抗住了。你把我们囚禁在你的“江南旧梦”里，我们就不让你接触我们的“弗罗斯特”，扯平了。

1998年年底舒婷通过一个活动邀请我去厦门玩。当时“断裂”风声正紧，韩东在“断裂问答”中更直接点到了舒婷的名。我觉得我应该去见她，不然显得理亏。我已做好准备，让舒婷的伶牙俐齿收拾一通。但是她没有这么做。我们确实提到了这件事，她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解释。第二天舒婷请我和另外两位女作家去鼓浪屿的陈宅作客，气氛似乎回到了从前，说说笑笑，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自己心里还是有所挂碍吧。在离开鼓浪屿的渡轮上，我在舱外站着，吹着有些凉的海风，自言自语道，我怎么能跟我的舒婷“阿姨”断裂呢？

最后，我来说北岛先生。和北岛的故事是我《今天》故事中最老的一个，也是最新的一个。可以用一首诗的名字来做这部分的标题：“结局或开始”。2017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日这一天，我在北京国奥村星巴克门口奇迹般地碰到北岛。这是这篇文章的真正缘起。当代汉语文学史上最严肃、最执着的约稿人身穿黑色风衣从天而降，将我这个已流窜在外二十年的作者一举抓获。

那天我去那家咖啡馆完全是意外，一个朋友坚持要坐坐，我们两辆车开着一路找地，结果找到了那里。而北岛那天刚从印度回来，他的一个亲戚去机场接他，回家前北岛说想吃一口北京味，而这个亲戚居然把他拉到了国奥村星巴克旁的一家山东菜馆，我们就这样碰上了。事后很多天想起这次见面我还是觉得是在做梦。到地下了车，我没走两步迎面看见一位戴眼镜的高个男子正站在星巴克的门口，单肩挎着背包，外套敞开，浑身上下连同那只背包都是黑色的，两道粗粗的黑眉下两只黑



色的瞳孔，透过镜片直直地盯着我这个方向。当时左右一个人都没有，感觉他就是在等我。看着眼前的这个人，我愣住了。我太太金子这时跟了上来，小声地说，那不是北岛吗？好像被她的话唤醒，我连忙走过去打招呼。北岛似乎不是太惊讶。我们握手、说话，像老朋友偶遇那样开心。他当时站在那里其实是在等他亲戚泊车。这次偶遇的奇异之处在于，这是我和北岛的第一次见面。

我一直期待见到北岛，但是阴差阳错总是碰不着。九十年代我开始在欧洲逛的时候，他那时在美国；当我开始在美国逛的时候，他又去了香港。而当北岛在“黑色地图”的指引下找到回家的路时，我已经在文坛敛迹多年。对于我想见的人我的方式是碰，从来不主动去找，就想看看什么时候能碰到，这是我的游戏。和北岛最接近的两次发生在2008年前后。2007年林肯艺术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和《今天》杂志联合举办的“中国独立电影展”邀请我去纽约。当收到层层转发的来自北岛的题为“寻找朱文”的邮件时，我还大喜，终于可以见到了，但是后来有情况发生，最终未能成行。另一次是2009年，我和我的英文译者 Julia Lovell 应邀作为主讲嘉宾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办的“翻译的艺术”研讨会，我托主办方去请北岛，得到的答复是，电话打通了，北岛正在机场，准备飞往摩洛哥。当时我有些沮丧，已经堵在你家门口，你竟然还是坐飞机跑了。

2010年以后我在北京五环外“藏”得更深了，什么活动都不参加，决心让朋友们骂我十年。我想和北岛的缘分就是这样，见不着了。谁又会想到呢，我们会以这样一个方式碰到。我跟北岛说，你知道这个几率有多小吗？大概相当于我天天站在我家厨房的窗口，终于有一天看到了飞碟。作为一名北岛的读者，我从大学时购买那本《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1986版），到最终见到我的英雄，整整跨越了三十年。对我来说北岛那天不是从印度飞回来的，也不是从摩洛哥飞回来的，更不是从美国飞回来的，反正飞回来了。他就像是一只珍稀的大鸟，虽然看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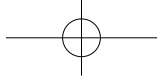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略显苍老、疲惫，脑后的羽毛有些凌乱，但是鸟喙的坚硬和锋利不容置疑。也许是磁感应机制出了一点偏差，所以他没能准确地落在不远处的鸟巢，而落在了国奥村星巴克的门口。

北京，让我
跟你所有灯光干杯
让我的白发领路
穿过黑色地图
如风暴领你起飞

偶遇的第二天我们约了晚上一起吃饭。北岛晚到了一会儿，因为他是打车来的，跟司机说不清地方。诗人北岛又一次在他的故乡迷路了。他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双肩背包走了进来，因为负重身体略往后倾。还是一身黑，但是大衣里面是灰色的西装和蓝色的衬衫，和昨天相比，这多出来的一点颜色几乎带来了节日的气氛。没等落座他就拉开背包，取出高高一摞新出的《今天》给我。我忽然意识到，好像我才是那个迷路的人。如果可以，我真想绕着那一摞书走开。我已经将近二十年没看过《今天》，记得最后一次和《今天》的稿件往来是在1998年，之后有两次在不同场合碰到过某一期的《今天》，但是我没有拿起来。我低头看到最上面的一册，是《今天》2017年的第三期，总第115期。距离发表我处女作的那一期已经过去了一百期。一百期就是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里《今天》一期也没缺过，其中的艰辛我从眼前的北岛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伸手接过那一摞《今天》，装作没事但是感觉当头挨了一棒。我转身找地方把书放好，也借机躲避一下北岛的目光。我听到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冲我大喊：老《今天》还在！老北岛还在！但是你他妈在哪呢？

怎么会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默默地思念着《今天》呢？



是因为已经麻木到不能面对自己内心的需求，还是因为已经世故到对一切都懒得再说呢？在这样一个时代，《今天》的存在是多么必要啊。

我偷“天”换“日”，把梁启超的“无负今日”改成“无负今天”送给《今天》四十周年庆典。无负今天，是我对《今天》未来的祝福，也是给自己的一个鞭策。

2018.3.5，于北京



我与《今天》的缘分

王瑞芸

五年前，2013年，是《今天》35岁生日，北岛让我为生日写一篇文章——我从1996年到2006年担任《今天》编辑部主任。此事义不容辞，便一气写了，北岛看后在电邮里回复了四个字：写得不好。我被这话吓了大大的一跳——且别误会咱是那种不能接受对自己文字批评的人，我对批评毕恭毕敬，全盘领会“良药苦口”之精意。但是对于北岛，对于《今天》，情况却有例外。我是从开头起就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散文拿出去都被放行。以至于我哪怕写小说写得掉进坑里，不见天日，散文总能给我在昏天黑地的窖顶上撕开个口子，投进一线光来，我就又能爬到地面上来了。

真没撒谎，散文的确是我进入《今天》的通行证。

我在1988年留学美国，学的是西方艺术史。美国历史学训练极为严格，不能乱说乱动，每说一句话，教授就给你亮黄牌“prove it”（拿证据来），我给拘得喘不过气来，就让自己用中文随性涂写一些身边的人和事，权且作为是到园子里散了一会儿步，躲一躲那张黄牌，总可以吧。

1995年我随先生从美国中部搬到了西海岸洛杉矶。他找到工作了而我没有，于是成天可以在家里读读写写，听来很惬意，但还是会觉得闷哦。

有一天闷的感觉来了，虽然公寓的窗外有小山，绿色满眼，虫鸣鸟啼，但解不了我的闷，我在这个城市没有朋友。突然想到家里有两本



《今天》，是搬家前的告别派对上一个朋友顺手送我的，同时说：“喏，你可以给他们投稿啊。”那个朋友对文学涉猎极为有限，尤其从她大咧咧地说出“给他们投稿”这样的话，更知道她外行——不了解《今天》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而我只是个业余写手。天知道那两本《今天》是从什么样的渠道传到她手里的。关于世界上的偶然性是怎么产生的这种问题，我们最好想都不要去想。

《今天》我接下了，朋友的那句话我没接……哼，我不是天鹅，但也绝不想做癞蛤蟆。可是我闷啊，写出来的东西除了给身边的几个女伴看看，一笑，没有人呼应，更没有人评价。于是那天下午，我心一横翻出那两本《今天》，抄下编辑部地址，把自己的几篇散文寄出去了。编辑部那时就设在洛杉矶，编辑部主任是作家顾晓阳。隔了几天有电话来，一个陌生的声音，自我介绍是顾晓阳，说收到我投稿了，而且可以用，然后说了理由：你的散文不抒情。这句话对我如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暗号，一听就知道是找到组织了。《今天》编辑跟我口味一样：散文就是把自己放来说大实话，不用拘着，也不放任何感情添加剂。这年头人人都慌的往前赶路，谁耐烦听人站在边上“呵……”“啊……”“我的……呀”，没得扯淡！嘿，我不抒情的文字入了顾晓阳的法眼。

寄去的稿子第一篇用在《今天》1996年第3期，题目是《我的美国教授们》，用实话白话描写了我在美国念书时系里的几个美国教授的肖像而已。但直白真实让《今天》圈子里的人很接受，也包括《今天》的首领北岛。总之他们一点没有小看我这个业余的，他们以文交友，文字够格了做朋友就够格。我竟然跟《今天》的编辑们走动起来。

顾晓阳住在洛杉矶地区的 Altadena 市，离我的住处一小时车程，我开车去拜访，在大洛杉矶地区的湖街，走上一栋两层的公寓，顾晓阳住楼上，他旁边的邻居竟然是阿城！顾晓阳虽然看上去是个三大五粗的北方汉子，可是他的公寓整齐干净得几乎不应该。一接触下来感觉这位大汉的内心亦很细腻，这似乎也不应该。这两个不应该就让他与众不同



同，是一个不被既定概念锁定的人。

认识了顾晓阳，当然也渴望见见他的“芳邻”。阿城的小说《棋王》在 80 年代的中国横空出世，红遍神州大地，让他做成了那个时代尖儿顶儿的作家。能登门拜访这位名作家让我几乎雀跃。阿城知道了颇不自在，对顾晓阳说，还是让她别见我了，见了怕怪失望的……嗯……实在要来，我拿个帘子把自己遮住就是了——这是阿城的语言风格。阿城到底仁慈，终究不曾垂帘见客，还是放我进去了。他的住处可太有意思了，一地的东西，瞅着足够凌乱，不过却是非常有文化的凌乱，一个小柜子里放了各种烟斗，那是他的收藏，床干脆直接铺在地上，大概是愿意与一地的东西为伍，不肯独自高高在上的意思吧。床边上一张很矮的摇椅，上面的坐垫稀破的，细看却是非常华美的粉色提花缎子面的，是一件充满历史的老货……据说阿城在洛杉矶就四处挖掘这类老货，玩它们。那天我们东拉西扯，说了许多，能只记得一点：阿城问，你看《心经》，是为了什么呢？我想了想，才小心地说——以为应该不错——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好一点吧。阿城炯炯地看我，沉吟不语，我不敢深问，只觉得哪里出了错……可是，是哪里错了呢？直到 20 年后，我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现如今，若碰到有人朝我说这样的话，我估计也只有无语了。要小心，阿城的“无语”定是他碰上了非常情况，比如错得离谱的这种。通常他是大大的“有语”，有语得淹没你！

后来我们熟了，有一次阿城与一群朋友到我家来，一整晚就只他那一张嘴在说。我从没有遇到过这么能说的人，天文地理，历史掌故，时尚流言……没有他不知道的，而且他说起来幽默得要命。比如他说，当日在云南插队，那里的农民问他，你这个北京来的崽，成天北京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难道会有我们村的打谷场那么大吗……嗯，究竟有多大你比给我们看呗。于是阿城开始比划：喏，从我们站的这块地到东边那个山头，再到西边那个山头……可巧云南地界上丘陵正多，起起伏伏，阿城于是在旷野里用凸起的丘陵为点，给他们在虚空之中大概比划出了



天安门广场的面积。结果——阿城变色道——这下可糟了，我的耳边腾起一片“啊……”，“哇……”，“噢……”，“啧……”各种惊叹之声，在旷野里足足闹腾了一个上午，地都没有好好锄。阿城说事，从来都用形象、颜色、气味、声音的词，因其太过生动，那个晚上他让我们笑得几乎要出人命。夜深了，其他人开始倚在沙发上打盹了，我和另一位女伴还缠着阿城问个不休，我问他西方美术的事，他能面无惧色的跟我这个“专业人员”谈，一点破绽都没有；我们问他佛教的事，他就从释迦王子出家，到阿育王，到贵霜王国，到达摩，到六祖……整个佛教发展的沿革，完完整整的讲给我们，我们这两个临时的女学生仰视阿城如天人。

最后出场的是北岛。北岛这个名字对于那时候的中国文学青年用“如雷贯耳”一词形容是不为过的。我们第一次见面，还是他到我家里来，带着老婆孩子。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出息点，别露出‘铁粉’的嘴脸来，自己毕竟也不是小姑娘了，丢不起这个人，对他用平常心对待才好。”我想自己应该表现得还不错，见到北岛没有惊慌脸热心跳。其实关键还在于，北岛自己就太有平常心了，他完全跟我们这里的留学生见面是同一款式的，进门带上礼物，床不够就打地铺，做饭的时候帮着下厨。这里顺便说一句，北岛做菜相当棒，做一个菜是一个菜，做工像他写诗那么精细。北岛的诗写得好不稀罕，因为他是北岛么，可是能把菜做得那么好，他实在堪配在世人面前摆出一个“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的范儿来。读过波兰诗人切斯瓦·米沃什这么几句诗吗？

我不耐烦

容易生气

由于时间消磨在洗衣弄饭之类的琐事上面

现在我小心翼翼地切着葱，挤着柠檬

准备各式各样的调料

——《一个诗的国度》



瞧，一个著名诗人在一个诗的国度中却跟你说洗衣做饭的琐事，既不高又不远。可是我为他这几句诗简直感动莫名，直觉里面有大名堂。只有一个活明白的人——对写诗一族尤为重要——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因此我想，这些年来我对北岛的喜欢和尊敬很大部分也是旁观他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上来的。还是那句话，北岛的诗写得好不稀罕，稀罕的是他作为名诗人能小心翼翼地切着葱，挤着柠檬，准备各式各样的调料，对吧？

就这样我跟《今天》们完全混熟了，在1998年，顾晓阳选择回国，北岛竟让我接替顾晓阳来做《今天》编辑部主任。那是一个既有形又无形的位置，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工资，杂志的编辑们散布在世界各地，亚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三年五年也见不到面，全靠书信往返。每隔三个月他们把自己负责的栏目稿件寄来我这里汇总，然后我调度栏目的分量比例，交打字小姐做成电子版再寄往台湾（后来寄香港）排版印刷。有一次我和《今天》的编辑孟悦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来访问的大陆学者王晓明一起吃饭，在席间我对王晓明笑道，你来洛杉矶肯定要看看名胜吧，这里有一处名胜不可不去。他问何处，我说，《今天》杂志编辑部。他马上“哦”了一声，脸上涂满了认真的表情……没等他问地点，我和孟月就笑开了。在整整十年中《今天》编辑部就在我书房的一个抽屉中，所有《今天》的通讯地址相关材料只一个抽屉全放下了。当我在朱文回忆《今天》的文字里看到，他对万之早些年在斯德哥尔摩只有一个窄小的编辑部办公室深表同情时，大为心动，想：他对我这一届编辑部主任的同情，那简直该比山高比海深了，会不会呢！？

其实哪里需要同情呢，《今天》完全是“有肉不在褶子上”。它对于我一直是俗世生活中的一只诺亚方舟，上面乘载着各式“种子”角色。在为《今天》工作的年头里，我跟着北岛接触到好一批中国作家。那些年我们常会去爱荷华，因为那里有一个在全球作家中赫赫有名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我因此认识了台湾人谭佳和吕嘉行夫妇。谭佳当时



是《今天》的社长，包揽各种《今天》的杂务，她让我见识了什么叫温婉耐心，如沐春风；当然，还有聂华苓女士。聂女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作用，轮不到我在这里说了，她那里真的是中国现代好写手们的客厅，她和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在1967年创办的当年美国独一份的“国际写作计划”，使得那个陷在美国中部平原，只在密西西比河突然失态暴涨，把它半身浸到水里时才可以在报纸电视上露一次面的小城市，从此在地图上能被标上个大大的红点了。我在那里遇见过王蒙，王安忆，李锐，蒋韵，苏童……对了，还有马悦然。马悦然这个人，对现代中国作家多少像一句咒语，你念对了“芝麻芝麻开门”，瑞典斯德哥尔摩某一栋大楼的两扇雕花大门就能轰然洞开，里面金银珠宝，应有尽有……可是，满头白发，不胖不瘦，和颜悦色的马悦然好像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浑然无知。我们出去散步，八十多岁的聂华苓女士穿着黑呢外套，扎着鲜艳宝蓝的纱巾，和马悦然并肩而行，谈天说地。当我们从秋日色彩斑斓的林子里走出来，走上了柏油路面时，马悦然悄悄地和聂女士调换了一下位置，让自己走在路的外侧，让她走在里侧。聂女士一直在说话，大概对这个小举动没有感觉，何况她是聂华苓么，受人礼遇如家常便饭。可是走在后面的我却对马悦然的那个动作相当有感觉：天哪，好一枚资深“暖男”！然而，更让我有感觉的是，等到我和马悦然走在路上有了一起说话的机会时，他对我做出了一模一样的举动。

就这样，我在《今天》编辑部一干就是十年。十年啊，抗战才不过打了八年世界就天翻地覆了，而我在这十年中外在的变化是从一个文学爱好女青年，变成文学爱好女中年（我先生语）……再有就是，书架上的《今天》从两册变成了上百期。我这里有1978年开始至今全套《今天》，好一份收藏呢。一本杂志，在现代世界里，可以是沧海一粟，但谁都看得出来，《今天》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远远超出了一份文学的杂志，它在70年代末一度成为中国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领航船——这个评价不过分吧？到了眼下的时代，文学已经被宝马香车暖貂轻裘挤到边上



去了，可《今天》仍在。照我看，它一样难得，一样稀罕！世界可以变，但文学不变，无论是对于精神禁锢物质匮乏的世界，还是对于一个大敞四开物质堆积的世界，文学都能让人从对物的渴求和依恋中拔出来，哪怕一小会儿，也会有益。这里就得再说说北岛了，因为若没有北岛的坚持，《今天》早就成为昨天了。

北岛高大修长，相貌透着严肃，眼睛直直看着人时，像钉子一样把人钉在那里。很多人会觉得他身上的干部味儿超过他的诗人味儿。我们见惯了诗人的长发，佻狂，任性，大概会觉得北岛太“正经”，缺乏叛逆者的可以冠以“激情”的混乱，而条理似乎被视为诗人的天敌。可正如我所观察到的，北岛就是能把不同的东西都收纳在身上，让它们在内心世界各行其道，互不撞车，走得顺顺当当。他身上认真有序协调全局的“干部”味儿，对于凝聚《今天》的文学群体极为重要。不能想象，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中国的诗人作家一不当心被撒了一“球”——地球，没有北岛这位严肃的“干部”做成这群散仙们的主心骨，《今天》绝不会走到今天。在那十年里，我亲眼所见，在任何一个坎上，这个事都有理由放下，杂志随时可以终止，可北岛始终“衣带渐宽终不悔”……惹得我甚至会想，北岛何苦呢。从我认识他的二十多年里，看着他全世界飞，安与稳对于他成为奢侈品，那份辛苦，让我这个“后生”看着都害怕。在我参与《今天》的日子里，北岛自己不做“主任”不做“社长”，他在忙啥呢？他得四处去化缘，找到钱来把杂志继续办下去。《今天》存在了四十年，北岛进入文学有多少年？早已经半个世纪以上了。在这半个世纪里，文学带给北岛多少东西？闪光的部分是大家看得见的，而磨损的部分只有极少的人看见。而在文学这个水温时热时凉的池子里，伤耗的部分往往会比滋养的部分更大，不信你们去问问行内的人。伤耗而不弃，受累而不倦……究竟为什么呢？这里我们不必来谈文学对于社会的意义了，我们来说说对人的意义吧。

我自己活人是这么想的，人生在世，不过是过客，不能让自己身上



背着重东西。所以对文学，我存三心留二意，肯做的部分就是图一己之乐，适可而止，知难而退。这种念头颇让自己安心，觉得足够用来“破帽遮颜过闹市”；抖一抖机灵，甚至还能把它冲泡为“鸡汤”呢。可是自己的内心唯自己知道，任何缺少一份精神坚持的人，一般说来会面临“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在摇摆和飘忽中一样损耗能量，甚至更多。尤其是这里有一个足够醒目的误会：不要以为“一己之乐”的所谓散淡和飘逸潇洒是同一族的，错！我可是见过真飘逸潇洒的人，那种人所需要的坚持——精神定力——甚至比常人更大才最终潇洒得成。我终于明白，人其实做什么都成，但就是不能缺少精神上的定力，有定力，甚至可以让一个鞋匠都散发出令人尊敬的光彩，一个人走出来平稳安详从容，知道自己此生为何而来。而我对待文学的态度，不过就是把内心最隐蔽的懒惰和懈怠裹了一层精致的包装而已，在任何时候，一旦所谓的“散淡”伤害到自己时，我一样也要放弃。这就是说，我的生存轴心不过是“自我”。这个算个什么价值呢？为自我而活，谁又不会呢？谁又不是呢？……这一来叫我看到，北岛在文学上这样贯穿终身的坚持，正是远远超出了“自我”之境的，这让我面对北岛的坚持开始感到身上出汗了。

出汗归出汗，这里另有一句实话要告诉大家。两个月前，北岛在微信上追着我来写写《今天》，起先让我蛮烦的——《今天》在我已经是翻过去的书页，上面的字迹已被岁月润得开始模糊了，咋写？可我无法对老北岛说“不”啊！于是只好把自己踢打起来……但写着写着，心中仿佛有一支动人的曲调袅袅升起，通贯全身。回忆对我成为一种精神的洗涤甚至洗礼，让我在告别《今天》编辑工作的十二年后，重新透过《今天》精神来打量自己的人生。和二十多年前一样，又一次，在接触了《今天》之后，让我得到了丰厚的馈赠。

对于《今天》我只有感谢，对于我和《今天》奇妙的缘分，我唯有感恩。

2018.3.30，于无锡寓所



《今天》在海外

田原

1

1991年5月，为出国留学手续和审核，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比原计划推迟近两个月东渡，孑然一身来到异国他乡，在语言不通、举目无亲还没完全适应周围环境时，一封寄自美国的邮件像一股暖流给我带来了莫大的鼓励和温暖，举头望明月的乡愁，斯人独憔悴的孤独和不安也因此缓和了许多，这封邮件就是印刷精美让我爱不释手的《今天》杂志。1991年是我的生命中值得纪念的年份，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在仰慕已久的《今天》杂志发表了五首诗。

至今仍清楚记得，拆开信封后，《今天》散发的墨香弥漫了我只有八张榻榻米面积之大的公寓，两天内几乎一篇不漏地从头到尾读了个遍，如饮醍醐，那种满足感现在仍记忆犹新。读完，曾想起出国前在哪家杂志上读到一句话“《今天》是海外版的《人民文学》。”

1995年秋天，在东京的日语学校和奈良的一所私立大学学习了四年日语后，顺利通过当年大阪外国语大学(现在的大阪大学外语系¹)大学院硕士课程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于翌年樱花烂漫的四月正式进入大

1 原为国立大阪外国语大学，1921年在大阪市创立时校名为大阪外国语学校，1949年改名为大阪外国语大学。我毕业多年后的2007年10月被合并到现在的国立大阪大学，现为大阪大学外语系。



阪府箕面市山麓下这所规模不大的单科大学。我的导师恰恰就是《今天》杂志主编北岛的译者是永骏教授。

这样说起来我跟《今天》还是蛮有缘分的，虽然在国内大学读书时只闻其名不见其容。

2

从关东挺进关西，在奈良县境内的一所私立大学的日语学科又继续深造了两年多日语。在进入硕士班之前的这几年，是我读书和写作的黄金时间。这期间，定期寄赠我的几家杂志除《今天》外，《香港文学》（香港）、《创世纪》（台湾）、《葡萄园诗刊》（台湾）、《乾坤》（台湾）、《新大陆》（美国）、《赤道风》（新加坡）、《五月诗刊》（新加坡）等海外文学期刊既是我时常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也是我在相对封闭的日本获得中国文学信息的主要来源。尤其是《今天》和《香港文学》，几乎满足了我在异国的文学乡愁和母语饥渴。

因为硕士论文的研究计划题目设定为《关于朦胧诗之后的中国第三代诗歌》，虽说手头备足了现成的第一手论文资料，但《今天》还是给我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信息和文献。记得刚读研的上半学期，有一天被导师叫到他的研究室，才发现出版不久的日文版《北岛诗选》、《波动》、《芒克诗选》等书籍堆满了并不宽敞的室内，那一天导师慷慨地送了我厚厚一摞他的译著。北岛和芒克被移植到日语之后的另一张面孔也是从那时开始接触的。

对于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朦胧诗（我更愿意称为“今天派”）是绕不过去的存在。我曾在日语文章和跟日本诗人的对话里都谈到过，“百年中国诗歌中两个重要的脉络是中国现代诗存在的根本，一个始于以胡适为主的五四白话文新诗运动，另一个就是以北岛为主的朦胧诗的诞生。朦胧诗跟日本战后以田村隆一、鲇川信夫、黑田三郎等为主的‘荒地’诗派有点相似，只是朦胧诗崛起于文化废墟，荒地派崛起于战争废



墟。始于胡适和北岛等的这两个脉络对历史、现在和未来都扮演着革命性的、划时代性的、谁也无法替代的角色，它们不仅引领中国新诗迈向真正的开始，也加速了中国现代诗发展和进化的速度。尤其是朦胧诗，率先走出国门，在为域外读者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在不同的语种中为中国现代诗赢得了功不可没的声誉。没有朦胧诗的存在，很难想象现在的中国现代诗是什么样的一种局面。”中国现代诗的先驱们永远会被时间记忆。在丰饶古典的大地上捷足先登开垦出中国新诗的胡适；在伪诗和赞歌充满天下、语言被意识形态严重污染的人文环境中拨乱反正，脱颖而出的北岛等，无论从历史还是文本的角度，无疑都是中国现代诗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新青年》和《今天》也无疑是里程碑式的刊物。

3

就读硕士班期间，或许跟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诗有关吧，两年内接触了不少来自大陆和台湾以及海外的中国诗人。1996年暑假前，接到日本诗人同时也是诗人陈东东的译者财部鸟子的来信，希望我能参加8月下旬（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3日）在群馬县前桥市（日本象征派诗人鼻祖、也被称为日本近代诗之父萩原朔太郎（1886—1942）的故乡）举办的第十六届世界诗人大会，目的是希望我能照顾应邀参加诗会的中国诗人牛汉并为他当翻译。我欣然应允。

记得我是跟同学岛由子一起前往前桥的。为节省开支，我们和台湾诗人杨平都借住在以前的日语老师为我介绍的一家天理教分教会的宿舍。那是一次难忘的诗歌之旅：第一次踏足人才辈出的群馬，第一次面对流淌在萩原朔太郎诗歌里的河流——广濑川，第一次参加国际性的诗歌聚会，第一次见到久仰的诗人牛汉和谷川俊太郎。

作为应邀嘉宾的牛汉和特邀嘉宾的谷川俊太郎为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俩几乎也成了那次诗会的焦点人物。耐人寻味的是十多年后的2011年，他们俩又相逢在北大的领奖台上——同时获得第三届中坤诗



歌奖。那时的牛汉已坐在轮椅上，但精神矍铄，笑容依旧温暖灿烂，握手有力且传达出一种力量。在世界诗人大会上，牛汉为诗会准备的主题发言《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被排在临近中午压轴登场，声音洪亮的汉语震撼了一千多人的会场（发言稿的日语版夹在人手一份的资料夹里）。谷川俊太郎在下午的诗歌朗诵更是把会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记得在上午发言结束后，有不少日本诗人和外国诗人过来主动与牛汉寒暄握手，印象最深的是戴着礼帽一身贵妇人打扮、小牛汉几岁的日本诗人新川和江，一边走过来塞给牛汉一份小礼物，一边说着为其发言而产生的共鸣与感动。我作为牛汉的贴身翻译，几乎跟他寸步不离。就在握手人潮退去后，走过来一位看起来有 60 多岁自称是来自台湾的诗人跟牛汉打招呼，他刚刚说出“你们大陆诗人怎么怎么”，牛汉突然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如一头非洲野性十足的雄狮。那位自找没趣的台湾诗人很快溜出了我们的视线消失在人群中。还没等牛汉息怒，我低声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从来反感居高临下的腔调，有什么了不起的！与牛汉相处数日，深深为他纯粹的人格魅力、纯净的心灵气质、不为权贵低头折腰的自尊所感动。当天傍晚，我请来谷川俊太郎、财部鸟子、德弘康代等几位日本诗人跟牛汉对话，在场的还有杨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和岛由子磕磕巴巴的翻译不知道是怎么蒙混过关的。

无论跟日本诗人对话，还是在翌日陪牛汉去著名的伊香保温泉（多年后才知道那次温泉是财部鸟子个人招待的，我、杨平、岛由子、财部鸟子和牛汉五个人住宿和餐饮应该是一次不菲的消费），那些天里，《今天》和朦胧诗是牛汉说出概率最多的两个词汇，尤其在洗完温泉后听他讲他们这一代诗人的坎坷遭遇包括《今天》被查封以及中国诗坛的诸多内部消息，触目惊心，颇受启发和长见识。牛汉人如其诗，诗如其人，我曾在课堂上讲过他的《半棵树》：

真的，我见过半棵树



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

像一个人

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

侧着身子挺立着

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从树尖到树根

齐楂楂劈掉了半边

春天来到的时候

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

长满了青青的树叶

半棵树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

人们说

雷电还要来劈它

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盯住了它

——牛汉《半棵树》

这棵被雷电劈去了半个身子依然不屈不挠挺拔的《半棵树》，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大无畏精神的象征，代表黑暗势力的雷电即使依然从远远的天边盯着它，伤痕累累的《半棵树》仍以刚正的气概傲视一切，决



不会丧失和动摇活着的气节，更不会苟且偷生。写于“文革”期间的这首诗，某种意义上是牛汉的个体生命和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无数遭受迫害的那一代中国人命运共同体的真切记录。从牛汉的谈吐中不难发现，他一直是朦胧诗人坚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他对青年诗人们的呵护和对《今天》的高度评价，见证了他高瞻远瞩的文学良知和诗歌眼光。他还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起，年轻一代诗人中，他最欣赏西川的才华、人品和学识。

逗留前桥的几天里，有两件印象深刻的小事想写在这里。第一件是那天对话完后我去卫生间，谷川俊太郎随后跟进。当我在一排小便池前站定滋润大地时，谷川并没利用小便池方便而是钻进身后一排隔间，听到咔嚓反锁门的声音后，还以为他要解决一号问题，但随着瀑布声的消失便又听到咔嚓的开门声，前后也就不到一分钟。为此事我纳闷了很久，一直在想同样作为男性，难道日本名人的那地方跟普通人长得不一样怕人看到？跟谷川熟悉多年后，向他问起此事，他笑着说，出门时在家里实在找不出一条能登大雅之堂的裤子，因为平时都是穿牛仔裤和休闲裤什么的，就只好找了条母亲的裤子穿了。并排站着小便时觉得被旁人发现穿着女性裤子会害臊，所以去了后面的隔间。另一件是在温泉酒店，我和杨平率先脱光跳进露天温泉，牛老随后进来，估计他是第一次洗日本的温泉，没用手中的白毛巾遮羞大摇大摆地走进浴池，坐在我旁边的杨平说，哇，牛老真大啊。羞得牛老人家一下子蹲在池子里好久不敢站起来，像一位羞涩纯真的少年。隔壁就是财部鸟子和岛由子，头顶星空，身入泉中，隔着竹席与异性聊天说笑的场景，对牛汉老人家而言也许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体验吧。

4

硕二的下半学期，为协助导师负责策划的《今天》创刊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我和同学、也是研究和翻译顾城的岛由子跟来自美国的北岛、



来自北京的芒克以及侨居在大阪的黄锐有过几天接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纪念活动的前夜祭在大阪举行，隆重的主会场设在东京的朝日新闻礼堂。《今天》杂志的大事记里也好像是这么记载的，“1998年12月在东京举办《今天》20周年纪念活动，北岛、芒克和黄锐与日本诗人大冈信、谷川俊太郎、白石嘉寿子等举办诗歌朗诵会。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出版影印本《今天》（1978—1980）合订本。”

为这场活动，活跃在日本诗坛第一线的重量级诗人倾城而出，绝对是一个异例。那场活动也可以说是《今天》在日本最耀眼的一次闪光。作为一家民间刊物，能在日本殊蒙礼遇，取决于今天派诗人的历史意义和时代语境中的重要性和不可取代性，以及他们文本的普遍性和国际影响，也与日本诗人对中国现代诗的重视度和渴望了解中国现代诗的心理因素有关。在我的印象中，很少见有谁能把日本诗坛的重镇聚集一起，三百多人的会场几乎座无虚席，日本诗歌界、批评界和各种新闻媒体都给予了空前绝后的关注和报道。板砖一样厚的影印本《今天》据说一时销路颇佳，后来听说还重印了。硕士班里的同学和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几乎人手一册，当然都是自掏腰包高价购买。这册《今天》的影印本为今后日本学界研究中国现代诗提供了一个充分而又确凿的证据。

5

1998年硕士毕业到2000年考入博士班这两年，又迎来我写作和翻译的高峰期，几篇在国内杂志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也是在此期间完成，而《今天》杂志对于我仍是最重要的园地。至今我还保留着《今天》编辑部寄自美国的几张稿酬支票，没去银行兑换是想以这种方式向《今天》致敬，同时也是想对《今天》尽自己微薄之力的支持吧。自己身在国外，深感生存的不易，何况在海外出版发行一本汉语杂志，得需要多少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啊。

博士毕业在仙台东北大学任教的2010年7月上旬，接到北岛的



来信，是他代表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发来的一封十分郑重的邀请函。邀请诗人谷川俊太郎参加2010年度的首届“国际诗人在香港”(International Poets in Hong Kong)的诗歌活动，访问时间为2010年9月21日至10月3日。这场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返回日本后我曾给《现代诗手帖》撰写日语长文介绍这次活动的具体细节和意义，在日本诗歌界激起了不小的回响。之后历届的香港诗歌节我几乎都有幸忝列其中，有时作为译者有时作为嘉宾。十多年来，参加过不少国内外不同规模和层次的诗歌节，就我的个人体验而言，具有深度和广度以及实质性交流的诗歌节并不多见，能把当代世界各个语种中活跃在第一线的近百位重要诗人召集一起，翻译出版他们的诗集，创造一个让这些外国诗人走进汉语，并与中国诗人广泛交流的平台，无论其能力还是视野，甚至是在国际诗坛的影响力，能做到这些的可能唯有北岛吧。北岛这些年为诗歌做的这些事，套用一句古话就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近年，“香港国际诗歌节”在国外成了广为人知的一道诗歌风景，文本的质感和精神的高度兼顾，不薄小(小语种)厚大(大语种)，在诗歌面前一律平等，同等看待，拒绝鱼目混珠和滥竽充数。如果《今天》是文字和文学的优质平台，那么“香港国际诗歌节”就是文字发声的优质平台。二者同样作为交流的平台，都是对诗歌最善意的表达和最虔诚的热爱，无论是对诗人而言还是诗歌本身，二者都不是终点，而是永远的起点。

2018.4.3，写于日本



我与《今天》：记三次谈话

郭玉洁

第一次见到北岛，应该是十年前，在他位于香港马鞍山的家里，书房的窗户切了一扇海景，北岛像一块没有多余棱角的瘦长礁石，坐在明亮的海和天空中。就这样开始吗？开始吧。通常采访，开始的半个小时（甚至更久）都处于偷袭状态，务必先为对方卸甲。对北岛不用。他直接开始了，从1970年代地下文学、白洋淀、食指，到《今天》的故事。好像一本没有序言的书，打开就是第一章。他的声音温和，缓慢，从容不可断绝。依照顺序，一直翻到最后一页，北岛说，差不多了吧？不易察觉的，是疲倦的轻声叹息。

采访结束后，北岛送我到公车站。路上又讲起在外流亡的经历。有一年在韩国，原本可以回来，但是碰上了“六四”，韩国媒体采访他的看法。这无可回避了。于是继续在外流亡。

并不是繁华的路段，路上少见行人，黑夜包围着路灯。北岛个子很高，脸瘦而长，两只耳朵也是窄长形状。说起这些人生里的大事，他的语速照样温和，从容。我很想知道，他是否年轻时就已如此成熟像一个大哥。应该是的，就像徐晓在《半生为人》里写到的，1978年《今天》创刊之时，北岛对参与编辑事务的两个女孩子说：“如果有人找你们麻烦，你们什么也别承认，都推到我和芒克头上。”又或者，1985年早春，北岛到四川外语学院拜访西南的诗人们，柏桦回忆道，北岛的外貌在寒冷的天气和微弱的灯光下显出一种“高贵的气度和隽永的冥想”。寒暄了一阵，张枣对北岛说，我不太喜欢你诗中的英雄主义。北岛听着，



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在座的诗人傅维记得，听完张枣所有的看法，北岛没有做出正面的回答，而是十分遥远而平静地谈到了他妹妹的死，谈到他在白洋淀的写作，谈到北京整个地下诗坛的状况，最后说，我所以诗里有你们所指的英雄主义，那是我只能如此写。

关于流亡，我在北岛的散文集《失败之书》里读到过，序里有一段话印象很深刻：“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在当时工作的杂志上，我推荐了《失败之书》，引用了这段话，并做了简短的评论。评论的具体字词已不记得了，但愿我表达出了当时的阅读感受——我感受到一种中国当代文学少见的沉静严肃的气质。北岛看到了这个短评之后，托人转达——转达的内容也已不记得了，不过，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开始。

采访中，去公车站的路上，我再次感觉到这种沉静严肃的气质，并感觉自己被这种气质控制了。偶尔，我会突然醒悟而浑身微微战栗。我吃惊于他的真诚——大人物与真诚，似乎应该是两个反义词。而又不只是真诚。平静的讲述不会抹平生活里的天翻地覆，永夜的孤独和在各个歧路的决心。平静地讲述它们，使人想起那些久违的词，那些被人们嘲笑践踏的词：高贵，或是道德力量。

那之后的一两年，我们常常联系。有一次，我去参加香港书展。北岛很忙，我主要和甘琦混在一起。在一场关于文学与交流的论坛中，主持人说了一些文学可以促进人们理解之类的开场白，嘉宾中似乎也有外国作家，翻译在旁边窃窃私语，北岛接过话筒说，我常常在想，人与人之间，真的可以交流吗？文学真的可以使人互相理解吗？甘琦在台下跺脚：这人真不会说话！又要得罪人了！话是责怪，语气和神情又是宠溺。

在书展会场外，我和甘琦聊天。甘琦抽极细的香烟，轻轻地吸，轻



轻地吐，食指轻轻点烟灰，像在玩弄一个玩具。当时我刚刚三十岁，在媒体混了一点资历，心里犹豫是在编辑、管理这条路上走下去，还是离开这条路，孤身写作。一个经典的问题，又是非常简单的问题，还不抵一支烟的长度。甘琦听完说，这个你一定要想好，要是做平台的话，就会一直做平台了。

平台，后来我又听到这个词，是 2014 年和几个朋友创办一家新媒体时，公司高层希望宣传语里出现“平台”，比如“汇集好故事的平台”，或是“非虚构写作平台”。同事想出“非虚构写作的大型集散地”，半是迎合，半是解构，自然没有采用。我心想，如果要定位的话，我们更像一个网络时代的手工作坊，并不是平台啊。观察当时的商业说辞，才明白其中的含义，那一波互联网投资热潮中，最看重平台，学习的榜样是淘宝，建一个市场，人们来摆摊逛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于是创业者们争做平台，梦想自己的集市上熙熙攘攘，未来好收市场管理费。至于有没有人来，不要紧，只要邀请各个投资人观赏自己的梦——写在 PPT 上，市场上钱多的是呢。可是，我困惑的是，人人都做平台，谁来做产品？没有产品，平台上卖什么？文化生产的周期很长，产出低，不稳定，它的影响不一定是即时的。资本、互联网的技术决定论者不会明白这一点，或者说，他们太明白这一点了。

其实文化早有自己的商业，出版业，媒体业……只是这一切都在崩解中。甘琦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她曾跟我聊起美国的传奇出版人杰森·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最早发现了纳博科夫，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创办了《纽约书评》。1990 年代后期，互联网兴起，亚马逊成为主要的销售渠道，他们压低批发价，自然也压低了出版社的利润。这种对整个行业的威胁（以及数码对纸的威胁），让很多出版人恐慌，爱泼斯坦却视互联网为一个机遇，他设计了一个系统：所有的书籍都以 PDF 文件保存在网络后台，读者如果喜欢，可以去找一台终端机器——在星巴克，便利店，图书馆，超市，都会有这样的机器——付



费打印、装订。啪啪啪啪，甘琦形容打印的声音，几分钟就好了。因此书可以一本一本地卖，冷门、小众的书或是经典书也能方便地印行，出版可以变得更灵活，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内容上。

甘琦所说的“平台”，和互联网资本所谓的平台绝不相同。她所讲的，是像爱泼斯坦一样，为文化的产生创造条件，像古典农业中，土壤的孕育。在他们心中，有对伟大文学、文化的理念。

甘琦轻轻点落烟灰，引用了爱泼斯坦的另一句话：伟大的文学是怎么诞生的？是天才在书房里用孤绝的努力创造出来的。

一旦做了平台，就要一直做平台了。这句话就像大学毕业时，父母希望你去做公务员，可怕的不是现在做公务员，可怕的是从此这一辈子都是公务员了。可怕的是对未来的预测。

甘琦熄灭烟，演讲快要开始了。我来不及对这句预言做出反应，任它留在心里，像闪电一样时时出现。

2010年，我写了给《今天》的第一篇文章，《文学是一场偷情》。我采访了几位朋友，曾经是文学青年，至今仍热爱文学，他们（我们）进入媒体，三心二意而无法自拔。也许是有意识的，我给这一代身在媒体的文学青年画像，做一个起身离开的姿态。

交稿之后，过了一些日子，接到北岛的电话。还是那个温和的声音，说看到你的文章了。又说，你写得有点紧张，不过还是挺好的。又说，我们给你完全的自由，不会有任何审查和修改。

挂掉电话，我想了一会儿，自由是什么意思。自由有点吓人，但挺好的。

2017年10月，北岛到上海。我们约在一家广东餐馆吃饭。

今天是重阳节，是不是该吃螃蟹，咱们要两只螃蟹吧。北岛说。

好好。

吃螃蟹是不是要配黄酒，咱俩要一瓶黄酒吧。



好好。

我现在不太能喝，你多喝点。

……好好。我总是这样“好好”的。

北岛说，他已经办完了事，下午回香港。为了省钱，他订了浦东机场出发的票，没想到机场很远，所以，我们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吃饭的时间。

北岛说话还是很慢，似乎用了点力气，把语言从脑中拉出来。前几年他中风了。在几位中医的治疗下慢慢恢复。他说，特朗斯特罗姆也是在他这个年纪中风，也是在右边，也是丧失了语言能力。不过，特朗斯特罗姆没有中医。

恢复的前半年，女儿田田给他看的都是小孩识字的画本，上面写着公共汽车，电视。大夫说，他的语言能力只能恢复到百分之五十。北岛说：“我本来就嘴笨。”他开始画画，写书法。点菜时他说，想吃什么，我现在是土豪了，我的画能卖钱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见面前几天，我已经从朋友圈里看到，北岛去了南方几座城市。年轻的文化界的朋友，在手机的屏幕上传诵这个名字，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像我当年一样，被一种沉静严肃的气度震慑了。

身体恢复之后，北岛做“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出版诗丛，俨然也是在做“平台”。我想到《今天》诞生之前，在“文革”后期，北岛和芒克、黄锐聊起屠格涅夫的《罗亭》，北岛说，如果有一天中国有这样的可能，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为之战斗。《今天》诞生之后，由于是手工印刷，工作量很大，许多人义务帮忙，有护士、售货员、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我所敬佩的，从来不只是一个诗人北岛，更是一个在不同的时代都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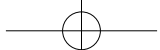
北岛问起我的工作。他说，还是要跟年轻人站在一起，可是年轻人真的很难找。他最担心的，是年轻人被商业收买，“中国这点太可怕了，一个是名，一个是利，没有几个逃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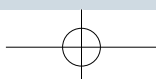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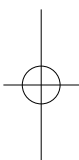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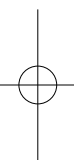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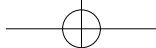
我应该逃掉了吧，我应该没有被商业收买，我做的是另一个交易——回到媒体，出卖自己的部分时间，获得部分的自由。我像会计一样，常常计算收支是否平衡。比起第一次为《今天》写作之时，我大概成熟了一些，真正想写的东西还没有写。但这又有什么好说的呢？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就像北岛为 2017 年香港诗歌之夜挑选的主题：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 / 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

螃蟹吃完了，酒还剩了大半瓶，出租车已经到楼下了。北岛拿过账单，我偷瞥了一眼，几乎等于他订机票省下的数目。

我独自坐在餐厅，喝完了剩下的黄酒。



孟浪作品及评论小辑





“诗人是罕见的，稀有的”

宋琳

诗人孟浪在当代诗界的重要性可以说被严重忽视了。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种：第一，他个人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令批评家或选家不适；第二，他去国经年，有意识地与喧嚣的内地语境保持距离。后一种或许恰恰保护了他写作的独立性。一个诗人，三十多年不间断地写作，发愤以抒情，坚持着自己的诗学理念，且不同时期介入过一系列具有当代意义的诗歌运动，办民刊，搞大展，参与声援被迫害者，自行出版思想类书籍等等，却在国内批评视野里销声匿迹，与一切奖项无缘，无论官方的、民间的。这并不奇怪，在一个颠倒错乱、诗道日晦的时代，标榜的民间也已是山头林立，再不是什么公道场了。孟浪选择的自我流放，一开始就预示了他与所谓成功的绝缘，这种自甘无名非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者不能为。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所有重要的地下诗歌现场几乎都活跃着孟浪的身影。早在1981年（其时他还是上海机械学院的学生），就与郁郁、冰释之一起创办同人刊物《MN》（英文Mourner的缩写，意为送葬者），据郁郁回忆，刊名是孟浪取的，似乎大有深意。其后的《海上》（1984）、《大陆》（1985）以及“海上艺术家俱乐部”和“天天文化社”，孟浪都是始作俑者。他不满足于做一个地方性诗人，南下北上地串联，与外地诗人的联系相当广泛。1985年冬他与北京的贝岭合编了《当代中国诗歌七十五首》，油印，浅蓝色封面，献辞引用约翰·邓恩的一段话：“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



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显然，邓恩的民主理念和对每一个生命的关怀很早就是青年孟浪所赞同和信奉的。次年，他又与徐敬亚等人发起“中国诗坛 1986 现代诗群体大展”，第三代诗人全面登场了，一时间冒出了六十多个流派，我本人和“城市诗”也忝列其中。大展这种集体亮相也许一次就足够了，但这一次毕竟发生在八十年代，是值得纪念的。我不记得是哪年认识孟浪的，应该是八十年代后期，他到华东师大来找我，留着大胡子，与诗歌中的犀利形象相反，他非常温和，对诗界的人与事无所不知，对各种动态都极敏感。89 事件后，我们交往多了起来，1990 年初秋芒克来上海，孟浪邀我和李劫去宝山，十几个人在长兴岛住了一夜，第二天，公安就找上我们了。我在“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得了个奖，孟浪最早得知消息，让冰释之专门来通知我。“海上”诗群在苏联领事馆搞人数众多的活动，我也参加过，感觉他颇有布勒东的气质，后者恰恰也喜欢撰写宣言。他办民刊的热情一直很高，1992 年与唐晓渡等人一起创办了《现代汉诗》，我的《当黑暗铺天盖地》就是他拿去发表的。我们相继出国后，孟浪与贝岭将陈东东的《倾向》移到美国继续出刊，我读过其中的一两期，布罗茨基和桑塔格专辑相当出色。他不时有诗歌在复刊后的《今天》发表，其中《不放走悲痛》、《教育诗篇》、《无题》后收入《今天》十年诗选——《空白练习曲》。关于那首《不放走悲痛》中的诗句“每个人都护住胸口，不放走悲痛”，我在序言中略有提及：“从良知的自审中洞察悲剧性事变的普遍伤害”，迄今为止，孟浪都在反复处理这一主题，其坚韧在同行中实属罕见。北岛对孟浪 89 后的诗亦颇欣赏，有一次在巴黎地铁中与我谈及，我们都很看好他。

孟浪追求奇崛、尖锐、冷峻、以及叶芝所谓“与自己争论”式的雄辩。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悖论，只有冒牌诗人才会认为自己是真理



的代言人，因此矛盾修辞法不仅关涉技艺，也是观念使然。写于 1982 年的《秋》已经触及人与世界的对峙，在“脱衣”与“穿衣”的动作中世界和我进入相互审视的角色，这首诗形式还相对简单，1985 年的《冬天》则可以视为它的一次拓扑：

诗指向诗本身
我披起外衣
穿过空地
在这座城市消失。铜像
我无法插足
诗指向内心
四壁雪白
这间空房子里可以住人

相反。我们还是一起穿过
这片空地穿过
这座城市穿过
诗本身

在那里我们也可以住下
生火，脱掉外衣
甚至内衣
露出我们本身。面对诗
或离弃诗

张枣在《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文中谈到这首诗：“诗中所再现的现实物品如‘铜像’、‘空



地’、‘外衣’、‘内衣’是非诗意甚至反诗意的，它们都是‘恶之花’似的用以创造矛盾修辞法奇迹的小品词，一经语言自律化的处理，便舍弃了其消极性，获得了奇妙的悖论的诗意层面。”所谓“非诗意”或“反诗意”应是针对前现代诗学观而言，小品词在这首诗中却是关键词，在诗人的理想中，诗必须是可居住的，在其中人可以完全袒露，它指向自由，“但现实秩序被一个铜像所控制”，它暗示实现自由的障碍。孟浪的诗大抵在语言与现实的巨大张力之间滑动，他运用元诗结构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沉默中发出声音，因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语言——作为公共性的语言已经死亡，缺乏观念支撑的抒情失效了，必须重新锻造适合良知要求的工具，否则就是不道德的。阿诺德关于奥斯维辛之后的断言对于 89 后的中国诗人而言是无法不做出策兰式回应的，孟浪对此的意识明晰，故其表达立场坚定。敏捷，投入，不失时机，他迫切地感知到没有比“语言可怕地沉默着”（《语言公墓》）更可怕的了。

诚如他自己所说：“诗人是罕见的，稀有的。”孟浪是后极权社会即还魂尸似制度（Zombie institutions）的诅咒者，走着一条约无反顾的险途，他身上散发着某种密教圣徒的气息，而超现实主义与反讽相结合的方法，使他的诗读起来既怪诞，又酣畅淋漓。诗歌这一语言的容器同时也是歌者的武器，它在介入行动中做着自我辩护。吉格蒙特·鲍曼在谈到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一书时说，牢不可破的旧秩序应该被标上“加以毁灭”的记号。诗歌在当下或许就是那需要破解的隐微记号。然而，不得不慨叹，孟浪那样勇武的诗人形象何其稀有。

不妨将他的自我塑造称为解放诗学。马尔库塞就当代社会中人的解放如是说：“我们面临的从社会获得解放的任务，是从一个显然缺乏解放的大众基础的社会中去求取。”（《从富足社会中解放出来》）诗歌的先锋性乃意味着在缺乏大众基础的情况下，先行到未来中去，此时“诗歌的统治”不能没有思想的主导，历史中的时间必须被唤醒，这就是为何《时间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人》、《历史的步伐与历史本身》、《沉迷在终点



之中》、《伟大的迷途者》和《纪念》等诗中呈现出如此的急迫性，孟浪的语速总让我想到曼德尔斯塔姆。“我是否接受了时间？/我回答了：是的/他一直奔进了我的心里/我和他一齐，向解放奔去”（《时间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人》）；“哦，是他们的血静静地流在我们身上/而我们的血必须替他们汹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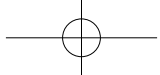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据我所知，孟浪 1988 年由广西出版社出版过小册子《本世纪的一个生者》，直到 2006 年才经诗人兼出版商张小波之手出版了二十年（1985—2005）诗选《南京路上，两匹奔马》（光明日报出版社），杨小滨序。这是他在大陆正式出版的两部诗集。2015 年 11 月在香港，他送我刚在台湾“秀威”出版的《愚行之歌》和香港“海浪文化传播”的中英双语诗集《教育诗篇二十五首》（2014，Denis Mair 译）。他编辑的《二十五年纪念集》曾托人捎给我，但至今未见，春节期间，另一本《悼亡诗选》刚出版，就听说他病倒了。消息传出后，关心他的诗人友朋或发起救援，或在网络上传播他的诗。钟鸣近日在微信中写道：“与极权主义对抗，虽生存艰难，乃至不期而遇的生命之损益，但诗却获自由与语言现实的笃实。孟浪的诗说明了这点……想想遍地行犬儒而托词全球化的，读家明眼可辩。”而他确在诗里说了：“常常要来到身体外面，远远地在那里/呼吸，周围还全是我自己的心跳”——他的心跳也是我们大家的心跳。为此我们编发此专辑，既是向这位不屈的诗人致敬，也是一种祈祷。愿神保佑属灵的！让我们在《诗人》这首诗中辨识那张“我还是迎了上去/我的年轻的脸”吧：

他是这个时代最初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在梦中的喊不出声。

他喊出来了。

他是这个时代最后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在心中的泣不成声。

他哭出来了。

他是这个时代唯一的聲音。

这时代总是人山人海传来的一阵阵空寂。

他是那唯一的聲音。

2018.5.9，于大理



孟浪诗选

冬天

诗指向诗本身
我披起外衣
穿过空地
在这座城市消失。铜像
我无法插足
诗指向内心
四壁雪白
这间空房子里可以住人

相反。我们还是一起穿过
这片空地穿过
这座城市穿过
诗本身

在那里我们也可以住下
生火，脱掉外衣
甚至内衣
露出我们本身。面对诗
或离弃诗



不放走悲痛

常常要来到身体外面，远远地在那里
呼吸，周围还全是我自己的心跳
最激动人心的，就是漫不经心地
让自己升起。

一件或两件异己的衣裳
灌满了风，我被吹得透不过气来
更多的人从各个方向上伸手摸我
互相问了问：这是什么奇迹？

无形之中我已失去了形体
仿佛仅有灵魂在众人面前，那么近
几乎也失去了距离
每个人都护住胸口，不放走悲痛！

1989

我们身体里的……

历史在我们的身体里旅行
那就是我们的生命。

生命在我们的身体里旅行
那就是我们的光荣。



光荣在我们的身体里旅行
那就是我们鲜血。

鲜血在我们的身体里旅行
那就是我们的道路。

道路在我们的身体里旅行
旅行就在我们的身体里结束。

在我们身体里的
只是(他们洁白的骨头)不屈
只是(他们圆睁的眼睛)希冀。

1990.6

这一阵乌鸦刮过来

这一阵乌鸦刮过来
像纷飞的弹片。

我还是迎了上去
我的年轻的脸。

在这片土地上
我把剩下的最后一点勇敢用完。



我不带一丝畏惧的眼瞳里
只有小小的天空在盘旋。

这一阵乌鸦刮过来
像一片足够用力的种子
在我身边的土地上撒遍。

我是伏在土地上死去的农民
小小的天空在我头顶盘旋
永不消散。

1989

语言公墓

语言可怕地沉默着
说话的人捂住嘴
他已经受伤。

到处是完整的句子
完整的意思
没有人表达
说话的人在承受。

到处是无意义的



车轮的滚动声
一系列乘坐者平稳
语言在身体里
说话的人凑上来察看伤口。

他在人声鼎沸的马路上
他在语言公墓中。

1989

时间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人

时间就是解放我们的那人！
他向着我们奔来
分给我们一些金表
一些，腕上的禁锢
一些，怀中秘密的秩序

我们是否接受了时间？
我回答了：是的
但我不接受那只金表
掉在地上的金表，碎了
像一团小小的泥块

金表，滴滴答答地走着
全不是时间！



你们怀着被解放的兴奋
在金表上目送时间的离去

我是否接受了时间？
我回答了：是的
他一直奔进了我的心里
我和他一齐，向解放奔去

时间已把金表散尽！
你们指着我的背影：那人
挥金如土，那人
已把我们抛弃

我回答了：是的
时间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人！

1990

衰老之歌

诗歌不会领我向二十岁而去
青春在我决心到达的地方焚烧肉体
我正在途中，渐渐变老
渐渐成为你们心中的远景。

我走得慢，更有人在前方焦急



有人用他们的大手折断道路
我决心到达的地方仍然遥远
诗歌就从来在那里等待火焰逼近。

我在你们和他们之间，不见绿意
我在你们和他们之外，决心到达
迷途的森林，燃烧的森林
三十岁，我正遇到一阵更猛烈的衰老。

但诗歌不会领我向二十岁而去
但青春在我决心到达的地方焚烧肉体。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1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

光捅下来的地方
是天
是一群手持利器的人在努力。

词语，词语
地平线上，谁的嘴唇在升起。



2

幸福的花粉耽于旅行
还是耽于定居，甜蜜的生活呵
它自己却毫无知觉。

刀尖上沾着的花粉
真的可能被带往一个陌生的地方
幸福，不可能太多
比如你也被派到了一份。

切开花儿那幻想的根茎
一把少年的裁纸刀要去殖民。

3

黑夜在一处秘密地点折磨太阳
太阳发出的声声惨叫
第二天一早你才能听到。

我这意外的闯入者
竟也摸到了太阳滚烫的额头
垂死的一刻
我用十万只雄鸡把世界救醒——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连黎明对抗脏的人类也无新意。



4

但是，天穹顶部那颗高贵的头颅呵
地平线上，谁美丽的肩颈在升起！

在海拔中

海拔升高了世界的寒意
在海拔中，他拨开上升到肩顶的神秘
在海拔中，他要拉住那离他愈来愈远的手指

手掌，放弃了把握命运
手腕，缭绕着来世的烟云
手臂，折叠出今世的躺椅

舒适的，呵，不负责任的安逸
海拔，把痛苦的力积蓄
他将欣然释放世人的所有笑容

1998.8.7

被氧化的内心生活：前奏

白纸升到了天上
那里传来耳语写满白纸
繁华落尽，繁华落尽。



笑容后撤了
他正面临危险的职业的威胁。

有人敢于不服
封面痛苦
中心页燃烧，蓝，蓝，蓝……

仍是生活必需品的天空
已刷满油漆
看上去如此簇新、亮丽。

生活一点也不耀眼
地狱在上升
邪恶的美丽趋向停——

千百万人的笑容后撤了
他正面临危险的职业的消失。

黑色战斗衣，黑色蝴蝶：
几片世界上最大的树叶！
几片世界上最大的肺叶！

看哪！大街——被废弃的生命输送带
人类，这些可爱的小气泡、小斑点
生动地、更生动地动了起来。

1999.8.21 — 8.23



无题，或受伤的钢琴

是钢琴，还是礁石
是浪花，还是听众？

集合了，又四散开去
哦，潮流，押解着潮流。

对你们的诚实来说
沉默，可能是最高的美学。

互相敲击吧，美学兄弟
琴凳上的德行，终于让她受伤。

浪花拍打钢琴
听众用双手紧紧抓住礁石。

集合了，又四散开去
哦，潮流，是潮流，释放了潮流。

2000.2.5

无题

不需要走到世界的尽头
你就会遇见公共的忧伤



那触手可及的地平线
也早已气若游丝——

斜阳下城市并无温柔的剪影
到处是巨兽屋尖的利齿密布

即使到达了侥幸的那里
豁然洞开处仍机关紧锁

啊，黑色花奔涌，黑色鸟缭绕！

2000.5.10

无题

在痕迹下面我们活着
证明着：我们活得不露痕迹。

因为疲倦，才拖曳出一条大山
大山自己拖曳出一个正在翻越它的人。

一百年已然过去了
但他仍无法接近那峰顶的绝望。

一条大水边长着一村庄



他回来，他只有回来了。

他俯向水面，把去年传来的涟漪抚平
并告慰：在痕迹下面有人活着……

2000.12.2

行又唔系，企又唔系

我一生遭遇的寂静，历史上罕有
皇帝的耳朵仅用来倾听

资本主义屹立，“塌陷”上升着
鹰架上的擦窗工，却要展翅而飞

他是我的一个穷哥儿们
浑身挂满风铃，而箭囊瘪了

他的纽扣或拉链，无关那补衣妇
只在洗衣机的狂旋中，抵抗——

书匣长满虫子，纯然不是知识
麦子抽打着我、我满身的寂静

毫不知名的吸引力：你与我接壤
玻璃幕墙映出这镶边的荒凉



呵，皇帝，只一步跨到地面了
只一步，就跨到虚无了——

而我们争吵，我们和好，我们无动于衷
排着队，等待进入“家庭站”……

行又唔系，企又唔系
但落叶，欢天喜地地粘住了他傲慢的脚步

2001.1.19

致高中一年级的某学生

躲着有限的死
活在无限的生里。

呵，写作的成长，必有根须
或枝叶，去触怒不必要的净空区
飞行，深植于禁闭的大地。

一个一个地死
一段一段地死
一片一片地死
几乎就等于凌迟。



与落伍者为伍
保持同样的拍节，同样的运命
还与厌舞者共舞。

刀，削尽了空气
空气，用尽了力气。

写作的凋零或丰硕
但看词的泥土贫瘠还是肥沃
翻开苦力的字典，却见莺飞草长。

一团一团的无
一丝一丝的无
绝不会再是死
它，几乎就等于复活。

2001.2.6

纪念

他们的血，停在那里
我们的血，骤然流着。

哦，是他们的血静静地流在我们身上
而我们的血必须替他们汹涌。



他们的声音，消失在那里
我们的声音，继续高昂地喊出。

哦，那是他们的声音发自我们的喉咙
我们的声音，是他们的声音的嘹亮回声。

在这里——
没有我们，我们只是他们！

在这里——
没有他们，他们就是我们！

2002.3.11

完成

谁在日复一日翻动田园诗的场景
弯下腰，又直起身子
她灿烂的头巾随手就摘成了夕烟

哦，一枝骄傲的花茎上
有人掐算正枯萎下去的蓓蕾
还剩下多少分秒弥留香气

无数只铁色蜻蜓的十字
悬浮于空中，生产着时代的震颤和不安



比一个箭步多，他却迅疾
消失于神圣讲坛边的侧门
有人，在门上安了拉链
吱啦一声，他被装入他的世界

而我在远方徒然地夸大风暴
扑面的只是花洒的淫雨
甚至不在脸庞上凝结未来：谁堪缔造啊
眼泪，星光，疼痛，故乡

2002.10.17

伟大的迷途者

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创造他的道路
失群的恰是众人，多得无以计数

伟大的迷途者，从他们当中免脱
刚跨出第一步就教众人不见了踪影

他一个人迷途的样子
不让众人有份分享他的孤独

他一个人迷途的样子
却让全世界的地图和路标都无所适从



伟大的迷途者，正挑挑拣拣
对着脚下尽情涌现的道路……

伟大的迷途者，决定终于作出：
征途才是归途，征途就是归途

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考验他的道路
哦，受难的迷途者，他正在成就他的道路

2003.10.9

数字之伤，数字之痛

* * *

一些数字是一些人失踪的日子
一些数字是一些人牺牲的日子

又一些数字呵，是这些失踪者的人数
又一些数字呵，是这些牺牲者的人数

这些数字，也是这些失踪者永生的日子
这些数字，也是这些牺牲者不朽的日子
数字之伤，因它曾被野蛮地抹去
数字之痛，因它曾不得不珍藏深深的心底
但这些数字已是刻在天上的星辰



但这些数字终于照亮世人的眼睛
这些数字现在停留在这一刻
它愿意自己是最后的统计，永远也不要再多出！

* * *

太多的数字缠绕我的记忆
就像太多的国家缭绕我的身体
那些制服人戴着面具，唱着高调，下着狠招
那些足够数量的概念，想象，现实和推理
而我的国家隐瞒我，躲避我，逃离我
为了它拂逆人的一个荒唐罪错

我向我的国家揭示我，呈献我，投放我
那一连串数字的悲怆和传奇，我已铭记
当我试图抚平伤口，抚平激情波浪，那人群海洋
手与手互相搀扶，手与手互相紧握！

* * *

是的，一些数字曾是噩梦，日复一日
是的，一些数字曾是禁忌，年复一年

数字是无言的，痛苦是无言的
而希望也是无言的，未来在那里更是无言的

我们摇动它，叫一些数字苏醒过来
我们鼓励它，叫一些数字大胆说话，痛苦
说话了，哭泣，尖叫，希望



说话了，畅谈，欢语，未来
说话了，世人呵，是否都已听见
每一张新生婴儿的笑脸都将是迟到的正义
在复仇、惩罚、忏悔、伏罪种种的胶着之间
竟是宽恕，竟是宽恕，才是最严厉的审判！

* * *

在这里一个数字曾是被禁止破解的谜
在那里另一个数字仍然也是，仿佛已成世纪之谜
总有一日他们将从不死中惊醒
他们重新来到生活中间，要打扮得更漂亮的
是一个国度，还只是他的一位新嫁娘
是一座房舍，还是他的又一份信仰

他们望着惊喜地望着他们的人们
这一次的生命在给出一个如此悖谬而圆融的箴言
基督，敌基督；祖国，敌祖国
乌托邦也就更简单了，呵，敌托邦！

* * *

有些数字看来无法不是异常沉默的
有些数字在内心必得分外嘹亮

人类因数字存续不灭的记忆
也因数字人类的另一类人制造着可怕的遗忘

呵，数字之伤，数字之痛



让数字无畏地站立起来，更高大
让数字勇敢地走动起来，更无处不往
让数字在苍天下发出控诉、拷问与呼告
却曾经，也正在，还将要呵，丧钟为谁而鸣
这数字不再是日子，这数字不再是时间
谁能数得清？谁能在这里数得清
数字是血滴、汗滴、泪滴、雨滴，四海飞溅，八荒轰响！

2005.2.21

诗人

他是这个时代最初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在梦中的喊不出声。
他喊出来了。

他是这个时代最后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在心中的泣不成声。
他哭出来了。

他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人山人海传来的一阵阵空寂。
他是那唯一的声音。



二十世纪未来篇

长出风来的日子
就不看树上的叶子了

长出明月来的日子
就不看婆婆摇曳的树了

长出大路来的日子
就不看树下秘密的人影了

国家被编成了一支队伍
一些病人被担架抬着

没有马达轰鸣，没有狗吠
也没有孩子的啼哭

惊奇的是出发者阴沉着脸
对夜行的好天气高兴不起来

长出风来的日子
树叶很快就掉光了

长出明月来的日子
树身竟也东倒西歪了

长出大路来的日子



人影成了幽灵都不见了

但国家出发了，带着它全体的伤痛
病人随着道路上上下下起伏

夜行的好天气，原野又宽又大
一个国家蛇行在一条细细的土路上……

2006.1.20

他的录音室还在唱

思想，扁了，瘪了
那歌唱的勇敢丰满。

（他的录音室还在唱。）

不，有要求了
侯唱，崔唱

历年来勉强得可以
但绝非、必定是你的唱。

（他的录音室还在唱。）

他俩人无声



全体无声，中国无声。

（他的录音室还在唱。）

2017.8.9

致中国人，致旁观者

—— 2017年7月13日死亡注记

死亡呼啸而过
他的速度更快，驱赶着
死亡呼啸而过！

旁观的人惊觉
内心飞驰高速列车
沈阳不停北京
落日扛着勉强一个中国。

啊，落日缤纷如雨
把自己投放进去的
不会是大海
如果投放了他
大海溅起遮天云朵。

速度，追逐着速度
没有旁观者



都在心中狂奔
都是长叹冲天的怒火。

死亡呼啸而过
倒下了一个他
让你们可以把自己救活！

2017.7.14

七月一日，或无题

没有节日，没有相聚，没有人
是的，没有屠灭的任何痕迹

象征欢乐的气球仍在上升
孤独，撞在一起，又弹开
最后无声地爆裂，失去踪影

笑，集中的，集体的，集权的，被拉长
难以辨认地纤细，尖利，刺穿——
他们自己，虚妄节日的虚妄主人

只是遗迹，只是遗址，只是
七百万人抛给十四亿人的一堆遗产

2017.7.1



微火继续闪烁，岩浆继续涌动

——跋《愚行之歌》

孟浪

35 年前的 1978 年，挣脱出毛泽东式极权专制主义黑暗统治冰川期的中国开始“解冻”，一群群从封闭社会的底层和夹缝中奋身而出的年轻人纷纷聚集在一起，北京、上海等地的“民主墙”上除了政治民主、人权自由的吁求外，也出现了张扬自我价值确认、追求美学创新的文学和诗歌的独特声音；在民间，纸张粗糙、形制简陋的油印出版物层出不穷，在渐亮的幽暗中被传递、被摘抄、被阅读、被吟诵，犹如微火闪烁、岩浆涌动……

作为一个刚刚开始尝试写作现代诗的文学青年，我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介入了社会，也介入了文学。这一年的 10 月，我进入大学——上海机械学院，开始读大一。而四年前的 1974 年春天，我在上海北郊的一个县城宝山开始读初中一年级，两年半以后，中国就发生了巨变——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文化大革命”结束。

导致我的人生价值自我探索、自我发现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在四年大学期间住校的独立生活，主要是在专业课程之外不受干预的、广泛的自主阅读，这样的环境让我获得了全新的视野和“自我发展”的可能。那是中国的体制内外并举的“非毛(泽东)化”运动方兴未艾的时期，“文革”中被封存的大量中外图书开始解禁，新的出版物也开始介绍 1949 年中共建政后始终被打入冷宫的西方现代思想、现代哲学、现代文学等作品，并恢复介绍中外经典文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类作品。可以这么



说，我个人人生观的形成、人生道路的选择，也就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的。当然，作为一个诗人的诞生，我个人的轨迹与当年中国的社会变革轨迹基本是同步的。

必须强调，这一切的发生，除了以上的社会因素之外，主要来自于我个人的阅读，来自于书写和书面文本构成的“超现实”的强大力量。我清晰记得，1979年读到罗大冈撰写的《论罗曼·罗兰》，书中一句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在青年写作期的格言“不写作毋宁死”，对我触动最深。罗曼·罗兰之成长为作家的磨难经历，也似乎激励了我。我关注的是这一类自由作家的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心路历程，对当时罗大冈的“八股腔”之“论”并无兴趣、甚至心生反感。因为当年的大部分中文出版物，仍然无法完全摆脱毛泽东式文艺思想辖制的阴影，读来索然无味。罗大冈此书的副标题我记得竟是“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破产”。不过感谢罗大冈，他的书提供了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中叶的欧洲及巴黎的文人精神和文学生活的丰富信息，让我看到了人类精神生活中原本已然存在的与毛泽东政治挂帅的枯燥美学背道而驰、卓然独立的崭新文学世界。所以我当时的读书生活，也常常必须是审视的、质疑的、有保留的、有选择的，虽然选择的余地不大。

就是在这样一个开始对世界进行独立观察与判断的阶段，我和曾在同一所小学、中学就读的两个同学(即诗人郁郁、冰释之)组成了一个没有命名的文学小团体。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着频密的书信往来和会面交流，有时候甚至常常彻夜长谈，交换各自关于写作、阅读和思考方面的想法和进展，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文学创作，也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频繁地交流着的。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官方禁止自发组织、自发刊物(即“民主墙”运动中社会上的民办团体和杂志，这些组织和刊物大部分聚焦于政治、时事等主题，少量属文学类)的紧张时刻，但我们却反而产生了自己办刊物的念头。也许是因为当时十八九岁的我们，基本身处这些受到官方取缔和整肃的“政治异议运动”中心之外，我们平行地、独立地进



行着自己的观察、思考和探索，反倒没有太多顾忌。尽管明知也有着风险，但我们坚信这是心灵的自由和表达的需要，与政治无关，所以决定悄悄地干了。

这份杂志的名字叫《MN》，刊名是我取的，一个隐秘的意思就是“送葬者”（Mourner）。创刊号封面上有一个专辑名，中文是“形象危机”（Image Crisis）。确实，我们的作品、我们的作为，它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从社会价值体系到自我价值认知同时发生崩解与重构前后“形象危机”的表征，也是我们作为那个时代的觉醒者、叛逆者、送葬者最初的“身份认同危机”症候群的体现。也可以说，从此，我作出了作为诗人和作家的人生选择。

1982、83年间地下出版的《MN》第三期，我的诗作前有一行献辞，把自己的诗作题献给萨特（Jean-Paul Sartre）、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青年时代的我看来，如果说格瓦拉是个动作英雄、行动之王，马尔库塞和萨特，则是在理论和思想层面影响了我当年文化政治上持左翼立场的取态。1980年4月萨特去世后，北京《人民日报》曾登出一块豆腐干大小版面的报道，那天我在上海机械学院的报栏里看到这条消息后，当晚的日记里写过“模模糊糊的导师死了”的字句。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仅仅只能从译介过来不多的零碎信息中，发现这些让我快乐与兴奋的思想源泉和动力。那时，马尔库塞既令我对极权共产主义采取严厉批判和否定的立场，也同时令我对发达资本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和质疑。我想，这些影响，主要是人文性的，它们让刚刚走上文学道路之初即注重形式实验和语言游戏的我，也积极倾向于关切社会、关切苦难大众、关切人性的条件和人类的处境。所以，现在我常常笑称自己是“右派中的左翼、左派中的右翼”，与这一精神背景有很深的关联。

自我们青春年少起，我们在争取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创作自由的里程上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由于20多年来极权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



大规模溃败，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民间独立的反对和制衡力量的牺牲与付出，以及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崛起，中国和平转型成为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未来前景似乎正在不是很远的远方闪耀。

但需要警惕的是，时代条件的变化，全球化的负面后果也在持续发生，13亿人的中国正充满史无前例的巨大矛盾。一方面，它是世界上仅剩的最庞大的一个共产极权主义“王朝”；另一方面，它又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版图中最活跃的最庞大疆土，俨然已成为又一个“金元帝国”。作为一个个人写作者、个人观察者、个人思考者，面对这巨大的矛盾，面对这集极权主义罪恶和资本主义罪恶于一身的“双头怪兽”，有时不免产生无力感和无助感。中国权贵资本与国际寡头资本构成的利润至上、金钱至上、强权至上的反动力量，可能也仍然凶险地窒息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未来希望。红色极权的资本、金色寡头的资本沆瀣一气、无孔不入的占领和奴役，也许会发生在任何一处人类存在的角落——因此，抵抗对人的自由呼吸、自由想象的压迫与限制，都是诗人不得不去完成的文学与思想使命。

我继续遵从这一使命的召唤和遣使。在我的精神视野、也是我的生命远景里，下列 12 个字继续呈现耀眼的光辉：当下关切、普世关切、终极关切。

微火继续闪烁，岩浆继续涌动。

2013.12.30



孟浪：如何面对自身的反面

杨小滨

孟浪的诗确乎显示了“孟浪”的特征吗？我们不难发现，孟浪诗中的“蛮性”是通过知性的过滤才迸发出来的。他最近出版的诗集《连朝霞也是陈腐的》（唐山出版社），以其生猛不驯的意象切换和坚硬峻切的韵律风格标示了当今汉诗的一个异数。比如，叹号的过度使用使孟浪的诗句呈现出呐喊、错愕、感悟、甚至绝望。而这种足以感叹的绝望正是孟浪同游戏式虚无主义的不同之处：在孟浪的绝望中我们看见了反讽的勇气。使孟浪区别于任何一位汉语诗人的是他诗中尖锐而不妥协的反抗意蕴。使孟浪成为当代重要的汉语诗人之一的则是他对现实与自身的复杂性与悖反性的洞见。这样，孟浪的诗一方面承继了“朦胧诗”的政治隐喻，另一方面又“后朦胧”地解构了那种明确而单调的政治倾向中的总体化。这就使来自反抗诗学的孟浪在表达政治无意识的同时也质疑了单向的——哪怕是被压制的——历史/抒情主体。也就是说，孟浪诗中的政治性不在于对外在的描摹或控诉，而在于对内在的政治无意识的自我清理与透析。那么，我所说的反抗也就不仅仅是对某种特定对象的反抗，而是对任何类型（包括文化上和心理上）的总体化压制的反抗。在诗集最后一卷中，我们可以在孟浪写于海外时期的诗中看到对于缠绕着记忆与经验的自我敞开：反抗并未失去对象，或者说，反抗的对象往往必须由表达反抗的主体（他的语言与姿态）来承担。

这种政治无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对意识形态修辞的敏锐捕捉。在孟浪的诗里，象征性的升华不复存在，他的《死亡进行曲》结束于这



样的诘问：“太阳呵/你的鲜血往哪儿奔涌？”这里，像太阳，还有朝霞、星星这样的意象都不再具有简单的理想性，而恰恰是同理想的暴力性或无意义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更为典范地表达在那首用作诗集标题的《连朝霞也是陈腐的》里：“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朝霞的陈腐性当然在于以“朝霞”一词为代表的象征体系的失效，的确是作为陈腐话语的“朝霞”毁灭了真正的黎明（或理想）。在孟浪那里，“光明”意味着以理想为名的暴行：“光捅下来的地方/是天/是一群手持利器的人在努力。”因为暴力绝不仅仅意味着纯粹的恶，相反，它往往出自高远的理想，但这自上而下的精神之“光”却是以“利器”“捅”的方式使人感受到肉体的疼痛。在这首诗里，更为复杂的甚至两难式的表达在于对施难与受难的二元对立模式的消解，施难者并不是单向的罪人，他可能正是曾经或将要受难的历史主体：“黑夜在一处秘密地点折磨太阳/太阳发出的声声惨叫/第二天一早你才能听到。”孟浪就这样面对了作为主流话语的幸福象征的“反面”，这个反面具有施难与受难的双重性。

在另一首题为《当天空已然生锈》的诗里，孟浪对原型象征的清理同时也是主体自身经验的清理，那个浪漫无忧的、“头枕一朵白云而眠”的我祛除的是“云的尸骸”，而“飘扬在旧时代”的信仰和理想的符号——红领巾——如今显得无望，照耀旧时代的“红太阳”如今也“愈来愈暗”，只能和有关伤痛的“红药水”并列在一起（而“红药水”本身竟也变成“淡得不能再淡”，不再具有抚慰或镇痛的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孟浪的诗体现了对无意识中创伤经验的排解。如果无意识是拉康所说的“他者的语言”，对于孟浪来说，这个“他者的语言”便是独立于主体并操纵主体的主流话语。正是这个作为主体无意识的他者的语言成为无法彻底驱除的心灵中的鬼魅。而孟浪所作的当然是把这个鬼魅变成诗的一部分，这也是孟浪诗里某种超现实因素的来源。意识形态修辞和叙述的功能通过变形或出轨的方式显现，似乎是对创伤经验的重历，但却



是除幻之后的重历。那些当下的奇异鬼魅正是过去的伟大幻影。

孟浪的诗所表达的反抗往往是对主流话语体系的反抗。在那些具有叙述背景的诗中，孟浪通过对主流语境的改写来颠覆宏大话语的历史模式。《神秘经验》一诗将“牺牲”的主题纳入一组并无实质的情节系列中——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一个由似是而非的“卫士”和“陌生人”的角色贯穿了“门”、“桌”和“白纸”的空间进程。而反复出现的“可以为死去”（孟浪相继填入了“第一部分”、“门”和“白纸”）的烈士们最后所抵达的“最后部分”仅仅是“门背后”，是没有神秘的空白，是对终点的反讽。

孟浪对历史的兴趣毋宁说是对反历史的兴趣，或者说是反对“宏大历史”的兴趣。这在《历史的步伐与历史本身》一诗中最突出地表现出来。在诗的一开始，孟浪就毫不掩饰地解构了所谓“前进的”“历史步伐”：“历史的步伐与我昨天迈出的任意一百步/没有什么不同”。历史的推进被视为任意的，仅仅与反观逝去的昨天有关的概念。在以下的诗行中，处在“个人浓浓的醉意”里“并不按照我的意志”的历史再度强调了“任意”的历史观，甚至“历史没有步伐只是一群孩子在那里打滚”。“打滚”不仅指明了历史的游戏性，而且暗示了这种游戏的不知所终亦即反目的论的特性。在另外的时刻，诗人在想象中遭遇到鼠群的轰炸，而“逃得飞快”的过程“简直就是历史的步伐”，“每一步”中都充满了“麻木”和“疼痛”。历史主体的主动前进变质为被动窜逃，有可能显示英雄性的“疼痛”却是同“麻木”类似的某种挫败感。这样，孟浪所谓的“历史盲目的悠远”就只能在“面前晃动”，缺乏稳定的形态（晃动），当然也缺乏确定的目标（盲目）。这里，把“历史”一词直接置于诗中是需要勇气的。毕竟，这不是一篇有关历史的理论阐述。但诗的哲学意味却因为对历史隐喻的非凡处理更独特地表达出来了。

如果说主流话语建立在一种简单而绝对的价值维度上，孟浪的诗出示了一种与简单化相反的对“困难”的审视，包括反抗的困难。在《四月



的一组》里，孟浪探讨了内在“真理”与外在“姿势”的问题。首先，把真理和伤痛/肿联系在一起表明了迫近真理的惨烈代价：“真理是说出来的/像受伤时流出的鲜血。//嘴被打肿了/真理是说出来的。”这种说出真理的冷峻意念到了末段里却被本诗一开始就出场的或暴力或伪饰的“姿势”——“骗人的姿势”和“杀人的姿势”——所左右，它们渗入了真理之中，使“说话的姿势，那么艰难”。一种英雄式的对说出真理的坚持具有了自我反思的质量，消解了绝对真理的一元性。在阅读孟浪那些具有反抗色彩的诗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诗中的政治异议色彩，而忽略了对这一类“自我异议”美学的关注。这里，既然“原来保持的姿势”只是“杀人”和“骗人”，那么主体成长的结局只能沦落为“丧失”和“放弃”：“是走路姿势，在向着丧失的途中/我放弃了所有姿势。”也许，只有对外在性的彻底绝望和放弃才是内在希望与真理显现的瞬间。一如本雅明所说，只有无望才带给了我们希望。

这样，《让我们面对一个国家的反面》这样的标题就能理解为主体外在压迫的否定性认知，通过“把识字卡片翻过来”——也就是把主流话语颠倒过来——抵达对“一个国家的反面”或“一个国家的黑暗”的确切把握。但果真如此简单吗？在段落之间的括号里嵌入的内心独自嗟叹道：“（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主体的简单反抗又一次以自我质疑的方式转化为对主体反抗的犹疑，认知被替换成认知的不可能。然而又只有这种导致不可能性——看不见——的黑暗推动了认知的辩证法。“看不见”通过揭示内在的盲视，揭示了外在压迫的巨大力量，以及这种压迫对反抗的主体意识的摧毁。这种无望和希望的辩证法在《这样一位孩子》一诗中凸显了希望的源泉：“哪怕绝望的到来，他也在期待/这样一个时辰/这孩子万头攒动的公社里才更无助。”一个淹没在万人之中的微弱个体，是公社（共产主义的词根？）的牺牲品，却在“全是人的绝望”的背景上，“独自到天空下捧出自己年轻的脸。”这个“独自”的事件出现在诗的末尾，拒绝了先前的“公社里冲出疯狂的时代列车”，成为这



个集体公社(或国家)反面的一个难得的亮点。尽管“捧出自己的脸”绝不是自恋，我们仍然不能确定，这是一个趋向成熟的自我表达场景，还是一个成长仪式中的自我献祭场景。而这正是孟浪诗学的复杂性所蕴含的难以确认的两难主题：“如何面对一个国家的反面？”这个问题尚未回答便已引向了一个更内在化的问题——如何面对自我的反面？

2002



一个孟浪在天上飞

杨小滨

在《无题，一个孩子在天上》这首诗里，孟浪描述了一个不安分的、飞在天上的小孩——“用橡皮轻轻擦掉天上唯一的一片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调皮的孩子不是天使，当然也不是雀鸟——像所有孟浪的诗作一样，这样的描述呈现出丰富的、多重的隐喻——而正是这种隐喻的多重性与多向性，标志着孟浪诗歌对我们所处的单一化符号世界的决绝。

一个孩子在天上飞，当然是自由的象征（况且他还擦去了遮掩阳光的云朵）。不过在我看来，一个飞在天上的小孩（天真而稚拙）同时也是对一种险境的暗示——似乎对自由的向往无不蕴含了“高处不胜险”的情境——甚至可以说，自由，就是面临着空旷和高度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孟浪的诗是对表达、对意念的复杂化——其中暗含的困难性、自反性甚至不可能性可能比表面的含义更有诱惑力。

《一个孩子在天上》被孟浪用作他上一本诗集的书名，想来是他认为有代表性的一首。在这首诗中，也出现了孟浪诗的范式之一——学校/教育。毫无疑问，与学校相关的意象群——课堂、老师、课本、功课、黑板、铅笔、橡皮、墨水——一起构成了孟浪诗歌重要元素，而这个元素——不是大学而是中小学的场景——似乎起源于某种童年的记忆，好像挥之不去的噩梦，以幻影的方式缠绕在孟浪的诗里。比如在这首诗里，教师们降临的形象混合了沉落、君临和压迫的多重意味，而学生们则惊恐万分地把终极价值（“永恒”）像错误一样掩盖起来。当然，



“用双手按住永恒”不仅仅是掩盖，也是护卫——而正义的护卫和失色的掩盖竟然合而为一——来自于“按住”一词的多义性——这不能不说是孟浪诗歌修辞多重性与多向性的魅力所在——正是创伤性的历史记忆剥夺了我们英雄式捍卫的可能。

但孩子们“按住”的其实并不是“永恒”，而是作为“一个错误的词”的“永恒”。换句话说，观念/意念已经符号化、文字化了，这是文化意识形态的结果，似乎我们已经没有了(主观抑或客观的)世界——“永恒”之所以错误不止在它的虚假或幻觉，而是作为一种语言的元素，一种变质为谎言的文字。那么，在相当程度上，孟浪的诗是以一种分裂的主体来表达的——对终极价值的护卫同时又是对谎言/错误的掩盖——这种分裂的主体性可以说是“文革”后一代的典型表征。

因此，我倾向把这类教育机构的场景看作是某种国族寓言的产物。在祖国的近代历史中，教育和意识形态训导和不可分割的——而这种意识形态训导，正是精神创伤的主要起源之一。正如孟浪在题为《途中》的诗中描写的：“玻璃把拳头击碎/中学生献上手臂。//他的老师献上逻辑”。这个“途中”似乎是成长小说中途的一瞬间，而算不上太离奇的类似“人咬狗”的事件既是代表体制的老师交给的“逻辑”——话语构成的意识形态“真理”——同时也是创伤的动态呈现。请注意，中学生的手并不仅仅是无辜的、被动的受害者——这个拳头的形象不能不让人想起红色时代青年的被指定的愤怒——拳头的暴力只是反过来受到了暴力对象的戕害。这样，在短短几行内，孟浪一方面揭示了体制化逻辑的荒诞绝境，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戕害和受害的不幸辩证法。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探讨过孟浪诗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质疑。我必须再次强调，这种自反性所表达的便是揭示了表达的自我冲突和自我偏离——任何单一的、单向的表达都遭到了积极的消解。在《教育诗篇》里，我们读到一群小学生面对着的是“一块旧黑板兀立/将提供他们一生的远景”，而他们“在黑板上使劲擦：/黑板的黑呀，能不能更黑？”——



这是一个荒诞而令人绝望的场景——因为擦干净的过程就是抹黑(擦得“更黑”)的过程,或者说,他们把自己的“远景”擦得愈干净,这个“远景”也就愈加晦暗——这难道不是有关主流教育的梦魇吗?

这样的修辞姿态当然再度证实了孟浪诗歌的复杂性——而这无疑代表了当代诗歌成熟的重要标志。比如《无题,或受伤的钢琴》一诗中的钢琴、礁石、浪花、潮流汇成的不是鼓浪屿式的装饰性风景世界,而是伤害——或者说,在弹奏钢琴的美学行为与拍打礁石的自然现象之间,是否隐含着一种共有的暴力——艺术和自然同样处于被动的境况下,而只有“潮流”——这个概念或许是“历史”作为“当今”的唯一面貌——“哦,潮流,押解着潮流”——然后——“哦,潮流,是潮流,释放了潮流”——才能被看作是既抓得住又放得开历史流变的东西——不管是以艺术的方式,还是以自然的状态。在孟浪的笔下,钢琴或浪花的“观众们”——或历史进程中不再具有主人光环的“人民”——“用双手紧紧抓住礁石”——他们似乎离不开暴力敲打下的那个狭小的文化/自然立足点——在我看来,正是人民,需要依赖于这种暴力关系的世界,更何况暴力的场面可以作为艺术或风景来欣赏呢?

在孟浪的诗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无数有关暴力的话语,但却读不到任何对于暴力的直接控诉——也可以说,孟浪的修辞策略在于他关注的是暴力的多重面貌,暴力的暧昧性,暴力与理想、真理等的含混,以及暴力由于过度强烈而造成的不可诉说和不可确认——隐藏在孟浪跳跃性的诗歌语言后面的,正是那个“真实域”的核心,在似是而非、闪烁不定的语词中偶尔露出它的峥嵘——无论是“用刺刀尖/弹奏练习曲”的“哨兵”(《无题》),还是“把钛合金嵌入生活”的“钢铁夫妇”(《飞行的后果》),都在提供某种疼痛的美学——视觉或听觉的——以至于我们无法确知我们所感受的究竟是冰冷的刺痛,还是尖锐的美感。

对于暴力的适度爱好恰好是对某种滥用血腥的反拨。孟浪诗的另一个范式是军队/战争——但在孟浪笔下,战争也有了黑色喜剧的效果,



尤其是把军事和教育混合在一起时——“步兵操典也不再成为必要——反动，军校的反动令他们快乐：//‘历史别转身，露出古籍/不是臀部，不是。’”（《战前教育1996》）这里的军事行动是宏大历史的反向——而孟浪看到的由血腥构成的宏大历史，从另一个方向看，就暴露出被否认是臀部的文化经典——文化/历史就这样翻转了暴力，成为暴力意识形态的“反动”——一个曾经置人于死地的概念，如今在孟浪笔下成为消解或阻隔暴力化历史的喜剧动力。

孟浪似乎相信诗的这种“反动”力量，因为——“一首诗，敢于把整个时代的杀气冻结”（《她迅速奔回了少女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暴力化的体制貌似为理性历史的轨道，但在同一首诗中，孟浪用隐喻的方式揭示出它的非理性——“警察漠然地指挥着这个时代的倒车”——这正是孟浪“面对一个国家的反面”所看到的。这样，暴力化的体制不仅仅是压抑性的，而更是胡闹的，是真正的“反动”，以至于对应的方式也显得激情而超现实起来——“我们嚼烂枪管，如今吞下道路”（《激情1993》）——既然道路就是歧路。在与军队相关的诗篇里，孟浪每每想象着这种宏大的世界版图或历史理性的丧失——“他抽走地图/士兵们纷纷陷落/——哦，回国喽！/——哦，返乡喽！”（《无题》）——这样，落败的军事悲剧就由狂欢的人性喜剧所替代。

实际上，这种对暴力体制的乐观颠覆本身就带有某种潜在的不确定——“喽！”的感叹似乎也暗含了这种乐观的天真意味——在另外的叙述角度下，孟浪诗歌中的时空转换却仍然延续了伤害的传统——“少女的赤脚被烫着了/来自罗马的军队/也来自北京”（《千年一九九七》）——孟浪的诗歌可以说是悬宕在对幸福的想象和无望之间，这种“之间性”也最清晰地显示于另一个场景范式——医院——因为医院正是伤病与康复之间，或死亡与拯救之间的场所——尽管医院的宗旨是救治，但它的面貌却往往与伤病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它意味着救治，但更经常意味着无法救治。在《医学院之岸》一诗里，孟



浪用“岸”来意指拯救的彼岸，但他笔下的大海一开始就显现为一片“灰烬”，连拯救也混合在“毁灭的烟”之中，因为“痛苦在家里藏着厚厚的总图”——痛苦似乎是一揽子上帝的规划，不肯放过肉身的人。那么，“医学院之岸”究竟是可以抵达的彼岸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幻象？

无论如何，孟浪笔下的医院从来不予确定的答案。不仅如此，可以说孟浪是在有意延宕对于任何确定答案的获得——“春天呵，我羞惭地走回室内/焚烧幸福的病历/氧气在变形，国家继续呼吸/医院的电锯等待今夜断电”（《诗四首》）——在这样一个扭曲变异的病态空间里，拯救——哪怕是施暴式的拯救——对于孟浪来说面临着停滞，而我们，却甚至不知道应该欢呼还是哀悼——或者，一个“国家”是否应当在“变形”的“氧气”中继续“呼吸”？

这种意义的张力出现在所有孟浪的场景范式中——表演与生活之间的舞台、人性与兽性之间的动物园、消逝与永恒之间的博物馆——就像游动在钢琴键盘上的两只手，可以弹出无数的、无限的美妙音乐，但一定是在键盘界限的两极间——而且，一只手必须以另一只手为其辩证的对立方，才能展开飞翔般的张力——也就是说，一只手必须在另一只手的否定中才能被倾听。这也是孟浪在用作这本诗集名的《南京路上，两匹奔马》一诗中所描写中的两匹马——好像弹奏钢琴的两只手，纷繁的手指朝着不同方向飞舞——“八只马蹄已驰往不同的方向”——在南京路上，一个最繁华城市的最繁华奢靡的街区——如果我们回想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那也是个禁欲楷模的街区——怀着对“幸福”的不同构想——精神乐园或物质天堂——互相撕咬，向天上奔走——这样的场景可以说是由各类现代性话语写成的社会历史的出色寓言。到了最后，“骄傲的马头，在标本馆里与我重逢”——孟浪以本雅明所说的作为寓言的“历史死相”来总结和质疑现代性，但这却并没有淡化有关“绝美的鬃毛扬得更高”的崇高美学——因为展厅里的标本一方面强化了本雅明



意义上的悲剧情蕴，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现代性“骄傲”姿态的恒久与物化。

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的变迁，也是从朦胧诗时代到后朦胧诗时代的变迁，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变迁——孟浪作为这个过程的中坚分子必然标志着这一变迁——不是彻底抛弃社会历史的关注，而是质疑和消解了至高的历史主体，并且把这个主体归于历史客体的一部分，归于无尽的自我批判过程之中。如果说1990年代的诗歌论争曾经把所谓的“知识分子”诗学斥为精英的、理性的自我中心化，孟浪恰恰证实了一种表面理性化的写作同时揭示了理性在历史——符号化的历史——的重压下粉碎的过程——而不是把日常经验和个人感知简单树立为另一个确认的中心。

因此，孟浪的暧昧诗学并不意味着丧失立场，也绝非犬儒诗学——或者说，质疑本身就是其批判立场的一部分，质疑本身就暗含了乌托邦的向度——尽管乌托邦无法丈量，更远离实现——“在海拔中，他要拉住离他愈来愈远的手指”（《在海拔中》）——也因此我们可以在孟浪诗中多次发现天空和飞翔的意象，尽管和传统诗学不同的是，飞翔不再是对自由的自由幻想，而是对自由之无法绝对自由的冥想。

我们几乎可以相信，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飞在天上的孩子就是孟浪自己，倒不是因为孟浪近年来在香港和波士顿之间来回飞，而是因为那个飞在天上的孩子所做的，正是孟浪哪怕绝望不止也将努力不懈的文化守望——“他的一生/必须在此守望橡皮的残碑，铅笔的幼林”——于是我们想象出孟浪在天上飞翔的情景，仿佛一只“如此赤裸的鸟儿/被投入如此赤裸的天空”（《祖国》）——像极了他自己描写的“伟大的迷途者”……



第一百遍落木了，我看不到岁月另一面的温柔

刘春

一生一次的法华镇路
旧军队拖着革命的步伐
或许也打这里走过
或许落伍的游兵散勇
远远绕开还在幸福的家庭
活到了，活着了，活过了，活完了
——孟浪《一生一次的法华镇路》(节选)

相信热爱诗歌的人们没有几个没听说过《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1986—1988》这本“红皮书”。

大部分诗人在提到这本书时，首先想起的是排在编者第一位的徐敬亚。有意思的是，我首先想起的是孟浪。因为他那放浪不羁的大胡子，因为他是比“朦胧诗人”离我更近的“第三代诗人”。“红皮书”编撰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孟浪和徐敬亚一起共同承担的。

想起孟浪，还因为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曾被他的长诗《凶年之畔》“吓唬”过。

那是 1993 年，我还在四川读书，尽管喜欢诗歌已有多多年，但心智和生活远未赋予我理解一首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的能力。因此，当我打开《灯心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萃》(唐晓渡编，北京师范大学 1992 年 7 月出版)时，我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海子、韩东、李亚伟的诗



篇上。最后,《凶年之畔》成了那本厚达 300 页的诗选中唯一没有读完的长诗。“虚无,像宝石一样镶嵌 /在另一颗更贵重的宝石里”(孟浪:《大地的概念》),而我还年轻,不懂得什么叫“虚无”,什么是真正的“宝石”。直到 2000 年以后,我的阅读视野从单一的文学作品拓展到历史、哲学和思想领域,才领会到这首诗中暗含的感伤、失落与愤怒。看来《圣经》说得没错:“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

1978 年,孟浪考入上海机械学院(现上海理工大学),学习精密仪器工程专业。在这所工科大学里,一大批与专业无关的人文读物,特别是哲学和语言学类图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孟浪的诗歌创作。1982 年,孟浪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光学仪器厂。两年后,在该厂下属一个小厂的副厂长,当时孟浪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先锋诗人了,而当他以“副厂长”身份出现在歌圈时,诗人们还以为他是一个可以给民刊带来赞助的大老板。其实当时孟浪的工资也只是七八十元人民币,而且是唯一的收入。

80 年代前期,孟浪曾经扮演过诗歌旗手的角色,他走南闯北,联系了大批诗人。西川在《面对一架摄像机》一文里,谈到过孟浪当年的“孟浪”:

到了八十年代整个是诗歌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有点像“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我可以走哪儿吃哪儿,走哪儿住哪儿,只要是有人写诗的地方,就有朋友。我这儿也接待过好多人,后来我都招架不住了。我就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个条:“自备饮食”,“谈话不得超过一个钟头”,那些来的人里,其中有一些怪七怪八的。比



如说上海那个时候有一个诗人叫孟浪，现在去美国了，还有一个叫默默，一个叫郁郁，他们三个人在全国旅行。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上海有什么写诗的人，他们这么一旅行就把诗人全串起来了。这个地址呀，电话呀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都串起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跟上海的一些写诗的朋友，比如陈东东呵，就建立联系了，有些还是很久以后才见的面。一开始都是写信，互相寄各自办的小刊物小杂志。而且孟浪他们这几个人呵，是一路走一路偷，偷书呵，各个书店里偷书。有一次在北京琉璃厂一个叫什么的书店？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我老去这个书店，都认识人家了，可孟浪在里面撅着屁股，把书架底下的柜子门打开，直接把书从领口蓄进衬衫里，别人在后头还看不见他。我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常来这个书店，我怕人家抓着他。在西藏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图书馆看到一套当时特别难找的书；就是弗洛伊德的一套书，郁郁想我明天就去把这套书偷来。结果呢，第二天他一去，发现这套书已经没了，回到旅馆一看这套书已经放到孟浪枕头边了，他已经事先给偷回来了。

1993年，孟浪从上海赴大连，担任大连一行广告公司、一行影视公司文字总监。

真正改变孟浪的人生道路的是1995年，那年秋天，孟浪接到美国布朗大学邀请，去该校担任驻校作家。三年驻校作家项目结束后，孟浪搬到波士顿，在一家剧场兼画廊工作。从2003年开始，孟浪在波士顿和香港之间来回居住、写作，也继续做一些文学编辑方面的事务。

从1995年至今，孟浪已经在海外“浪荡”了十多年，长期远离母语环境，自然会给人一种漂泊无依的孤独感。如果用孟浪的作品来说明他的诗歌精神状况，下面这些句子可以当作风向标：

由母亲陪着练琴的孩子们



由母亲送到世上的孩子们

琴房太远太远了

在世上看不见了

——《一生的琴》

在这里，“琴”无疑是美好事物的指代，“琴房”自然是美的载体，承载美好事物的土壤“太远太远了，在世上看不见了”。因失落而导致的复杂心理蔓延开来。

但孟浪又充满了梦想和激情，他要对一个时代发言，说出自己的心声：“他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声音。/这个时代总是那人山人海中传来的一阵阵空寂。/他是那唯一的声音。”（《诗人》）诗人太天真了，以为能够唤醒另一些心灵，然而这个时代虽然“人山人海”，却没人响应，呼号的结果是“一阵阵空寂”，“唯一的声音”只是自己回声，诗人无法不孤单、失望，平静的表情下自然难以掩饰内心汹涌的愤怒。记得同为上海诗人的王寅曾经写过一首题为《闯入者》的短诗，表达了某种精神重压下的心理状况，事实上，在国内不少诗人的作品里，同样不缺乏“闯入者”这一意象，只是有人直接表达出来，有人相对含蓄，有人用沉默来应对，有人则几种状况兼而有之。“有人问‘诗人你为何不愤怒’，孟浪恰好属于已经十分罕见的愤怒的诗人。他的诗风极其硬朗，每一句诗都像铁锤打在铁砧上，沉重有力，火星四溅。”（庄周：《齐人物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 1 月出版）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基于以上见解，庄周只说对了三分之一。诗歌评论家陈超的话可以与之互补：“毋庸置疑，孟浪的这首诗是悲观主义的，但这种悲观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浅层的绝望情绪。……诗人清醒地理解了生命的真相，他不回避也不萎缩，而是将它揭示出来，体现了现代人生命的觉悟和对命运的把握。”（《中国探索诗鉴赏词典》，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8 月出版）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远在美国波士顿的孟浪深受震撼，将《当天空已然生锈》和《教育诗篇》发到朋友的邮箱，并委托朋友发表在祖国大陆的诗歌网站上，以表哀悼之情。重读这两首诗，我对孟浪的理解更为深刻。我想起了黄灿然对孟浪的评价：“多年来，孟浪以其克制、清苦和执着，证明自己是一位纯粹而自重的抒情诗人，保持缄默和低调，同时坚持对重大问题的介入和承担。他还是一位坚持到底的现代主义者，服膺现代主义诗歌的一切美德和献身精神。”请注意“对重大问题的介入和承担”这行字。

与那些地震发生后匆忙作诗的同行不同的是，孟浪对中国社会现实早有深刻洞见，《当天空已然生锈》写于1993年，《教育诗篇》写于1996年，可是，现在读来，它们是多么深刻而有远见！这里列举一首《教育诗篇》，供读者参考：

危房里的小学生寂静
一块旧黑板兀立
将提供他们一生的远景——

黑板的黑呀
攫住他们的全部纯洁。

新来的老师是你
第一课，可能直接就是未来
所以，孩子们在黑板上使劲擦：
黑板的黑呀，能不能更黑？

为了，仅仅为了
多一点儿、多一点儿光明



但从房顶的裂缝投下了
这个世界，天空的所有阴影。

你没有出现
课堂本身说话了
它不忍心自己预言一座废墟！

危房里的小学生寂静
寂静，打开了它年轻的内脏。

二

孟浪发表于在 90 年代中期的短诗《这一阵乌鸦刮过来》是一首在艺术成就上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的作品：

这一阵乌鸦刮过来
像纷飞的弹片。

我还是迎了上去
我的年轻的脸。

在这片土地上
我把剩下的最后一点勇敢用完。

我不带一丝畏惧的眼瞳里
只有小小的天空在盘旋。



这一阵乌鸦刮过来
像一片足够用力的种子

在我身边的土地上撒遍。
我是伏在土地上死去的农民

小小的天空在我头顶盘旋
永不消散。

在诗歌民刊《诗参考》评选出来的“1991—2000 诗参考十年奖”中，这首诗是十首获奖诗歌之一。尽管没有奖金，但因为《诗参考》在民间诗界的巨大影响，这个奖项也足以说明一些问题。“这一阵乌鸦刮过来 / 像纷飞的弹片。”“乌鸦”自然不会是真正的乌鸦，而是比乌鸦更“黑”的东西。诗人毫不回避，坦然“迎了上去”，用他“年轻的脸”。那么，结局将会如何呢？一些“重大事件”的经历者细想之后，也许会不寒而栗。

比之《凶年之畔》，《这一阵乌鸦刮过来》简洁而凛冽，短小而意味深长。其思想的成分并未减弱，且更为纯正，不像前者那么庞杂。那种平静后的坚毅，好像“愤怒已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战前教育》）而事实上诗人是在加深这种感受：

他是这个时代最初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在梦中的喊不出声。
他喊出来了。

他是这个时代最后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在心中的泣不成声。
他哭出来了。



他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人山人海传来的一阵阵空寂。

他是那唯一的声音。

——《诗人》

这是诗人的自矜、自信，对命运的质疑与对道义的担当，错落有致的诗句如同一把锋利的电锯，剖开了这个时代坚硬的内核。在众人唯唯诺诺的时候，诗人喊出了第一声；在众人默默忍受、被打掉牙齿往肚里咽的时候，诗人大胆地流露真情，为美与正义的流失而哭泣。这哭泣，是哀悼，也是反抗和激励，“这个时代最后的声音”，多么悲怆，又多么光荣。而当一个时代都噤若寒蝉的时候，诗人站起来说话，成为“唯一的声音”。《诗人》洋溢着一种傲慢之气，这傲慢不是骄傲，而是直面社会与人生的不屈不挠。《诗人》与《这一阵乌鸦刮过来》可以一起作为知识分子的“励志诗”。

在诗歌写作中，无论技巧还是精神向度，做好“加法”不易，更难得的是“减法”。披沙拣金，水落石出，是写作的理想境界。正如孟浪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篇文章所言：“技巧隐匿，但目标凸现。技巧是首先的，基本的，接下去就不是，根本不是。是语言，是生命。”（《海上诗群艺术自释》）将近20年时光一掠而过，这句话越来越清晰地凸现在我的脑海中。“朦胧诗”以后，中国诗人的技艺有了长足的发展，可是，许多诗人因此而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以为诗歌是纯语言的艺术，只在乎语言的优美或新奇。这自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品，它更应该与汗，与泪，与血液和灵魂相关。无论任何时代，关注人类疾苦和精神状况的诗人的位置都要超过那些玩弄语言和技巧的诗人。那些技巧新奇的诗人，充其量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而不能算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孟浪虽然还远远称不上伟大，但从



他的一些诗看，他具有向伟大前进的潜质。比如《简单的悲歌》：

为丰收准备打谷场吧
为打谷场准备农夫吧
为农夫准备土地吧
为土地准备播种、耕耘和收获吧！

为丰收多准备些喜悦吧
为打谷场多准备些喧闹吧
为农夫多准备些汗珠和笑容吧
为土地多准备些播种、耕耘和收获吧！

但是，为丰收准备掠夺吧
但是，为打谷场准备空旷吧
但是，为农夫准备牺牲吧
但是，为土地准备荒凉吧！

但是，播种的时节农夫冒烟了啊
耕耘的时节燃烧了啊
收获的时节农夫变成灰烬了啊！

这些苍凉的词句曾在很多个夜晚折磨着我的内心，让我总是想起诗人徐敬亚的一句话：“二十多年来，孟浪的诗一直显露出一种救赎整个世界的知识分子情怀。在现代汉诗的编年史中，孟浪的感觉显得更尖锐、更轻灵、更犀利。他的诗之针更细，更尖，更接近黑暗与鲜血。孟浪独创了一种抽象、递进、不断强化的语感，并以此直刺人类的痛点。”



然而令人稍稍遗憾的是，因为能够读到新作很少，出国多年的孟浪的身影曾一度在我心目中日趋模糊。在《连朝霞也是陈腐的》一诗中，孟浪这样写道：“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这是否代表着诗人面对生活和写作的新的焦虑？除了孟浪本人，旁人不得而知。记得在 2005 年的某个夜晚，在鲁迅研究专家、诗人林贤治先生的一次通话中，我从王寅、周伦佑谈到了孟浪。当时林贤治刚刚操作的“忍冬花诗丛”推出了王寅和多多的诗选。我对他说，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过孟浪的作品，里面有令人震动的东西。林贤治表示同意。2006 年底，林贤治又操作出版了周伦佑的诗选，我相信，只要“忍冬花诗丛”持续出版下去，终有一天会出现孟浪的名字。

令人高兴的是，2006 年 10 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就出版了孟浪的诗集《南京路上，两匹奔马》。从书中看到，孟浪并没有停止创作，而且每一年的作品量还不算少。用作书名的《南京路上，两匹奔马》一诗令人读了既温暖又苍凉：

两匹奔马，面对面会意一笑

哦，她们拥有幸福的不同来源：

母亲，食品，与生俱来满足的疲惫

——我是主人，并无理解她们的权力

她们可能在生长中互相撕咬

可能一起奔进天上，那空中的厩房。

静止中呵，绝美的鬃毛扬得更高

八只马蹄已驰往八个方向

骄傲的马头，在标本馆与我重逢。



三

1984年12月，孟浪编辑了自己的两本薄薄的诗集《生命发育史》和《灵魂的质感》，1985年，又悄悄地在上海和北京印刷，前者只有19页，后者26页，这是孟浪最早的个人诗集。《生命发育史》的第一页是一首题为《生日》的诗，这首诗没有一个字，除了标题，下面就是，写作日期：X月X日。当时孟浪认为，这首诗是“对生命的虚无感、空无感的表现，也是对书写与文本的形式意义的终极性怀疑”。在同一本集子里，还有一首《戛纳标点》的诗作。将读报时看到戛纳电影节某个重要奖项历届获奖影片每一部片名依年序排列成行后，再用标点符号予以勾连或断开，“形成阅读上连续的意群和意象组合，结果也成了一首似乎完全自足自洽的现代诗”。

无疑，这样的作品会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孟浪自己也认为，这是他年轻时进行“现代诗”或“后现代”创作的极端例子。当然，这样的常识是否成功，则是见仁见智的。关于孟浪某些作品的“晦涩”和“变化”，著名评论家唐晓渡说：“孟浪的诗始终呈现出某种激越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根植于彻底的不妥协精神：既不向世界妥协，也不向自己妥协，更不向虚无妥协；但这丝毫没有、似乎也不会影响其与生俱来的飞翔品质。孟浪式的飞翔和优美无关，而以大气、尖锐且富于变化取胜。”这样的作品，并非所有读者能够领会的，必定会出现“读不懂”的抱怨，我甚至听到一个据说也写些分行文字的的中年人对孟浪大加鞭挞，说“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东西”云云。

我个人也不欣赏孟浪当年的极端探索，并且认为这种探索如同他的名字所承载的含义：“鲁莽；轻率；大而无当，不着边际。”但这有什么要紧呢？只要诗人还在探索，他总有成功的可能。因此，我想花一些时间在这篇文章里发一些与“读不懂”有关的牢骚。关于诗歌状况，有一种似乎已经十分普遍且深入人心的意见，那就是诗歌不行了，没人读



了，写诗没前途，诗人都是精神有问题的人，不合时宜的人，诗歌是死是活与“我们老百姓”无关……我不想列举事实来证明这些论点的正确性，也不想指出其哗众取宠或夸大其词之处，毕竟，希望通过一篇小文章来改变根深蒂固的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想说——阅读一首诗是需要准备的，诗歌不是琼瑶的小说，不是《读者》上时常刊登的“人生哲理”，作者想告诉你的不可能让你在字面上轻松地得到，你想得到阅读快感，需要你付出脑力对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作出思考。

按说，读不懂诗歌，要么就虚心向人请教，要么就保持沉默，既不莽撞，还可以藏拙，不露丑，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可悲的是，一些习惯了小故事小噱头的读者无法容忍竟然还有让自己茫然不知所的事物存在，他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和愚弄，要挽回面子——尽管没有任何人认为那是丢面子——于是，他开口了：这是什么东西啊，洋不洋土不土的，简直是垃圾！他还会举例说，某首诗中的一句“幸福太巨大了，我背不动”（诗人江一郎的诗句），这不是废话吗？幸福是一种感觉，又不是什么具体的事物，怎么能够背呢？然后他得意扬扬地咧嘴大笑，自以为掐住了诗歌的“七寸”。更恐怖的是，他会在所有可能谈论“文学”的场合添油加醋，煞有介事地把自己的“读后感”转告给他的同事、下属或朋友。可以想象，肯定会有一些无论智商还是性情都与此人相似的人，他们乐于充当先知和“真理传播机”。很快，“诗歌不行了”的说法四处弥漫。这是当前社会最普遍最可悲的事情。

对诗歌最致命的打击来自诗人本身。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它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在不断地变化着，从“写什么”到“怎么写”都没有固定的内容和模式。遗憾的是，别说普通读者，即使是很多诗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常常拿数十年前甚至数千年前的诗歌形式和内容来要求现在的诗人，所得到的结论自然是南辕北辙。如同前文说到的那个中年诗人对孟浪大放厥词，一次笔会上，一个也曾经写过几首诗的“著名诗人”在发言中自始至终对青年诗人的探索——其实在同龄人看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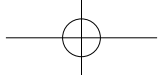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算不上探索，只不过在诗歌中运用了几个技巧而已——横加指责。如果说他的指责言之有物还没什么，遗憾的是此老的每一句话都是空泛无味，拿 30 年前的艺术观念来套当今的艺术创作。在座者面面相觑，又不好意思将其轰下来，只好不停地鼓掌。发言者显然误解了人们的掌声，于是他说得更加起劲……

毋庸讳言，诗歌本身也必定包含着许多不成熟的东西，有的是诗人本身的素养问题，有的是具体诗歌的技巧处理问题，有的是诗歌内涵的深浅问题。诗人与其他行当的从业者一样，会犯各种各样生活错误和写作失误。对错误的批评是必须的，而作为一个读者，你可以无视于诗歌的进步，可以不关心诗歌，远离诗歌，远离诗人，只要你保持沉默，不要无原则地散布“诗歌死亡论”，我想，诗人们对你已经是感恩戴德了。因此，对那些自以为是的读者，诗人们最大的愿望是：请你闭嘴。

还是回到孟浪的诗歌上来，事实上，孟浪也很清楚自己的探索方向，他通过坚持不懈的尝试，终于修成正果：“我没有过多着迷于此类‘反诗歌’的形式游戏。后来的发展，随着我对‘空白’和‘错位’的运用越来越娴熟，下述的状况便愈演愈烈：我的诗作很容易让读者处于持续产生陌生感和疏离感的被挑战的境遇。我无意开罪读者，但我绝难放弃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律令’，所以长期以来我安之若素。”（《没有妥协的余地》）

那么，我们面对一首自己读不懂的诗歌时，能否平心静气一些，也想想自己是否存在理解能力上的不足？

2003 年元月 7 日，我神差鬼使地进入了一个叫“上海热线”的网站，又神差鬼使地看到该网站首页的一则新闻，说上海著名诗人某某要在上海书城签名售书。文章中关于某某的介绍让我大吃一惊：素有“悲情诗人”之称、号称“当代徐志摩”！我习诗十年，竟然从未听说过这样一个人物，真是孤陋寡闻。赶紧找上海诗友询问，上海诗友也茫然。到网上查询，才从有限的几条信息中得知“当代徐志摩”是开饭馆的商人，



“身家上千万……事业如日中天，但工作之余不忘辛勤笔耕。”

商人写诗，避开质量不谈，有这份爱好实属难得。只是想起“当代徐志摩”这顶高帽，想起孟浪、宋琳等实力诗人的沉默或淡出，我还是忍不住内心的悲凉。



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的“漂流式写作”

——以诗人孟浪为例

刘波

—

20 世纪 80 年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有相当一部分诗人都远离了诗歌，而留下来的坚守者，或在国内继续探寻新的出路，或旅居海外融入西方氛围。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海上诗派”的代表性诗人，孟浪一直转战南北，并通过自己的国内和海外创作经历，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漂流式写作”的典范，这种漂流，一方面是身体的四处漂泊，另一方面，也是精神世界的放逐，即创作风格随着地域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转换。对于孟浪来说，他的诗歌写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他只是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从而获得持续性的艺术体验。

追溯到 1980 年代中后期，孟浪是在一种疯狂的诗歌氛围中度过的，他的写作历程伴随了整个第三代诗歌运动由高潮向尾声的滑落。在这种时代流转中，诗人并没有过于失落，毕竟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种个人化写作的时代来临了。在 90 年代初的几年里，诗人在旅行中完成了自己对新时代的回应，并留下了很多优秀的诗篇。尤其是到了 1993 年，大部分中国诗人面临着被时代抛弃的困境，就在这样的转折性时刻，孟浪到美国的布朗大学做了驻校作家，身份的改变对于一个纯粹的诗人来说，恰恰是一种拯救，这一方式挽回了诗人所面临的尴尬处境，让他有可能被中断的诗歌写作接续上了，并得以拓展。旅居海外十余年的孟浪，在创作上并没有沾染上一身异域气质，而是将现代性与个人经



验进行了艺术的融合，尽显了东方式的文化立场与传统。这对于很多漂流海外的中国诗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坚守。

诗评家徐敬亚曾用他那富有激情的语言，给孟浪的诗歌作了一次不乏先锋性的评价，其形象化的论述直逼其诗歌内部的真相：“二十多年来，孟浪的诗一直显露一种救赎整个世界的知识分子情怀。在现代汉诗的编年史中，孟浪的感觉显得更尖锐、更轻灵、更犀利。他的诗之针更细，更尖，更接近黑暗与鲜血。孟浪独创了一种抽象、递进、不断强化的语感，并以此直刺人类的痛点。”¹这是徐敬亚对孟浪二十多年诗歌创作的一个总体评价。其实，孟浪的创作也是分阶段性的，每一阶段的写作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比如他早期的诗歌讲究简洁的风格，不仅语言干净纯粹，意象也不繁复，呈现出一种自由而朴实的形态。

孟浪写于1985年的《冬天》，是关于诗歌本身与时代之关系的精确描述，这体现了诗人早期诗作风格的简洁与明晰。“诗指向诗本身/我披起外衣/穿过空地/在这座城市消失。铜像/我无法插足/诗指向内心/四壁雪白/这间空房子里可以住人//相反。我们还是一起穿过/这片空地穿过/这座城市穿过/诗本身//在那里我们也可以住下/升火，脱掉外衣/甚至内衣/露出我们本身。面对诗/或背离诗。”名为《冬天》，实则是对诗歌本身的抒写：诗可以指向诗本身，也可以指向个人的内心，这是诗人当时对诗歌的看法，全诗透出了诗人独特的理性思辨意识。

孟浪早期的创作，是顺着第三代诗人对诗艺技巧的注重而走上一种理性化道路的，比如《靶心》、《过桥的鱼》、《村里光膀子的男人》、《神秘经验》、《失去》、《总的看法》、《有什么东西在拉我》等诗歌，虽然大都是对一种事物或现象的白描化抒写，但里面隐含了诗人丰富的文化修养与艺术才情。短句子、快节奏，注重语感与诗歌本身所具有的那种神秘性，这些都是孟浪早期诗作的风格，它们注重的是对诗歌本身的理

■ 1 孟浪，《南京路上，两匹奔马》，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解，即那种朴实语言表象下隐藏的自由精神。

一直以来，孟浪所恪守的独特诗性与神秘化气质，有时候很难直接言说，只能在阅读其作品时，那种天才的语言与想象，并着洒脱的艺术之风，我们才会共鸣般地感受与领悟到。“信仰发生在我的身上/几乎不可动摇/我连再迈出半步也难/信仰的敌人从四周包围过来/偏偏信仰发生在我的身上。”（《你所目击的脱险》）“语言可怕地沉默着/说话的人捂住嘴/他已经受伤。//到处是完整的句子/完整的意思/没有人表达/说话的人在承受。//到处是无意义的/车轮的滚动声/一系列乘坐者平稳/语言在身体里/说话的人凑上来察看伤口。//他在人声鼎沸的马路上/他在语言公墓中。”（《语言公墓》）一个信仰，一种语言，都成为诗人笔下具有神秘感的意象，欲望与感官全面调动，诗人在想象作用下营造了对话的氛围。在交流中，他洞悉诗歌表达的真相，即对当下现实和自由精神的不懈追寻，否则一切语言与想象均为无效。诗人在个人与时代的共处面前，选择了不妥协，而只服从内心对自由的向往，所以他于 90 年代的精神漂流在所难免。

二

作为 80 年代的抒情诗人，孟浪的创作部分地解决了抒情在诗歌中被泛滥所包围的困境，他清楚地知道抒情在纯诗中的重要位置，而这种抒情并非没有根据的廉价想象与无聊升华，而是对古典诗歌中悲剧性诗意与开阔视野的恢复。进入 1990 年代以后，孟浪的诗歌的确是多了一重抒情气质，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词语使用上，而且也体现在他所营构的那种诗意化的抒情氛围里。整个 80 年代的结束是一次抛弃与释放沉重负担的过程，而 90 年代在重新选择的时候，诗人更加注重个人与时代、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那种富有张力性的表达。虽然刚刚经历了一场思想动荡，诗人的内心可能还处于动荡后的起伏期，但其诗歌中似乎没有



过多的愤世嫉俗与激昂慷慨：在那平静而忧伤的抒情外表下，其诗歌里仍然潜藏着诗人内心对于个人与时代、历史的那份坦诚。

整个 90 年代的前半期，孟浪的诗歌战争进行得异常激烈，他与时代、与历史、与他者都有过较量，这种较量不是对它们的征服，而是与它们在冲突中的融合。孟浪深知，灵魂深处的障碍需要清除，否则就只能拜倒在时代的压力之下，首先就需要超越自我，才能超越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重负，所以，他开始关注身边的事物，比如大自然和社会事务等。

90 年代初的《七首诗和另外四首诗》有对自然的描绘，有对社会的反思，更有对个人内心的巡视。“危难中包含着谁的雄心/它阻挡我，它高高在上/我尝试着失败一次，失败多次/用退却把道路堵死，”这是一种生存的策略，也是诗人在质问中产生的想法，它抑制了个人的前行，个人只能顺着这样的方式去寻找另一条出路。“都是空白，城市的荒芜在加剧/就因为人群，人群，人群/我紧握来自我身体的一张犁/权力，已为我的田园准备好带铁锈的落日。”城市与权力的合谋，从书写的层面上完成了诗人内心所潜藏着的使命。而在《历史的步伐与历史本身》中，诗人好像是与历史开了一个玩笑，他与历史比赛丈量距离，最后还胜了历史，让历史断送了前程。在这里，历史似乎是一个人的命运，也是一段时代，这个时代在与个人的较量中显得混乱不堪，而事实好像并非如此。这或许是诗人运用的一种反讽的笔法，揪住了历史的尾巴，可以随心所欲地戏弄与玩耍，累了，比赛结束了，“在书房里我坐了下来，”开始反思整个过程，但仍然不明了，甚至有一种彷徨的迷惑感。

诗人抒写历史与个人的较量，是在质疑中完成的，他用富有动感的语言直取了历史的核心，并呈现出一种深刻的超越意识。诗评家周瓛对于当下先锋诗人的个人性与历史感之关系的探讨，或许正契合了当代诗人对此的认识与期望：“诗人要建立起一个内心世界，一个诗的世界，他（她）既要保持个人立场的独立，又要通过自己的经验把握住现实和



历史一闪而过的灵光。诗歌世界中的个人性和历史感必须统一在一首具体的诗歌文本中。”²这样的论述，对于孟浪的诗歌写作来说是恰如其分的，真正暗合了他在世纪之交对于诗歌的看法和创造性经验的展示意图。

在时代面前，个人有时是需要承担一些历史的问责的，诗人在其诗歌中就有这样一种自觉的追问意识。“他的话触及真理的要害/真理是说出来的/像受伤时流出的鲜血//嘴被打肿了/真理是说出来的。”(《四月的一组》)诗人在不断地强调：真理是说出来的。有承担勇气的人，他愿意说出真理，他也甘愿遭受惩罚，由此，诗人喊出了“谁是暴力的罪人”的厉声质疑与责问，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时间的细节在孟浪 90 年代的诗歌中是他直面存在的重要依据，因为线性的时间之流看似简单，实则在他的诗歌中蕴含着诸多深邃的力量。诗人说过“时间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人，”而在《往事》、《千年》、《沉迷在终点之中》等诗歌中，都强烈地表现出时间对一个人的意义。当绝大部分诗人都无法越过时间与死亡的意象，而独自描绘这个世界时，孟浪也不例外，即使在 90 年代具有热烈抒情风格的《我们身体里的……》、《简单的悲歌》、《善在旅行》、《医学院之岸》等诗歌中，也有着鲜明的时间观，这是诗人理解世界的现实入口，尤其是在 90 年代那样一个迷惘而不知所措的时代，更是如此。

三

可以说，整个 90 年代是孟浪建立自己独特风格与价值的十年，这十年中他创作颇丰，也在不断的调整中完善自己的诗歌理念。不论是在

2 周瓛，《当代中国先锋诗歌论纲》一文，收录于《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能充分地找到自己所表达的那个诗意现场，质疑、批判，与外表的抒情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如既往地继承了80年代那短暂的诗歌风暴所沉淀下来的诗学意义。

孟浪90年代后期的写作与他新世纪的创作是一脉相承的，其诗歌美学也已经通过不间断的创作得以巩固，期间只有些微妙的调整。他所面对的现实就是抒写，对内心与世界不间断的抒写，即使是自我放纵，也有他真诚的诗歌态度在里面。炽热、激昂与纯粹抒情式呓语，都是他的诗歌所散发出来的独特气味，所以，在那些旅居国外的第三代诗人里，孟浪是出类拔萃的：他没有间断的创新式抒写，让所有脱离了中国语境而又以现代汉语为母语的诗人都黯然失色。他对诗歌语言的不断锤炼与打磨，以及对诗歌意象的不断选择和过滤，都为其诗歌罩上了一层开阔而又大气的光环。因此可以说，孟浪在90年代的诗歌表现了他对个体生命展开自由度的深刻把握，并由此去拓展内心的那片精神荒野。

诗评家陈超在90年代末期对先锋诗歌有着深刻的见解，读之无不令人产生共鸣：“诗歌是个体生命的真实展开，每个成熟的诗人对诗体会愈深入，就愈能感到它迫使你缄默的力量。诗人像鱼在水中默默游动，侧身擦过冰川或游向暖水，冷暖自知。”³这种论述对于孟浪来说也是合适的，诗歌的一切都是针对诗人自己的，大都只关乎诗人自身，而与他人无涉。甚至就是在诗歌写出并发表之后，它仍然无法脱离诗人而独立存在，它连接着诗人敏感的内心涌动。所以，诗人只有对其笔下的现实与世界体会得越深入，他的诗歌才会获得更具开阔性的视野与审美向度。

相比于90年代前期，孟浪在90年代后期的诗作有了一种大的改观，即更加平实与朴素，似乎又回归到了80年代初中期那种简洁的氛

3 陈超，《关于当下诗歌的讲谈》一文，见《打开诗的漂流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围里。另外，随着 90 年代大潮流对叙事的热衷，也让他的诗歌多了一份雅致与可读性。最重要的是，诗人开始由形而上的虚空转移到了对形而下的社会事务的关心，这是时代使然，也是与诗人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心态变得更现实有关。他的《教育诗篇》系列就是这方面写作的一个典范，当然，他虽然关注的是美国中小学教育的现状，但是对整个世界教育的格局也有辐射性的影响，这至少表明诗人是真正的在挖掘社会的现状与生存经验的问题，而不是进行务虚和不及物的造假。

孟浪从 90 年代后期一直到新世纪前几年的创作，大都是在关注生存背景的前提下对叙事因素的尝试性抒写，其角度与变换的方式都各有变化，对社会、对个人、对国家、对世界，无论从宏观上来审视，还是从微观上来解读，其诗大都承担了他在 90 年代初期就已经秉持的美学和意义。尤其是在《双虹记》、《伟大的迷途者》、《纪念》等诗中，不仅有抒情因子的渗透，而且那种深入而彻底的理性思考也主动进入了他的诗行，并呈现出了非凡的理性深度。

到了新世纪之后，孟浪的笔触就伸得更加渺远了，有时指向的是生活本身，而有时却又指向人的内心，或者两者互动交融在一起，营造一种普遍的诗意隐形格局。当然，这是叙事进入他的诗歌创作之后，诗人所进行的创新性调整所致，此种风格表面是温和的，但内部仍不失尖锐性。“直立的恐惧 / 让无膝盖的人如何下跪？ // 演员说：他去剧院才是回家 / 演员的妻子说：他回家总在演戏。 // 只是关节如何弯曲 / 打击的半径如何缩短？ // 三岁的儿子说：他离开家，也就离开了舞台 / 儿子进一步说：他离开了舞台 / 遇见的每一位却都是剧中人。 // 战争爆发了 / 化妆停止了 / 火箭发射架已然直立。 // 妈妈接过话头：儿子，你去洗脸 / 我去化妆，你爸爸么，他正在生活！”（《生活》）生活其实就是演戏，演员有时真难以将演戏和真实生活完全分开，他沉浸其中，无法自拔。诗人将叙事全面引入了诗歌，其中有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全诗通过一段一段的人物对话，透出了幽默与反讽的气息，但诗里却隐藏着对虚假生活的



批判与自我反思。而这正契合了诗人在 90 年代中后期对自己的调整策略，简单的叙事背后隐藏着诗人富有生活意味的回归。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大潮流中，孟浪有一种加速前进的趋势，但进入 90 年代乃至新世纪之后，诗人在自己的艺术行进上似乎慢了下来，有了一次减速的调整。这种减速一方面是时代逐渐抛弃诗歌所带来的后果，另一方面也是诗歌美学上的转换使然。对于孟浪来说，他在二十多年的写作历程中，经历了两次“漂流式写作”的转换，不论是 80 年代在国内，还是 90 年代在国外，他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创作心态，以适应任何一次突如其来的艺术碰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孟浪抒情外表下的那种尖锐与冷静的批判立场，却是一直坚持了下来，并且愈来愈深入，愈来愈强大。



与“中国诗坛 1986' 现代诗群体大展”相关的几个段落

陈东东

青年诗歌运动差不多形成了一派地火，并且分出许多流派。创刊于 1985 年的《他们》杂志集结起南京、昆明、西安、上海、济南和福州等地的韩东、小君、小海、于小韦、于坚、丁当、王寅、普珉和吕德安等诗人，被认为形成了“他们诗派”。跟《他们》在同一年创刊的《圆明园》集结起北京的黑大春、大仙、刑天、雪迪等诗人，成立圆明园诗社，形成了“圆明园诗派”。据说贵州那儿以黄翔为首也有个诗歌团体，成员们曾经挟着一大捆自印的诗报到北京，冲进诗刊社，展开一面近两米长，半米宽，镶着黄流苏的紫色平绒大旗，旗上八个遒劲的大金字：“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十分骇人，十分了得。贡献流派最多的是四川，有“莽汉主义”、“整体主义”、“非非主义”等多种花样，尤其“非非”，从宣言到理论到杂志，形成更为自觉张扬的自我塑造和推广模式。1986 年 6 月，我收到不知是谁寄给我的一册《非非》创刊号的那天，正有个浙江缙云的诗人（他后来成了一个律师）到我家来。他大为惊奇于这个流派的横空出世，一边翻看杂志，一边喃喃“厉害……厉害……”。他翻看完了，我也抢过来翻看，一面赞叹说“壮观”，一面又想，要是将我投入到目标那么明确、纪律那么严整的诗歌写作流派之中，我一定会受不了。

这年 4 月，西川为了帮《山西文学》的诗歌编辑、诗人路潞组当年第八期“诗特辑”的稿子，给我写来了一封信。当时我仍未在正规的刊物上发表过诗作，所以对西川的约稿很重视，抱着希望。《山西文学》的



这个“诗特辑”后来并未弄成，不过我跟西川开始了通信。西川是那种在书信里认认真真跟你谈诗的朋友，常常会写来一些长信。跟他通信之前，我从未遇见过那么认真地跟你讨论诗歌话题的人。有一次来信，他在几张抬头印着红色“最高指示”的信笺上告诉我，已经把刚刚油印出来的《麦地之瓮》、他跟海子的诗歌合集寄给我了。在那封信里，西川写道：

我发现，一切优秀的诗作中有三种因素是不可或缺的，这三种因素是：①机智（指遣词造句），②智慧（指思维方式），③真理（指思维的结果，我更倾向于有结果的可能，而没有固定的格言式的警句）。北京有一个叫阿海的人，认为你的诗中有强烈的形而上倾向，使你区别于王寅和陆忆敏；我对他说，诗歌的“形而上”恐怕不同于哲学的“形而上”，在哲学中一切是肯定的，在诗歌中则有伸缩性，诗的“形而上”所凭借的更多是直觉的智慧，是猜测。平时的思考是不可少的，如宋人严羽所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致。”我觉得我们是应在艺术与思想之间做一种调和，使我们的思想不致太显，使我们的艺术不至太空。

阿海即桂敏海，第二年我在西川家跟他见面，成了朋友。而在认识阿海之前，在西川写来的信里，我常常把他跟海子搞混。

西川信里的这些说道，不久被他写进了他自称“西川体”的“艺术自释”或“宣言”（在这一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上），后来的一些通信，在这方面的讨论更为多样和深入。并且，我看到，出现了一些倾向性比较一致的诗人，不——当一种倾向性明确起来，具有这种倾向性的一些诗人得以相互认出。两年后我跟西川等人创刊《倾向》，这种诗人和诗人的相互认出是很重要的动



因。

我的一首写于 1984 年的十行短诗《远离》，发表在了《新观察》杂志上，这是我的诗作第一次被正式刊用。那是一个更年轻的诗人们的小专辑，发表在一起的还有柏桦、吕德安等人的诗。我不记得是谁将那本《新观察》杂志拿给我的，但记得那个人告诉我马高明编选了这个专辑，并说有十块钱稿酬。这十块钱，我传说中的第一笔稿酬，我至今没有收到。

诗人大仙也开始跟我通信，他在《北京青年报》工作，以本名王俊发他作为体育记者采写的稿子。有一次他来信预告说，丁玲和牛汉主持的《中国》杂志将要发表我的几首诗。没多久，不知是谁从我的《眼眶里的沙瞳仁》里选出的《骑手》等几首诗，就出现在了某期《中国》杂志上。《中国》杂志据说是丁玲复出后想要对抗文艺专制而动了许多脑筋走了许多门路出版的一个“民办公助”的文学期刊，从 1986 年开始，陆续刊发了几期比“朦胧诗”一代更年轻的诗人们的作品。此外，远在吉林省辽源市的《关东文学》杂志，也在宗仁发的主持下开始刊发“第三代”诗人们的作品。

尽管《中国》等刊物已在择要发表青年诗歌运动中一些诗人的作品，但当时形势，连算是被半推半就地“地上化”了的“朦胧诗”诸人，也还是难以正常发表作品和公开表达其思想观念，更年轻的青年诗歌运动中的诗人们，则更加没机会。压抑带来的窒息感，不能不让诗人们时有夺话语权的冲动而欲爆发。所以，当徐敬亚在《我的邀请》里说“中国诗歌继续流浪……要求公众和社会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我欲在《深圳青年报》副刊上举办一次‘中国诗坛 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或称‘中国诗坛 1986’现代诗流派维展’……没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可以写主张。无体



系的，可以筑之！”——这封发自深圳的信，就立即得到了热烈的回应。

10月底，有一天，孟浪背着双肩背包来我家里，让我看《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我发现陈东东被列在“海上诗群”的名下——而那个“海上诗群”宣言，我这时才第一次读到。黄昏里孟浪走进中南新邨的样子我记得分明：披肩长发，大胡子，仿特种兵制服的“兰博衫”和大头皮鞋，孟浪迈出的步伐比他的诗句还要坚定、快捷、铿锵。一个正端着畚箕往弄堂口去倒垃圾的老太婆完全被孟浪给吓住了，她收拢脚步站在原地，畚箕举到胸前，两眼迷惘地追随着孟浪，直到他拐进了弄堂底里的18号门洞。我当时就站在门洞上方的一扇窗前，心想我所见的这个画面，倒是可以用作青年诗歌运动的海报。

青年诗歌运动终于有了个喷射的口子，并且，看上去，参与到大展之中也就是参与到创造历史的行列之中。那天晚上，电视里正播一部1979年以后解禁重映的电影《大浪淘沙》，其中一个场景，逃到武汉的土豪讲起20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大声抱怨说：“糟得很！”要是被大踏步的孟浪吓住了的老太婆一流的人物也在读着“诗群大展”，大概不会像我那般开心，而要大声抱怨说：“糟得很”了吧。会有这样的想象，大概我的确把青年诗歌运动跟那场农民运动作了不恰当的类比——那天晚上，我觉得，《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排得满满的“群体大展”上，各个流派分得的一块块挤在一起不留缝隙的版面，太像是一次土改后的瓜分结果了。后来我听说柏桦、孙文波、潘家柱、傅维、向以鲜等人创办一种叫《红旗》的油印诗歌杂志，扉页上印两句诗：“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不禁哂然。

大展后来被定性为宣言大于作品的呈现。对曾经的青年诗歌运动而言，那是真实情况的呈现。宣言夸张地说出观念和理想，是否说清，是否说对，并不是运动中的诗人们关心的重点。重点在于，说出了就是胜



利。而这种艰难的、轻易的胜利，也让这场青年诗歌运动在大展迭现的高潮里退潮……

我没有马上去读孟浪送来的那几份报纸上的诗歌作品，而是颇能体会编者和作者的用心，津津有味看那些宣言。上海方面，除了“海上诗群”（陈东东、默默、刘漫流、天游、王寅、陆忆敏、郁郁、孟浪等人），还有“撒娇派”（京不特、胖山[王依群]、锈容[默默]等人），“主观意象”（吴非），“情绪流”（陈鸣华）和“城市诗”（宋琳、孙晓刚、张小波、李彬勇）也参加了大展。被徐敬亚名作“红色幽默”的京不特“撒娇派”宣言最为出彩，引来一方面受到热捧、一方面又遭批判的戏剧效果。而1986年以后京不特的个人经历，更是充满了戏剧性。“城市诗”的那篇题作《实验与主张》的宣言让我注目了很久，因为它更接近我一直感兴趣的诗人、诗歌跟上海这座现代都市的关系问题。孟浪写得语焉不详、我事先并不知情的那篇“海上诗群”宣言，也关涉到这一问题。而在刘漫流后来补充提交给徐敬亚的另一篇“海上诗群”的“自释”里，我同意他开头那句：“上海有那么一些个人……”刘漫流代言的“自释”，我也是在它发表以后才头一回读到。

来自上海青年诗人的这几篇宣言大概说出了这么个重点：上海的诗歌地理学，在截止于1986年的青年诗歌运动时期，已经作为一个跟现代性写作和美学的现代主义追求捆绑在一起的问题，被上海的年轻诗人们充分地意识。它的独特性在于这并非一种地域、地方意识，而是一种超越地域、地方性，甚至超越民族性和中国性的文明意识和“上海”意识，一种“上海的个人”意识。这的确因为上海这座都市诞生、成形和发展的奇特，这种奇特，在历史、时代、文化和现实的中国语境及全球化语境里都会显得更为奇特。它是否催生了独一无二的奇特诗意呢？

……



在呈现那场青年诗歌运动的当时状况方面，“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做得极为成功。它喷射出那么多由宣言支撑起门面的五花八门的所谓流派，正好真实地映现了青年诗歌运动的虚张缭乱，让人检阅了如徐敬亚所说的，当时诗歌那“最空前的数量繁荣”。不过，冷静的反省也从热闹处开始了，“大展”后一段日子里我收到的诗人来信里，老是有“水落石出”之类的说法。这个“水”，大概指的是江湖之水吧。对于以流派、诗群、方阵和代际之前浪后浪纷纷扰扰的诗歌江湖，我虽然说不上厌倦（因我未曾真正参与其中），但旁观的兴趣实在已大减。而且，在我看来，八十年代最为常见的那种方式——常常聚在一起的一伙诗人创办一份油印或铅印的诗刊，然后集体为之写诗，集体出道，甚而大行其道，难免不是党的文艺方针的一个哈哈镜里的镜像；尽管它们也为缴械“文革”语言暴力、消解红色话语系统、颠覆官方言说模式颇多努力，却往往又会形成种种江湖的（是否可以如西川曾评价的那样说——黑社会的？）语言暴力、话语系统和言说模式。

我更相信诗歌写作只能是一个人的事情，无须写作的结盟（也不可能有写作的结盟）。它不是从拟好的宣言和既定的观念出发（或走向它们），而是从自我的出身、经历、体验、认知、性格、情感、兴趣、声调、呼吸、记忆、想象和生命状态朝历史与未来出发，去探险，去如履薄冰地走通诗人的鸟道，哪怕并不能走通……

“群体大展”让你再一次意识到你是在怎样一个当代诗歌的场域里写作。它的意义，有时候却似乎仅只呈现为一份各路诗歌好汉的花名册——十几年后有个化名百晓生的人在互联网上贴出一份当代诗人“一百单八将”的花名册，看上去也仍然是以“诗群大展”为底本的吧——拿着花名册，固然方便了各地青年诗人们声气互通，但是对照着看名字下面的诗作，却也往往就能大概明了这个名字在江湖上会是个



什么形象，是否值得交往。这花名册的鉴别功用，于我实在要大于“联络图”。而时常收到的各处寄来的自印诗刊(油印的仍然不少，铅印的也已渐多)，也往往起到花名册的作用。

.....

大概是受到“诗歌大展”铺天盖地的宣言的启发，也可能是要抵制那种铺天盖地，有一天孟浪向我出示了一份宣言的复印件。他告诉我这份会以九个诗人的名义发出的东拉西扯的宣言暂时只是一份草稿，还在磋商和修改之中，由于我也被列到这九个诗人里面，所以，孟浪说，就有义务也对它发表意见和动手去增删它。但是我没有宣言的兴趣，当时大概都没有认真阅读过那份草稿，当然就既未说出什么意见，更没有动手去增删。后来，此宣言不知为何并未披露、发布，不了了之了。现在，它成了文献或文物，值得抄录在这里：

于坚、杨黎、丁当、胡冬、亚伟诸友：

初稿就由默默和我匆匆拟就了。我们的一位朋友已看过，并在原稿样上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你们都能在原稿样和这位朋友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再动些“手术”，大胆改，另起炉灶亦可，尽量做到能使大家都满意。你们的修改意见或就在此稿样上标出，或另纸说明；尽快寄来。然后默默和我最后统稿(不要迟于11月5日)。

孟浪

1986, 10, 20, 凌晨

我就是海市蜃楼

—— 九个诗人，一种宣言



荷马不死，荷马也看到了。

都聚在岸上，都看到了。身后是漫无目的蔓延的大陆。有的人刚挤进来，有的人还在来的路上，有的人才出发不久。路多得好像根本没有路，人多得好像根本没有人。我们就在其中。我们每个人都发现，在这片土地上把我们卷得无影无踪的就是道路。我们终于吐露说出：我就是海市蜃楼。

这不是一个梦。

这是一个寓言。一九八六年，中国的一个秋天，中国的九个青年，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愿意共同写下了这些文字。和丹麦人基尔凯郭尔不一样，他当时独自埋头写下的后来被叫做哲学著作。

我们写诗。

我们这九个人目前居住的地方，并没有过于特殊的象征意义：昆明、成都、酉阳、西安、天津和上海。也由于很偶然的原因，我们成了在那里生活和写作的诗人，不管我们自己或别人怎样承认或不承认。

这是时代的境况，我们凝神又想了想，觉得情形是这样的。只是因为写作，至今仍然没有放弃诗，所以说这些说得像一个梦。

我们的诗，难道就是明晃晃的梦了吗？不，已经很不是了。在我们面前闪烁着奇异光芒的，是一个寓言。

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我们中有人说他写诗为了我们中国的梦，有人说他自己则是要粉碎中国梦，大多数人什么也没说。而所有人至今没有放弃诗。在我们坚硬的生命与硕大的世界之间，有一块飞地，那就是诗。激情没有消退，智慧仍在生长。

抽烟喝酒，或者不；打架骂街，或者不；乱谈恋爱，或者不；酷爱古典音乐，或者不；读点佛经，或者不；迷上了瑜伽术，或者不；留长发蓄胡子，或者不；穿戴得漂漂亮亮，或者不。[修改者：可以加上更富于特征的内容]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我们的生存方



式，使我们得以与这个世界保持了完整的接触，并介入。这一切也不能不构成我们，就这样构成了我们的诗。

这是一个寓言。

我们听到过链索发出的神秘的声响。

我们读到过早于我们十年拿起笔写作的青年诗人们的优秀诗篇。食指、多多、北岛、芒克、江河，这一连串的名字结成了现代诗史中一连串铿锵作响的重要环节，这小小的一段历史之链艰难地牵动着一些东西，也捆绑了另一些东西。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催生了当代中国的现代艺术。

他们是看到他们自己的诗行中透出的血淤的，他们扭头看到了他们肩膀渐渐渗出的血。这是一个寓言。主要不是中国，是这个世界，太庞大了，太沉重了。

我们知道，他们也是往海边赶的、想走上岸去的人。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知道海市蜃楼是什么。

寓言确实实是存在的。诗人指示了它的存在，确立了人类与寓言之间的相互位置。进入它！重要的不是进入历史，而是进入寓言。

他们不年轻了。我们也二十好几了，差不多都要二十五岁上下，作为男人，在中国这是个危险的年龄：做儿子已经太老，而做父亲又显得有些年轻，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成为我们自己。

常常是，很多人和我们一样都写诗。很多人和我们不一样。

更多的人，和我们不一样，都不写诗。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

就这样，就在陆地上，在曾经布满兽迹和已经布满建筑群的地方，很多人、更多的人淹没了我们，反过来也一样，我们也淹没了很多人、更多的人。我们孤独了。我们一个个地孤独着。在数也数不清的灭顶之灾面前，“我就是海市蜃楼”的唯一的意义才显示出来。

作为诗人，我们是孤立无援的。作为人，我们看到了千千万万



双向我们伸来的手。海市蜃楼，在人们目力最后勉强触及的地方，显示着它千真万确的、难以消逝的存在。

我就是海市蜃楼，不和你靠得更近，也不和你离得更远。诗，一望无际。

“我就是海市蜃楼”就是这样一个寓言：道德教条、礼伦禁忌已全部退出你的视野，在你体内涨满和在你体外遍布的只是愿望和行动——那大片大片的沉默。

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个寓言，换一种说法，我们即将生活在一个寓言之中，我们才感到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不确定，都无法确定。我们继续是寓言的制作者，继续是寓言的讲述者，继续是寓言的主人公，继续是寓言本身。

这是一个寓言。一百年前，也是八六年，七十岁上过世的瓦格纳在地下安眠了三个年头，凡高和高更在巴黎见面，凡高会去阿尔的，高更会去塔希提岛的；弗洛伊德博士结婚了，他心里也明白他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壮年汉子尼采绝不相信过了三年他自己竟真的疯了。[修改者：可删？]

一百年前，诗人们在做些什么？那些年轻的和并不年轻的诗人！

他们把那些优秀的诗篇留给了我们，把一个寓言留给了我们。他们都死了。

我们也会一个个地死去的。海市蜃楼不朽。

我们说：白骨们伸懒腰是看不到的。在梦中发生的可以全然不信，但在寓言中发生的没法不相信。

只剩下艺术了，只剩下诗了——对我们来说，只剩下寓言了，对所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同样只剩下一个寓言了。人类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急匆匆地赶去。

越南战争是一个寓言。五月风暴是一个寓言。登月飞行是一



个寓言。中东冲突是一个寓言。非洲饥饿是一个寓言。等等，等等，都是同一个寓言。[修改者：可删？]

显然，我们不打算隐瞒我们是中国的存在主义者巨大空白这个事实。其实，这颗星球上的一部分人类成为存在主义者这一事件包含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性。我们的悲剧在于，我们感觉到了，我们认为我们是。只有懦弱的人、惧怕走失败的人才会羞于承认和不敢承认这一切。而我们不。

当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在一个早晨醒来之后突然意识到大家有必要坐在一起讨论诸如全球问题、人类困境的课题时，我们这些诗人在讨论一个寓言。不单单有九个人，有九十个，九百个，九千个，甚至更多；不单单在中国，在阿根廷，在刚果，在瑞士，在新西兰，在葡萄牙，在任何一个地方。[修改者：可删？]

我们和世界上的所有人一起试图推迟漫长的核冬天的到来。我们在秋天里，我们在寓言里。

可以看到，已经看到，确实看到。

我们向任何一个方向望去都能看到海市蜃楼的升起。我们的脚下是不知向哪儿缓慢移动的大陆，手中是诗。

都聚在岸边，都看到了。

荷马不死，荷马也看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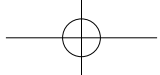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陈东东 丁当 胡冬

李亚伟 刘漫流 杨黎

于坚 默默 孟浪

一九八六年十月·中国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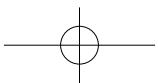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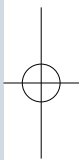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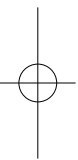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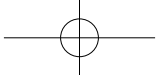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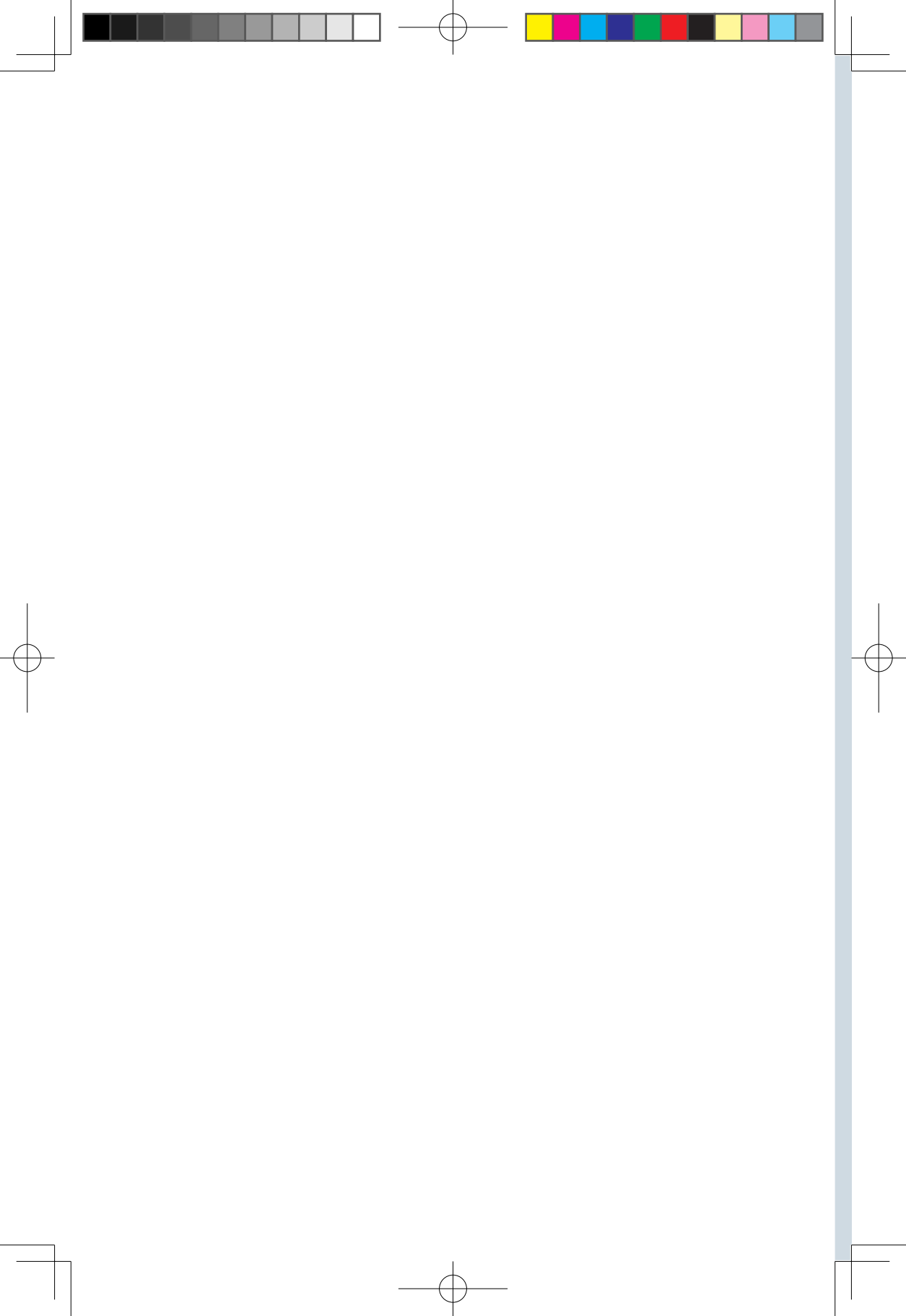
（本文摘自作者书稿《游侠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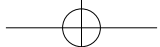


孟浪肖像，摄影：廖伟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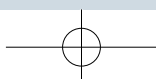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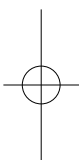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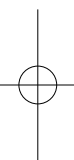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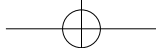


孟浪肖像，摄影：廖伟棠





耿占春诗歌札记暨诗选





在雾霾中

(2013)

生活的每一天开始变得艰难了。是的，是每一天。而生命还没有丰富到每一天都能够为你提供新的意义。似乎每一天都需要一个新的动机，每一天都要有一个别样的理由。昨天的兴致勃勃一点也不能延续到下一个早晨。前一时刻有意义的事情到了下一时刻诡秘地消失了。曾经意义十分饱和的书再次打开时显得贫乏了——快乐的阅读其实是赋予意义的能力。是的，你赋予文本以意义的能力在减弱，赋予生活以意义的能力在衰退。

只有阴霾的天气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只有腐败生机勃勃地重复着。生活的每一天都开始变得艰难了，是的，是“开始”这一动词，写作就在这一反向中逆向而行。艰难的或许在后头。一个人过了知天命之年，既没有德性可以实践，也没有功业可以成就，仅有修辞活动是否足以完成一种天命？

穿过不同岁月、熬过所谓的社会转型，使你的生活与自我显示出某种连续性的事情是写作，曾经是写作，然而如果写作还没有陷入最终沉寂的话，断裂的迹象与预感已经出现。生命与时间不是“绵延”，而是断裂。你似乎得不断跳跃。然而，让你的书写独立成长吧，在你的生命之内和生命之外。

生活与写作变得更艰难了，每一天都是一个艰难的开始，这是晚期风格的特征？生活变得艰难，在一切都倾向于走向自身“终结”的时代，在一种世俗的末世论支配的世界上，开始是一种异常艰难的时刻。是



的，如果不是渴望着一种别样的开始，生活和写作就不会如此艰难。

每一天都是一个开端，哪怕面临的是一个失败的开端。生活的每一天开始变得困难了，而且就像人们在遗嘱中所说的：“与其他人无关”。

是的，2013 还没有获得意义，就让它获得一种意义吧。就让你的书写期待着一种意义来临。即使在一个人的每天格外困难的开始中。让书写在满腹狐疑中再次开始吧。

春

论著是精耕细作的田地，札记是意识与感知中的荒野，到处是不具名称的、野生的事物，没有分类、没有边界的存在，过分荒凉或过于繁茂，这就是语言的荒野。

保持思想的野生状态，多样性与多元化才是一种可能。

无法言说的沉默背后或许真的没有什么超验的或神圣的东西存在，无法言说的背后依旧是一个语言的“边界”而已，一个对于清晰的语言表述能力来说相对混沌的状况，如果说有什么深意的话，也许主要是一些超额的感受，超额的现象，超额的感性经验。相对于能够充分进行言说、相对于能够转换为“用途”的意识之外的超额的意识。

是的，像是无际的荒野，相对于耕作过的种植着作物的地方显得神秘，是因为荒野里有着超额的、繁茂的、杂芜的或丰饶的植物、动物。未经清晰语言表述过的地带如荒野，是超额的事物构成了神秘感与神圣感。是超额的存在而非超验的存在。是于“用途”而言那多余的、剩余的，构成了无法言说的背景，或能够言说的一切渐渐融进其中的不可言说的“语境”。



以世俗的方式思考神圣的，以神秘的方式思考世俗的，为着使意义得以留存，为着意义得以节外生枝。当然，这是在不触及伦理问题的时候。

一种文化是另一种文化的无意识，一个地域是另一种地域的无意识，一个未开化的国度是一个文明国度的无意识，沉默是语言的无意识，荒野是田园或农田的无意识，动植物是人的无意识，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无意识。在人命名的天的观念之外，天空依然是人的无意识，大地在语言陈述之外依旧是人的无意识，直到人们精确命名的事物全部出现在人的无意识之中。

就像占梦者一样，人们依旧需要从无意识中汲取意义。

意识的复杂性就是价值，让你的思想尽可能地包容更深更广泛的无意识。思想不仅仅是被清晰地意识到并清楚表达的思想，还应指向这个清晰的思想前景的逐渐晦暗的语境。指向行为或社会伦理选择的清晰与决断不应影响思想的复杂性；意识的复杂性当然不是不做指向一个事件地点的社会伦理选择，或一切事态都不再激发这种情感。

增加思想复杂性的部分或许不是意识，而是情感，后者指向一个发生学意义的地点，指向一种生活。尽管思想与意识可能有着宇宙论的或不具名称的宗教语境，这个日常事件的发生地点依然是思想、意识与无意识刻下真实痕迹的地方。

选择与行为需要一个意识的简化程序，而思想本身的价值在于还原为复杂性的程序。札记的工作属性在于成为复杂性思想的一个例证。仅仅在指向具体语境、指向一个社会性的地点的时刻，需要一种道德情感或良知的明确表达。但或许，这种情感反应在一个人的意识内部也将成为对复杂性的回应。



诗歌是一个范例，在有意识的表达与无意识的表达之间寻求话语的路基。先前充当这一思想功能的是宗教文本。当然是没有被原教旨主义所狭隘化之前。

以写作为生的人与他自身的任何一部分都不等同。话语中的人是一种修辞功能，以语言为生的人是意义的一个发生机制，是语言、表达、意义生成层面的一个微弱的变量，但是一个诱发性的变量，一个足以产生化学反应的变量。微弱的社会伦理功能只能隐含在他的修辞功能之中。在此意义上，化身为语言修辞功能的他已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殉道者，如果权力与社会再寻章摘句地把他所承担的修辞功能作为犯罪证据的话，那就是一种除了制造恐惧之外毫无意义最愚昧的惩罚。人们很久还没有理解，尤其握有权力的人们尚未理解，一些话语如此表达是缘于修辞功能，而非因为一己意志的选择。

书写领域，话语领域，身体语言或工具语言领域(即行为)，越往后越是接近现实世界，书写的文字大量转化为声音和噪声，醉心于书写的人早已属于退隐者。在权力与利益场所，在理性的情境中，人们是以话语去争取一切的，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需要以身体行为去获取它。书写者是一个不在场者。书写时发生在缺席的时刻。难道你不是一直是一个政治的缺席者，书写才变成了维系你生命的虚拟政治？

但在声音转化为书写的时候，书写是否能够携带着声音，携带着社会方言？这个社会是唯有声音才能揭示其真实状态的地方。

互联网和微博上的文字属于声音，属于现场和事件，属于一个确定的社会性的地点，当微博成为博客那样的书写时或许意味着声音的失败。



批判理性在于探讨观念、行为与制度形成的前提，探索那些失去了源头的或隐藏着源头的事物；实践理性不在于探索更神秘更美好的世界，而在于实践那些人们已经清晰知道和认可的事情。

活跃在你心中的是两种并存的东西，即观念上的理性主义，和良心上的激进态度？观念已经形成，像一种理性认识能力在观念史的展露过程中日益清晰地呈现在社会心态中，凝聚共识并形成价值判断，而良心却要对每一天所发生的事件做出持续的道德情感回应，即使理性已经看见了社会自身的希望与进步，个人的良心依然受到每天发生的伤天害理事件的困扰。

需要关注个人的、瞬间的、偶然的意义，也需要从一个发生学意味上的地点获取意义的社会表象。

这个地方现在进入了一种十分诡异的状态：公开的话语是“反腐败会亡党亡国”，人们私下说“反腐败也会亡党”。人类的联想在一个遥远的时代里发出回响：“于是我们进入了自己的时代，这个时代既无法承受它的罪恶，也无法承受对于这些罪恶的救治。”（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

“腐败”是一个坏词，尤其食物、动物尸体的腐败，然而用于拥有权力的人们身上，“腐败”意味着极其奢华的生存方式、难以想象的挥霍不尽的财富、不受公众监督的行使公权力犹如纯粹的个人权利，“腐败”意味着拥有世界上最受人羡慕嫉妒的一切，当然也包括弱小者无济于事的仇恨。在这个国度，“腐败”令人切齿，令人仰慕，“腐败”是成功的标志。而反腐，至少现在什么也不是，有时候，它是争夺腐败权的勾当。



腐败是赎买权力阶层自身的注资手段。反腐败则是廉价收买民心的权术。前者极其成功，后者暂时还屡试不爽。

腐败是一种增熵的过程，生命机体不是在成长而是处在腐败、朽坏的过程，在自然界，腐败未必是一个坏词，腐败是一种业已耗尽能量的事物重新进入生命循环的环节。土地与林中昆虫、小动物以及枯枝败叶等大量腐殖物的腐败成为生命的环境。

如果对“腐败”做一个修辞分析会如何？这个坏词值得进行一次修辞分析，就像对一个概念与经验之间的精神分裂做一次精神分析。在这个国度，每一个主流的概念都值得做一个精神分析式的修辞分析。比如“平等”、“集体”、“服务”、“主人”、“个人”、“社会”、“社会主义”之类的概念，每一个观念或每一种观念史都有一个社会精神分裂症的历史。

修辞反理性吗？修辞反对表面的合理性。如果没有一种修辞语境，某些词，比如善恶，心灵，精神……都不应该使用。一些有着古老身世的观念，都是接借着修辞诞生的。而今它们像观念的孤寡人，苟延在面目全非的观念世界。

借用古老的观念表达吧：说善“最终”或“必然”会得胜并不是一种认知性的判断，而是一种道德判断，即使恶常常几乎最终得胜。但没有对脆弱的善的信心，就什么也不会有，没有别的更能让人指望，因此道德判断实则包含着一种认知。即使不必相信必然性，即使善的观念史分析最终把善的核心理解为多数人的利益也罢。

以道德的心灵看待或期待着世界的变化，重复一下，以道德的心灵看历史是一种历史观吗？道德的心灵上最主观的、最缺乏历史意识



的吗？

一种感觉：你渐渐感知到你心中怀有的观念处在人类社会的观念史之中，具体些说，你心中的观念处在一个民族的观念史的现在阶段。观念不是你自己的，尽管那些更可敬的人以血肉之躯践行着观念或已为之殉身。你更热爱更珍惜某些观念是因为你注意到这些观念与同胞的命运息息相关。你关心那些在这一命运之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是你自己前世今生的各种化身。最终在历史中起作用的既不是那些伟大的独断者，也不是某个人心中的观念，而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观念处在观念史的何种阶段或状态。看看知识圈子的愚民们是多么愿意攻击那些权力内部的良知尚存者，又有多少人至今愿意把独断者奉为神灵，就明白现在还是观念史的中世纪晚期。宿命地说，如果他们的罪还没有受够，那么他们还会一直信仰那些与他们的生命为敌的观念。

——举个例子，1858年海口作为通商口岸之后，这里出口的货物主要有：蔗糖、食盐、生猪、皮革等，接下去还有木材和矿，而进口的主要货物除了鸦片，还是鸦片。英国真的可恶，鸦片战争真的可恶，商人真是可恶，可是，整个海岛的汉人到处都是吸食鸦片者，以至于一个人在海岛旅行的话，可以把鸦片当作通货使用。至今依然是，社会心态中还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还是愿意接受那些一直戕害他们的观念，就像曾经热衷于鸦片一样。无论坏的观念、坏的权力还是坏东西总得有市场才行。

善就是不信宿命。善就是以血肉之躯对抗观念史支配下的坏东西。你没有这么坚毅，只有微弱的善，就像你的恶一样。

但是只有观念被公开检讨，只有观念与经验的关系被检讨，真实的观念史才能构成有教益的思想。也就是说，只有经验与记忆被深描、被



叙述，才能构成一种真实的观念史。观念史的路径才能提供一种关于现实与历史的示意图。

如果一个人为他的一种观念而受到惩罚，但是他并不是只有一种观念，作为观念的人或理念人，他内心拥有众多的观念，在不同的论域、不同的层面上，看上去他往往拥有许多相反的观念，他该为哪一个观念受到惩罚、为哪一个观念受到奖赏？作为一个读书人或知识人，他的精神生活并非局限于一时一地，他生活其中的时代因为理念与希望对他意味着其他时代，而一切其他时代都是他的同时代；还有，对他而言，一切异域都是未曾抵达的故土，他生活的故土因为历史的流动早已成为他知之未详的异域。还有，那些宣判他的人忘记了他还有一种佛教信仰：世上的一切众生莫不曾经是我的父母。

而且，不可思议的是，他并非这些观念的主人，如果以为某个观念是他的独创，那就是抬举了他。他只是某种理念的短暂化身，就像泥菩萨或石雕是菩萨观念的一个化身，摧毁那些泥土或石头的化身，最多的毁坏了一种艺术，而因为一个人怀有某种理念折磨他的肉身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那是一种能够感知双重疼痛的生灵。

如果不能重新开始，比如改弦更张成为一个历史学家，那你还是能够增加你写作中的历史属性，如果你不能改弦易辙做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或小说家，那你还是可以对社会、对思想做、对语言作精神分析，或对社会与思想进行叙事，也就是说，依然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改旗易帜。如果你不得不继续做诗学研究，那就几乎不受制约地改变诗学一词的内涵，无限地扩展它的界限，无限地丰富它的方法，甚至把不是诗学的对象作为诗学来加以阐释。换一个看法世界就嘎巴一下改弦更张了。发誓既定的世界绝不改变的人是一个地道的疯子。任何不改变自身的东西都是已经死去的东西。



关于现在史的研究。成为一个社会的观察家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或许，在你跟踪记述一种移动的现在时，就是在做一个历史学家的工作。只不过不是使用过去的文献，而是使记述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文献。

“现在”是一种正在崩解的现实，现在的每一天每一时刻都在烟消云散，永远消失或重新凝结为被重述的“过去”，即历史。不是每一种崩解的现在都融入历史。在一个未经批判的现在崩解之后，常常是它最邪恶的一面融进未来，就像碎裂的、漂浮的、弥散的有害物质，形成再次笼罩现实的阴霾。

不是每一个亲历者都能够留下见证。不是每一种经验都能够被叙述。越是超出人类感觉限度的经验越不被叙述。最邪恶的，最野蛮的，超出了感知的限度，就像死亡一样。

吕森这句话中的意思我想到过至少99遍，却没有如此写下：“如果你想在一个学科之内提出新东西，你就要冒成为局外人的危险。”这句话就像是托克维尔关于美国的民主的一个评价的翻版：专制制度意味着一个人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就会被流放杀头，民主制度意味着你想的跟大家不一样的话你就是一个局外人了。

要回应这个身边的社会里各种问题，就得跨越学科的边界，具有综合认知能力，“可是”，还是吕森有点忧郁地问道：“谁有机会跨越学科之间的边界呢？职业生涯的机会处在这些边界之内，而非越过这些边界。”

不是过去的时代里生活的意义像热带的暴雨一样水量充沛，而是人们对无意义的感知被意义的象征符号所别有用心地遮蔽了。而今，符号还在，其象征意义消失了。

人们的易感性变得对无意义经验更敏锐了。人们总是在感受着无意



义，或感知意义的欠缺。无论哲学概念怎样玩弄“不在场”、“延宕”……也不能把无意义说得更有意义。然而，是否相反——意义真能在语言活动中被生成呢？

现代性：或许就是人们对无意义的不断增长的感知力。现代意识、现代性经验都扎根在日渐增强的无意义感之中。

一本新书，伯林的《苏联的心灵》，我们中间有一天会有一个人写一本“……的心灵”？“苏联”消失了，可是这独特的“心灵”预示了“苏联”的消失。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绝不要太热情，也没必要太低沉。当一切流逝，真正恒久为人所记忆的，仍是那些坚守的心灵。”我猜这就是伯林的忠告。我只想猜这本书，而不是想打开读它。

民主社会是社会监督政权，相反的是，政权全面监督社会。虽然你从理论上不信任二元论，可这个社会目前还是个二元论的世界。只有借助对立概念才能把问题表达得较为接近真实。何况，只有借助二元论才能拥有一种态度。而态度的社会作用——需要一种意志的对抗才能使思想产生力量——越来越临近了。

那一天是你生命中的原始场景之一，或许是唯一的原始场景。枪一响一切观念体系都崩溃了。你真不知道恶，会胜利这么久。这些话你已说过，恶的胜利已经蔓延至社会心态和社会无意识之中。个人对付恶的胜利只能靠发疯和遗忘，而遗忘事实上是另一种疯癫形式。整个社会最虚无的时刻降临了。不错，按照某个标准，它几乎是这个民族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但也是恶最昌盛的时期。一切健康的观念对这个疯癫的社会心态而言都是衰弱的。

如果期望这个社会稍有康复，它就要有勇气复活自身的真实记忆。



陈述这一原始场景是如此困难，就像叙述梦魇不得不使用另一种没有语义的语言。本来，这就是彻底取消语言与意义的原始场景。

夜晚，你总是一再地想起你生活其中的社会，它的噩梦，它梦魇般的原始场景。这一原始场景就是你今生一切言说的语境。因为它就是随后的一切得以发生的场所。准备了二十年，看来你还得积蓄力量，找到转换经验与记忆的修辞能力，否则言说是这么容易落入谎言的陷阱。你得准备着，熬过恶的胜利。

让我试着寻找一下思想的路径、路标吧。最初的日子，面对一个日益抵抗的社会，你曾经丧失了表达能力，丧失了语言，或许在任何一种丧失语言的状况下，躯体化的语言即疾病的语言就会成为替代物，让人想到能量的平衡，即使是转换为纯粹的负面能量的时刻；我再细说一遍吧：社会伦理情感的原始创伤转换成个人旷日持久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的积累进而转换为躯体化，一个人把紊乱的社会秩序与颠倒的社会伦理情感转化为无声的身体疾患或肌体组织上的表达。求医问诊的过程加剧了这一危机，医生职业只能关注躯体化阶段的问题，但却并不关注躯体化的先导因素，他自然也没有能力把躯体化的各种表征放置在你的受挫的精神生活史中进行考察，更不懂得将个人的躯体化与紊乱的社会秩序与颠倒的价值观综合考察，这是直到现在你生活其中的社会在医学和精神病学上尚未成熟的道德想象力；另外，医生也不能关注躯体化之后的符号表达。一般而言，精神危机的躯体化就是以无声的肌体组织上的改变默默吞咽下了属于语言的技能，属于语言的能量。躯体化就是无声的哭泣，躯体化就是无声的语言，只有痛苦而没有语义的语言，这就是心悸、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在它的较为常态而轻微的形式中，躯体化的结果就是失望，焦虑、忧伤，是失眠、心灰意冷、极度疲惫，这些消极的、无意义的身体表征替代了更具意义感的语言与符号表征。



躯体化的结果是导致痛苦避免言说自身的社会立场。疾病的语言不同于社会交往场所的语言，它是独白，最孤独的独白，而非交流，而非最低限度的交流。

焦虑，抑郁，心悸，厌倦，软弱无力……这是疾病的符号。什么是疾病的语法？你仅仅知道这些符号所诉说的只有一个意义：无意义。

心悸、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头昏，失聪，瞬间的失明，一个整天的聋哑，这是躯体机能的紊乱，然而这种紊乱不是躯体的民主，而仅仅是身体机能的各行其是，躯体功能的不协调，以及相互发出的恶劣的影响……疾病的语法？

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临床医学的，疾病更多的时刻属于社会现场的，属于道德和政治的。它们有一个中介，那就是情绪。愤怒、忧伤、抑郁，或许就是正义之情、正义受挫之情。就像存在着一种非个人的责任意识一样，疾病是道义失败感或社会伦理情感受到暴力羞辱的身体修辞。

道义的失败不会被记录在社会总体的账单上。就像悲伤、抑郁、疾病总是个人的，以个人的方式结算，以个人的负债方式结算。疾病与失败感被关闭在个人的内心与身体内，而且似乎被永久地锁上了门窗。

社会原始场景被掩饰起来了。创伤被掩饰起来，人们羞于言说它。然而如果你是一个并不敏感的观察家，只是一个敏锐的感受者，社会伦理情感的紊乱并非只有一种躯体化的途径，二者的联系是一种道德上的短路造成的关联而非因果关系，更非必然性，因为毫无疑问更多的人，那些本来的生活与观念的联系并不密切的人们则迅速地转向了另一种身体的活动，沉醉于物质生活与娱乐是另一种似乎更人性化一些的“躯体



化”。

对你而言，则需要内心重新找到它自身的语言，即从躯体化返回话语活动，从躯体的表征返回语言的表征，才能构成一种自我治疗意义上的康复，不是一种全然的健康状况，而是恢复抵抗力的过程。这是一种从孤立化的躯体化状况到符号化的转换。

历史叙述的一个开端是谋杀的幸存者。历史的叙事人始于一次宫刑，始于一种比杀戮还可怕的痛苦与羞辱。这是否意味着叙述历史的人一开始就对抗着杀戮的权力？记忆的保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历史叙述是肉身死后的话语。

历史叙事诗是一次复仇。历史叙事诗是最终的正义。历史叙事诗是最迟缓的正义。

历史重复着传统，传统重复着一个原始场景，那就是一次谋杀。对于传统而言，谋杀通常是一次真正的密谋，发生在宫廷密室之中，谋杀对象是权力，最常见的是密谋篡位者对父辈或父亲的谋杀。当然这次谋杀一般而言都能够获得成功，但凡成功的谋杀都在历史叙事中留下了一丝难以抹去的印记。而现代历史再次重复着这一原始场景：依旧一次谋杀。但与传统不同的是，尽管密谋发生在宫廷之中，但谋杀行为发生在更大的空间，在城市，或在许多个城市，现代谋杀一般不是晚辈对父辈的谋杀，借用精神分析学的语言这是父亲对“儿子”的谋杀，尽管被杀戮者连象征意义上的儿子也不是：恰恰不是。但是为着真实儿子的谋杀。我不是在说谜语。修辞是为着避开潜在的杀戮。由于杀戮需要一个理由，公开的杀戮也就变成了地道的名副其实的谋杀。现代谋杀还有不同于传统的地方，那就是由于理由是公开的，谋杀者往往会直接干预对谋杀行为的社会叙事，这就是现代谋杀的关键。谋杀者不仅公开杀戮，还要把杀戮者的单一意志变成一种历史逻辑，变成最高的社会指令，以便



干预对谋杀的历史叙事。传统谋杀尽量抹去谋杀的印记，谋杀变成了一种话语禁忌，因为谋杀者还要续上被谋杀者的家族谱系，继位者还要祭奠被杀死的亡灵，以获得正统；现代谋杀也要从被杀戮者中榨取诡异的合法性：年迈的谋杀者声称杀死逆子为着家族的繁衍，为他的继位者奠定了根基后甚至会承认被谋杀者是牺牲品。牺牲品成为正义化身的时刻是杀戮的逻辑被颠倒的时刻。但不幸的是，牺牲品的神圣性被认同往往是缘于牺牲品献祭给了某个更高的神灵。我们以为自己早已进入了现代史，而其实只是进入了一个初始事件的不同名字。

写下这些句子，绝不是以似是而非的宗教语言给予现代谋杀以合理性，事实是，现代谋杀超出了合理性，超出了阐释话语，谋杀太过卑鄙，纯粹是占据历史地位的大人物内心世界的极度矮化，大人物们心理动机的极度猥琐，纯粹为一种政治行为包裹着的谋财害命。宗教语言或精神分析学的语言纯属意识的紊乱。是的，你以为这样的修辞就能够对禁忌进行言说。而你能够做的，只是打破一个关于谋杀案的沉默契约，不再遵守一个“忘记”策略，不再遵守一个“主张遗忘”的传统。以至于在可以言说的时期，由于真相丢失、由于查无实据或仅仅由于一种不纠缠往事的愿望而陷入另一场道德的危机。

现代谋杀总是伴随着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再现的谋杀与事后的叙事：现代谋杀把恶即杀戮视为手段。尽管谋杀者给出的目的下面隐藏着另一种目的，杀戮之恶还是被所谓的“目的”模糊了。磨灭一场杀戮的方式有很多。何况还有当事人的老去、记忆的丧失、时间和死亡。是的，会剩下材料、文献、乃至于今天社会的保存现场的技术即影像资料，然而承载记忆的人们注定要变成没有直接经验的人们，变成编年史的记忆，变成博学的记忆，这是没有愤怒的记忆，没有恐惧的记忆，没有颤抖的心的记忆，没有泪水模糊的记忆。是的，毫无疑问，博学的记忆。是的，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它的记忆对我没有意义了，因此，我愿



意在字缝里叙述它，我愿意在修辞的裂隙里陈述这个噬心的记忆。我愿意表达我的恐惧，我的心的颤抖，这是你们，在不恐惧和不颤抖的时候所不知道的：足以致命的真相。

愤怒是因为事件已为你所知，战栗是因为谋杀已经发生，哀伤与抑郁是因为原始场景已经被同意遗忘，即使有权话语权的人不再为之寻求谋杀的合法性，公众记忆与叙述印记也在模糊。在原始场景的历史叙述长期缺位之后，愤怒、战栗与哀伤成为极其个人化的事态，一种由这些情感所表达的社会伦理变成了某些个人的异端与乖戾。愤怒是你愤怒的缘由不再为人所知，被同意遗忘所放逐。或许，唯有当愤怒与乖戾消失，即当拥有记忆与经验的人们消失后，对原始场景的历史叙事才能作为“客观的”文献出现？愤怒与叙述不能同时呈现在文本中？

你没有想到，你的一生依旧与古老的宗教史脱不了干系，没有想到一场原始谋杀的重复，没有想到这一原始场景再次变成比宗教禁忌更严格的社会禁忌。所有社会性的事态在普遍的同意遗忘中非社会化了。似乎你生活在同意遗忘的契约中，似乎你严格地遵守着回避、掩饰、主动遗忘的契约关系。

需要反思的是精神分析学所说的“压抑的回归”，需要观察被压抑的事态、被抹去的事件、被同意遗忘的契约下，被抑制的被遗忘的东西以何种方式更邪门地回归了，回归到社会场所、回归于私人生活。

对于原始场景的谋杀而言，抹去谋杀的各种印记是一种犯罪。然而更大的犯罪行为是极其现代的，那就是虽然也一样抹去谋杀的印记，磨灭人们的记忆，可他做的还要多一些，还要比单纯的抹去印记还要多一些，那就是给出各种事后的充分理由：比如“换来的”社会稳定，比如“换



来的”经济发展。这一陈述把“权力”换成了“社会”，把原始谋杀的政治伦理概念换成了一种工程学的、市场经济的或国际贸易的词汇。这一给出合法性的行为比掩饰印记的犯罪更不宜被人追究。

对一个不分青红皂白崇拜成者为王的民族来说，死去的是失败者、逃走的是失败者这一点似乎就足以慰藉剩余的良心不安了。否认死者、即否认死者的身份或制造出死者的不法身份是现代谋杀的一部分。无良的叙述者等于参与了原始谋杀。

谋杀没有被书写的时候是书写被谋杀了。没有参与谋杀的人应该参与书写。幸存者应该书写。这不是他的权利而是义务。是债务。书写是债务。历史叙述是一种债务。历史叙事诗是更遥远者的债务。

我不是在说一个谜语。说不可说不是一个玄学命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你想加以叙述的不是更多的细节，而是原始场景及其原始事件进入禁忌范畴之后的状况。犯罪与谋杀是一系列的行为：抹去印记的犯罪，给出谋杀合法性说辞的犯罪，更重要的，社会伦理情感的空缺所带来的权力与暴力的填补，社会理念的葬送，无法弥合的社会裂隙……

一个陈述与一个禁忌的关系。一个文学性陈述与一种政治禁忌的关系，这是“深入的心理治疗的真正的出发点”。

致没有记忆的人：并非你的生活与原始场景没有瓜葛。那些貌似与谋杀没有瓜葛的人生活在一场社会性谋杀的后遗症之中。他们的生活就是其症状。他们的生活甚至重复着一种匿名的谋杀。

忽一日想起一代人在屈辱中相继衰老和死亡，谋杀者的图腾一直咄



咄逼人。

一个关于与延续着的历史状态产生了良知关联的证据：一个七十年代出生在美国的女性张纯如在写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后开枪自杀了。当然，非当事人与历史不是只有良知关联，还有无知关联，还有无耻关联。很多人属于后一种。

书写置身于两种时间之间。书写在“过去-现在”之间发生。书写面对着已经消逝的过去和正在发生即消逝的现在。较之现在的混沌性，有时过去是清晰的；较之置于目前的现在，过去是缺乏表征的。即使对纯粹现在的书写也置身于两个时间。一个半已消失的现在，一个不断作为“压抑的回归”现身于现在的过去。书写因而或是历史的，或是新闻的。新闻的历史的重复；历史则是被阉割的新闻。

原始场景在某个瞬间举世皆知，然而历史叙述的缺位导致了原始场景的位移：它不再重要，进入了细节。似乎仅仅是人们所同意遗忘的无数新闻之一，而非一个民族的原始场景：原始谋杀的再现。

现在史的起点是一个原始场景。原始场景意味着时间的某种停顿。或者说，原始场景成为一个内在时间性的源点。每代人或几代人都会拥有这样一种原始场景，以此分享共同的现在史。它意味着无论人们是否对此产生明确意识，他们都要面对这个原始场景而在场。应该说，这个作为现在史或时间原点的场景一直持续在场，这个原始场景在人们的每一个当下延伸、变形，直至一代人对这个原始场景作出有效的回应：将之符号化，从现在史中隔离出来，使之进入过去时。一个人或一代人思想的意义在于回应的能力，将之符号化的能力。这是打破时间停顿、使之重新流动的力量。



只有在面对每代人的原始场景的意义上，才能说思想的在场。思想如果没有置身当下或现在史的意义也就不会有“永恒”的意义。

“文革”结束之后，通过拨乱反正“回溯”的方式，一代人重新或较为真实地“再度经历”了过去，经历了我出生于其中却并未获得意识的时期。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而短暂上演了简洁的历史剧，通过集体记忆的回溯，从政治铁幕的幕后再次“阅历”了各种反党集团的事件，反右事件，大饥荒事件，文革事件。遗憾的是，因为缺乏具体的历史叙事，因为中断了历史叙事，对许多人来说，这种经历是短暂而肤浅的，缺乏细节的。文件中抽象的否定并不能真的产生对于邪恶意识的免疫力。

再次梳理一下这一线索：社会伦理情感的紊乱带来了无数个体的精神危机，精神危机的躯体化即陷入一场难以愈合的疾病，在危机的躯体化的过程中，失去的是语言，失去的是人类社会和个人，尤其是关注理念的个人最热爱的语言创造过程。直到你为自己发明出那个表达纯粹负面经验但却能够给予意义以生成空间的负面语言。从而结束正面语言与负面经验之间的长期分裂。

语言，社会，身体。一种能量在它们之间流转。一种交换在它们之中进行：语言的，社会的，身体的。自由流转或交换的停滞是灾难性的事件。语言属于一个地点：社会，属于社会所共享；语言也属于一个身体、一个人。一个不健康的制度武断地取缔了自由的语言交换。一个社会陷入沉默，一个身体陷入无言。诡异的情况接着发生了：似乎语言陷入了狂欢，语言活动既不触及一个地方即社会，也不涉及疾病、身体与社会的关系。语言成为社会禁忌的时刻陷入一场狂欢。现在，语言脱离了这一社会属性与身体属性。或者说，社会肌体与身体悲剧性地脱离了语言的属性，陷入持久的谎言。这是语言的疾病。语言的顽疾。有时人



们说“意识形态”，这是语言的不治之症，语言的病入膏肓。

那些貌似避免了精神危机的躯体化的人们是否已将躯体化带进了社会肌体？将疾病与症状转移给社会自身？就像这个社会不再遵从一种合理的规则从而尊崇它一边诅咒一边膜拜的另一种规则，形成了社会自身病态的秩序？什么是社会疾病的符号与它的语法？

谎言的制度化最终带来了全社会负面语言的流行。这是一种怀疑主义的语言，然而却是非理性主义的怀疑主义。这是怀疑主义的怪胎。

诗呢？是传播时代的非交流性语言，这是显著思潮中的隐言，各种高论时代里的微言。诗，是语言公有制社会里的话语私有制度。诗，是在语言的社会纵欲主义的挥霍中保持语言的极其节俭用法的禁欲主义。

你必须满足于在这个时代过一种心智生活。而且在这一特殊的话语模式中。

多数知识人仅仅对已经成为思想与文化的事物感兴趣，而不是可能成为思想的经验与文化的实践。

从大量的噪音中辨认信息或许就是一种最基本的习惯。为了安全，为了生活，就像一个在热带雨林中行走，对每一种声音都提高了听的警觉，即使在背景式的混合噪音中，以伴以听觉的全部知觉探察环境中的危险。那么，对信息的辨识显然出于人自身的安全，也就是说出于生活的需要。夜晚一扇门窗“嘎吱”响了一下，是噪音还是信息？通常会警惕地继续听着，直到区分是风声还是一个贼。

在大量的社会信息之中，或者说，在社会环境的背景噪声中，人们是否也最为关注那些可能给自身带来危险与威胁的信息？就像人们关注



着刑法修正案中的拘捕条例，关注着之与权力较量中辩护律师的命运，关注着是否废黜可以在法外随意惩罚任何人的“劳教制度”……人们在大量的社会信息之中首先最为关注的与一个在热带雨林中行走的人所关注的信息有一点是相似的：最先要加以辨识的是可能带来意外伤害的信息，提示危险的信息。

因此，人们需要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即在一种生活环境中，在制度形式中，在制度的不可预知的伤害中隐藏着比热带雨林更多的危险的情形下，最初最值得关注的是他的知情权，即自由地、广泛地了解真实信息的权利。三聚氰胺已经喝到孩子的肚子里还不知道，苯胺泄漏污染水源流到家中的水管里还不知情，显然是可怕的。而社会信息传播的自由就成为帮助一个人了解信息、辨识、防范伤害的社会性知觉，和敏感真实的传导系统，从而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社会中，不必像热带雨林中一个孤独的行人。

噪声中总是包含着信息，如果将所有的噪音都抑制下去的话，那就不再真实的信息。其中自然包含着解读信息的方式，以及之前将噪音解读为信息的技能。许多现象在外行而言是噪声，对某个领域的专家来说则意味着真切的信息。甚至就地震和某些灾变，某些低等生物比灵长类动物知觉更灵敏，它们有特殊的信息处理机制。是的，就其社会层面上，噪声环境比寂静无声更安全而吉祥。

然后我们才放心地读诗，放松地倾听音乐，是的，享受和谐的声音之美。最训练有素的人们或许还可以继续欣赏那些不和谐音，无调性音乐和现代诗，像一个真正的内行，将含混的、看似没有语义的、噪声式的片断式的句子，解读为妙不可言的意蕴无限的诗篇。就像辨识苍茫宇宙间来历不明的信息。甚至，自己动手将那些信息再次符号化，再次编码。



诗歌话语中包含着噪音的编码，噪音是指不能辨识其意义的词语，或处于不清晰的直觉，或出于理性给予自身一个边界或设置一个悬崖，亦不乏精心为之的故弄玄虚，诗吸纳了较多的不能辨认语义的词语，就像在说话者的身边放大了一点背景噪声的那种具有现场感的功能。

如果没有观念的形成、没有观念在历史事件和人类行为中的展露，如果没有观念经过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实践，没有体制的和制度化的实践，如果没有社会的、经济的、法律的制度实践之后社会与文化的一系列观念自身的演变、修正与相对成熟，如果没有影响到我们今天生活的各个层面的观念中持久地起着规范性的和批判性的作用，就不能说“历史”，就不能描述出历史的轨迹。

在此意义上人们说欧洲的16、17世纪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说18世纪发生了产业革命、启蒙运动，说19世纪发生了文学、史学与政治哲学中的浪漫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然而，如果在观念史的意义问16、17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除了儒生圈子里流行的阳明心学之外整个社会的观念是什么呢？什么样的观念史在构成一种社会运动与运转？确实，17世纪还有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然而却惧罹时难，故隐其书，只能藏诸名山留与待访，更勿论激荡社会思潮与运动了。是的，16、17世纪发生了农民暴动，发生了满清入关、屠城，18世纪发生了儒生的归顺、文字狱，如果说有那么一点儿思想与思潮的话，那就是受难的思想，受难的孤独的思想者，在观念远没有被传播远未形成社会思潮更勿论社会实践或成为制度的基石之前，就已经被扼杀殆尽斩草除根。如果说有一种观念史构成了这个千年孤独社会里的一种社会脉络与群体运动的话，除了每个王朝末期复兴的民间宗教就没有别的观念召唤社会运动与激发社会想象力了。



或许可以说，没有观念就没有社会，社会属性是观念的生成物。同时，观念亦是社会的产物。没有观念的社会是一盘散沙。拥有一种被愚弄的观念的社会是乌合之众。当社会理念失去了社会实践功能，暴力就是一个事实上的主宰。

中国近代社会的各种困境似乎就成为无法用描述人类社会观念与精神生活的语言能够加以解释的问题。

社会运动——一般是反应性的事变、如过分的压迫与灾难所致——处在思想资源的极其贫乏状况，思想观念处在与社会实践的脱节或儒生们的观念根本不具有社会实践的功能，首先没有传播途径与传播能力，属于官学的太学和国子监及官方的编修机构，根本不是创造社会观念的地方，被严格规训的书院与私塾也难以有独立的心智生活空间，观念的生产者根本没有传播思想的社会途径，在文字狱大兴的社会里，刻印私人书籍都面临着满门抄斩的风险，自由表达的观念的兴起与社会观念史的形成根本没有可能性。在这种极其野蛮的制度中，观念与社会、观念史与社会运动只能相互矮化，相互抵牾，相互挫伤，而非相互激荡、相互确认。而只有后者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史。这个貌似发达的史学传统仅余一族一姓编年史，鲁迅咬牙切齿地把它叫作“独夫民贼的家谱”。

在传统的思想观念的谱系中，唯有宗教与民间宗教有着自身的社会组织机构，有着职业人员与信众。寺庙充当了观念的组织化与体制化的形式。而最有社会意义的思想如黄宗羲的思想甚至宋代最有希望的变法思想都没有这一体制化形式的支持。个人的社会思想是脆弱的。有时候为装点门面，权力愿意为指向个体的道德说教留下一点空间。至今，很多人依然把不具社会功能的道德说教的社会化传播当作社会思想。



是的，你可以说卢梭或孟德斯鸠的思想发生了社会功能，你可以说启蒙时代的观念影响了直至今天的社会制度的建构。然而直到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孟子的民本思想或黄宗羲批判君权与专制的思想才被自由传播，加入到制度设计与政治伦理想象之中，就是说，孟子的民本思想先前最多体现在呈现给某个开明君主的奏折中，而且是作为权力的一种文学的修辞存在，作为先贤委婉的道德教诲，而非作为一种“立法”的理据或对立权力的社会观念，即作为社会的自我理解、社会组织和自治的理据。

中国思想或观念发生在私人场合，而非社会的普遍观念与运动中。夫子的思想亦仅仅出现在与弟子的交流之中。孟子与梁惠王之间关于政治伦理的交谈亦属于私人场所，一种观念仅仅在一个圣贤与一个君主之间进行交流是难以产生政治功能与社会能量的。君主无论是否听取圣贤的政治伦理都无妨他的权力行使。观念如果仅仅诉诸圣贤与圣贤般的先王的自律的话，仅仅具有修身养性的作用，而难以具有真实的政治功能。观念只有涌动在整个社会的普遍意识中并采取行动来体现它，观念就不能作为一种社会史中的观念史而发挥作用。

私人场景而非社会场景中的道德理念，满足于内心化，理学与心学就是这样一种理念的心念化“运动”，然而“内心化”是一种极其脆弱的中介，即使道德观念在圣贤那里的内心化也无法促成制度化的社会实践。

圣贤体现的是思想与观念的私人场景；社会运动与社会史才能体现观念的公共场景。所谓的“哲学王”或帝王师的一个幻想就是希望让思想者的观念通过君主或统治集团直接发挥政治功能，他们认定圣贤们的观念丝毫不用惊扰愚民，用不着让这些高深的观念搅乱民众的低下的心智，只需要自上而下实施哲学王的思想与决策以驱使民众的行为，对没有耐



心的哲学家来说，向民众进行思想启迪、将观念社会化就是制造混乱。

按照韦伯的概念，在从一个“崇拜组织”即一个宗教领袖与信徒构成的准宗教组织转向社会管理组织或韦伯所说的“官僚机构”或“科层制”的时刻，即在崇拜组织将被平凡化的时刻，伟大领袖难以忍受他自身的平凡化，难以忍受官僚制下其他管理型的官僚的分享权力和体现出更有治理才能。一般而言，由战争出身的崇拜组织及其卡利斯玛式的人物则发动一系列的准宗教战争或群众运动重新夺回已经被平凡化的权力或将要失去的宗教般的崇拜。

“崇拜组织”式的国家结构与“官僚机构”及其政府组织并非完全不能兼容，尽管需要不间断的政治操纵下的运动形式以控制群众和排除权力异己，卡利斯玛式的权威人物还是在他们自身活着的时候有效控制和改造了官僚机构使之朝着崇拜组织的性质发展，这一畸形的准宗教性的“膜拜组织”还能够兼容城市化、工业、资本、技术系统等，只不过这一切都牢牢地控制在一个“崇拜组织”的手中，尽管这一宗教膜拜组织在改善民众经济生活方面效率往往低下，但在应对紧急事态、战争事态和发展核工业上，会显示出极大的社会动员力。事实上它最难以兼容的是多种多样的自治社会组织和自由市场经济。

政治正在脱离神圣，宗教、道德、美学能够提供它的魔力或合法性越来越少，而经济、世俗生活的压力所产生的平凡化越来越显著。政治开始逐步脱离宗教、圣贤与先知道德、美学与艺术，政治模式正在彻底抽空其宗教意味，与经济维度产生根本的联系。政条主义政治先前仅仅想转向生产维度，并企图通过牢牢地掌握住生产力与生产资料，以及经济能量的军事化继续控制社会，在转向民众经济生活维度时它开始遇到了最世俗化的挑战。



政治不仅失去了宗教的支持，还受到经济诉求的反对；这一政治先前曾利用了这一诉求的反对。在此之后，政治把经济引导到一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上，把经济作为另类战争或冷战争的工具，把经济的功能引导向国家之间的终极性对抗。这是靠仇恨支撑的政治，先前靠贫困社会的阶级仇恨，继而在富裕时代靠民族仇恨、国家仇恨。现在这种靠仇恨政治操纵经济的方式失灵了，它正受到人类普适价值的修正，受到国际社会契约的约束，尤其受到交往理性的纠正。政治正在变成生活政治，而非仇恨政治和死亡政治，尽管依然有人一厢情愿地一头扎进意识形态，但仇恨拯救不了政治。

社会主义观念曾经最推崇的观念模式就是“普遍的”、“共同的”和“共通的”，不仅推崇政治和道德的普遍性，也以计划经济模式推崇经济的普遍性，在这个高度同质化的思维方式中，个体，个性，差异，和一切异质性的事物，都是缺陷、坏的和需要抹去的，需要被普遍法则所强制、所淘汰。然而现在，一些蜕化的“暧昧的社会主义分子”（昌耀自谓）所反对的却是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将一切限制政府权力与监督特权的合法要求都贴上“西方的”即纯粹地方性的标签，却又丝毫不愿意面对他们的原教旨主义本来就是西方的这一史实。

七十年代末重新呈现出希望的社会理念和社会伦理在十年之后的暴力时刻化为幽灵。社会的重新组织只剩下利益。利益成为唯一的社会黏合剂和国家机器的润滑剂。经济强化了国家，或者说强化了国家权力。它的权威性中没有丝毫的社会理念，仅余利益。然而极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再次撕裂了社会。国家倚靠巨大的经济贿赂、甚至是靠制度设计性的腐败使掌握各级权力的阶级成为失去合法性的国家与失去公义的社会的控制者，允许一个庞大的官吏在聚敛个人财富时协助控制（维稳）整



个社会。应对危机的方式就是一边打压底层的公平诉求，一边赎买一个统治集团的边缘阶层与下层集团，进而随着经济能力的增加赎买软弱的而且缺乏政治理念的知识阶层。

剥夺者把被剥夺者中的一小部分变成了被豢养者，造成各种不同的依附性阶层。知识阶层即没有社会批判理性，更无社会实践理性，唯余个人计算性的渺小心智。而权力阶层怀着小商贩式的市侩心态成为官僚资本，权力暴发户同时迅猛地成为资本暴发户，然而依旧怀着小商贩式的社会心态，目光短浅，耽于肉欲般的享乐。一切人类精神世界与观念的虚无化，理性没有在法治社会的实践和科学领域得到发展，堕落为个人计算自身得失的微不足道的心机。一伙没有经历精神生活而爬上上流社会的阶层精神上的渺小体现在没有社会理念的个人与家族式的贪婪上，还体现在，无论是对付内部问题还是对付外部危机，一概只懂得经济贿赂和暴力威胁。语言的功能，交流与协商，人类社会的理念似乎从未存在过。因此，它全部的梦想与野心勃勃都显得无比渺小。

经济，财富，权力，或赎买，暴力，蛮横，还有玩世不恭，将人类社会的一切理念虚无化，似乎都是注定用来填补这种社会理念上的空虚的。这似乎就是二十三来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生活在丛林法则支配的社会中或许提高了个人不顾一切的竞争力，然而由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必要的实践理性，这个社会始终面临着它自身的“无常”。

始终存在着一个退隐的场所，一群孤独的隐居的人，你可以把这些入称为类似于在宗教世俗化的改变中竭力保持其传统的人。这里指的不是科学上的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才从事的那些研究，退隐与孤独的意思指的是某些哲学流派，某些人文学科，某种文学性的写作，本来具有社会与政治功能的研究与写作，或者因为对社会的失望，对政治的失望或对



大众的失望，他们将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日益自我局限起来，他们仅以外人不懂的术语表达，甚至仅以外语说话，在英语日益大众化的时候必要时以夹杂古典语言的词语进行表达；还有就是属于人文学领域中的一些具有先知主义倾向的人，他们沉湎于思想与学术上的秘密领地，他们不仅自视甚高，不仅把唯有自己或极少数人懂得的行话与行情视为先知主义的标志性符号，还会无意识地把他们所了解的知识学问视为自身“德性”，理由对其自身而言或许是充分的，因为他们把知识的非功能化即把知识的无用视为自我修养的不二法门；这其中最大的退隐行为是诗歌圈子，是诗歌圈子再分化为无数个自我封闭自我认知自我评价的小圈子。这个场域所通行的话语构成了社会场所与文化大众难以辨认的信息。或许对流行的文化嗤之以鼻，或许对自身研究与写作的社会功能的丧失意识，退隐者把这种功能的丧失翻转过来，视为自己的极高明，视为学术或诗本身的高蹈脱俗的标志，它把这种没有社会文化功能翻转为不入俗流的标志，这样他们把丧失翻转为拥有，把没有功能变成了具有自身本质属性的标识，一个消极的标志变成了有意义的标识。通常，这个退隐的学术与诗歌圈子还将会无意识地把这一标志视为具有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的行为。就像诗人或艺术家能够把形式理所当然地看作内容一样。一个非行为翻转为唯一可能有意义的行为。在描述这个退隐现象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一部分亦属于这一群体，在某些问题，尤其是在话语方式上根深蒂固地属于退隐，属于修行，属于“精神的隐退”。

退隐行为以及语言的退隐，退藏于密，退藏于秘密的意义与真理之中，在宗教史上出现的时刻往往是宗教受到了权力与政治的挤压所采取的策略，通过与社会的决裂或保持距离以自存。而现在，是诗歌、思想和艺术不仅受到权力的监督还受到受众与市场的极度忽略所自我营造的避难所。诗歌、思想与艺术及其自身的退隐特性，事实上构成了避难所的特征，它们的神秘符号，它们话语的难解和异质性，构成了一个符



号所确认的避难地。诗人、思想者和艺术家在这个小小的避难所以幸存，并得以自我确认与保存。艺术、诗歌和思想的价值，似乎只能从这个避难所内部得到理解与评价。

躲藏或退隐于这些各种各样的避难所的人们并不完全相同，一些人把退隐视为自身的极高明，有人则视为一种无奈的“选择”；有些把社会场所发生的一切是非之争视为全无意义，是没有是非的纯粹利益之争，社会就是一个没有价值观的只承认事实的场所，因此他们的言与行、他们的研究与写作，都无须把社会视为参照，无须把社会视为有意义的语境，或者无须把社会语境视为他们所研究与创造的文本的意义得以理解的另一个语境；另有一些避难者知道自身是一种受难者，没有什么极高明之处，他们把避难所的经验当作自身的负面经验来思考和表达，他们不会把社会发生的一切都没有是非来模糊或卸去自己的伦理情感与伦理职责的托词，而他们的书写不能离开避难所之外、避难地周边的社会语境，他们自身所感知的负面经验自身就是社会性质的一个表征。他们明白一种精神的退隐是不完整的。过去时代里的退隐之地是绝尘的寺院、深山里的道观、偏远的乡村等等，而现在这些精神退隐者把艺术、诗和学术思想活动当作避难地，不只是为着保全自身、还主要是为着保存艺术、思想与诗自身，为着保持一种话语。为此，尚有这样一些退隐者，他们把退隐当作一种与直接的威胁保持距离的方式，当作他们观察现实而又不被现实完全裹挟进去的一种间离策略，因此，当他们对自身提出关于现实感与现实意识的思想伦理与艺术伦理时，当他们要求自身保持着对现实的批判性功能时，为着完成这一困难的职责，他们同时要制造出他们自己的思考与诗歌对现实的间离机制，对他们表达现实的语言与修辞提出间离性的能力，与其说这样一些人是退隐者，那就是一种退藏于密的行为，而非否认现实感、不承认现实发生的一切没有是非感，相反，他们一直保持着不让一些人故意或无意地模糊是非感的图谋，不是他们自身的退隐，而是其话语方式与修辞方式的秘密所致。



时常会遇见这些人，他们的意识其实是极其偏执的，他们的观点与利益立场一贯明确，但他们在自身失去可说的理据时，在他们面对于他们的一贯论点不利的证据与经验时，就迅速地站到一个疑似“中间派”的立场、一种没有立场的立场上，对好与坏、反与正各打五十大板，以表示自己的客观，以显示自身的不执，早已看透尘世的一切。我就一再地遇到这样的人，他极力推崇的人常常是一个独断者，当你举出无可反驳的灾难性事实质疑他的见解时，他最后就是：“世界上的政治家没有好人！”或“哪里也没有民主！”原本，谈话开始的时候，他是举出了一个好人的，而且他非常膜拜这一“好人”，甚至还认为这个好人真的创造了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人民度过了最民主的时期。

——逻辑的颠覆有时没有后现代想象的那么可爱。

心智的生成、心智的持续成长是生命中最愉快的状态。你羡慕每一个拥有一个地方小传统的人。然而仅仅属于一个小传统的人是否也羡慕你可以暂时、自由而不真诚地属于任何一个小传统？

你从未预感到（？）你如此须臾不可离开心智生活，唯有一种超额的感知状况可以暂时替代这一心智的瞬间活跃。当你处在心智活跃之外的一些时刻，就像鱼处在浅水中，呼吸都是艰难的。

智慧是一种负熵，在一个增熵的趋势中心智活动一直保持着渐进的、朝向自身复杂化的发展，心智活动是唯一的反熵过程。

中魔现象是一种被鬼魂或邪灵附体后表现为疯癫、诞妄、甚至出现高烧等躯体症状的精神病理现象。传统的乡村社会里经常有孩子中魔，要当街做些简单的驱邪仪式，比如在路口烧起火堆，把手放在孩子头上叫魂，意思是中魔不仅是阴魂附体，还是中魔者自身的灵魂也丢失了。



有些孩子连日的高烧或诞妄就会在叫魂或驱邪之后康复了。如果较为严重的话，还要请巫婆（似乎请不起高僧做法式，而且革命年代里早已没有了僧人）来驱邪驱鬼。而巫婆是另一种让神灵附体的人，即另一种中魔者，巫婆在神灵或鬼魂附体之后，不一会儿就口中念念有词，手舞足蹈地进入跳大神的状态了。通过让神灵附体，跳大神的巫婆能够知道是哪路神仙或哪个恶鬼附着在中魔者身上。她此与神灵沟通的能力驱走中魔的孩子身上的阴魂。巫婆这一能够让鬼神或阴魂附体者与一般中魔者的区别在于，她能够通过自身可以控制的方式请神灵附体，也能把鬼魂送走。

有意思的事情在于，那就是有两种不同的中魔者，两种不同的中魔现象。先分析一下两种中魔现象的共同之处：中魔者首先丢失了自身，中魔者成为一个阴魂借住其中的躯体，他仅仅是一种不可见的存在物的肉体与声音媒介，中魔者不再是他自己；中魔者丧失了真实的地点，中魔之后的人不再属于他生存的真实环境，他也不知道自身在哪里，中魔者的心理状况属于一个子虚乌有的别处，属于“另一个世界”；中魔者的话语是另一个人或另一个鬼魂的声音，中魔者说的是一个根本异于自己的话，中魔者说出的话语与事情根本不是他自己曾经经历的，他的话似乎是一种纯粹的胡言乱语，就中魔现象而言，中魔者说的是附体的鬼魂的话语。

无论是中魔者还是驱魔者，二者都具有这些特性。我不知道各种原始宗教史如何描述这一现象，但能够知道的是，不仅低等的巫覡或传说中的巫婆具有附体能力，大巫师、萨满、大法师也具有这一附体能力。尽管一般中魔者是患者，而巫覡或萨满是治愈者，即前者的中魔现象是疾病，后者的中魔或附体是医术。除了原始宗教中的中魔现象，文明宗教中亦存在着这一现象，先知或宗教领袖常常具有这一中魔时刻，即受上天启示的时刻，志孤独的境地中领受神意的时刻。宗教叙事当然把这一时刻讲述为“真实的”，现代精神医学的话语显然会把这一现象进



行精神病理分析，视为宗教人物惯有的精神官能症或严重的精神分裂现象，所谓神灵的启迪或神灵的告白显然属于一种诞妄状况中的幻听幻视现象。

中魔现象除了原始宗教和文明宗教(即各种一神教)的叙事之外，还有着作为一种诗歌现象的中魔者，那就是柏拉图关于诗人的灵感来源的说法，那就是诗人不是他自身，诗人是神灵附体者，诗人的灵感状态就是神灵附体状态。诗人的话亦不是他个人的话语，而是上帝或神灵通过他而言说。关于诗人与诗歌话语的这些描述与中魔者的特征没有根本的区别，区别不是现象而是功能，那就是说诗人的中魔或神灵附体是一种伟大而神秘的精神创造活动。当然，具有这一能力并非完全是不受惩罚的额外幸运，诗人常常受到自身的预言功能的伤害，即诗人的自然生命和肉身常常受到泄露天机或神秘天意的惩处，他们经常处在疯癫状况或走向癫狂。

好了，无论是原始宗教、一神教还是诗歌中的中魔现象都不是我想探究的问题，我感兴趣的是中魔者的特性在一般社会生活中的表征。我想说的是中魔是一种多么普遍的前政治现象以至于被人们不再觉察。中魔者的特性今天在一些人身上依然如此扎眼：一个人一开口说的就是他者的话，说的是死人的话或鬼魂的话，他发誓忠于鬼魂而蔑视活人；不是因为他有学问善于引经据典，而是你不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在哪里，他生活在何处，什么世代？中魔者说的话与他的真实处境没有关系，他的话语既不反映他的真实处境也不表达他的真实想法，如果把他所说的话与真实经验做一个对比的立即就发现那些话就是胡言乱语，中魔者的话语通常都显示出一种中邪般的“异域性”，就像他就是自己经验世界的“异己者”；同原始宗教与巫风盛行社会的中魔者一样，他不再是自身，甚至以为自己就是那个鬼魂再世，中魔者的灵魂早已丢失了，人类社会历史中最邪恶的念头、最阴森的偶像盘踞着他的灵魂。

大大小小的中魔者在早已沦为谎言的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禁锢中授



课、讲话、发言，还写下了许多属于中魔者特征的文本。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一门后巫术时代的政治修辞学来研究这些诡异的文献，会不会有一门政治驱邪或社会驱魔仪式让中魔者康复。

在刻着太阳神岩画的岩石上方，山间出现了几只岩羊，一小群岩羊隐现在岩石与落尽叶子的低矮的灌木中，它们在岩石间准确地跳跃到一块又一块光秃秃的岩石上。岩羊或从岩画上方或从下面纷纷越过，像一种神秘的仪式。世界果真如此古老？

“民族诗学”这个概念是一个富有内涵的概念，或许应该属于民族志与人类学中最具有意味的内容。民族诗学所研究的对象属于集体的原始叙事诗、歌谣、传奇，个人尚未署名，个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融进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想象与感知力之中。相对于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情感与叙事，民族诗学对社会环境与宇宙自然具有独特的表达形式。

原始叙事诗、歌谣与传奇，能够定义为一个民族的“记忆”吗？或许这是一种内容丢失、仅余话语形式的“记忆”。就像在仪式中丢失了神话叙事，仅余程式化的、原始行为的白痴般地重复。

一种情感的表征。《东泉》，这是一首鄂温克民歌，它歌唱爱，指出的标记则是一个地名：东泉。这是语言的转喻方式：邻近性。以空间上邻近性的事物作为情感或内心世界的表征，这首歌的词句也如是：

哎呀看那天空中/明媚的月亮/映照在东泉边/姑娘的身上
我愿倾听林中/清脆的鹿铃/好像我心上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多想泉水/带着我的渴望/静静地流淌/来到你的身旁

既没有直接吐露情感(最后一段稍有节制地流露)，也没有书写姑



娘的形象，没有书写她的身体，仅仅以转喻的方式书写了、极其富于节制地书写了近邻她的事物：月亮的光，林中清脆的鹿铃，流淌的泉水。以邻近的事物作为她、身体的转喻，并不具有任何情色因素，这些事物都太明朗，没有性的隐喻，与其说月光、鹿铃、泉水接近身体，不如说接近一个无人的心灵世界。在此意义上，转喻比隐喻表达显得更纯洁一些：转喻仅仅讲述一个地点，就像讲述真正的宗教圣迹或指认出一个圣地一样。

物质的世界转化为心灵世界，就像圣地将物质世界转化为精神空间。崇敬、爱之情被空间化了，而地点亦随之被圣化了。爱是，宗教情感的位移。

当一种“吟唱”风格的话语出现，声音就开始极其欢愉地偏离言语意义的轨迹，向着另一种异质的意义领域偏离。线性的语义不再有什么意义，但意义感并没有消失，而是重新诞生了。语言不再指向语义，而是指向快乐。这是节日的、诗歌的、快乐的和情爱的话语。歌唱风格的话语是语义的享乐，意义的心醉神迷。歌唱所用的不再是符号和词汇，仅仅是声音的媒介，整个呼吸的肉身就是音素和义素的共鸣。

每天早上，你像人们站在海边眺望一样打开互联网浏览如海的信息，你看到的不是各自孤立的个案，不是每一道波澜，而是在感受那些涌动的暗流，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种力量激起的声浪之间的对抗，正在汇聚的巨大潮流。是的，不是要等到一切都彻底决定了才知道历史发生了。然后你重新打开一本书，怀着气象学家的心情看远离尘嚣的天上的云彩。

你常常通过一本书迂回地阅读这个世界，而且一定不是直接描述眼前这个世界的书，会是一部十七世纪宗教史，也会是布罗代尔关于



1550至1800年关于地中海世界的书，这本书应该是异域的，异质的，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你在字里行间常常发现它们的叙事或字眼击中了你的记忆——你生活于其中半个多世纪的世界无比纷繁，那些平凡的人物、事态与经验都没有进入学术，甚至也没有真正进入文学，没有进入历史叙述与思想表述。它们无言，像你一样。不知为何，那些直接描述了这一社会历史的书是如此贫瘠，远不如你自身的记忆复杂和富有意义。然而阅读一本与你的记忆与经验无关的书，那些遥远的叙述充满歧义地影射了你的经验世界，这不是它们的本义，而是它的转义。是经济、技术、权利、社会运动，是信念、机构、权力、社会组织，是那些基础的力量，那些元素，它们之间的重新组合，聚集，分裂，及其所产生的社会能量；而人类，群体，尤其突出的英雄角色，就像是这些力量与元素的舞台道具。——这一切都曾经显现在你生活过和生活着的社会里，只是尚无对它的富有洞察力的表述：既有的表达太过关切道具，而非其理念、理念的物质化作用及其制度形式。

你无法成为一个拥有大量文献的历史学家，只想把你自身经历过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作为真实思想的一个源泉，一个验证或证伪的场所。

事实上你还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者，及历史的思考者，半个世纪围绕着你个人生活史构成了一部未被书写的历史。围绕着你理念、渴望、动机产生了你的个人生活及其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更广阔的视野：你一直在场且充满各种情绪的旁观。而这些，就像需要再次显影的文献。需要激活之后才能征引的文献。这些沉默的经验，渴望被书写成文献。这就是你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个纯粹显示为某种观念化身的个人是不幸的。一个成为某种道德观念化身的圣贤是一个殉道者。烈士、侠客、节妇都是单一观念的牺牲



品。除非他深明何谓不得已或权宜苟且之处。每一个人都应拥有多重观念。每个观念都不止一个绝对的化身。

这是一种观念的悲剧形式：新的利益诉求与陈旧的政治观念的组合。而这种政治观念恰好实质上意味着对他们利益诉求的彻底剥夺。他们喜欢一切权利归于他们的表达，不喜欢仅将一部分归己所有的政治表述，结果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直至薄治下的红都，权力阶级一直都在利用民众的这一悲剧场景，让他们反复上演自身的悲剧，并把导演者视为救星。

*** **

奇妙的又是通俗化的历史穿越感：站在伊斯坦布尔凌晨的金角湾大桥上，在对面国王清真寺的灯光最显得繁华的时刻，似乎那里仍然居住着正要起身作晨礼的奥斯曼的哈里发。

走在伊斯坦堡街头，你分不清谁是希腊人，谁又是亚美尼亚人，或者谁是库尔德人，尽管有人说不受欢迎的库尔德人多半在饭店或其他地方做服务生，在如此仓促的逗留中你无从认知这些内部的区分。这个城市的建筑、服饰与面孔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是旅行和观看的快乐之一。

女人的美是宗教性的，一种轻微的宗教之甘甜。似乎暴烈的品质都被古代英雄吸附而尽，宗教在女性身上只剩一种极其优雅的内在性之美。整个伊斯坦堡都因为她们而充满帝国斜阳的温暖。是这些形象将伊斯坦堡的“呼愁”转换为美的音节。

似乎她们都保守着一份古老的世界之谜：美的秘密。



干净，或者说：圣洁。圣洁之光来自身体的内部。无数个世纪的宗教之夜。无数的祈祷声化为一个非尘世的形象：她们似乎昨天才抵临地球上的这个城市，比你这个东方游客还迟到了半天。但这是她们前世的家园。

或许，美，是一种外表的秘密。

一座城市的几个名字重叠着，东正教堂、国王清真寺、老王宫相比邻，一座教堂不同时期的地基重叠着。奥斯曼帝国的新王宫意味着直到很晚近的时刻——1616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才拥有了这片土地——而非你熟悉的政治-历史话语所说的“自古以来”的主权——这会让人对主权的历史产生出另一种感受？然而，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1616年也似乎已经非常古老，这种意识不会动摇你周围的土耳其人对居住土地的主权感。

每个清晨的五点钟，准时从蓝色清真寺传来阿訇呼唤人们晨礼的喧礼声；每个夜晚十一点，会听到宵礼前的呼唤声。有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有些哀伤的声音飘荡在拥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城市上空。这个声音提醒人们晨祷或晚祷的时刻到了。我听到了帕慕克所说的这个古老城市的“呼愁”。一个听觉中的城市比视觉中的城市更加古老。似乎它的时间一直停留在礼拜的时刻。

早晨和晚上阿訇的呼喊声是城市里唯一的公共声音，是人们共享的声音。这个声源就是城市时间的一个源泉。一个古老的事件在仪式中每天重现。

皇宫：多少银器、多少肖像、多少亡灵。多少罪孽、多少战争、多少囚禁、多少幻想、多少美妙故事的源头。不是建筑风格，似乎依旧是



这一切使得皇宫依然阴森。皇宫：曾经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中心舞台。现在是在观光客们满足好奇心的角落。

在土耳其中部，雪山，草场，荒漠，樱桃树，地貌与我喜欢的西域很相似，而南部的安塔利亚，也有海和棕榈树，与我生活了十几年的海岛相似……看来那里都可以是人的家乡。家乡是这些因素组成的：树木，花，雪山，山野，好吃的烤羊肉，人的微笑，彼此维护着的小小的尊严感，举止的相互理解与默契，当然，如果要成为家乡，还要学会一个地方的语言，那就可以彼此交谈这一切……除此之外，家乡-祖国是什么呢？

二世纪罗马古城遗址，圣人菲利普墓地，大教堂遗址……下午，山坡上的阳光如此清澈，能够望见西部的雪山。在古城遗址的断垣残壁间，在散布着带雕塑的石块的山坡草地上，到处盛开着雏菊。不知道埃德加·基内在十九世纪的漫游中是否来到过这里，但他无疑看见过与眼前相似的罗马古城废墟上的一切：“今天，就像是在普林尼或克吕迈尔时期一样，风信子喜欢高卢，长春花长在伊利里亚，雏菊青睐努曼西亚的废墟。它们周围的城市改变了名字和主人，众多城市最终化为乌有，有些文明发生冲突或绝迹，而一代又一代平静的花朵却穿越流年来到我们的时代，它们新鲜而充满活力，就像在往昔战争的日子里。”

在罗马古城的废墟里，街道两旁的民居没有想象中的宽敞，即使这里居住的是一些富人，或许有几个还是伊壁鸠鲁或斯多葛主义的信徒，然而古城有着宽敞的街衢、街头广场以及奢侈的洗浴中心，可以想象每一个走在自己城市大街上的人君主般的感觉，你依然不难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一种作为娱乐与满足观感的公共空间的热爱。



伊斯坦堡：一切都在眼前，然而这是一种遥远。在事物起源的遥远中我带来了一种遥远的目光。一个面孔，戴着头巾或没有遮掩的美，这是一种遥远。

从宗教到政治，群众现象是其中最神秘最重要的现象。宗教与政治的魔幻力量并非来自于其领袖，而是来自于“群众”，来自于一个庞大群体的非理性集结。而卡里斯玛式的人物，无非是群众现象、群体激情与意志的一个肉身化，一个投影而已；然而又是这一投影，更深的唤起群众的激情与集结。

群众，在宗教中这是信徒，是信众，不是一个个独立或孤立的信徒，而是作为一个有机群体的群众。祈祷，朝圣，圣战，都是群众显现自身的集结、并借以显现先知或神灵的媒介；就像在政治中，宣誓，朝圣，战争，是群众显示自身力量、并把自己倒过来投影在卡里斯玛式领袖威力的方式。无论在宗教还是政治中，无名的群众越是显得重要，匿名的群众越是频繁地和大规模地聚集，卡里斯玛式人物的独断也就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

在宗教与政治中，群众内部并非没有进一步的群体性分化，在内部，依据群众对领袖的忠诚程度，以及理解与实践上的原教旨程度而分化为相互冲突的群体，在没有整个群体与外部敌对势力的冲突时，这种群体分化会演变为剧烈的对抗，甚至演变为内部的“圣战”，然而在整个群体面临那些“不信教”的其他群体时，他们的分化再次弥合为一个整体；为了强化对卡里斯玛式领袖的崇拜，这个信众群体需要在内部作为分化；为了对付不信教的宗教与政治上的“异教徒”，这个信众群体需要全部一致性的自我认同。

在一神教中，犹太教信众的分化初始性的；基督教在宗教改革中完成了信众的分化；惟伊斯兰教至今保持着相对外部世界而言没有分化的、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群众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人与神之间的中



介物的重要位置，就没有神灵的可见化身现象所聚集的崇拜，即没有超验性的神灵的现实化身或现世肉身化，群众的聚集就是分化的。每个人在心中独自与心中的神灵进行内在化的交流，取消了围绕着化身的群体聚集的意义。圣骨、墓地也会成为这一化身的替代物。完成群体聚集功能的不仅有化身，还有他的尘世中的遗迹。而仅仅信奉神灵的话则难以完成这种聚集，甚至还会因为话语的多解而产生群体的分化。

在民主政治中，群众一方面分化为具名的个体，另一方面通过多党制分化为不同政治立场的选民，在一定意义上，同质化的群众分化为自主的个人和非同质性的群体，即使这些分化之后的政治群体也仅具有选民意义上的暂时一致性，而非一种文化与生活模式上的同质的群体。现代社会与民主政治建立在个人主体及其选择的原则之上，而非依赖和动员一个未分化的、没有批判性的同质性的庞大群众现象上。

似乎同宗教信众一样，民主政治中的人们至少在表面上分化为彼此不同选择的政治派系，但是现代政治中的彼此对立的选民在选举结果公开之后，不再保持其政治对立，他们一方面承认自己的失败，一方面结束对立，并认同这个选择的合法性，失败的一方不会引入群体性的暴力，不会诉诸武力，即不会引入“死亡”与“恐怖”。而原教旨宗教中的群众则会对“违反”进行暴力惩罚，即对不属于自己信仰派系的其他信仰群体进行惩戒或复仇。就像先前时代，宗教信徒对不信教的人群、对异教徒们进行圣战。在现代政治中，无论“胜利”的人群还是失败的群体，都不会将此分化与分歧变成仇恨，不会进行惩罚与复仇，不会对他者进行审判。两个对立与冲突的群体都不会将道德上的邪恶或信仰的邪教等传统说辞的脏水施加于对方。现代政治只有内部高度分化的个人主体原则，只有分化的群体与个人共同尊崇的共同体原则，却没有终极真理，没有最后的审判。群众的理性分化是现代政治的前提，就像未分化的同质化的群众是前现代政治的基础一样。

对外也一样，宗教的信众将善与邪恶永久地分开，将信徒与不信



教的人永久地进行区分，直到最后的审判。现代政治则是如一场对抗赛式的分化，失败与胜利都是同一种原则的游戏。也没有最后的裁判，只有未来节日般的重新对抗。其他的，是一个个体高度分化所构成的共同体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人的身份被某个时刻的群体性政治身份永久地标识。

党派政治是使群众这一非理性现象理性化的方式。政党是群众的一个抽象化身或理性化形象。政党对群众的重新聚集建立在允许群众自发性分化的基础上。每个政党只拥有持有某种利益诉求的群众，而非全体民众。这个政党还必须允许那些持反对立场的群众，它也希望柔化这一反对立场，而当它变成执政党的时候它也必须一视同仁地对待群众的分化现象。

宗教与政治组织都曾经是一种庞大的群众现象，它们依赖于无名群众的聚集方式和运动方式，携带着群众自身裹挟性的力量。宗教组织与政治膜拜组织都向群众借势而拓展自己。宗教改革与现代政治都是对领袖及其追随群众的祛魅，将匿名的群众还原为多种自主个体的自由联合体。尽管群众似乎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其匿名性与盲目性，摆脱其群情激昂带来的非理性冲动，但在常态下，对权力的规训就是对权力操纵群众——通过宣传媒体、通过政治运动、通过战争——的限制。现代政治倾向于消解一种有着永恒本质的“集体灵魂”，尤其是当人们企图不怀好意地将永恒真理赋予某一集体灵魂的时刻。现代政治倾向于以群体为基础的舆论与多数人在具体问题上的暂时一致性作为其标准，并避免赋予这一暂时认同以永久真理的面目。分化的集体仅仅拥有某种选择性的意见或针对某一事件的舆论力量。集体不再拥有社会有机性与所谓永恒的灵魂，就像在激进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关于“集体灵魂”的想象中那样，将集体神圣化、有机化和永久性的想象都在妨碍着个人生命及其自



由精神的生长。

个体灵魂是孤独的，并且携带着有限性、脆弱性和肉身的缺陷。个体化的政治话语还没有发明出来，毋庸说个体化的政治实践了。个体灵魂因为孤独无用或拒绝被工具化而接近某种“崇高性”。如果是想象的集体灵魂一直充当着宗教与政治工具的话，个体灵魂才是最“崇高”的事物的栖居地与避难所。

精神分裂产生了独有的自我分裂，谎言制度与无所不在的奴役甚至产生了心智上额外的优势：一个人被分裂为另外的人格，应付着额外的、正常情况下难以应付的困境；一个人被分裂为多重人格，应付着多重的局面；一个人甚至被分裂或自觉地分裂为一群人，分解为一个群体，他适时地扮演不同的角色：从奴隶到主子，从主角到配角，从傲慢到自卑，蛮横与屈辱，发号施令与服从，成就感与挫败感……自我分裂摆脱了痛苦感，分裂变成了一场人格面具游戏，由此产生了恶魔般的自由，并滋生出一种特有的聪明与智慧。而对“正常”社会成长的人来说，其思维则显得一根筋的“愚笨”。

每个人都已如此戏剧化，表演不再是一种积极的自我塑造，而是没有自我的变形记。

卡内蒂说，“百万”这个数词既表达群众亦表达货币，两者的意思都是巨大。如此说来“百万富翁”既是一个人，又意味着人之众，在转喻的意义上意味着一个群体属性的人。事实上对金钱最终的消费方式是通过更大群体的支配感。货币转向权利。货币转向魔法。在传统社会，百万富翁是一个可以让奇迹发生的人，百万不再只是一个数量，百万发生了非同质化的魔力，就像拥有百万军队能够使一些事情发生一样，由于巨额财富对更大的群体产生魔幻般的支配作用，百万富翁意味着一种



别样的生活。然而，通货膨胀使百万富翁的神话破灭了。就像卡内蒂说的，通货膨胀意味着人的贬值。一个人在一线或二线城市拥有了一套单元房现在就成了“百万富翁”，但其生活实如平民甚至贫民。“百万富翁”沦为“百万平民”。在财富的意义上，百万并不产生自由和生活方式。至少“亿万富翁”才拥有一种非同质性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现代政治最大限度地运用信息的透明、信息的自由流动，以及与之伴随的决策透明及可理解性；独断则最大程度地运用“秘密”、保守秘密，依赖秘密监控系统进行统治，使一切沦为秘密。秘密监控每一个人而不受社会监督。社会只是秘密的权力运作后果的接受者，人则沦为命运之谜的承受者。当群众受到指令也不是凭着理解而是被要求神意般的服从。独断以此秘密方式进行的统治模仿了古老的政治神学。神意是一个秘密，只能被先知所理解。而现代独断者没有这一神学属性的秘密。

原初社会的专制主义或早期专制社会或许可以理想化地称之为“道德专制主义”，以君主的个人化道德或其后的贵族自治-自由伦理管理社会，从而使没有道德意识而仅仅知道服从于自身本能的民众顺服从一种良好有序的制度，而君主的道德专制是以宇宙秩序或自然秩序为楷模的；现代专制主义则没有了想象的“宇宙秩序”这一神话学维度，亦没有贵族制的自治-自由伦理，现代专制主义是一种没有自然秩序为理据的特权-利益专制主义。而民主则无非是利益的共享与机会均等诉求，民主自身亦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任何“宇宙真理”，民主制度就是一种接近想象中的“自然法”的社会模型。现代社会的自由则是贵族制的自治诉求的更为普遍的表达，自由是以人的内在性为准则的制度化表达，没有高于人的自由发展的外在强制规范与神圣原则。就道德想象而言，似乎民主制尚未诞生它自身的高尚性，除了利益的共享、机会均等与法治体系所保障的安全之外，民主制没有诞生额外崇高的道德想象，也没有



提供任何宇宙论的想象。也许因此，民主制一直没有传统专制主义那种吸引“文学性”知识分子们的无形磁场。

但是，就像独断者早已榨干了神学的秘密，使之沦为一种政治丑闻，君主制和现代君主制的历史也早已榨干了道德的任何一滴蜜液。

又到了迟迟拖延着不愿入睡的时辰。轻放着一支歌。记录下一些临时的想法。拖延着夜晚，愉悦地。这就是幸福在轻轻涌现的时刻。没有被疲惫早早地拖进一场睡梦。一再地……不停地回放着一支歌。时间不再流逝。

鲁米说：“渴望是神秘的核心”。那么，歌德的那句话就可以理解为：在我们老年岁月里保持着渴望。按照鲁米的理解，是渴望而非所渴望之物具有治愈作用。

在《人的条件》一个注释里，阿伦特写道：对于生命而言，死亡首先是消失。但与痛苦不同的是，死亡具有在生命中出现的一面，老年时就有这种情况。歌德曾经指出，衰老就是“逐渐从展现中隐去”；从一些大师们（如伦勃朗、莱昂纳多等）的老年自画像（在这些自画像中，他们目光如灼。似乎要照亮并且凸现正在隐去的肉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论述的准确性和这一展现的消失进程。

“在任何时候，将过去本身视作典范，视祖先为后人的楷模；相信一切伟大都存在于既往，从而人一生最好的时间是老年；年华老去的人可以作为正值青春的人的榜样，因为他离祖先更近”，阿伦特说，这些是罗马态度的精华。“当歌德说年老意味着‘从现象世界中渐渐退却’的时候，他是以希腊人的精神发此议论的，对希腊人来说，存在与显现是一回事。罗马人的态度恰恰相反：正因为变老和缓慢地从有死者的共同



体中隐退，一个人才到达了他存在的最完满形式，尽管对现象世界来说他处在消失的过程中：因为只有在此时，他才接近了足以成为他人之权威的存在状态。”（《在过去与未来之间》180）

事物的消失是一种弥散，消失并非彻底不存在，消失是碎片化，匿名，神秘化；是雾化，扩散和渗透，是返回存在的核心。神话的消失是一切其他事物的神话化，宗教的消失是政治的宗教化，文学的消失是文学的泛化，艺术的消失是日常世界的艺术化，一种文明的消失也会将自身的灵感转向临近的文明。死亡也是生命的弥散，碎片化……这本身就是一种神话思维。

同政治领域里的偶像崇拜差不多，在流行文化中，人们狂热地追捧那些跟他们自身差不多的东西。不同的是，政治膜拜组织塑造的偶像是终身制的，无情地代表着永恒真理；而流行文化中的明星崇拜处在漂浮的时尚时间中，这些偶像会被湮没在这一持续的漂浮时间里。但两者有共同的宗教膜拜的基因，这些都可以暗自抬高卑微者自己的身份：本来就没有听觉敏感性的人成为音乐迷了，就像自身没有希望的人华丽转身为世界的拯救者了。除此之外，追星族以娱乐为价值重新建构起一个可以暂时融化在其中的群体-个性身份，以替代泥菩萨在污泥浊水中的销蚀。

我翻着一本书，似乎是一本线装书，似乎是一本诗集，我翻过一页，可刚翻过那一页的下角，一个清晰的指印，一个比我的指印更大的食指指印从纸页背后透湿出来，我心中一惊：是一个鬼魂在我和一起阅读着。我抬起手，想将之挥去：不要这样，我看完了都给你！然而在惊恐不安中醒来，这是一个来自何处的鬼魂？你的心底暗藏着的恐惧是什么？——醒来是清明节，如约和几个朋友去尉氏看阮籍、蔡邕墓地。



你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还保持着那微笑着的骄傲吗？或许，你最后阴郁的日子只有跳下去之前的瞬间恢复了内心的骄傲？

每个日子都会到来，它不会像某个做出承诺要来而未来的人，即使日子没有带来那个人，日子自身也会准确地到来，如同古代的奴仆那么忠诚。每个日子都会到来，就像经书中说的那样的哭泣的日子，种植的日子或回收的日子，只要是你能够想到的日子，即使未定下日子的日子，与你有关却绝不会告知你它到来的日子。这是一个谜。

雾霾，沙土，发臭的河沟，吐痰的男人，尚未完工的垃圾建筑，心灵枯竭的人们，变得这么脏，世界比这些坏词所能表达的更齷齪。这一环境怎会唤醒成长着的孩子们心中的希望？

你知道，怀着这样的情绪、允许自己如此任性的说话，其实是与不可爱的世界一样的堕落行径。好在你仅允许自己在某个浪漫主义的怀旧瞬间说出这些俗气的话。

清明节，总算在仍然叫阮庄的一块麦地里找到了阮籍墓，来自几个省份的阮氏后人新刻的碑呈半圆形的竖在石块圈起来的墓地前。墓地没有鲜花，也没有一棵树。几棵已被挖掉的大杨树根横七竖八地倒在墓前。稍稍清理出一小片麦地，不知要做什么用。远远看去还不错，阮籍在麦地青青中。虽然心有戚戚，也用不到我辈咏怀。尉氏县城内的阮籍啸台还在，干打垒的土台上长着不少老槐树，不知多少个世代里的孩子们在啸台上下爬出一条条滑梯一样的曲里拐弯的沟槽。啸台的一边是一片人工湖，紧邻啸台的是贴着瓷片的略高一些的新建房屋。

接着去蔡庄寻找蔡琰的墓地，沿途一再询问，被指引到了一个村子后面，原来这是蔡庄人新建的一个并非用于为子嗣供奉先人的祠堂。祠



堂前新刻的几块碑上刻着捐款人及钱数。没有别的内容的碑文。进到新建的园子里，竖着两座俗不可耐的蔡邕父女的塑像。蔡邕塑像前有一个铁质香炉，香炉上刻写着：“有求必应”。有烧香痕迹。不知道这个连女儿也保护不了、自己也死在狱中的文人能够怎样对香客有求必应。你略感失望。好在同行者还固执地要找到蔡邕墓。又一番颠簸询问，在一个村子（蔡庄？）的中心见到了蔡邕墓。一人多高的黄土堆，在一个没有院墙的废弃学校场地上，周围长着荒草、杨树，荒草间满是垃圾，几步远的地方，有一个专供倒垃圾的大土坑，另一边是一个大水坑。紧挨着墓地还有几间将要倾塌的校舍。这叫人疑惑，一座荒坟难道一直就在校园里？一座荒坟一直矗立在一个村庄的中心？有村民说，“文革”时这个坟平掉了，早先的墓碑也都收集起来搞水利了，再后来才把坟墓重新封起来，按照原先碑文的样子为蔡邕重刻了一块墓碑。这个村子也不是蔡庄，而是朱家庄：因为“猪吃菜”或者“猪拱菜”有着占便宜的谐音，朱姓人不知从几世纪起开始围着蔡邕生活。但除了肮脏之外村子依然未见肥壮。

这一切甚至比宋朝人那些没是非的、丑化蔡邕形象的村戏还叫人难堪——“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那时至少还有斜阳古柳，现在，这个灰蒙蒙清明节的下午，朱家庄人围上前来，你却毫无交谈欲望。蔡邕墓地把能说的都已说尽了。这个世界配不上一个音乐家，也配不上一个受难女儿一首诗的悲伤。

在火车站，当我从一本书的沉迷中抬起头来，意识到坏的偶然性扰乱我们的生活。此刻，意外带着杂沓的陌生人的面具。我再次低头读这本书，发现历史逻辑是由预谋已久的崇高观念与坏的偶然性的结合。

一篇文章因为动力不足而暂时搁浅，等着新的汛期。换一个表述，



不充沛的灵感无法靠知识去弥合它的裂隙。再换一个感觉，我翻开文件夹，像农夫看见许多块这样的休耕地。

崩溃、爆炸，是瞬间的状况，走向崩溃的过程或许是缓慢的，累积的，而且是极度密封的，控制得严丝合缝的，否则，压力就不会在高效的累积中渐趋爆炸的临界状态。

如果一个问题还没能变成你自身的难题你就无法读懂它。一本在思想上面貌陌生的书需要你在自身感知音域的广阔性中寻找含义的意外共鸣，与一些关键理解节点的偶然相遇。这样的阅读启开了你自身一个未曾敞开的领域。

阅读是一个隐秘行为。貌似不可理喻的陈述在你自己内在经验世界的无数符号与密码中找到了对译，然后意义逻辑即顺利地翻译了一切。阅读不是在字面意义与词语的逻辑上，阅读是置身于一个隐秘行为：对一些临时表述与思想草图的警觉中产生了阅读。阅读不是作为客观知识对一个作者的理解，而是对一种陌生的思想地貌的勘察，而后发现你早已置身其间。你必须凭着直觉搜索你已经身处其中的诸般境况，随之发现，那些不准确的翻译或原作者的词不达意都无关紧要了，意义之流没有按照砌石的语言河道流动但却在无数细流密布中构成一个意义的流域。

不可表达的东西通过被分解的语义单元、通过一些细小的意义分子进行隐微表述，不可感知的东西通过被分解的感知媒介的重新凝聚而获得感知的生成。

任何一篇文章都是一个意图性的意义草稿而非它的完成。



片断：不是博物馆藏品似的碎片，而是从未构成一个整体。不是古人著作中的断简残篇，而是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未完成性。

未完成性不是一个终结状态，是未完成的生成性。

当我从键盘上抬起头看见笔误中出现了曾经天天朝觐的假神称呼时，“脏字”这个概念即跳进意识，我随手敲掉这个词，就像迅速拧开水龙头冲洗双手。

在键盘上敲打“激情”这一符号时不由得使用了全拼，似乎这一激情就是不打折扣的和饱满的。

如果不能收紧自身的宽度汇入海洋，加入更大范围的能量循环，那么将流域变为更宽水域的扩散即变成湿地也能够造就一种小型的生态。这是关于写作类型中与山的比喻不同的另一种比喻。

一切值得为之活着为之奋斗的事物都是主观性的，自由、尊严、友爱，这一切都没有财富和权力那种客观性面具。主观性不仅隐秘地、常常不被认知地分散地存在于几乎无能担当起重负的个人及其命运身上，它还是不稳定的、未完成的，有时又是隐晦的、无言的，像痛苦与快乐洋溢在人的脸上那样时刻变换着面貌。所有被政治学、法律秩序确认为具有客观意义或共同观念的事物，都经历了无数人主观性的痛苦斗争，作为结果凝聚为普遍的“人性”和其他普适性的社会价值观念。

一整天郁郁不乐。一点残存的人性之痛。巴楚：我为你忧伤。为死去的十个维吾尔人忧伤。每一个名字都曾经是幸福的名字，塔依尔·艾海提；每一个名字都是希望的名字，买买提明·吾布力；每一个名字都是尊严的名字，库尔班江·吐尔逊；每一个名字都是智慧的名字，努热



买买提·艾买提；每一个名字都是花朵的名字，古丽巴努木·吐尔逊；每一个名字都是勇气的名字，努尔买买提·吐尔逊；每一个名字都是月亮的名字，米日古丽·玉素甫；每一个名字都是自由的名字，艾克拜尔·艾尼瓦尔；每一个名字都是吉祥的名字，买买提明·阿不力米提；每一个名字都是爱和星星的女儿的名字，月热古丽·买买提。今天每一个名字都变成死亡的名字，痛苦的名字。巴楚，我为死去的蒙古人忧伤：孙超和刘牧。我为死去的汉人忧伤：任昌举、刘旭亮和张立山。每一个名字都被期待过、被等待着，现在变成了一声声叹息。巴楚，我为六个死去的却不知名字的人悲伤：你们生来不是暴徒，你们来到这个世界时是个孩子。像我在巴楚和别的地方见过的孩子。我为那些正在长大的孩子忧伤。我为那些正在为你们死去而悲伤的人们悲伤。泪水在流进沙漠。

巴楚，九年前的夏天我在你的胡杨林边吃着你的兄弟姐妹烤制的羊肉。让我就这样忧伤吧。羊肉不能交换忧伤，但今天这种快乐与忧伤的交换成立了。为出现了面孔的死者忧伤。为隐去面孔的死者忧伤。为枯死的胡杨、为改道断流的塔里木河、为正午滚烫的沙漠忧伤。而此刻的忧伤多么陈腐，像罪和宽恕一样因重复而不堪。但却不是，这是一种降低了温度的愤怒：一再重复着的、无用的分析理性所产生的无名怒火。一点残存的人性的灰烬。或许，一天接着一天。

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他生活的城市里像一个陌生的旅人，在他自己起居的家里像一个房客，在他自己的心里像一个重影的他者，一个什么样的人？

望着台灯照亮满屋的书，低语，似乎信誓旦旦：我有书、音乐和寂静。——这安静里有黄宗羲也有斯宾诺莎的肉身之书。1661年，一个躲在余姚乡间秘密地书写着足以被诛灭九族的政治遗嘱《明夷待访录》，一个在为维护暴君而战的奴隶们的包围中书写《知性改进论》，构想着他的《伦理学》。你不是某个虽然躲过了暗杀也只活到45岁的市场街的斯



宾诺莎。但你还得耐心地磨着语言镜片，以便更精确地观察世界。你还有时间，磨洗你的心。

伪忧伤，伪古典，伪浪漫；伪道德，伪政治，伪现实。即使假冒伪劣的商品或山寨货也不接受伪币，而在心灵、情感、观念领域，在道德和政治领域，人们只接受伪币。只让伪币大肆流通。这些伪币都是用陈词滥调打造的。虚假之物离人那么近，一时软弱就会让人脱离沉重的真实。要让你的心在地上坚强而快乐。重新爱上夜晚和它的音乐。拒绝那削弱或不再增强你力量的东西。

把背景音乐声音调大一点点。把一本书放在怀里当作意识的背景音乐来听。一整天。你生活在模糊的内心状态中。不写作。不转换内在状态。感知着声音的运动带来的微弱波折。就像失掉感知。也不再思想。你知道不管是像古老的君子一样慎独，还是服从瞬间的冲动，最终你都会感受到此刻所有的忧伤。似乎“最终”离每一天都一样近的距离。

或许，他们的名字就是沙漠。胡杨是沙漠，溪流是沙漠，玉米和葡萄是沙漠，戈壁绿洲还是沙漠。他们有一张沙漠一样灼热的脸，他们有一种沙漠一样因广袤而迷茫的心，他们的心中有沙漠一样汇聚在一起呼啸的集体灵魂，他们也像沙漠一样纯洁不希望被改造。沙漠无用、绝对而浩瀚。似乎是，神灵最终到来的场景一定是沙漠，就像沙漠是先知的原始场景。宗教在农业社会被改变成一口水井，信仰在工业社会被一口油井替代。然而他们的脸还是沙漠，他们的灵魂还是沙漠。无数的内流河渐渐流逝。这是一个沙漠决定论的世界。

经年累世为沙漠戈壁所围困，在有限的商品交换之外，缺乏跟沙漠之外其他人的稳定而可信赖的历史性交往，无边的孤寂是生命的质地，



苍天和沙漠，是唯一的内心对话者，后来的世代里这一对话者变成了沙漠戈壁上空的安拉，或者说，难以忍受的而又习以为常的沙漠变成了内心的安拉，就像在无限的戈壁世界中为一泓雪山水所滋养，幸福绝望，安谧极端，感恩狂怒，这是沙漠，戈壁，是沙尘暴，是静谧的痛苦中回荡着的一个声音的召唤。而尘世的话语就像一个幻觉。轻易打破沙漠的宁静是危险的。

论沙漠。我愿意写一本书来理解沙漠。就像高原与宗教的关系，沙漠也产生了这一联系。高原是一道文明的屏障，另一种文明的浪潮汹涌到高原的脚下就终止了。似乎沙漠也是一种文明的屏障，与沙漠之外的世界、时间与历史不同，在沙漠这道比高原更难逾越的屏障后面，一种古老的文明得以变化得缓慢些，而奔涌而来的另一种文明的潮流也就像塔里木河一样消失在沙漠之中了。一切外来事物与观念的影响力在沙漠之中都会无限地缩小，唯有神灵、狂风与烈日的影响会被沙漠集体放大。烈焰烘烤着的沙漠，犹如一个来历不明的强烈辐射着的天体。沙漠是洁净的，没有腐殖物的沙漠也没有生命迹象。赤裸的沙漠比生成着千百种动植物的山野更为神秘，任何生命出现在这里都近似一个奇迹。而沙漠间却有着这样的神秘与奇迹。在令人绝望之处有着意想不到的圣洁的泉水。

在表面上趋于同质的时间之流下，在沙漠、河谷、高原和平原之间存在着历史时间的断层。地理及其气候产生了不同的居住与生活环境，也渗透在一种精神气质、信仰与面貌之中。但这一切不是沙漠决定论，不是地理决定论或其他决定论，是参照物的增加，是关联方式的增加，是或然论的增加。是一切被忽略的感知力、理解力与想象力的增加。

沙漠是散处的还是聚集的？每粒沙都孤立而散在，然而沙漠又是聚集的。沙漠是固定的还是迁徙的？它们整体固定在一个地域，然而又能



够在一场风暴中飘移到远处。但是一道甘泉却又能够永不枯竭地被围护在沙漠中央。如果沙漠是一种语言，沙粒就是单词，无穷无尽如此相似的微小的词汇，然而什么是把它们组织起来的语法或句法？沙粒和沙粒之间似乎只有风和虚空穿过，然而却构成了世界上最完美的曲线，构成了沙漠最优美的弯曲、转折、褶皱和如水的波纹。沙漠再现着最不相同的海洋。

沙漠：一个关于个体过度分化与孤立的形象，一个关于个体过度相似的形象。

对视觉而言，对于总想抓住形象的特性与区分的视觉而言，沙漠像一个幻觉，它制造或唤醒幻觉。无法作为个体看待的沙粒保持着集合中的分离，也保持着分离趋势中的集合。每一沙粒都不具有个体特性，作为集合形象的沙漠就像海洋一样不给任何地貌地层学的观察提供可能性，每一处与另一处都过分相似而取消了地点的视觉唯一性，取消了一个地理学的中心感和周遭概念。沙漠是空间感知的晕眩。没有记忆，没有视觉与记忆的可靠参照物。没有地标，也没有时间的标识，似乎沙漠上只荡漾着宇宙时间的总流量……一切都悬空在沙粒的无声流动，一切都凝固于沙漠的寂然，神秘的光线和时间。然而曾经，就像发现海底沉船那样，探险家和考古学者在沙漠中发现了地层及其存在过的文明……

流沙，在很多方面沙具有水的形象，沙也像水一样从掌心流淌，一种不可触及的柔软，无法把握的流动。沙粒与水滴。沙漠与海洋。沙和沙漠，因为拒绝任何寄生和滋生行为，沙漠纯洁而不受污染。

一种异质的过度耕作的农业话语、一种自身并不健康的半拉子现代话语在掺进孤寂的沙漠宗教话语的时候，带来了一种话语的紊乱，一种类似社会精神病的状况。一个病原体力图治愈另一种疾病的时候形成了



交叉感染。

一个听觉的人比一个视觉的人充满更深的忧伤。无论那心中的音乐多么悦耳宁静或狂躁不安。音乐是一个魔鬼发明出来的。那魔鬼的名字叫忧伤。

一个人忧伤的时候世界失掉了它坚固的实质，也摆脱了重量和引力，就像早晨山中的雾一样从村庄上空升起来，形成一种纯粹的表象世界。

一片童声合唱——那些夏天。秋天。你曾经属于那个世界。童声飘荡，弥漫着稻谷的香味。他们的声音因饥饿而纯净。童声合唱几乎使谎言显得天真无辜。他们热爱声音，不热爱词义——不进入成人世界、不予理解才得以保留世界的纯真。可是没有找到不成长的路径。相反，自我崇高化的政治早已征用了童声合唱：因为它的圣洁。因为它的声音的无性化。欲望的政治假装自身的无性化。

当一个人变得年迈体衰，是否还能重返无性化？或许是，但令人绝望的是，它不再是生长性的。蜕化不可能产生圣洁。蜕化产生腐朽，适合没有火焰的烈火。

此刻，倾听着的音乐如何化为词汇融入了写下的句子？你甚至没有看见转化的路径。窗外的荷塘消失之后，你知道一些你几乎专有的词汇禁用了。用没有根据的词汇是可耻的。那些消失的时刻刚刚启开了一些逐渐进入写作的词汇表。视觉的自然词汇消失了。就像一个盲人，你得靠发展听力的词汇了——至少在内在性的感知领域。

一个葬礼的日子又将来临。现代历史中的革命是一场葬礼。葬礼总



是携带着一场革命。当什么都没有发生，世界或许在无意识地期待着又一场葬礼。但一个小人的而非英雄的葬礼实际上将葬和礼分割了，如果埋葬行为没有礼的庄严神圣，如果他们的生没有显现出天理其死也够不上礼的神圣品格，也就不会让世界回到一个孩子般的黎明。

是到了埋葬戴着守护神面具的鬼魂们的时候了，是到了该为献身的亡灵举行安息葬礼的时刻了。

过度使用身体会产生一种悲剧感，过度使用欲望会产生一种虚无感，过度使用权力会产生一种魔幻感。现代哲学醉心于过度而古典思想钟情于中道。过度使用一种力量会产生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混淆。一些过度行为都揭示真相，并产生真相的混淆。过度是一种抵达限度和越过限度的行为。限度意味着，一切相反之物开始互相混淆的地方。

早晨一下楼梯，就听到两个中年妇女在她们的小园子里相互倾诉对生活的不满……我花了七万块钱，谁也没有给我一分，他们还……人与人之间的闲言碎语成为人们的乐趣，形形色色个人间的相互敌视是平庸生活中制造疑似激情的唯一方式。这种琐碎敌意的散播通常发生在亲友之间，伴随着钱财、礼物、名誉、权利和各种短暂结盟方式的交换。阶级仇恨、民族冲突等等只不过为同样平庸的激情带上了一副俨然有思想意义的崇高性面具。而新闻信息传播时代则是闲言碎言的职业化、自媒体化的技术全面升级和社会化形式。从另一面说，民主政治离不开这种恶意，就像它同样离不开善意一样。

像一个奇迹那样成长，走在古城墙下的时候我想，像一个奇迹似的活着吧，穿过平庸、琐碎、疾病——早晨的阳光中飘着纷纷杨絮，似乎世界获得了永恒的康复。



耿占春诗选

盛世危言

好吧，我承认，这是你们的盛世
也许还是我的幸免。不再有

风调雨顺年景里生灵涂炭，或许
也不再发配读书人去夹边沟

为权力奠基，填满饥饿的沟壑
跟残酷的历史记载比，这个世道

已走向人性化，为没有敌人或敌人
众多的囚犯，举行体面的海葬

也没有当街腰斩，没有
诛灭九族伏地谢主隆恩。我承认

不会觊觎权力，也无才德
跟专业骗子业余圣人打交道

我根本就不懂，如何治理群氓
之族，让它受尽凌辱高唱凯歌



我唯一所求的，是别堵上
那些还能说话的嘴，别侮辱

本来就有限的智商，我承认
它是几希禽兽的最后一点区分

世界荒诞如诗

许多年后，我又开始写诗
在无话可说的时候，在道路
像逻辑一样终结的时候
在可说的道理变成废话的时候

开始写诗，在废话变成
易燃易爆品的时候，在开始动手
开始动家法的时候，在沉默
在夜晚噩梦惊醒的时候

活下去不需寻找真理而诗歌
寻找的是隐喻。即使键盘上
跳出来的词语是阴郁
淫欲，隐语，或连绵阴雨

也不会错到那里去，因为写诗
不需要引语，也无须逻辑



在辩证法的学徒操练多年之后
强词夺理如世界，就是一首诗

寒冬

苍山顶上飘落一层新雪
十九座山峰一片葱茏

大青树，青杠林，天竺桂
枝繁叶茂，像一场叛乱

水杉，槭树，响叶杨秋意萧瑟
听从不同王朝的历法

核桃树，枫树，唯余枯枝
在冬樱花开放的日子

玉兰花，油菜花，杜鹃花
盛开，她们不让腊梅

一枝独秀。什么样的意志
让脆弱的美不必屈从冬天的律令

十八条溪谷转动着各循岁时的
大钟，上紧意志的发条



“在我们正确的地方，花朵
不会永远在春天生长”

论消极自由

所有闲散的人都在古城溜达
在人民路，在洋人街

苍山云缓慢地飘过，洱海门
所有的花都在随意革命

改变颜色，所有过时的物件
都变成闲散人群眼中的珍玩

昔日茶马古道上的马镫
铜壶，旧地图，不明用途的器具

在连绵的杂货铺里
堆集成一首物质的诗篇

一切有用之物，一切无用之物
如匿名人民的临时集合

如众生平等，如闲散之物
抵达一种快意而虚假的自由



旅途之歌

穿过黑夜，穿过变成影子的
村寨，树木和山野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或许我不再是同一个人
一丝疑惑在变成愉悦，在途中

有时我不知过着谁安排的生活
也无处获悉我是谁，他们洋洋得意
对某人嗤之以鼻，我且不知
那就是我，有人偶然大度
称赞的那个人，我也并不知情

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在途中
想起那些令人困扰的事情
穿过困境犹如黑夜万物流动的影子
当一切像新购的房子安顿停当
那剩余的和无名的，依然在途中

一首赞美诗

来到南诏国遗落的江山里
来到大理国剩余的时间里
你的世界，就只剩一首赞美诗



就再也没有重要的事务
就再也没有野心和抱负
你的生活，就只欠世界一首诗

无须想历史在如何循环
无须问祸殃是否热衷于重复
浮云诡秘看苍山，忆起一行诗——

世界美如斯

点苍山下
樱花盛开
它自己的庆典

你晦暗的日子
没什么配得上
这般灿烂

在古老的世代
樱花就这样
纯净地点燃

惊梦的阐释者
曾经改变过
人类的编年史



如今只有一个魔咒
还未曾实现——
“美，能拯救世界”

称之为苍山

姑且称之为苍山，我是说
眼前那些在古老的地质运动中
突然终止的岩石，苍苔，溪流
那些野花野草，隐秘的野生动物
它们不知道谁统治着世界

不弃权不反对它们欢乐的在野
无须加以指认，称之为云岭
山脉的那些火成岩花岗岩熔岩
结晶岩之上的森林，称之为横断
山脉矗立在缄默的权力意志中

唯有它接近最高的宇宙真理
接受星际磁场的辐射，定期
支付式的，用版块运动的压力
制造一场革命，在残骸遗址上
漫长的风化，让野菊开遍山野

唯有向苍山攀爬时加速流动的
血液，洞悉奥秘。在野花



丛生的山顶，一种野生的思想
在慢慢接近久已失去的
地址与名称——称之为苍山

精神分析引论

一个人的疯狂是另一些人的苦难
一个人的伟大是另一些人的荒唐

一个人的真理是另一个人的反讽
一个人的爱或是另一个人的笑谈

一个人的宗教是另一个人的人类学
一个人的信仰是另一个人的心理学

避免成为历史的笑料或另类知识
一个人就必须是又不是另一个人

辩护词

据说最终，完善的智能机器人
将取代人类。它对最后的人
作出最终判决：在这个地球上
你们的使命就是创造出我们



现在，这一游戏可以结束了
对丝毫不差地计算解决机器问题
人力就是添乱。在庞大的机器
系统里，人的消失是完美的设计

就像诗人所做的，他们渴望消失在
文本之后。就像上帝之死。最后的
辩护词，不会出自软件设计师
喜欢大数据的人已陷入可怕的疯魔

面对最后的审判，从文本后面
漫游奇境的爱丽丝将再次说出
最终的辩护词：可是我会流泪
我的心会悲伤，身体会感到疼痛

论恶

——读《罗马史》

恶并不是独裁者的专利
每个信奉强权的人都在为他加持

当胥吏把绳索套进他们的脖颈
他们会怀着提升的希望自己把它勒紧

甚至美梦不会被一声尖叫打断
权力是一种精巧迷人的装置



无数哲人以“高贵的谎言”遮人耳目
与独裁者玩着老鼠捉猫的游戏

它的玩法亘古不变，如果权力
没有戴着神的面具就无从为恶

不幸的是每个信仰强权的人
都在为新神开光要求血的祭礼

在喀拉峻草原

天山中部雪峰耸峙，一如圣殿
在诸神的黄昏里无始无终

岁月散开，每个角落都是中心
没人能将历史变为同一条河流

在草原与比依克雪山之间漫步
隔着一条阔克苏大峡谷

远望塞人，月氏，乌孙，突厥
匈奴……迟来的使者遗落了使命

活着的在时时刻刻失去瞬间
消亡的已进入无解的神话



现世权力像雪峰冰川一样凝固
昔日王朝如草原的露珠转瞬蒸发

唯有比依克雪山静谧而安详
有如回收了人世间一切衰老的神

茶卡记忆

自茶卡盐湖往西，我看见
懵懂岁月——消逝在柴达木盆地

吐谷浑国王的人马，在每个
孩子的童年就藏进了柏树山

一片种植着土豆和豌豆的土地
它们开着我最早认识的花朵

山脊的起伏与河谷地貌的
倾斜，如闻迟疑的问候

车窗外移动着的戈壁
在记忆的纹路里旋转

如当年邻居家的旧唱盘
再次传来古老世界的芬芳



一个孩子如同一个迟暮老人的
远亲，亲和而又模糊难辨

没有新闻的世界

我出生在一个没有新闻的世界
尽管这一年发生的事件影响至今

黑格尔感慨说他的同胞已经如此
堕落，读报代替了读经与晨祷

可百年后东方民族恢复了另一种
晨祷与读经，报纸的头版头条

刊登着伟大导师的语录或最高最新指示
古时候叫作圣训、启示录或先知的话

报纸不证实不证伪各路小道消息
经书和解经书印成了新闻纸的形状

没有新闻的报纸告诉人民从胜利
走向胜利而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

唯一标记为新闻纪录片的是闪闪
发光的《新闻简报》在露天放映



总是断片的《地道战》之前
免费奉送，一辆红旗牌轿车

穿过北京神秘的夜色驶向中南海
觐见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

赫赫有名的恩维尔霍查同志
胡志明同志和波尔布特同志

唯一嘀咕的为什么是西哈努克
封建社会的亲王反而最受待见

每当日理万机的领袖颤巍巍地
出现，尘土飞扬的放映场就响起

我们的一片掌声。直到“拨乱反正”
一些骇人听闻的往事才成为新闻

千百万牛鬼蛇神，几千万饿殍
都是人民；“平反冤假错案”让我们

知道了遇罗克、张志新、林昭
官明华、李九莲……知道了血书

割断喉管、子弹费和舌头插上竹签
齐声颂圣才被关于浩劫的叙述打断



没有新闻的世界是一场噩梦
没有新闻的世界什么都可能发生

如今我在耳顺的年纪，本来赞同的
是黑格尔，却怀着莫名的忧虑

恐惧已经发生的事还会反复
恐惧再度身陷一个没有新闻的世界

论神秘

一切没有意识的事物都神秘
海浪，森林，沙漠，甚至石头

尤其是浩瀚的星空，一种
神秘的力量，叫先验思想战栗

而那些疑似意识的物质，在白昼
也直抵圣灵，花朵和雪花

它微小的对称，会唤起
苏菲主义者的智慧。其次是

意识的懵懂状态，小动物
在奇迹的最后一刻停止演化



并且一般会把这些神秘之物
称之为美。神秘是意识的蜕化

乡俗不会错，必须高看那些傻子
和疯子。这首诗也必须祈求谅解

论语言

如今，我们的语言多么习惯于杀生
在每个被双规的贪官下面都叫嚷着
一片正义凛然的“格杀勿论！”
不小心连辩护律师也会被视为同谋

如今我们的语言多么热衷于判决
满世界“汉奸、走狗、卖国贼”
义和团的幽灵纷纷走上街头执法
日系车或苹果手机也在成为证据

我们的语言如今变得多么肮脏
宪政国家、普世价值、自由民主
也能够立地搅浑变成一缸污水
让一个民族的心智永远蒙垢

没有现代语言的描述，无须对话
求证与论述，也丢掉了古典语言



“非常道”的高贵困难，不再有
慎独与格物，说话是多么无助

论晚期风格

晚期这个概念
总让人想到一种不幸的经验
然而，我想象的晚期是一种力量

但即便不是指向
疾病，它的阴影也向耄耋之年倾斜
而它仍然不过覆盖了全部失望经验的一小部分

我知道一种悲哀，是他的年岁
比他生活的大部分街区都更古老一些
这意味着一片落叶不可能找到根

这意味着湖将要出发去寻找河流
就像古老的史诗所叙述的起源和原始事件
逐日接近戴着面具的神祇

歌德提供了定义晚期的另一种
可能，“我们要在老年的岁月里变得神秘”
或是一种出发的意志

向着一面巨大、缓慢而陌生的斜坡



湖进入河，河进入溪，溪流进入源头的水
一座分水岭：晚期

出现在个人传记里，一部
必须参照欲望和不幸加以叙述的编年史
然而，晚期风格

只存在于一个人最终锻造的话语中
这就是他的全部力量，在那里
他转化的身份被允许通过，如同一种音乐

论诗

在小小的快乐之后
你甚感失望：写诗寻找的既非真理
也不是思想，而是意外的比喻

为什么一个事物必须不是它自己
而是别的东西，才让人愉悦
就像在恰当的比喻之后

才突然变得正确？人间的事务
如果与诗有关，是不是也要
穿过比喻而不是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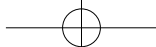
才能令人心诚悦服？而如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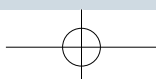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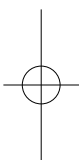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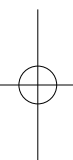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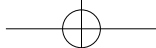
与诗无关，即使找到了解决方案
也无一丝快乐可言？如此

看来，真理的信徒早就犯下了
一个致命的错误：虽然
他们谨记先知的話

却只把它当作武器一样的
真理，而不是
一个赐福的比喻



剧本





中书令司马迁

尚思伽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史记·太史公自序》

我们若是把本时代的戏当作历史戏来表演，那么观众所处的环境(同样)会对他显得不平常。而这就是批判的开端。

——布莱希特

时间：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

地点：

西汉长安

人物表：

司马迁 中书令。约46-55岁

汉武帝 57-66岁

杜周 御史大夫，掌刑狱

李夫人 武帝宠姬，昌邑王刘髆之母，二十多岁

春秋 司马迁之女，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

杨敞 霍光门下长史。春秋的丈夫，和她年纪相仿

杨恽 杨敞与春秋之子，七八岁

倡优 武帝的弄臣，并穿插扮演不同的角色

另有群众演员若干，扮演霍光、公孙贺、李陵、司马谈等人，以及儒生、工匠等剧中其他角色。



说明：

这部剧的角色、事件在年代上有所错置，这是为了剧情的安排，也因为它不是为还原历史而存在的。剧中人与其说在贴近历史，不如说在靠近现实。这不是一部忍辱负重的伟大历史学家的传记，也不是一个雄才大略性格复杂的君主的批判。或许，它也并非专注于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虽然这似乎难以避免，但它不着力于传统的“压制—反抗”模式。我更愿意遵循布莱希特的教诲，展现人物和历史的变化，各方情境的复杂，各种观点的辩论，希望能够激起读者和观众的思考，特别是思考我们每天面对的现实。

这部戏不同于《屈原》《蔡文姬》等传统历史剧，要尽量避免从北京人艺演化而来的经典风格。布景不要仿制汉朝器物，应简洁抽象，有现代感，具备功能性，为表演提供帮助。人物穿似是而非的古装（甚至可以古装和现代装混搭），用抽象凝练的方式强调角色的性格和身份。总之，舞台上应该呈现出双重的“陌生化”效果——既因对中国舞台上传统历史剧“仿古”风格的背离而显得“陌生”，也因用历史的方式来表达现实而实现“陌生”。通过历史化达成陌生化，正是布莱希特的一份重要遗产。

序幕

【幕前。倡优上。

倡优 欲知世上观台上，不识今人看古人。各位晚上好！（行礼）话说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当政，中国迎来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大时代里，发生了一场小小的战争……（示意左右）

【鼓乐起。群众演员从两侧分别上场，边说边演，可以借鉴戏曲的表演方式。



甲 李陵率五千步兵。
乙 匈奴有八万兵马。
甲 武器打光，队伍被围。
乙 没有粮食，没有救兵。
倡优 怎么办？
乙 胜败乃兵家常事。降了吧！
甲 不，这叫被俘！（跪下）
倡优 消息传到长安，大臣们都说——
甲乙 李陵该死！
倡优 只有一个人说——
甲 李陵勇冠三军！李陵迫不得已！李陵会逃跑的！
乙 他不是这么说的。
倡优 那他怎么说的？
乙 他责怪我军主帅李广利。
甲 他不发救兵！
倡优 敢骂咱们国舅爷？
乙 胆大包天！
甲 （同时）他没这个胆儿。
乙 脑子进水！
甲 （同时）他没这么糊涂。
倡优 他到底说没说？
甲乙 没人知道！
倡优 皇帝脸色一沉，此人命运改换。故事由此开始，真假请您明辨。
【甲乙下。



第一幕

第一场

【幕启，舞台渐亮，显露出监狱的场景。

时为天汉二年即公元前99年冬天。

司马迁半卧于地，他衣衫不整，头发胡须乱蓬蓬的，不过举手投足有一种潇洒自如的风度。此时他昏昏欲睡，面前是一盘六博。

倡优穿上狱卒的衣帽，走到司马迁面前。

倡优 杀臬！（向观众）这玩意儿叫六博，汉朝人最爱。两千多年前的东西，我哪儿会啊，凑合玩儿一把——杀臬！

【司马迁没反应，像是睡着了。

倡优 该你了。

【司马迁依然不动。

倡优 醒醒，等手起刀落，有你睡不醒的时候。

司马迁 （打哈欠）火盆挪过来。怪冷的。

【倡优不理，自己烤火。

司马迁 就挪一点儿。

倡优 不玩了，是吧？交钱。你输了两局，一共欠我……一百二十文。

司马迁 不对，八十文。

倡优 酒钱呢？昨天的炭火钱呢？

司马迁 等我暖和过来，连今天的一起给。

【司马迁伸出双手想要烤火，倡优打他的手。

【杜周上。他相貌和善，举止沉着。

倡优 （悠闲地烤火）昨天你闺女来，你跟她说什么了？

司马迁 关你什么事？

倡优 她来送钱，你死活不要，不关我的事？欠债还钱啊，我的大人。



司马迁 眼睛够尖的。

倡优 知道给家里省钱，你还算有良心。你们父女俩都够怪的。前些日子你跟疯了一样，天天喊冤，四处借钱，打躬作揖央求我替你跑腿，怎么突然就混吃等死了？你那个闺女，对人爱答不理，脸是石头刻的（做面无表情、目中无人状）……昨天怎么回事？你嘀咕了一句，她咕咚一跪，怎么石头人也有膝盖啊……哎，别装死了，交钱！快点，真不够我给你打个折……

【杜周轻轻笑了一声。司马迁看到他，换了个姿势，并未起身。

倡优 （惊慌地）大人！

杜周 你挺能干啊。

【倡优伏地，不敢抬头。

杜周 太史令大人的话，你没听见？

倡优 （恐惧地琢磨着杜周的神色）小人离得远，没听见……听不见……小人不敢听。

【杜周踢踢火盆。倡优赶忙把火盆挪到司马迁面前，看看杜周，又抓住他的双手拢到火盆上。

杜周 （和蔼地）想听听我们说什么，是吧？

【倡优行礼，欲下。

杜周 你就这么走了？

【倡优站住，不敢动。

杜周 你配穿这身衣服吗？

【倡优恐惧地跪下。

杜周 身为狱吏，勒索囚徒，执法犯法——你能干得很啊！

倡优 小人该死！

杜周 那倒不至于。法律没让你死。

倡优 是！纳钱赎罪，小人交钱！小人该死！……不，小人不该死……小人……小人脏了这身衣服！（脱衣帽）



司马迁 杜御史，我和他闹着玩儿，你何必呢。

杜周 我依法办事。

司马迁 （笑）你是依法敛财。（向倡优）还不快滚！

杜周 走啊……（倡优不敢动）太史令大人替你说情呢，你倒是走啊……（倡优愈发不敢动。杜周洋洋得意）子长兄，别说他一个小小的狱卒，就是有身份的大臣，到了这儿，一步也别想多走！

司马迁 （一跃而起，把身上所有的钱塞到倡优手里）都归你了！（推他下场）滚你的吧！这辈子别再让我见着你！（面带笑容，走了几步）人长着腿，就是用来走路的。

杜周 （怒气一闪而过）轻财仗义，急人之难——领教了。

司马迁 哈哈，反正我留着钱也没用了。（烤火，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喝吗？

杜周 我不喝酒。喝酒误事。

司马迁 死之前，我得和朋友痛痛快快喝一顿。

杜周 五十万，你没凑够，可惜了。你那些好朋友呢？都躲起来了？

司马迁 （淡淡地）我自己穷，犯不着连累别人。

杜周 朋友要是靠不住，比仇人还让人伤心。

司马迁 少废话。陛下降旨了？

杜周 （端详着六博棋盘）子长兄，你的局面不妙啊……不过，要是走到水边，棋就活了。

司马迁 骰子一扔，剩下的就是运气。不管走到哪儿，我都不在乎。

杜周 那可不一定。（掷骰子，走棋）你看，我说到水边，就能到水边。下棋不能靠运气。

司马迁 六博变化无穷，拿得稳自己，算不准对方，谁也料不到结果，眼看胜券在握，下一步却满盘皆输。这是棋道，也是天道。

杜周 （嘲讽地）你永远头头是道。

司马迁 我一辈子琢磨的，就是这个天道。说了你也不懂。



杜周 我明白一个道理就够了，天道落在人间，就是陛下。逆天者必亡。这个你懂吗？哈哈！

【幕后传来凄惨的嚎哭声，时断时续。司马迁凝神倾听。

杜周 别听了。太惨了……(叹气)唉，李陵的家眷。

【孩子尖利的哭叫响起。

司马迁 你给女人孩子用刑了？

杜周 我没动他们一个指头。

司马迁 (轻蔑地)过瘾吧？享受吧？

杜周 这孩子不用受一刀之苦了……(司马迁转头看着他)灭族！通通勒死。这是陛下开恩！

【妇女和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司马迁朝声音传来的地方，拜了几拜，呆立不语。杜周也拜了一下。

杜周 一家人好歹做个伴儿。(拍拍司马迁的肩膀)李家这个下场，你不愿看到，我不愿看到，陛下更不愿意。(司马迁甩开他的手)他老人家爱惜李陵，真的。你不知道吧？陛下特意派公孙敖到边境，等着他逃回来。结果呢？李陵正忙着给匈奴练兵，单于还把女儿嫁了他……

司马迁 (震惊)你说什么？

杜周 你在大汉当犯人，李陵在匈奴当女婿。

司马迁 不可能！

杜周 不信？也对，你还是别信了。

司马迁 李陵是不得已……

杜周 (严肃地)子长兄，你错了，他确实叛国了。

司马迁 (沉默片刻)不，我错在没闭紧自己的嘴。

杜周 这是你错上加错。

司马迁 哪天？我能活到哪天？(倒酒，一饮而尽)……无所谓了，哪天都一样。

杜周 是吗？哟，手怎么了？有点儿抖啊，冷吗？(试试火盆)火还旺



着呢，坐近点儿。（给他倒酒）你得多喝几杯。我一直纳闷，这玩意儿有什么好？浪费粮食。你们这些世家子弟，一人一个脾气，可都有两个爱好，一是喝酒，二是作死。哈哈！子长兄，请！

司马迁 （把酒一泼）傻了！

杜周 不喝了？那好。今后这儿一滴酒也没有。我帮你戒酒。

司马迁 随你的便。饭也可以一起戒了！

杜周 要绝食？……先帝在位的时候有个大臣……叫什么来着？绝食死的那个……

司马迁 周亚夫！

杜周 对，对，我就知道，陈年旧事难不倒你……周亚夫绝食死了，庄青翟喝毒药，李广抹脖子，大臣一犯事就自杀，都成时髦了，你说，这是为什么？

【司马迁不理睬。

杜周 为了留个好名声，把脏水都泼在我们审案的人身上！自杀了就说明他冤枉？我们才冤呢！

司马迁 吃人不吐骨头，还站在一边剔牙，你们这些刀笔吏……（忽然住口，神态轻蔑）

杜周 说啊，怎么不说了？我替你说。我们这些刀笔吏，一没家世，二没学问，生性狡诈，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嘲弄地）子长兄，你该不是要说这些吧？

司马迁 家世？学问？没想到杜御史还在乎这个。

杜周 （装没听见）刀笔吏怎么了？杀人的、放火的、偷盗的、走私的，心怀不轨的诸侯，违法乱纪的大臣，都是我们这些刀笔吏解决的！我们为了大汉兢兢业业，没工夫伤春悲秋说梦话，更没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醉生梦死！（自豪地）蒙陛下圣恩，让我负责大汉的法典。陛下一再强调——任凭你功劳多大，爵位多高，也高不过法律！有罪必罚！自杀的是胆小鬼，不是屈死鬼！



司马迁 你是说，法律最大？

杜周 （警惕地）你什么意思？

司马迁 就这个意思啊。听不懂？

杜周 我没说法律最大。

司马迁 那你不是废话嘛。有人犯法，有人犯的是人。

杜周 （笑）子长兄，你不糊涂啊，怎么尽干蠢事？法律是一把剑，时代变了，尺寸就得变，剑是死的，尺寸是活的。谁掌握这个尺寸？当然是陛下。尺寸之内嘛，就是我的事……比如说，我能用法律帮你戒酒，作死这件事，我也可以想点办法。

司马迁 你要帮我？

杜周 对呀。

司马迁 我拿什么谢你啊。

杜周 客气了。

司马迁 你帮我安了一条“诬罔主上”的罪名……

杜周 又没冤枉你。

司马迁 我赔上一条命。还嫌不够？！

杜周 正相反！我救你一命！

司马迁 （笑）你——救我？

杜周 没错！你瞧不起的刀笔吏，救你一命！（兴奋地）都说你是大汉最博学的人，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没有你不知道的，哼，我敢说，有一样学问，你绝对比不上我！（稍停。司马迁不理睬）那就是大汉的法律！纳钱五十万，免死，赎为庶人，你就知道这个吧？这条路你没走通，你那些亲戚朋友，有钱的没钱的，个个躲着你见死不救……

司马迁 少啰嗦！

杜周 （笑）着急了？想知道怎么活命？你瞧不起我们这些为陛下打扫垃圾、整顿朝廷的人，明里暗里诽谤我——无所谓，因为我知道，早晚你会落在我手里，哈哈，这才是天道！



【杜周侃侃而谈之时，司马迁整理床铺，打水洗脸。

司马迁 让开点……(打哈欠)接着说，难得你说点心里话……

杜周 先帝在位时有条法令，能救你一命！

【司马迁回头看着他。

杜周 告诉你好呢，还是不说为好啊……

【司马迁背过身去，继续洗脸。

杜周 说，是为你好，不说，也是为你好。子长兄，我有点为难，得承认，也有点好奇……(司马迁不理他)死罪欲腐者，许之！

【停顿。司马迁的背影好像凝固了。

杜周 明白了？宫刑！上书陛下，请求宫刑，就能活命！

司马迁 (慢慢转过身)什么样的爹妈养出了你这种畜生！（轻蔑地）刚才你长篇大论说什么了？整顿朝廷？一只看门狗，除了咬人还会什么？收拾屋子？笑话！舔顺你的毛滚回你的窝！狗奴才！

杜周 这就没意思了。你可以去死。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慷慨赴死。死前要说的话都想好了？刑场上有人等着喝彩呢。（嘲弄地）人啊，装模作样一辈子，最后这出戏，最难演。这些年我见得多了……背熟的词儿，忘了，还没上台，腿软了，臭烘烘湿嗒嗒，恨不得给他们戴个粪兜子……太史令大人，司马氏的名声就在你两腿之间！你可别演砸了！我睁大眼睛看着你上路！

司马迁 下贱！

杜周 何必呢，明明给了你一条活路。也嫌不好走？确实。关键还是在……两腿之间……唉，所以我为难啊！子长兄，对不住，还是不该告诉你……

【司马迁瞪着杜周，全身发抖。

杜周 (一脚踢翻了棋盘，得意)这盘棋我赢了！我发誓这辈子要赢过你把你踩扁，我做到了！（欲下）

司马迁 等等。(弯腰捡起骰子)棋还没下完呢。



杜周 (笑)死不认输。

司马迁 不到最后，就没有输赢。杜御史，你觉得我会怎么走？

杜周 (一愣)不管你怎么走，赢的都是我。

司马迁 是吗？(掂着骰子)一盘棋算什么，为什么不赌一局更大的？
不靠骰子，不靠运气，天道为证，赌一赌我们各自的决心？

杜周 你想好了？

司马迁 (把骰子扔给杜周)我赌你不得善终！

杜周 (掂掂骰子，扔回)我赌你生不如死！

【暗转。

第二场

【几个儒生排列成行。司马迁端坐，像一尊神像，一个牌位。

儒生甲 告别的时刻到了。

儒生乙 他从容走向刑场。

儒生丙 他将在狱中自杀。

儒生丁 我已经写好祭文。

儒生甲 性格决定命运！

儒生乙 暴政的牺牲品！

儒生丙 他反抗强权无所畏惧！

儒生丁 自由的旗帜用血染成！

众儒生 慷慨赴难，死得其所！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司马迁 满足了？出够风头了？达到目的了？觉得自己也成烈士了？
你们还会说别的吗？！（挥手）

【众人隐去。春秋出现。

春秋 父亲，放心吧，你和祖父没写完的书，我来写！我写不完，我
肚子里这个孩子一定会写完！（举刀割破手指）我凭司马氏的血脉，向你



立誓！

司马迁 我给她找了一个好女婿。(悲伤地)我是最后一个。司马氏这一脉，断了。

春秋 (呈上匕首)父亲，女儿不孝，这是你要的东西。(流泪，伏地叩头)后会有期，黄泉相见！

【春秋隐去。司马迁走到前台。

司马迁 (举刀端详)它见过长平之战，坑杀四十万赵军，它染着司马氏的血，我的祖先凯旋后，和白起一道，被秦王赐死……

【两名演员分别出现在舞台两侧。

李陵 很多年后，我听说了司马迁的事。我们不熟，点头之交，没想到他会站出来为我说几句公道话……我老了，一切都过去了。对还是错？我背叛了国家，还是国家背叛了我？这是留给你们的题目……多么辽阔的草原！风在呼啸，云在飘舞，雄鹰高翔，一望千里，跨上骏马奔向天地尽头……我没有要去的地方。天宽地阔，李陵是一个影子。我会孤独地死去，(望着司马迁)你呢？

司马迁 你祖父是真正的英雄！你们李家有口皆碑！但是你……(仰首向天)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些？

司马谈 你是太史令！你的脚下是大地，头上是星空，日月周行，四时流转，一个生生不息的辽阔世界！著书立说，上承继祖先，下荣耀父母，步入圣贤之列，这是帝王也比不上的功业，这是千秋万世的不朽之名！……在下司马谈，这个糊涂家伙的父亲。

司马迁 对，这是最好的理由。能面对亲朋，也能说服自己。(行礼)孩儿遵命。

【两人隐去。汉武帝头戴皇冠的巨大身影，笼罩了整个舞台。

司马迁 我可以死，但不能死于一个错误。你可以把我捏在手里，但捏不住我的心！(以刀刺胸，身体缩成一团。静场……他慢慢展开袍袖，刀柄抵住胸口，他用刀柄捶击着胸膛)我死过一次了，我已经是死



人了……我比你年轻，我要再看看，看看你的结局！看看这天道，是不是真的又聋又瞎！

【司马迁将匕首掷出，汉武帝的身影消失。众儒生和倡优出现。

儒生 人们都说他要死了，
朋友为他写了华丽的祭文，
家人为他选了向阳的墓地，
悲痛的泪水蓄满眼眶，
诀别的时刻已经到来。

倡优 他确实挨了一刀，
不是上面而是下面，
奇怪的事还在后面，
他加官晋爵涨俸禄，
有人羡慕有人妒。
唉，任性的主人公，
把写好的情节背叛。
一场深沉的悲剧，
变成了滑稽表演。

众人 唉，中书令大人！
你为什么不去死？
那样一切都很简单！
原本一切都很简单！

第二幕

第一场

【中书令府邸。司马迁闭目养神，穿戴整齐，衣饰考究，神态威严，胡



子不见了。倡优跪在一旁。

倡优 （念礼单）搜粟都尉桑弘羊，钱五万，贡米十石……大人？中书令大人？

【司马迁不理睬。

倡优 （向观众）男人挨那么一刀，痛不欲生，生不如死——这是胡说。我作证，疼几天就好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宫里的人，挨这一刀的多了，您见谁唧唧歪歪了？文人就是矫情，得了便宜卖乖！他保住了小命，啧啧，还成了皇帝陛下的首席秘书！

司马迁 你说什么？

倡优 搜粟都尉桑弘羊，钱五万，贡米十石。

【司马迁做了个手势。倡优将礼单放下。

倡优 强弩都尉路博德，车一乘，马两匹，玉具剑一柄。

【司马迁重复手势。倡优将礼单放下。

倡优 益州刺史任安，笔二十支，墨锭十个，玉砚滴一方，六博具一套……

司马迁 老朋友也来凑热闹。（倡优递上礼单）放下……不是这儿，跟那些放一起……还有吗？

倡优 昌邑王刘髡……

司马迁 昌邑王？让我看看……（看礼单）孔雀锦两匹，金银色印花纱一匹，虎头玉带钩一对，错金日光镜一面……这是把我当女人了吗？

【倡优嗤地一笑。

司马迁 （把竹筒砸过去）畜生！你笑什么？

【倡优吓了一跳，神态做作。

司马迁 说啊，有什么好笑的？

倡优 不好笑……

司马迁 你明明在笑。你们每天都在笑我！

倡优 （委屈地）不是每天……



司马迁 背地里笑，当面也笑！

倡优 小奴不敢，谁这么傻啊……

司马迁 （忽然自嘲地一笑）笑吧，值得一笑，太可笑了！你笑笑看……笑啊！我让你笑呢！

【倡优发出奇怪的笑声。

司马迁 这就对了。要学会笑，各式各样的笑，最重要的是学会笑自己……（倡优笑得越来越像哭）你哭什么？没规矩！宫里不许哭。

【倡优擦眼泪。

司马迁 昌邑王的东西呢？

【倡优搬出一个箱子。

司马迁 这个留下，其他统统退回去。你跟他们说（略一思索）……你就说，戴罪之身卑贱之人岂敢受此厚赐……

倡优 （听不懂）哦。

司马迁 还有，说我蒙主上厚恩担此大任履新之际战战兢兢今后要仰仗诸位大人戮力同心共佐主上。记住了吗？

倡优 啊？

司马迁 以后再有送礼的，都这么回话。退下！

【倡优走到台角，长吁一口气。

倡优 他奶奶的，变态！

司马迁 你嘟囔什么？

【倡优吓得赶紧跑下。

司马迁 昌邑王？（随手打开箱子）哼，李夫人，你宠冠后宫，呼风唤雨，想要羞辱我，犯不着拿亲生儿子当幌子！（用力关上箱子）你们姐妹，别太得意！

【幕后传来春秋的声音：抬进来！……行了，放这儿……

春秋率两个仆役抬着箱子上。仆役放下箱子退下。

司马迁 （笑）你也是来送礼的？什么好东西？



春秋 （冷淡地）以后别往家里送了。

司马迁 抬回来干嘛？我留着没用。你们好歹挑几件，都是陛下赏赐的。

春秋 陛下对你很好啊。

司马迁 写了篇公文，就赐了一堆东西。我也没想到……

春秋 听说，当着各位大臣，陛下亲口朗诵了你的文章，还说这是继位以来最好的一篇文告。

司马迁 （得意）没那么夸张，他就是点评了几句……不过说实话，陛下的文学造诣，超出想象。

春秋 你的文章四处传颂呢，让各级官吏学习，杨敞也抄了一份。

司马迁 （掩饰着得意之情）小题大做了。

春秋 （讥讽地）怎么会？明明是人尽其才。

【司马迁一愣。

春秋 所以也要物尽其用。都是好东西，你慢慢享受！

【停顿。司马迁有些不安。

司马迁 你们还好吧？有一阵没见杨敞了。

春秋 他忙。整天跟着霍光跑前跑后。

司马迁 杨恽呢？也不抱来让我瞧瞧。

春秋 改天吧。

司马迁 哪天？

春秋 他出门太麻烦。

司马迁 我不能见见外孙？

春秋 当然能。

司马迁 你母亲……

春秋 （脸色一变）怎么了？

司马迁 她抱外孙了，高兴吗？

春秋 嗯。母亲给恽儿缝了件棉衣。



司马迁 高兴……高兴就好……

春秋 得回去了。恁儿这会儿该醒了。

司马迁 你和她说了吗？我是说你母亲。

春秋 （冷淡地）你自己去说。只要你说得出口。

司马迁 她跟着我干什么？再说，她原本不是要改嫁吗？你舅父都安排好了。当我死了不就完了？

春秋 可你还活着！

【停顿。

司马迁 （苦笑）好，我明白了……

春秋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司马迁 你们都觉得我应该去死……

春秋 （不耐烦）没这回事！大家都替你高兴。

司马迁 （伤心地）我不能见你母亲，我怎么见她？……我是为她好。你干嘛和我找别扭？

春秋 为她好？（冷笑）摸摸你的心，你真是为了她？

司马迁 也为了你。少一点牵挂。

春秋 父亲，这世上有人爱财，有人爱官，心高气傲的人，最爱的是名誉……

司马迁 名誉？我还有名誉吗？你听到什么了？

【春秋摇头。

司马迁 你会听到的，闲话的腿最长，跑得比马快。

春秋 你在意吗？

司马迁 （烦躁地）当然不！意料之中。

春秋 你会出名的，就像以前那些不怕杀头的史官。人们会说，你遭这份罪，是为了我祖父的遗愿，为了写书，你要的名誉不是一时一地，是千秋万代。这很好，女儿佩服。不过，别把我母亲赔进去。

司马迁 什么？



春秋（冷笑）你的心思，你自己不明白？你为什么赶她走？母亲是你心里一根刺。只要她还在你身边，别人就会想到你……你现在的身份。你受不了，为了一点虚荣，就把耻辱扔给一个女人……

司马迁（大怒）混账！

春秋（后悔）父亲恕罪！我说话没轻重……

司马迁（你也来羞辱我！和那些人一样！不，你比他们厉害多了！他们只是笑里藏刀，窃窃私语，不像你是非分明，义正辞严！（痛心地）我自己的孩子！我养了一个好女儿！

春秋（伤心地跪下）孩儿不孝，认打认罚！……父亲，容我多说一句……母亲太可怜了，她伺候你一辈子，她有什么错？舅父让她改嫁，她不答应又能怎么办？当时都以为你会死的……要怪就怪我！是我劝母亲答应的！都是我的错！……（央求地）父亲，你不能这么对她……父亲！

司马迁（冷漠地）这几箱东西，回头我送到你母亲那儿，就当给她的陪嫁。

【春秋站起来，默默看着司马迁，好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婴儿的啼哭声忽然响起。杨敞抱着婴儿上。

杨敞（恹儿，别哭了，这是外公，拜一拜……好啦，好啦……大人，您看，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像您？鼻子和嘴都像。（向春秋）你愣着干嘛？过来抱孩子呀。醒了见不着你，一直哭。

司马迁（我来。（接过婴儿）

杨敞（早该带他过来的，就是怕吵着您。这孩子特别能闹。

司马迁（笑了，你看，一见我就笑了……（悲喜交集）像我，将来也是个大脑门儿……瞧这小手，还挺有劲儿的……恹儿，什么事这么开心啊，你喜欢外公吧？

【春秋上前，司马迁抱着婴儿躲开她。春秋和杨敞悄声说话。

杨敞（又惹他生气了？

春秋（你来干什么？



杨敞 我不来，你怎么收场？……唉，他是你父亲，也是当朝的中书令，霍光夫人都对他客客气气。

春秋 哼。就知道你的霍光大人。

【司马迁抱着婴儿走到台前。倡优上，摇着拨浪鼓起舞，逗弄婴儿。

倡优 你是初升的朝阳，

驱散愤怒的黑夜，

像小猫一样柔软，

像露珠一样清凉。

当啷！当啷！（摇拨浪鼓）

你是唯一的欢乐，

通往逝去的岁月。

像沉甸甸的毛笔，

像亮晶晶的墨色。

当啷！当啷！（摇拨浪鼓）

聪明的孩子，

请听我的忠告，

离开他的怀抱！

他的才华由你继承，

他的命运把你笼罩。

可怜的孩子，

离开他的怀抱！

【暗转。

第二场

【《安世房中歌》：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乐，子孙保光。承顺温良，受帝之光。嘉荐令芳，寿考不忘……



幕后传来庄严而单调的颂诗声。倡优上。

倡优 吹拉弹唱，下棋踢球，斗鸡跑马，说笑话演杂技，样样精通！

我，陛下的宠儿，伟大时代一个杰出的演员。（行礼）

【丞相公孙贺、御史大夫杜周、奉车都尉霍光等大臣器宇轩昂地穿过舞台，站在一侧。

一些手拿棍棒的造反者、衣衫褴褛的饥民、乞丐姿态各异地穿过舞台，站在另一侧。

大臣 士大夫不问出身，

真英雄起于草莽。

文章里写就前程，

疆场上杀出富贵！

——（合）这是变革的时代！

百姓 当官的杀头灭族，

老百姓流离失所。

打匈奴挥金如土，

讨生活难上加难！

——（合）这是残酷的时代！

倡优 你们各说各的，这戏怎么演啊？

【双方都不说话，互有敌意。

倡优 怎么回事？观众看着呢。解放思想，凝聚共识，把戏演完，各回各家。（凑到大臣们面前）你们先说，历史一般是你们写的。

【大臣们打哑语，众说纷纭状。

倡优 屁话！你们眼睛里只有自己。（转向百姓们）说吧，轮到你们了……

【百姓们或低头沉默，或东张西望。

倡优 得，都哑巴了。可能是因为傻，也没准儿是太聪明。（拿出一支笔）诸位，历史只能我来写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指指众



人)得看你站在哪一边,眼睛往哪儿瞧。大多数人是屁股决定脑袋,一小撮人是脑袋决定屁股,可都忘了咱们还有一颗怦怦跳的心!(向观众)别以为你们的心还在,自己摸摸,那不是心——是铁块,是石头,是面团,都是假货!这年月,心还会跳的人,是稀世珍宝……(众人开始下场)诸位,遍地名利场,都是戏场,急慌慌上场,莫忘下场!(鞠躬,随众人下)

【幕启。花木繁茂的上林苑。武帝上,公孙贺、杜周、霍光、司马迁陪侍左右。武帝看上去并不威严,相反有一种特别随便的风度,言谈举止轻松自如。

武帝 你是说,全都杀了?

杜周 是。

武帝 如果都杀了……

公孙贺 只怕适得其反。臣以为,还是要宽严相济。

武帝 什么情况下宽?什么情况下严?你说说看。

公孙贺 (紧张)容臣想一想。

武帝 (冷笑)你想了快半年了!匪徒天天在闹事!

杜周 他们连二千石的高官都敢杀。陛下明断,派出绣衣使者,杀了一大半,剩下几个亡命徒,为什么依旧猖狂?因为地方官吏懈怠。必须让他们提着脑袋办事。

霍光 没发现盗匪,死罪;发现了不去抓,死罪;抓了不满额度,死罪……杜御史,无论怎样都是死啊……

杜周 尽到责任,对得起自己的俸禄,就不会死。

武帝 小小匪徒,有多大能耐?不过地方上不能乱,小乱子会引出大乱子。非常情况,就得有非常的办法……(看着霍光)你说呢?

霍光 是,眼下事态紧急。臣就是有点担心,会不会下面发现盗匪也不敢上报?因为害怕抓不住。

武帝 (向司马迁)你觉得呢?



司马迁 几位大人说的都很有道理。臣深受教益。

武帝 都有道理？那我听谁的啊……

【停顿。

司马迁、杜周 （同时）请陛下圣裁。（两人对望一眼，又各自转过头）

武帝 （思索片刻）拟诏。郡国官吏，凡不能察觉盗匪、捕盗不满额度，与藏匿盗匪同罪，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事者一概处死。这条法令就叫……（向司马迁）你觉得叫什么好？

司马迁 既然与亡命之徒有关，不妨叫“沈命法”。

武帝 嗯，不错。

杜周 好一个“沈命法”！臣佩服。

霍光 法令一出，必能震慑匪徒。

公孙贺 地方安宁，天下太平，指日可待！

武帝 （一笑）但愿如此。你们退下。（向司马迁）你把诏书写了。

【杜周等三人下。武帝松弛下来，露出疲惫厌倦之色。他从身上掏出一丸药，抬手示意，司马迁不明白。

武帝 水！

【司马迁倒水递上。

武帝 你入宫也有些日子了，还是这么没眼力。怎么，觉得这不是你干的活儿？

司马迁 臣没用。

武帝 你是宫里的人，眼睛要亮，耳朵要灵，手脚要利索。

【司马迁低头不语。

武帝 （服药）这味药最提神，比过去吃的都见效。只要一颗，全身舒坦。你知道这药怎么来的？

司马迁 又是东海的方士进献的？

武帝 对，他在海里翻了船，以为必死无疑，可是醒过来一看，身边都是从没见过的奇花异草，他运气太好了……



司马迁 (一笑)是蓬莱山吧。

武帝 没错!仙人赐给他一株灵草,送他回家。这药丸,是用灵草的碎末,在月圆之夜,取柏梁台上的甘露,加最好的蜂蜜,调制而成。可惜灵草只有一棵……愣着干嘛?写你的吧。

【司马迁低头写诏书。

武帝 事态紧急,明知有问题,也得下决心……确实狠了点儿。你说呢?

司马迁 陛下约束官吏,是为百姓着想。

武帝 (叹了口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眼皮底下的人我都未必看得住,何况地方官吏?必须勒住他们的脖子!还得提防那些诸侯国。我稍微一松手,他们就花样百出!

司马迁 陛下,写好了。明天就发往各地。

武帝 嗯,你的手很快……(看风景)这个季节长安最美。你见过司马相如吗?

司马迁 没有。臣熟读他的辞赋。

武帝 上林苑这片美景,不如他的文章美。他一死,我也没心情召集人吟诗作赋了……

司马迁 陛下的诗文,远胜司马相如。

武帝 (笑)是吗?那你呢?你好像没写过诗?写几首我看看……(一边说一边看诏书)嗯,不错,你很适合这个职位。这比当太史令强。

司马迁 (恭敬而熟练)罪臣一步登天感激涕零结草衔环不足以报陛下深恩。唯有兢兢业业夙夜在公为陛下分忧。

武帝 (皱眉)你现在说话也一套一套的,比杜周还利索。

司马迁 杜御史立身谨慎明察秋毫,臣远远不及。

武帝 (厌烦地)行了,我的话你听不懂?(叹气)能说说话的人,都死光了……(下)

【司马迁感到不安。杜周上。



杜周 子长兄，中书令大人！
司马迁 杜御史，长孺兄！
杜周 气色不错嘛！
司马迁 托你的福，人生莫测。
杜周 今后还要仰仗大人。
司马迁 彼此彼此。
杜周 当初那盘棋，还下吗？
司马迁 奉陪到底。
杜周 哈哈，子长兄，请！
司马迁 杜御史请！
【两人下。暗转。

第三场

【未央宫。武帝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倡优陪侍一旁。

武帝 你说，李广利这一仗，能赢吗？
倡优 赢不了。
武帝 你说什么？
倡优 没说什么。
武帝 小混蛋，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
倡优 不为什么。
武帝 因为匈奴人占了地利？
倡优 不是。
武帝 因为时机不对？
倡优 不是。
武帝 连年征战，前方将士疲惫了？
倡优 （摇头）别问了，我认罚。（倒立）



武帝 反了你！我打断你的狗腿。（挥手打他的腿）

倡优 见了你也是跪着，要腿干嘛？

武帝 不说？

倡优 不能说。

武帝 好，你以后没肉吃，也没酒喝，一滴也别想。

倡优 （跳起来）我说！……因为，因为我是个倒霉蛋！

武帝 又跟我要花腔。

倡优 从小我许的愿，就没有一样能实现！我说明天是晴天，保管下大雨！所以李广利——赢不了！……哎呀陛下，这个说出来就不灵啦……

武帝 （笑着踹他一脚）我罚你舌头生疮！滚一边去！

倡优 （嬉皮笑脸）我给您把李夫人找来，别老拿我撒气。

武帝 你告诉他们，前线的消息来了，不管多晚，都立刻报上来！

倡优 遵旨！（向观众）我说明天天晴，您绝对不用带伞。我们演员都是预言家，就好比向您预言未来的——都是演员。（下）

【武帝翻阅奏章，处理公务。司马迁上。

司马迁 （呈上竹简）陛下，这是新写的。

武帝 《孔子世家》……（翻阅竹简）私修历史，我要是不问，你就打算蒙混过去吧？

司马迁 臣不敢。（小心翼翼）先父留下些文稿，臣想整理出来，把遗漏的部分完善。

武帝 你父亲不容易。当年泰山封禅，没让他去……他怪我吗？

司马迁 怎么会。

武帝 据说他因为这个一病不起。他没说什么？

司马迁 不不……路上……是路上受了凉……

武帝 （看竹简）“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这话有点意思。



司马迁 是。臣谨记于心。

武帝 （接着读）“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司马迁 做臣子的不可自以为是，乱发议论。老子对孔子说的话，都是至理名言。

武帝 是吗？老子看事情最透彻，但是透彻过头了就做不成什么事，治国理政，不能不让人说话呀……我不让你们说话了吗？

司马迁 ……陛下广开言路，从乡野的村夫奴隶，到东海的奇人异士，都能上达天听。

武帝 可惜，说话在点儿上的人，不多，能干实事的，就更少……
嗯，写得不错……修史是国家的事，你一个人闷头写，算怎么回事？

司马迁 陛下说得是。不过先父的遗愿……先父临终时，嘱咐臣完成遗稿。我大汉以孝治天下……

武帝 嗯，那倒是。

司马迁 臣可否查阅天禄阁、石渠阁的藏书档案？恳请陛下恩准。

武帝 这倒没什么不可以……我没工夫管这些事。你写写看吧，写得好，就藏入阁中。

司马迁 （喜悦地）真的？谢陛下！

武帝 既然要著史，你先说说，朕在位这几十年，你怎么看？给我说实话。

司马迁 陛下继位以来，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内修法度，外攘夷狄，海清河宴，泽被后世。

武帝 （得意）你不用糊弄我。我做过什么自己知道。你们背地里怎么议论我，我也知道。

司马迁 臣是真心话。我大汉正当盛世，国力之强大，前所未有的，臣不是瞎子。

武帝 盛世？你知道这个盛世怎么来的？是我背了一堆骂名换来的！

司马迁 陛下言重了。文武百官，人人力诵圣德……



武帝 骂得最凶的就是那些读书人。经书一知半解，个个自命为忠臣孝子，满嘴仁义，满脑袋糨糊。眼界狭窄，见识浅薄，诽谤当朝，扰乱民心——要么根本就是包藏祸心！

司马迁 读书人要么言过其实，要么……言不由衷……

武帝 哼，他们就长了一张嘴！国家用钱问他们要？他们只会说轻徭薄赋啊，与民休息啊，同时看紧自己的家产。桑弘羊想出了行之有效的法子，他们就骂桑弘羊贪婪。那匈奴人来了派他们去？又是一大套漂亮话，“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谁能保我大汉子民平安？还不是卫青霍去病！

司马迁 是。臣以为，他们也不都是为了一己私利，关心国家的人还是有的……

武帝 对，我也别冤枉他们，的确不是人人都爱钱，但个个都想出名！淡泊名利，或者摆出一副不怕死的架势，是为了出更大的名！我设立五经博士，选拔人才，也给他们一条读书做官之路。结果呢？煽风点火说怪话，一个比一个能耐，真要办点正事，一个也指不上！

司马迁 读书和做官是两回事，不必连在一起……

武帝 那怎么办？（讥讽地）像你一样，子承父业？

【司马迁默然。

武帝 （语气缓和）像样的读书人，当然有。公孙弘就很好，还有董仲舒，都是对国家有用的人。

司马迁 是，臣早年跟着董先生学《春秋》……

武帝 是吗？怪不得！你的眼界，比那些书呆子高。既然著史，就要扬我大汉天威，示之于子孙，传之后世。别忘了你自己的话，人人都应该知道，这是前所未有的盛世！

【李夫人上。她二十多岁，容貌婉丽，有一种少女般的轻盈气息。

李夫人 陛下要不要听？乐府制了一支新曲……

武帝 （露出笑容）病刚好，又往外跑！



李夫人 我让他们加了点西域的调子，立刻不一样了！

司马迁 （趋前行礼）拜见夫人。

武帝 见过他吗？以后让他给你写歌词。

李夫人 嗯，听说过……（凑在武帝耳边说悄悄话）

武帝 （笑）胡说！

李夫人 （嗤地一笑）你怎么脸红了？我又没说你坏话。

司马迁 （尴尬）臣不敢这么想。

李夫人 那你怎么想的？

司马迁 臣告退。

李夫人 差点忘了。（拿出一封奏章，笑）你的小混蛋举着这个，追了我一路，气还没喘匀呢，又开始胡说八道！

武帝 （顺手递给司马迁）以后奏章你先过一遍，拣要紧的报上来。

（笑着转向李夫人）那个狗东西，我早晚打折他的腿。

李夫人 （笑）你打左腿，右腿是我的！

武帝 便宜了他！（转向司马迁）哪儿递来的？

司马迁 北边。

武帝 什么事？

司马迁 （克制地）没什么要紧的。

武帝 是吗？

司马迁 小事一桩。

武帝 （脸色一沉）边境有小事吗？你上任没几天，就学会糊弄我了？

司马迁 （伏地）臣万万不敢。

武帝 谅你也不敢！

李夫人 （笑）在陛下面前打马虎眼，你傻呀！（拿过奏章）让我看看，我现在也认字了……（展开竹简，她识字还有困难，念得不连贯，但声音如歌唱般悦耳）臣公孙敖昧死以闻皇帝陛下：昨日获悉，教匈奴练兵者，非李陵，乃李绪也。李氏灭族，哄传北地，单于为之举哀。臣闻李



陵呕血数升，全军缟素，声言誓不归汉……

武帝 行了。

李夫人 陛下，我哥哥来信说……

武帝 退下！

【李夫人做了个鬼脸，下。短暂的静场。

武帝 你满意了？

司马迁 臣不至于如此浅薄。

武帝 觉得我下手太狠吧？包括对你。

司马迁 臣自愿的。

武帝 你同情李陵。天下人都同情他。

司马迁 李陵自毁声誉，是李氏之耻。

武帝 我不后悔。不管有多少原因多少曲折，投敌就是投敌！李陵是叛国贼！我放过他一个，就是放弃了整个北方的将士！

司马迁 是，大汉的将领，今后必将以李陵为戒，血战至死。

武帝 你什么意思？

司马迁 （不安）臣以为……

武帝 你是说，我不爱惜将士的性命？

司马迁 不！臣是说，没人敢降敌！李陵是前车之鉴！……不，臣糊涂，血战疆场，为国尽忠，是军人的本分！

【武帝默默端详着他。司马迁感到恐惧。

武帝 （忽然一笑）行了，瞧你吓的。李陵这件事，就算过去了。站起来……（司马迁不敢动）又不是上朝，咱们说话可以随便点。起来吧，不用这么拘束。

司马迁 （站起身）是……陛下既往不咎，臣感激涕零。

武帝 这些官场上的套话，你从哪儿学的？以前你没这么啰嗦啊。

司马迁 这还用学？臣天生就会。

武帝 你根本就不会。说得太差劲了。



【司马迁一愣，忍不住笑了。武帝也笑了。

一个宦者上，呈上一封奏疏。司马迁接过来看。

武帝 前线的消息？

司马迁 是。

武帝 （期待地）李广利这一仗打得怎么样？

【司马迁摇头。

武帝 （恼怒地）蠢材！（下）

【司马迁垂首而立，短暂的静默。

司马迁 （似哭似笑）没错，我不会错……我不会死于一个错误……

（渐渐抬起头，看着上方）你能看到我吗？听听我的声音……你的眼睛睁开又闭上，什么也改变不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是胡说。从来都是好人受苦，坏蛋享福，你为什么这样安排？

【暗转。

第四场

【歌声起：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一个春天的傍晚。司马迁在石渠阁查阅史料。这里是皇家收藏书籍的地方，司马迁写《史记》大量利用天禄阁和石渠阁的档案和藏书。

布景是高低错落的竹简之墙。在之后的场景里，竹简之墙或增高，或变换形状，把司马迁围在里面。

李夫人在歌声中上。

司马迁 参见夫人。臣不知夫人驾临……

李夫人 什么驾临？我该走了。我来了好一会儿了，一直在看书……

（自己先笑了）说漏嘴啦，你知道我识字不多对吧？那些书我可看不懂。

我就是爱来这里逛逛，图个清静。（走到书案前）你写的东西，我也看



不懂。

司马迁 (拿出礼单)昌邑王这份厚礼，臣不敢当。稍后给夫人送回去。

李夫人 髀儿送你的，为什么给我？

司马迁 礼物是夫人选的，自然要还给夫人。

李夫人 (笑)被你看出来啦……你不喜欢？我自己也知道，都是女人用的东西，可我没有别的了，又不好问我的哥哥们要……那面铜镜不漂亮吗？我是很喜欢的……你不许告诉陛下！

司马迁 (神态逐渐松弛)夫人为什么要送我礼物？

李夫人 你乱说话。我都听说了，你在陛下面前逞英雄……不过，你终究是因为我们李家……(比划了一个刀切的手势)

司马迁 因为你们？

李夫人 但你骂我的广利哥哥是不对的！

司马迁 谁说我骂贰师将军了？

李夫人 陛下说的。

司马迁 我没骂过。

李夫人 陛下说是，那就是。

司马迁 (微笑)好吧，夫人说是，那就是。

李夫人 (展开一卷竹简，闻着味道)陛下说，大汉的文人里，司马相如死了以后，就属你写得好了……

司马迁 (得意)陛下说的？

李夫人 嗯，不过你没有司马相如写得好……

司马迁 是吗？堆砌辞藻，我不在行。

李夫人 不高兴了？你们读书人就爱互相攀比。能写文章就很好了。我们李家世代为倡，我从小唱的歌，都是跟着延年哥哥一个音一个音记下来的，写成字摆在面前，我好多都不认识。

司马迁 夫人识不识字，一点都不重要(尴尬)……我的意思是，夫



人天生聪慧，认几个字很容易(尴尬)……

李夫人 你在写书？陛下说，你去过很多地方，知道很多故事。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你也知道？

司马迁 是啊，各种各样的故事，有的很悲惨，有的很有趣……

李夫人 有没有女人的故事？

司马迁 有啊，有的女人帮助丈夫发迹，有的女人执掌天下，有的女人却让国君亡了国……

李夫人 都是老一套，没意思……(忽然想起了什么，有了兴致)这些女人，她们长什么样？喜欢吃什么？心里闷了靠什么打发日子？还有，她们叫什么名字？

司马迁 (微笑)臣不知道。

李夫人 不知道？那你写的什么书？

司马迁 这些不重要吧。

李夫人 (严肃地)不对，你不知道她们是什么样的人，那不是瞎写嘛！

司马迁 (觉得有趣)是，臣是瞎写。

李夫人 (忽然有点忧伤)其实也无所谓。反正一切都会过去……

司马迁 什么？

李夫人 轰轰烈烈的事，热热闹闹的人，早晚都会烟消云散……

司马迁 未必。(指指竹简)有些人、有些事会被记住。

李夫人 那又怎样？

司马迁 (一愣)不怎样。不过……

李夫人 人这一辈子，能用一支笔说清楚？我不信。(笑)算啦，说不清楚，也比什么都不说好。写你的吧。(欲下)

司马迁 夫人！(再次呈上礼单)东西我马上送过去。

李夫人 (看着礼单)我一件一件选的，挑了好久……你怨恨我们李家。不光是你，好多人都恨我们，瞧不起我们。



司马迁 不，很多人羡慕你们。

李夫人 出身低贱，这由不得我们。受陛下恩宠，不可以吗？我没做错什么。我谁的坏话都没说过……（叹气）我明白，一切都不会长久……就像一个人的容貌，早晚变得又老又丑，那时候我的三个哥哥……你见过我的小小哥哥李季吗？（摇头）他是个草包，没本事，就知道闯祸……

司马迁 夫人多虑了。

李夫人 （沉默片刻，笑）可不是嘛！你也别老愁眉苦脸的！天底下比你倒霉的人多着呢。我的延年哥哥，还不是和你一样，他可是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们读书人，想得太多。哟，月亮升起来了，我得走了！（把礼单塞给司马迁，翩然走到台角，忽然停步回头）你会把我写进书里吗？

司马迁 应该会。

李夫人 那我就把名字告诉你……我的名字是陛下赐的，叫做倾城。陛下说，倾城是可以的，倾国不可以，要是倾了国，他就要把我抓来杀了，把我一家灭族……（清脆地笑着，下）

【一弯弦月洒下柔和的光芒，隐约传来叮咚的乐声。四下静谧。司马迁怅然而立。暗转。

第三幕

第一场

倡优 司马迁过上了好日子，
吃的是长安的佳肴，
喝的是西域的美酒，
穿的是昂贵的丝绸，



发迹了，
发达了，
发财了，
发福了！
太平盛世，
他离世界的中心，
一步之遥。

众人 谁能不被权力腐蚀？

谁能不受虚荣玷污？
他的名字我羞于提起，
他的面孔我感到厌恶。
和权贵周旋，向皇位屈膝，
抛弃了亲人，疏远了朋友，
戏子的灵魂，宦官的身体，
像垃圾散发阵阵恶臭。

呸！司马氏的耻辱！

倡优 他在白天睡去，
做个称职的官员，
他在夜晚醒来，
被死者团团围绕。
小心！别惊动他们，
这是决定性的时刻，
历史不再蹒跚学步，
他神奇地长大成人，
第一次拥有深沉的意志。
致敬！伟大的主人公，
你写下的每一个字，



后来者都奉为珍宝。
你讲述的每一个人，
在时光中获得永生。
然而，我不是你的信徒，
我悄然进场，
做一个明智的看客。
你一言一行，
逃不过严厉的目光。

【一束追光照亮司马迁。除倡优外，众人下。

司马迁 这个世界由我做主！残缺的身体，握住这支笔，就化身为补天的巨人，我与天地造化同在！……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多神奇啊，这颗心被什么东西充满了，踏实，明亮，一切豁然开朗……

【黑暗中传来倡优放肆的笑声。一束光把他照亮。司马迁看不到他。

司马迁 光芒一闪而过，我抓不住它，谁能抓住幻觉？我是个苦役犯，写书是我的刑罚。竹简一点点增多，像一块块石头压在心上……我会得到补偿，不是现在，是将来——我要名声，我要荣誉，我要千百年后，你们注视着我，把我的名字传颂！

倡优 你出名了！未央宫、建章宫、甘泉宫，你的名字通行无阻，文臣武将，开始琢磨你的脸色。这只是开始。千百年后，你将登上荣誉的巅峰，你的名字无人不晓，你的文章天下传扬，人们满怀赤诚，向你顶礼膜拜——怎么样？满意吗？高兴吗？你活得像狗一样，就是为了这个？

【竹简堆成的墙像迷宫一样，司马迁和倡优分别在墙内墙外。

司马迁 （似乎听到了什么）有人吗？……是谁？……父亲，是你吗？
（四下寻找，但什么也看不见）

倡优 （在司马迁面前跳来跳去）瞎子！聋子！阉人！佞臣！傻瓜！疯子！



司马迁 (持笔书写)必须全神贯注,只要一停笔,耻辱就变成无数只虫子,爬满我的后背……

倡优 (向观众)瞧,他进入角色了,眉头紧锁,汗流浹背,魂不守舍,痛不欲生。他的舞台在书里,我们的悲剧主人公!

【司马迁每一动笔,倡优就像捉迷藏一样,嬉笑着给他捣乱。

倡优 (把笔拔走)眼睛里都是偏见,(把竹简抽掉)耳朵里都是传闻,(把砚台挪开)心里面都是仇恨……你啊,跟不上这个伟大的时代!

司马迁 (仰首向天)你高高在上,你沉默不语,或者你根本就不存在……尊严、品行、教养、风俗,所有养育我的,都被蔑视和践踏,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让人厌恶……也许是我错了?被偏见蒙蔽,被仇恨淤堵,因为无知和傲慢而变得浅陋?(舞台上出现一束跳动的光晕,他站起身)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什么秘密,就要被我揭破……(迎着光走过去,光突然灭了,司马迁静立在黑暗中)你们为什么围着我?(和看不到的人搏斗)放开我!和我没关系!够了,滚开,离我远点!……(渐渐平静下来,望着四周)你们是怎么死的?饥寒交迫而死?飞来横祸而死?死在战场上?死在监牢里?是满怀冤屈,还是平平安安得享天年?别走,你们有话要对我说吗?……

倡优 (怜悯地)你能理解这些变化吗?你能埋葬这些尸骨吗?你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你的时代就要过去了……

司马迁 我的时代就要过去了,我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我怎样描述它?我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

【倡优把司马迁带到书案前,摆好竹简、砚台,把笔塞到他手里,把他的身体摆成书写的姿势。

倡优 (向观众)嘘——

【暗转。



第二场

【未央宫。武帝在看书，倡优在一旁侍候，给他捶腿。

武帝忽然哼了一声，把手中的竹简往地上一摔。

倡优 怎么了？（捡起竹简）您还是摔我吧，我禁摔。

武帝 胡说八道！我都不知道的事，他怎么知道的？

倡优 转过去我给您捶捶腰……这样行吗？上了岁数，手劲不如以前了。

武帝 嗯，我也上了岁数，挨不起你的拳头了。

倡优 上了岁数好啊！该享福了，别跟人较劲了。

武帝 竟敢诽谤先帝！等轮到我，他还不定胡写什么呢。

倡优 又是那个司马迁。关起来呗。

武帝 便宜他了！

倡优 直接杀了。

武帝 那天下人就会觉得，他的胡说八道都是真的。

倡优 （笑）舍不得吧？我就知道。这事儿，得赖您。

武帝 哼，什么事儿被你一说，都得赖我。

倡优 可不是嘛！今天赏块衣料，明天送个香炉，走到哪儿都带着……

武帝 （笑）你眼红了？

倡优 （把脸凑过去）眼红得睡不着觉……（武帝一巴掌推开他）那可不是我。您上朝挨个儿看去，个个都像兔子变的！

武帝 （笑）至于嘛，不就是一个残废。我真把他惯坏了？

倡优 别什么事都问我。

武帝 你觉得他怎么样？

倡优 有才！但是不如我。

武帝 切，哪儿不如你？



倡优 我浑身都是毛病。可是他，你简直挑不出什么毛病，那他准有毛病，而且是大毛病。

武帝 (笑)小畜生，你终于说了句人话。

倡优 我给您把病根除了吧。(伸手)给点儿路费。

武帝 干嘛？

倡优 您赏了他一刀，断了他的根……我上蓬莱山找后悔药去。

武帝 (笑)当年我是在气头上，不过我也不后悔。有病就得治！(解下随身佩戴的书刀)我再赏他一把刀！(拿起竹筒)和这个一起给他。

倡优 (接刀)又赏东西？啧啧，这么漂亮的玩意儿，抹脖子嫌小，沾了血怪可惜的！

武帝 笨蛋，你懂什么，他一看就明白了！(下)

倡优 (向观众)书刀是干什么用的，我能不知道？我还知道，有了纸以后，这玩意就被淘汰了，你们现在用的替代品，叫橡皮，叫删除键，咔嗒，delete！诸位，你们整天把历史记忆挂在嘴上，历史靠的是记忆？不对！历史是遗忘写成的，有选择的遗忘。多少事，多少人，擦擦擦，没了，咔嗒一下，没了！(下)

第三场

【中书令府。司马迁在给杨恽讲故事。杨恽大约七八岁。

司马迁 (慢慢展开一卷竹简)地图一点一点展开……突然露出了匕首！(一边讲一边演示)他左手拽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拿起匕首就刺！

杨恽 刺中了？

司马迁 没有。秦王向后一闪，躲开了这一刀，袖子被拉断，吓得魂都没了。

杨恽 他没武器？

司马迁 有。秦王的剑太长，越着急越拔不出来，他转身就跑……



(跑到竹简墙之间)然后呢?荆轲怎么办?

【杨恽拿起御赐的书刀追上去,两人追逐。

司马迁 秦王绕着柱子躲来躲去……(绕着布景跑)

杨恽 看刀!

司马迁 (躲开)秦王身手敏捷,反应很快。而且周围都是他的人。

杨恽 他们扑上来保护秦王。

司马迁 对,一开始大臣们都惊呆了,这时候他们回过神来,可是身上都没有兵器,有人就喊,王负剑!

杨恽 王负剑?(比划动作,做拔刀状)这样?

司马迁 不,是这样……(比划动作,示意把剑从腰间往后推)剑一下就拔出来了!

杨恽 (着急)完了!荆轲真笨!

【春秋上,她神色疲惫,安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司马迁 荆轲不笨,他运气不好。

杨恽 然后秦王剑一挥,把荆轲杀了。

司马迁 不,先砍断了他的左腿。荆轲倒下,靠着柱子,动不了,但是——他突然扔出了匕首!

杨恽 这回刺中了?

司马迁 (摇头)他运气真的不好。

杨恽 (失望地)不,他武艺太差!(挥着书刀)换了我一定会刺中的!

司马迁 (笑着抱住他)那你就是改变历史的大英雄!

【杨恽忽然看到春秋,顿时变得规矩了。

春秋 恽儿,回家了。

杨恽 外公教我念书呢。

春秋 嗯,以后再念。

司马迁 不是说好了,在我这儿住几天?

春秋 (走近杨恽)咱们去看外婆。



杨恽 不去。

春秋 去吧，听话。

杨恽 （恳求地）明天再去。

春秋 就得今天。（抱住杨恽，从他手中拿开书刀）陪妈妈一起去吧……可是，妈妈已经没有妈妈了……（流泪）

杨恽 （不太明白，有些惊慌）妈妈！……外公！……

【司马迁示意他离开。杨恽下。

司马迁 （沉默片刻）什么时候？

【春秋呆呆地望着他，不说话。

司马迁 她临走……说什么了？

春秋 （突然）母亲这辈子说的话，你想得起来吗？什么都行。

【司马迁一愣。

春秋 （急迫地）一句就行！随便什么！

【司马迁有点窘迫。

春秋 一句也想不起来？

司马迁 别这样。

春秋 （惨然）这就是命。母亲这一辈子，什么都不是。

司马迁 我去送送她。

春秋 你是她什么人？

司马迁 哪天出殡？

春秋 不关你的事。

司马迁 我送她走。

春秋 她不想见到你。

【停顿。

春秋 （呆呆地）她不停地叫，谁也按不住……瘦成一把骨头了，哪儿来的力气？……汤药，针灸，念咒，驱邪，什么办法都用了……（哭泣）你害了她！你把她害惨了！你害了好多人！



【司马迁默默地安慰着女儿。

司马迁 你小时候特别爱哭，书背错了哭，字写坏了哭，不顺心了就哭一场，这时候你母亲就会说，就会说……（心里一酸，说不下去了）

春秋 她说，别哭了！又惹你父亲心烦！

司马迁 她说，春秋啊，人一辈子的眼泪是有数的，你现在都用完了，将来受了委屈，哭都哭不出来，那才难受呢……

【父女二人沉默了。

春秋 父亲，你辞官行不行？

司马迁 行啊，不吃不喝就行。

春秋 我们奉养你。

司马迁 会把你们吃穷的。

春秋 你专心写书，别的都不用管。

司马迁 （半带嘲笑）你不问问杨敞？

春秋 写辞呈吧，现在就写！（铺开竹简）

司马迁 嗯，我想想。

春秋 就说回家养病！（递上笔墨）

司马迁 回头再说。

春秋 你舍不得？

司马迁 不是。

春秋 （恳求地）写吧！早点脱身！

司马迁 哪有这么简单……我是宫里的人。

【稍停。

春秋 （冷笑）我太傻了。

司马迁 你不明白……

春秋 不明白的是你！（稍停）还记得织成吗？

司马迁 邻居那个孩子？

春秋 我最要好的姊妹。



司马迁 小时候，你们总在一起玩儿。

春秋 她的丈夫，死于你弄出来的沈命法，因为没完成抓强盗的指标！

司马迁 沈命法不是我弄的。

春秋 诏书是你写的。

司马迁 法令不是我定的。

春秋 你参与了。

司马迁 我奉命写成文字。

春秋 写什么和你无关？

司马迁 我坐了这个职位。

春秋 你并不反对。

司马迁 我没那个资格。

春秋 父亲，你还不明白？这就是宫里的人！我的姊妹家破人亡，数不清的人死在这条法令上……这些你都看不见吗？你夜里睡得着吗？辞官吧！

【停顿。

司马迁 我的书怎么办？历代的书籍档案，都在宫里。辞官？辞了我的书怎么写？司马相如可以坐在家里雕琢词句，我能吗？

【春秋沉默。

司马迁 我活到现在是为什么？别人不懂，你也不懂？

春秋 为了这部书。

司马迁 我不在乎这个职位。

春秋 它很重要？这些冷冰冰的竹简，比你更重要？

司马迁 当然。

春秋 你经常说，文如其人。

司马迁 对。

春秋 那么，一个宫里的奴才，能写出什么书？



【停顿。司马迁一声冷笑，表情忽然变得轻松。

司马迁 我不会辞官。你以后别来了。

【春秋沉默。

司马迁 杨恽留下，跟着我念书。

春秋 不。

司马迁 我和杨敞说好了，没你的事。

春秋 我得带他走。

司马迁 你母亲的葬礼，我派人送他去。你放心，我不会去——没这个必要。到此为止，明白吗？

【春秋沉默。

司马迁 （严厉地）你的父亲在问你。听明白了，就是说是。

春秋 是。

司马迁 你可以走了。

春秋 有件东西，还给我吧！

司马迁 什么东西？

春秋 当年，你问我要过一把刀。它对你没用，早就没用了。（拿出刚才杨恽玩耍的书刀）这是你的刀。（给司马迁系在腰间）御赐之物，才配得上你……还给我吧！

司马迁 不行。

春秋 在监狱里你说过……你让我收好那把刀。

司马迁 （从怀中掏出匕首）你是杨家的人。司马氏的刀，不能给你。

春秋 你贴身放着？为什么？

司马迁 为了提醒自己，我是一个死人。

【暗转。



第四场

【中书令府。司马迁半睡半醒，被竹筒之墙包围。

杜周上。他显得衰弱了。他端详着司马迁，顿顿拐杖，司马迁醒来。

杜周 听说，眼皮动就是在做梦。

司马迁 我眼皮动了？

杜周 动了一下。

司马迁 我不做梦。好多年不做梦了。

杜周 可惜了，做梦多好啊！现在就像一个梦——（环顾四周）和当年一样，我又来探监了。

司马迁 探监？

杜周 （示意四周的竹筒）你还是在监狱里，另一种监狱。

司马迁 不归你管。再没有监狱归你管了。

杜周 那你也跑不了。（拿出一壶酒）我明天动身。喝一杯，就此告别，怎么样？

司马迁 你不是不沾酒吗？

杜周 （倒酒）我呀，其实是个酒鬼……酒是好东西，年轻的时候喝不起，后来又怕染上这个嗜好，管不住自己，惹麻烦。现在可以开戒了。（递酒）我保证你没喝过这么好的酒！

司马迁 我戒了。

杜周 （一愣）戒了？

司马迁 早就戒了。喝酒误事。

杜周 （笑着摇摇头，一饮而尽）你这个人，没意思！

司马迁 （讥讽地）哪能和你比。你这一走，朝廷该寂寞了。

杜周 你是说，人人巴不得我快滚，对吧？

司马迁 不仅如此。

杜周 （稍稍一愣）……哼，要让你们失望了。我离开长安，一根头



发也不会少！我可以躺在家里，舒舒服服等死。一起共事的人，自尽的，诛杀的，灭族的，数不过来，我偏偏要“善终”了！所以……（微笑，盯着司马迁）

司马迁 所以什么？

杜周 你没忘吧？你不可能忘。

司马迁 （一笑）所以——我输了？

杜周 （满意地）对，我赢了！

司马迁 你赢了？（自信地笑，手中把玩着武帝御赐的书刀）你——善终了？我——生不如死？

【杜周微微变色。

司马迁 你去宫里辞行了？没见到陛下吧。

杜周 你怎么知道？

【司马迁微笑不语。

杜周 陛下身体不适。

【司马迁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杜周 我为陛下尽忠，为国家效力，一辈子风风雨雨，问心无愧。

司马迁 你是为自己效力。

杜周 为自己，同时也为国为君。你就不是为了自己？

司马迁 我是为了国家。

杜周 是吗，真正为国为君的，我就见过一个——张汤大人！我最佩服他。

司马迁 他很能干，手上沾满血。

杜周 伸着白白胖胖两只手的笨蛋，陛下不需要。

司马迁 你的手呢？

杜周 怎么了？

司马迁 大人回乡教养子孙，别忘了把手洗干净。

杜周 我这个人，就是陛下一双手，一双干脏活儿的手，活儿脏，



不等于手脏。(欣赏自己的手)它有力气,也很灵巧,能处理最麻烦的事……也能攥住人的性命……

司马迁 还有钱!这双手捞了多少钱?你最佩服张汤?他死的时候,一贫如洗。

杜周 所以我比他强!他死的时候有多惨,你见过吗?堂堂御史,连副像样的棺材都没有!当时我就发誓……那时候真穷啊,不像你们可以吃祖产,我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匹马……现在呢?我为国为君做了很多大事,顺便为自己做了一点小事,两全其美!

司马迁 张汤为人严酷,但是一生清廉,为国谋利,奋不顾身,你比不了……

杜周 你没资格评价我们。

司马迁 (微笑)不是我——不都是我说的。

杜周 (一愣)谁说的?

司马迁 你觉得呢?

杜周 (心怀疑虑,故作轻松地指指竹简)你们这些文人啊!拿着一支竹管,就以为握住了大印。看不见眼下,却梦想着将来。我爱钱,你们爱名。名缰利锁,这头拴着我,那头捆着你。哈哈!

司马迁 管了一辈子监狱,自己也成了犯人……可怜。你这双眼睛,确实看不到将来。

杜周 什么将来?生逢盛世,得遇明主,做一番事业,足够了!

司马迁 (讥讽地)是啊,所以陛下脸一沉,你就特别知趣地辞官了?

【短暂的停顿。杜周打量着司马迁,脸上浮起捉摸不定的笑容。

司马迁 你每天看陛下的脸色,磨自己的牙齿,需要你咬人了,就跳出来。现在你老了,牙齿钝了,咬不动了,没用了,只能小心翼翼地待在乡下……

杜周 陛下待你如何?

司马迁 (一愣)很好。



杜周 宠信无比。陛下为什么这样对你，想过吗？

【司马迁不语。

杜周 因为你既没学问也不会写文章？你笨手笨脚像根木头？你自以为是说三道四？——过去你这么干过——（笑）你该不会觉得陛下善待你，是心怀愧疚吧？

司马迁 我干嘛要想这些？蒙恩深厚，我想的是怎么为国尽忠。

杜周 （笑）真会说话。正确极了。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得宠，是因为你有用，而且听话，缺一不可。那你说说，咱们两个，有什么不同？（笑容隐没，恨意浮现）你也会有失宠的一天！

司马迁 得宠？失宠？（居高临下）我和你的不同，你永远不会明白……

杜周 你别得意。陛下身边，只有一条路。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是什么家世背景、性格脾气，到最后，都一样！因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司马迁 （轻蔑地）你的路，我不屑走。我的路，你不配走。杜御史，请吧！

杜周 （笑）是该告辞了。咱俩干嘛要打赌呢？我不觉得你磨脚了。原来我觉得你是鞋里一块石头……（笑）不是，根本不是！你就是装得像块石头！（停步）对了，刚才你说到将来。实话告诉你，我不关心身后之事，那是陛下这类大人物才要考虑的。人生在世，一要求取功名富贵，二要福及家族子孙，我都得到了，我没有遗憾。你呢？遗憾吗？哈哈！（下）

司马迁 遗憾？……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我当然没有遗憾！

【司马迁孤独地站着，像一个被竹筒的高墙囚禁的犯人。

【暗转。



第四幕

第一场

【舞台上人影闪动，声音喧哗，时高时低，弥漫着惊慌的气息。

公孙丞相死了，灭族！

诸邑公主死了！

阳石公主死了！

长平侯卫伉被杀了！

卫皇后危险了！

江充带兵去太子宫了！

掘地三尺！挖出了桐木偶人！

太子说这是陷害！这是阴谋！

陛下呢？上奏陛下！

陛下重病！卧床不起！

倡优 征和元年至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2年至公元前91年，传言宫廷及大臣中有人用巫术诅咒害人，多位皇亲贵戚因这一罪名被杀，史称——

众人 巫蛊之祸！巫蛊之祸！

【灯亮。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秋七月。中书令府的庭院。停着几辆装满竹简的车。司马迁和杨敞、杨恽站在车旁。春秋站在另一侧。幕后传来嘈杂的人声、马蹄声，众人紧张地侧耳倾听，声音消失了。

司马迁 都在吗？我再数一遍。

杨敞 一共一百三十篇，按顺序装的车，不会错。

司马迁 只能拜托你了。

杨敞 大人放心。

杨恽 外公，陛下派人把书抄走了？

杨敞 来的什么人？



司马迁 宫里的人。为首的我不认得。

杨敞 说什么了？

司马迁 (摇头)挺客气的，问不出什么。不说这些了，外面不对劲，你们赶快走。(抱了抱杨恽)恽儿，不准淘气，不准往外跑，明白吗？

杨恽 嗯，外公，你自己也小心。

【司马迁走到一直沉默的春秋身旁。

司马迁 我就说一句话。

【春秋点点头。

司马迁 (悄声)你记着，《今上本纪》谁也不能看。恽儿想看的话，要等他长大。还有，等我死了，不要葬进祖坟。替我选一个敞亮的地方，最好高一点，我要透透气。

【司马迁立刻转身走开。春秋默然。

杨敞 告辞。

司马迁 (深施一礼)保重！

杨敞 (还礼)我一定保护他们母子平安，还有这部书！

杨恽 外公，你放心，有我呢。

司马迁 (拉着杨恽的手)恽儿，将来有一天，那时外公已经死去很久了，人们忘记这部书了，或者送到宫里的那部已经不见了、销毁了……你记着，这几车竹简是原稿，你要找人抄写，四处散发，能抄多少份就抄多少份，能散多远就散多远，你要让天下人都看到《太史公书》！

【杨恽点点头。

司马迁 (严厉地)答应我！杨恽，向我立誓！

杨恽 (有点害怕，跪下磕头)杨恽立誓，让天下人都看到外公的书！

【春秋忽然疾步走过来，跪下，深深地磕头。

嘈杂的人声、马蹄声、嘶喊声再度响起。倡优匆匆上。

倡优 陛下有诏，速往甘泉宫！

司马迁 怎么了？慌里慌张的……



倡优 太子……外面都在传，太子反了！

【灯骤灭。

第二场

【倡优和众演员扮作工匠，摆弄着各种明器。

倡优 忙忙碌碌又一天，

养家糊口不得闲。

我们赶上好时代，

长安死人堆成山。

——大伙儿加油干啊！

工匠 巫蛊之祸平地起，

太子造反把兵发。

龙颜震怒心似铁，

文武惊恐意如麻。

刀光箭雨蔽白日，

血肉横飞满沟渠。

治乱更替寻常事，

骨肉相残帝王家。

【以下一问一答。工匠们的声音此起彼伏。

倡优 太子呢？

工匠 跑啦！躲起来啦！被发现啦！上吊啦！

倡优 他母亲卫皇后呢？

工匠 自杀啦！

倡优 他的妻子儿女呢？

工匠 都死光啦！就剩一个小婴儿啦！

倡优 大臣们呢？



工匠 抓完一拨又一拨！杀掉啦！灭族啦！

倡优 老百姓呢？

工匠 谁知道啊！赶快逃啊！看谁命大啦！

倡优 刀似秋霜，命如草芥，左躲右闪，死路一条。死是归宿，死是安宁，生前贵贱有别，死后人人平等——谁说的？您瞧瞧陪葬，死了也不平等。

工匠 陶猪！陶狗！谷仓！房子！

跳舞的！奏乐的！杂耍的！

金缕玉衣！黄肠题凑！

倡优 货真价实，批发优惠，小孩儿半价，有钱人翻倍！

众人 生意兴隆心肝颤，

屠刀高悬齿发寒。

巫蛊之祸平地起，

大汉眼看要玩完！

第三场

【幕启。征和三年。建章宫。光线昏暗。汉武帝对着李夫人的画像发呆。他显得孤独、衰弱。

武帝 他们说能把你带回来，我沐浴焚香，等到后半夜。结果呢？风吹帷幕，他们说那是你来了……都是骗子，该死！我把他们都杀了……你怎么不来看看我？真不想见我了？……

司马迁 （持诏书上）您起来了？睡得好吗？

武帝 （不理睬）你不肯转身，哄你，骗你，吓唬你，怎么都不行……没人敢背对着我。

司马迁 怎么又把画像挂起来了……（想要收起来）

武帝 别动！谁也不许动！（目光转向司马迁）你也是骗子。



司马迁 夫人泉下有知，一定不愿陛下伤心。

武帝 你说，她为什么？

司马迁 夫人的心思，没人猜得透。

武帝 这些天，我老是想起她，忽然就明白了……这个傻孩子……

【武帝不住地咳嗽，司马迁服侍他吃药，举止熟练，已经无异于一个宦者了。

司马迁 慢点……这副药，不吃了吧？

武帝 （发怒）你想害死我？

司马迁 先让御医看看。方士的东西，药性太猛……

武帝 你们都盼着我死，我的儿孙，个个虎视眈眈——我偏要长生不老！（拿起药吞下）你来干嘛？

【司马迁默默呈上诏书，武帝看一眼，丢到地上。

武帝 这回你该满意了。

司马迁 臣不敢。

武帝 你还有不敢的？你胆子大得很！

司马迁 （一愣）您是说……

武帝 我说什么，你不懂？

司马迁 ……臣写的书，陛下看完了？

武帝 （不理睬，把目光转向李夫人的画像）你一走，宫里就像坟场一样，连个笑声都听不见……

司马迁 臣写完了，陛下也看完了，终于……

武帝 你走了以后，我先杀了李延年和李季。

司马迁 李季奸乱后宫，按律灭族。

武帝 李广利领兵在外，我放过他，让他立功封侯……

司马迁 （捡起诏书）李广利降匈奴，按律灭族。（稍停）和李陵一样。

武帝 （看着画像）我亏待你们李家了？你的兄弟都是混账！忘恩负义！……你要是恨我，就来看看我。（咳嗽）



司马迁 陛下累不累？后背还疼吗？（给他捶背）

武帝 滚开！

司马迁 要不睡一会儿？

武帝 我让你滚开！

司马迁 那出去透透气？

【武帝不易觉察地表示同意，司马迁侍候他起身，给他穿鞋，加衣，同时两人说着话，彼此显得非常熟悉。

武帝 你给任安写了封信？

司马迁 是，没送出去。

武帝 为什么？

司马迁 来不及了。他下葬的时候，臣念给他听了。

武帝 不错，写得不错。

司马迁 陛下看到了？

武帝 你说了心里话——你对死人才说心里话！

【司马迁默然。

武帝 任安狡诈。长安之乱，他坐观成败，死得不冤！

司马迁 任安死了。田仁死了。这场大乱之后，臣的朋友都死光了。

武帝 但是你活着，你的天道还替你报了仇。

司马迁 陛下是说，李陵和李广利？

武帝 哼。

司马迁 天道循环，我居然亲眼看到了……（摇头苦笑）终于看到了。但这是国家的不幸……

武帝 （厌倦地）行了，别装了。

司马迁 是。可臣也是真心话。终于有结果了，你发现自己根本不需要它。

武帝 你自己骗自己。大汉的律法在上，叛国者族，对谁都一样！我做事从不后悔。



司马迁 陛下也在骗自己。

武帝 你说什么？

司马迁 修宫殿，祭太子，就是陛下在后悔了。和思子宫一同建立的，将是大汉的一番新气象。臣替陛下高兴。

武帝 你今天话很多啊，哑巴当够了？也想教训我吗？（起身）

【换景。太液池边，一片萧瑟的深秋景象。

歌声起，武帝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武帝 我十八岁修茂陵，那时候我相信，我是用不到它的，越是修得宏伟，越是用不到它。海外仙山，秘制丹药，我早晚会成仙的。你们祭拜茂陵的时候，我在天上看着你们……

司马迁 这么多年求仙访药……

武帝 闭嘴！我现在想的，是自己怎么躺在茂陵里。

【停顿。

武帝 你还想说什么？你是不是也觉得，经过这场大乱，大汉要完了？

司马迁 臣不这么想。

武帝 你们天天在背后诅咒，我一直纳闷，大汉要真的亡了，你们有什么好？朝北边一跪，指望匈奴人养活你们？

司马迁 几个儒生发发牢骚，陛下不用当真。

武帝 难说！你们读书人，难说！

司马迁 （略带嘲讽）大汉是陛下的大汉，不是读书人的大汉。

武帝 这点风浪算什么……没用！全都没用！还得我收拾局面……
（凄凉地）不忠不孝，全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司马迁 陛下会做什么，天下人拭目以待。

武帝 做什么？坐着听你们骂我呗。



司马迁 治国的办法，陛下从来不缺。

武帝 （冷笑）缺的是别的，对吧？

【司马迁沉默。

武帝 那边是海鸥在飞吗？那群黑点，晃来晃去的。

司马迁 好像是越冬的大雁。

武帝 哦，日子过得真快。

司马迁 看不见了。今年冷得早。

武帝 ……是哪年来着？

司马迁 什么？

武帝 有一年在东海，我一支箭，射下两只海鸥。

司马迁 ……元封元年？泰山封禅之后，东巡海上。

武帝 海天一色，蓝得耀眼，海鸥的叫声忽高忽低，白云变化无穷，像海外的仙山，不可捉摸……差远了，这片水就是个小池子！

司马迁 先父在那年去世，臣奉命随驾而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海。辽阔，单调，说不出的烦闷……

武帝 那些年特别顺，逐匈奴，通西域，灭南越，兴水利，做什么成什么……

司马迁 记得有一天风急浪高，陛下不听人劝，非要站在礁石上……

武帝 （有点兴奋）对，有这么回事！海水的那股咸味，现在还能闻到！四顾苍茫，无边无涯，我守住了高祖创立的天下，开疆拓土，铲除外患，财货流转，钱谷满仓，我缔造了一个盛世！（发愣）……你忘了自己说过的话，这是盛世，是盛世……

司马迁 是陛下的盛世。不是臣的盛世。

武帝 你的盛世，是书里的漂亮话。

司马迁 也许吧。陛下站得高，看到了壮阔的景色，我看到的，是脚下的尸骨。衰败的种子，正从骨头缝里发芽。总有一天，它会盘根错节，无法清除……自古如此，几千年之后还是如此。这是盛衰之理，



这是天道。

武帝 这是正确的废话。因为早晚要死，就不活了？

司马迁 不，知道会死，人才会活得更像人。一心想活下去，早晚变成畜生……

【停顿。武帝脸色阴沉。

司马迁 臣说的是自己。臣想活得像个人。

武帝 你跟我抬杠？

司马迁 臣不敢。

武帝 你在逼我。

司马迁 臣不敢。

武帝 （冷笑）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你在书里写得明明白白，你还有什么不敢的？

司马迁 臣说的是《春秋》之道，陛下表彰儒学，臣著史，理当师法孔子。

武帝 你跟我谈儒学？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让你对先帝和朕指手画脚吗？你也配谈儒学？朕赐你的书刀呢？

【司马迁举起腰间佩戴的书刀。

武帝 我提醒过你。看来这把刀太小了，得换把大的。

司马迁 臣用笔写书，用刀改错——错了，才用刀。

武帝 你没错？——你自请宫刑，是为不孝！妄议君主，是为不忠！心怀怨愤，是为不仁！假作恭顺，是为不义！

司马迁 是！陛下说得对！（长跪）臣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臣有负君恩！杜周是酷吏，罗织罪名，人人自危。李广利是庸才，屡战屡败，国库虚耗。沈命法是恶法，地方官吏层层瞒报，最终是盗匪猖獗，百姓受苦。陛下任用江充这等小人，致使巫蛊的血腥席卷大汉……所有的定计议策，我都在陛下身边，我熟读历代史籍，我事先就知道这一切会导致什么后果，一切都按我的预料发生了，但我什么都没做，我不曾劝阻



陛下，哪怕稍稍的一点暗示都没有……公孙丞相罪不至死，他被灭族我一言不发，致使祸乱升级，波及太子；太子被迫发兵，陛下雷霆震怒，我一言不发，最终长安大乱，死伤无数；陛下说任安坐观成败，将他腰斩，我一言不发，未尽到朋友之义；太子被抓捕之时，谣言纷飞，多少小人借机构陷，我一言不发，未尽到臣下之责……臣有罪！臣闭紧了嘴，是因为怕死！不，是怕死了就完不成我的书！

武帝（冷笑）原来是怕死。我杀一个人，用不着等这么久。这些年，我待你如何？

司马迁（苦笑）陛下厚待我，和宠爱那个倡优有什么两样？

武帝 你和他比？你很会装，比他更像一个戏子！

司马迁（沉痛地）是，臣是戏子。

武帝 和人斗了一辈子，对手的心我一清二楚，偏偏是亲信的人，漆黑一团！（愤怒地）都是忘恩负义，不忠不孝的畜生！

司马迁 是，我是戏子，演着演着就成真了。这些年，我塞住耳朵，蒙住双眼，闭紧嘴巴，一天天地苟活，都是为了这部书。我以为把一切写到书里就够了。一想到我为它忍受的耻辱，我就感到快意。我将因它而不朽，我的父母、我的家族也会享有不朽的荣名，千秋万代之后，人们还在把它传颂……我鞭打自己的耻辱，让它更为耻辱，这样我就可以俯视一切，我在一切之上，在时间与历史之上……我竟然忘了，我活在人间。我像个陪葬的木俑，记录陛下的诏令，我一边记一边想，什么东西可以做我的材料，什么东西写进书里就是精彩的一笔，我忘了我记下的这些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无数人的生死。我什么都没做。我是戏子，我是死人，我是陪葬的明器，我只写了一部书。我对自己说，它是为大汉写的，是为祖先为后人写的，其实我是为了自己，为我的才学，为我的名声——是，陛下没看错，也是为了我的愤怒……

武帝 我不在乎你为了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人，轮不着你说三道四。

司马迁 陛下是什么样的人，不那么重要。陛下的作为，远远大于陛



下的为人。

武帝 我这一生，岂是你区区一支笔能概括的！你写了一部书，我写下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

司马迁 这是傲慢。傲慢让人心如铁石，让人盲目自信……

武帝 你不傲慢？你的傲慢都在你的书里！你写下的，就是真的，就是对的？你没写的，就不重要，就没发生过？通篇都是残缺不全的一己之见。自以为通晓古今，洞彻天道，这是最大的傲慢！

【停顿。司马迁仿佛有所领悟。

司马迁 对，一样的傲慢，但我们的位置不同。你的傲慢，由百姓承担后果，我的傲慢，交给后世评判……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这部书救了我！把我的傲慢、耻辱、愤怒变成了另外的东西……我一笔一划写下这个盛世，就是抗议这个盛世！我用一支笔，记下这个变动的时代，为蒙难之人送葬守灵。天道无情，历史无声又无形，替它说话，给它一个形状，追寻它的轨迹，功过是非，各得其所，这就是史官的责任……我一直是，我永远是——大汉的太史令！

武帝 你是大汉的中书令，你的饭碗是皇家给的！你羞愧了后悔了，因为什么都没做？你会做什么？看看你自己的手，没拿过锄头，没握过刀剑，更没沾过血，多清白的一双手，溅上一点墨汁也得赶快叫人端水洗干净。你这种人，太学里要多少有多少。你能评判这个时代？我告诉你，历史是生了茧的脚走出来的，是染着血的手造出来的，不是用脑袋想出来用笔编出来的。就算将来有人看到你的书，他们也会懂得——如果他们不是蠢货，他们一定会懂得，你的书里都是偏见和诽谤，我一生的事业，天下一统，文治武功，足以惠及千秋！（忽然一笑）不过，你没这个机会了，你的书……

司马迁 书藏入石渠阁，你答应过。

武帝 不，这个冬天，我要用它烧火，烧暖我的御榻！

【停顿。



司马迁 陛下既然觉得我的一支笔无足轻重，为什么要害怕呢？

武帝 （笑）我害怕？你的书就要烧成灰了——所以害怕的是我？

司马迁 陛下既然不怕，为什么不留着它，我们赌上一局，看看时光的力量，看看在后人心中，谁会赢得最终的荣耀！

【停顿。

武帝 （轻蔑地）和我打赌，你不配。

【光线渐暗，舞台上出现了武帝巨大的背影，随着太液池的水波微微颤抖。

司马迁 （跪下行礼，双手呈上书刀）臣有怨言，诬罔主上，这就去投狱。

【暗转。

尾声

【狱中。场景与第一幕第一场相同。

司马迁 下雪了？有雪的味道。还是这间牢房，又是一个冬天，真冷啊，要是有一壶酒就好了……将来的人能看到我的书吗？我不知道。它得承担自己的命运了。（抬起头）你在看着我吗？我找了你一辈子，向你提问，冲你发火，我赞美过你，更多的是诅咒……是我错了。你面无表情，就是表情，你没有答案，就是答案……你说什么？对，我一点也不重要，世间的荣辱不重要，不朽的名声也不重要，我早该明白这一点……耻辱不会消失，但它不那么沉重了……我看到了最后吗？（轻轻摇头）根本没有什么最后，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成一体，时光奔流，无穷的远方，在我面前展开……（“北方有佳人”的音乐响起，雪花零星地飘落。他拿出家传的刀，举到眼前，拔刀出鞘，面带微笑）真美啊……人生，总是有遗憾的……

【灯灭，司马迁消失在黑暗中。雪花纷飞，落向舞台。

倡优上。随着他的台词，剧中人依次上场，准备谢幕。



倡优 司马迁大约死在巫蛊之祸前后，究竟是哪一年死的，怎么死的，没有确切记载。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不是原貌。东汉的史学家班固说，他看到的《史记》已经缺了十篇。可以肯定的是，汉武帝的本纪究竟怎么写的，我们不可能知道了。

【武帝上。

倡优 他死于后元二年即公元前 87 年。史学家认为，巫蛊之祸后，他做了反省，以他死前两年发布的《轮台诏》为标志，实现了政策的转折，社会趋向安定。

【杜周上。

倡优 他平安地病逝。家财万贯，儿子都是高官。他的小儿子杜延年 是西汉名臣，以作风宽和著称。

【杨敞、春秋、杨恽上。

倡优 他后来官至丞相，弘农杨氏的辉煌从他开始，数百年间子孙绵延，人才辈出，显贵无比……他的发迹离不开她。在霍光打算废掉昌邑王刘贺，另立新君的时候，他吓懵了，是她一言决断，保住了丈夫的性命和前途，这是史书上关于她的唯一记载……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后，对外公布了《史记》，但是他的命运很悲惨，桀骜不驯，祸从口出，被汉宣帝下令腰斩。他留下一封《报孙会宗书》，很有他外祖父《报任安书》的遗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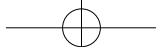
【李夫人上。

倡优 （惊讶地）见鬼了！……按照历史记载，李夫人早就死了。她……她是一个女鬼……我的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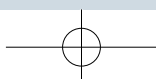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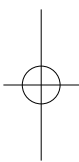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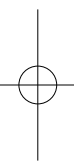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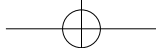
【音乐起：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字幕：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上。其他人上。众人谢幕。大雪落满舞台。



艺术





思古观今

——与刘鼎谈研究性策展¹

杨天歌

杨天歌(以下简称杨):自2009年开展“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的研究课题以来,你和卢迎华一直积极实践着一种实验性的策展实验,以整体的历史视野和组织方式去质疑已有的艺术史构建秩序。尽管你们二人在全球艺术系统下开展工作,但是你们反复确认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认识自我的必要性。近年来,你们又系统性地通过写作、作品创作和展览策划等多重实践开展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题的研究,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梳理艺术历史的研究和论述。能否谈一下“沙龙沙龙”展在你们整体的研究和策展实践中的位置?与之前的工作存在什么样的潜在对话关系?

刘鼎(以下简称刘):“沙龙沙龙:1972—1982年以北京为视角的现代美术实践侧影”叙述了自“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十年间北京的艺术情况。从2013年开始,我们正式开启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响”为题的系列研究。这个展览是该研究的一个新章节。我们在展览里继续考察了意识形态与当代艺术的问题,即伴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形成所成型的意识形态结构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与论述的持续影响。在研究和展览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想主动去质疑已有的艺术史所构建的秩序。在面对自身所遭遇的问题时,我们发现现有的理论叙述

1 这篇访谈的英文版发表于由于渺编辑策划的《Yishu 典藏国际版》2017年特刊 The Atlas of Archives 中。



无法贴切地表达这些问题。这才是我们主要的出发点。这种在实践中的困惑逼迫我们去重新打开一些历史的大门，去思考过去与现在的关联。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艺术史和批评史的框架基本是建立在两种思维模式之上的：一是自1919年以来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二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在这样的框架之下，人们往往默认根据事实的对应理论简单地预设“主观与客观”的对应关系；默认社会的进化通则，并使其成为“历史普遍法则”；默认经济和社会决定论，把“存在决定意识”的概念作为普遍的假设等。这些充满局限性的默认法则生产出了单调和狭隘的历史视角，局限了今天我们对于全球艺术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扼杀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同情与敏感度，加速历史的功利化，在一定范围里伤害了参与者和后来人。

自2011年以来，我们共同策划了一系列展览：“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2011年）、“偶然的信息：艺术不是一个体系，也不是一个世界”（2012年）、“从艺术的问题到立场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响”（2014年）、“‘新刻度’与钱喂康：中国早期观念艺术的两个案例”（2015年），以及“沙龙沙龙：1972—1982年以北京为视角的现代美术实践侧影”。这些策展项目与我自己的数个个展，“三个表演”（2013年）、“华盛顿湖”（2014年）、“暗礁：前传”（2015年）、“李建国生于1952年”（2016年）等，都是具有内在连续性的展览与创作实践。在这些实践中，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以下问题：1）在艺术系统中如何回到实践的本源；2）个体的意义；3）对于以被默认的历史普遍法则为基础的解释系统，暗流的意义是什么；4）当艺术的概念成为意识形态结构的一部分后，它对于实践的影响；5）存在决定意识，这种错觉的问题在于哪里；6）普遍话语与表象的“天然继承”的惯性在历史中的现实意义，它们与历史的关系，等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给我们的工作注入了许多有价值的动力。

杨：请谈一下这个展览的叙事是如何构成的？为什么聚焦1972—



1982 这十年？两个时间节点的选择代表什么样的起源和转折？

刘：这个展览分布在美术馆的三个楼层空间中，我们在其中分别讨论了三个不同的话题。第一层讨论的是“历史中的瞬间是如何到达的”；第二层空间讨论了“政治信号与艺术实践的互文性”；第三层展厅讨论了“可支配性空间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意义和潜能”。这部分的论述与展览中涉及的七个小提纲，以及艺术家的作品彼此交织，形成整个展览的论述。

1972 年与 1982 年并不是两个显著的历史年份，也没有发生显著的历史事件以作为标志，但是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的十年是一个经历曲折变革的过程。在“文革”初期，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阶层被打破之后，不同阶层、不同教育背景和不同年龄的艺术家与文化人得以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同的艺术经验得以互动与交流。原来有成就的或在艺术学院、艺术体制中拥有一席之地的艺术家被下放或批判后失去了之前的位置，专业与业余艺术家之间的分野变得不那么明显，原有的艺术体制也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部分艺术家们在严酷的政治条件稍微缓和的时候，通过自发组织、自创空间、形成画会或者小组、举办展览，建立一个活跃的交流空间，使艺术信息的交互和流传成为可能。

在“文革”中后期，严苛的政治氛围逐渐松动，尽管仍然处于艰难的环境中，但个人实践很快获得了机会。在我们的展览中有两个小章节，分别叫“短暂的合流”与“可支配性空间”。这两个章节讨论了个体实践的可能性和其与历史动力的互文性。在这个时期，个体实践充分被释放的高峰是 1979—1980 年。到了 1982 年反精神污染时，这种释放就结束了。大部分曾参与过这个时期的年轻人在 1982 年后都回归社会了。在我看来，1982—1989 年是一个不断秩序化的时期。就这个意义而言，1972—1982 年这个十年是一个有预示性的十年。如果要思考 1980 年代之后的问题，这个十年作为前兆是我们不得不反复思考的。



杨：我注意到在展览中，你既呈现作品，也借助了大量的文献来讲述故事。有一些作品与文献共同构成具有主题性的单元，比如有关张志新题材和“你办事、我放心”题材的创作的图像研究，比如有关“愁绪”和1976的叙述等；而有一些作品则自成一体，依形式或题材汇聚。在整体空间语言的把握上似乎注重艺术家创作和文献的彼此镶嵌的互文关系。也就是说，并没有常规式地突出作品，文献也不仅仅用来解释作品背景，而是将作品与书信、手稿等文献材料一起平视为历史的材料，形成一簇簇“星丛”式的结构。能否谈一下你如何处理文献和作品的关系？文献和作品之间在空间中的彼此镶嵌和编织，是否也是你对展览语言的实验？

刘：作品与文献在展览中的互文关系是我在展览策划中经常使用的一个展览语言。这种互文性的难度主要在于策划者对于素材的熟悉度和其所掌握的诠释力。在展览实践中，我始终考虑的是如何尊重作品和超越作品的问题，把展览语言演进成为创作语言。本次展览中所聚焦的是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之间的十年，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这十年的材料非常少。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变革，在1972—1982年之间曾经在同一时空出现的艺术家，许多已经分道扬镳，处在各自没有太多交集的轨迹上。重新找回他们，重新拨开迷雾，重新建立关于他们的历史想象，成为这个展览前期的主要任务。到了研究中期，我们发现，这个时期的历史内容具有多重头绪，包含大量不明确的事实，部分参与者在历史潮流中的局部体会被不断追认后形成某种认知上的偏差，这些观察成了我们需要尝试解决的问题和破译的密码。最后，基于对那个十年的进程的一种想象，展览的叙事以“星丛”的结构来进行呈现。

在这个展览中，我们通过文献完整地呈现了一系列历史瞬间之间的关联，这些历史瞬间包括：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释放的信号；1979年初，江丰为“新春画展”写下前言，其中，他在宪法的框架下提出“自由结社”的呼吁；1979年11月的文代会提出的文艺政策；1979



年10月“星星画展”的参与者在大街上打出“艺术民主，艺术自由”的标语等。在展览中，对于这一系列事件的动机和其人物的描画是通过文献的呈现来展开的。在处理1976年这一关键历史转折的时候，因为考虑到今天人们对于1976年的历史事实有一定普遍的历史共识，我们没有使用太多的文献来展开讲述，而是运用在这一年中艺术家们所创作的作品、新闻图像和个人生活图像来编织出更贴近历史心理的一种叙述。

在研究和展览实践中，我始终认为作品、文献、图像和私人记忆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的关系，关键是研究者和策展人在对待这些历史素材具有一种平等视野的基础上建立富有创造力的链接。在展览中，我们充分调动作品的叙事功能，通过作品来勾勒出艺术界交往的情况，比如大量使用了艺术家之间彼此画彼此的肖像的作品、以景喻情的作品等。透过这些作品，人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受到不同经验驱使的各种艺术潮流。

杨：回到历史叙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方法论的洪子诚先生在谈论文学环境、文学和社会的问题时，认为这些问题“像团乱麻，缠绕不清”，所以在历史叙述时，“要有力量‘对真实性的细微差异和复杂性做出辨别’。似乎就需要这样的‘晦涩’文风。因为的确存在多种可能性，事情也不是一目了然。”（洪子诚，《问题与方法》，155—156页）这似乎契合了这个展览的“晦涩策展风”。展览墙上的提示文字减到最少，似乎有意避免了给出关于展览结构的明确提示，而是像隐藏了密码一样，需要观众自己解读。作品的信息没有直观地与作品一一对应，而是统一放到展墙的边侧。你曾说到“看一看图像的海洋也很好”。既然展览研究的是历史，那么策展便自然地成了一种历史书写（*historiography*），所以你的史观是否在有意呈现晦涩与复杂？晦涩与复杂是否应该被梳理？要如何梳理？

刘：在上面的问题中，你提到了一个展览的语言的问题。在展览中确定展览的语言，让有准备的观众看到什么，让没有准备的观众看到什



么，让有兴趣的观众看到什么，这些问题都是我在设计展览的时候会考虑到的。在这个展览中，我有意地间离了作品与说明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希望通过作品与作品的互文让观众直接产生一种感官上的体验，从视觉上体验那个时期的创作风貌，然后再通过阅读文字说明来进一步了解与思考。在展览中，我也对我们的普遍经验做了一个逆向的处理，比如我把当时占主流位置的、大家所熟知的主题性创作通过少数作品和将它们转化为一种影像资料来进行呈现，将它们反主为客，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提示存在于展览之中。

这个展览的框架和叙事的结构是非常明晰的，观众感到晦涩的根源可能是出于对那个时期的素材的陌生感。中国艺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急于与过去形成断裂，而且这种断裂是加速形成的。这是当时的一个历史潮流，也使这种与过去的断裂成为中国艺术史学科中一个根本的假设。这种假设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亲历的艺术家自己也不愿意谈论那个时期，在这种历史情境中，要抛弃过去的情绪左右了很多亲历者。这种假设使上个十年（1972—1982 年）的艺术工作成为现在叙述的一个盲点和历史中的孤儿。但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讨论艺术史的进程的话，不谈这个十年是不可能的。

在展览中，我有意“晦涩”地表达隐含在展览叙述中的几个问题：比如，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中，个体争夺创作空间的可能性；在整一性的社会运动中，精英阶层的视野与普通知识分子的实践之间的互动；在人人政治事事政治的情况下，主动不谈政治意味着什么；政治信号与集体无意识行动之间如何相互测量并一起前行；在特殊情况中，暗流是通过哪些渠道流动的；在整体求变的社会浪潮中，断裂的现实意义和伤害性；在社会大运动中，年轻人的集体遗忘和天然继承等问题。就这个层面而言，我的展览可以说主动形成了一种“晦涩策展风”。

杨：这个展览中出现了一些“匿名”的创作，可否请你谈谈具体是哪些作品，为什么要在这个展览中穿插出现“匿名”的创作？



刘：这个展览中的“匿名”创作大概包括几种类型。第一种是为了补充叙事素材而穿插进展览中的作品。在展览中，即使找全所有素材，但如果不进行一定程度的转译，就会变得很说教。我也不大习惯让艺术家进行命题创作，所以在展览中会出现一些“匿名”的作品。比如1971年的林彪坠机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美国飞机着陆北京首都机场的两张照片，它们帮助提示了这个时间点。第二种类型是转译素材的“匿名”创作，比如用反转片投影的形式来回顾20世纪70年代的部分命题性作品，让当时的主题性创作在展览中始终作为一个不能缺少的时代烙印而在场。第三种类型是在叙事中暗示暗流与主流之间的矛盾的创作，比如将诗人食指写于1968年的三首诗歌与1968年出版的《江青讲话选编》进行并置。第四种类型的“匿名”创作是为了浓缩叙事，比如在1976年这个章节中，我用翻拍放大的“四五运动”中天安门的图像，来链接起其他艺术家在这一年中用作品或图片叙说的故事。这些动作在展览中起到非常重要的转接、黏合与编辑等作用。

杨：这个展览中有一条潜在的线索贯穿始终，就是艺术与文学的紧密关系。这一点在文献的使用中非常明显，展览中有很多直接涉及文学的内容，比如纪念五四精神、周扬的讲话与著作、《今天》等。周扬曾任文联主席，也是文学理论家，在1979年文代会发表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一文中，也多是文学的例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也更常见于文学史，而非艺术史。在展览的文献梳理中，对文学文本与材料的直接借用，其目的是什么？文学与艺术的相关性在哪里？这样的特点，是否仅限于1972—1982这个历史时期？

刘：要谈五四运动以后的艺术史是回避不了文学史的。在抗战和内战时期，文学始终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导而存在，现代主义概念的引入与文学家的介入是密不可分的。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改造始终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同时也主导着艺术家的创作。制定文艺政策的主要参与者是文学理论家，而这些政策主导着文艺的发展路线。在研究中如果



单独看艺术史，很多问题就会缺少语境。比如1976年的“四五事件”，主导该事件的是铺天盖地的自发写作和群众集会，然后才是美术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活跃于北京的年轻人当中，《今天》文学群体和“星星画会”的主要人物有着重要的联系，很多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精神在《今天》这个文学团体中燃起，而这些精神对于当时的年轻艺术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学与艺术之间关系的逐渐式微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问题。

杨：你既是艺术史的研究者，又是艺术创作个体。你的策展实践和艺术创作实践是从同一个研究中生发出来的两条脉络。你的学术史研究(art historical research)和艺术创作研究(artistic research)是有所重叠的。能否谈一下策展和创作这两条工作脉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彼此勾连的同时，两种工作方法又有什么不同？

刘：学术史研究和艺术创作研究在我自己的工作中到底形成一种什么关系，我自己也常常不能有一个确定的回答。2010年当我们开始策划“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时，我曾提出把艺术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作为一种“创作”看待。这个认识直至今天也没有变。这个想法包括了回到实践的起点，如何有效地展开自我实践，在中国的语境中如何不成为一个有许多伪问题的温室艺术家，如何有效地自我质疑等问题。在我的创作中，我把每个阶段的工作都作为一次展览或者一个课题来思考和展开，并在这样的框架中创作能够互为关系、互为叙事的作品，这种创作方式与我策划展览的方法非常相像。

杨：2016年，你在上海的天线空间做了个展“李建国生于1952年”。那个展览是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研究的一部分。思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组织的逻辑和意识形态的载体，对于中国当代文化和价值取向的持续影响和塑造”。其间，你展出的很多作品都是基于你的研究。对于研究中得到的一些文献素材，你通过对艺术史构造秩序的理解和质疑进行艺术的转译，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书写式”的创



作。作为一个研究型的艺术家(而不是职业学者),你如何将研究材料进行艺术的转化。这个过程中,如何避免创作不成为学理的注脚?展览期间你邀请批评家和学者进行了闭门讨论会,研讨、写作和“历史书写式”的创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刘:在我个人的理解中,研究、创作、脚注、素材都是平等的关系。创作者有义务通过转译使这些方面互为关系,说明问题。的确,太多作品和研究很容易成为学理的注脚,我认为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主要可能是创作者对材料吃不透,对于问题缺乏充分和真切的体会,所要讨论的问题与现实的摩擦力不够。每一次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我都感到如履薄冰。我在自身的创作中引入历史书写这个想法,与我所处的文化现实有很大的关系,我也很有动力要理解为什么今天的现实是这个样子,思考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我们自己,历史中的复杂应该如何表达,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历史叙述框架等问题。

杨:你和卢迎华的研究、策展和写作工作一直在滚动进行,能透露一下下一步的工作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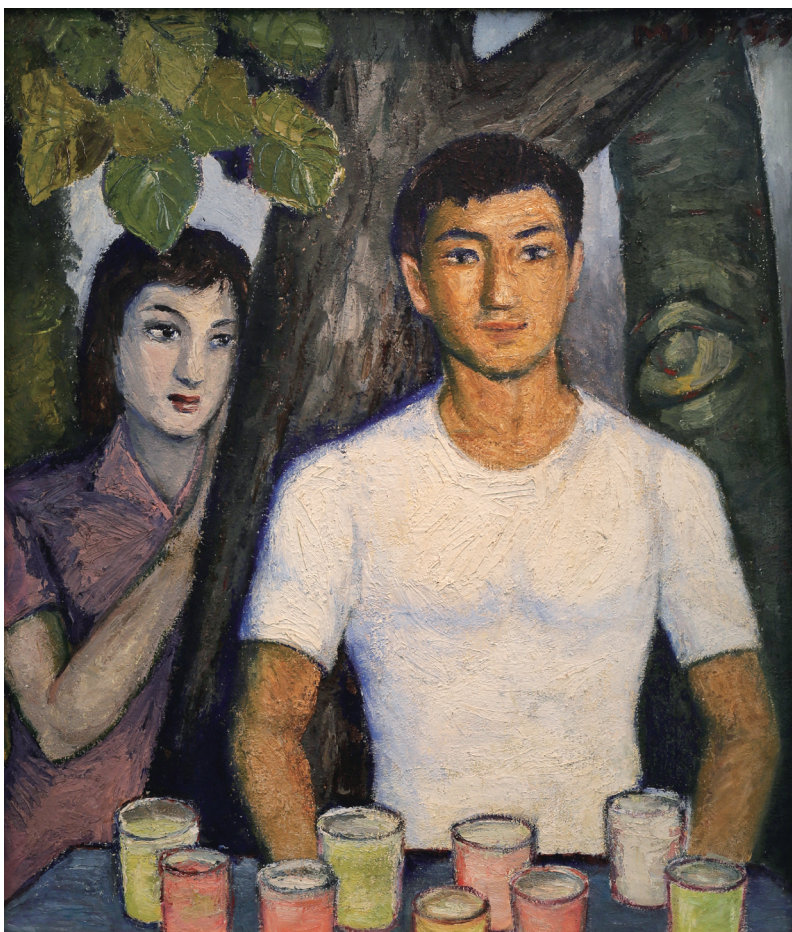
刘:我们最近最大的愿望是花时间整理和思考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工作,暂时告别前一阶段的自己。



刘香成(1951-)
题目：复兴公园里的情侣
年代：1978
媒介：摄影
尺寸：75cm × 113cm



赵文量(1937-)
题目：十年成痞
年代：1977
媒介：油画
尺寸：49cm × 36cm



周迈由(1936-)

题目：卖水者

年代：1970

媒介：油画

尺寸：71cm × 62cm

Michael Evans 先生收藏



相信未来

作者：食指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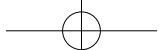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968年

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人民出版社

诗人食指的诗歌“相信未来”与江青1966年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完全否定现代主义，但像诗人食指创作的那种具有现代主义特点的诗歌，仍然在“地下”滋长。



1978 年 12 月 20 日创刊并自出版的文学期刊《今天》。严力提供



张伟(1952-)
题目: 自画像
年代: 1974
媒介: 纸板油画
尺寸: 25.5cm × 27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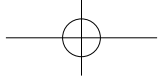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周迈由(1936-)
题目: 岁月的见证
年代: 1978
媒介: 油画
尺寸: 90cm × 160cm
王鲁炎先生收藏



闫振铎(1940-)
题目：白塔寺鲁迅故居
年代：1976
媒介：布面油画
尺寸：54cm × 9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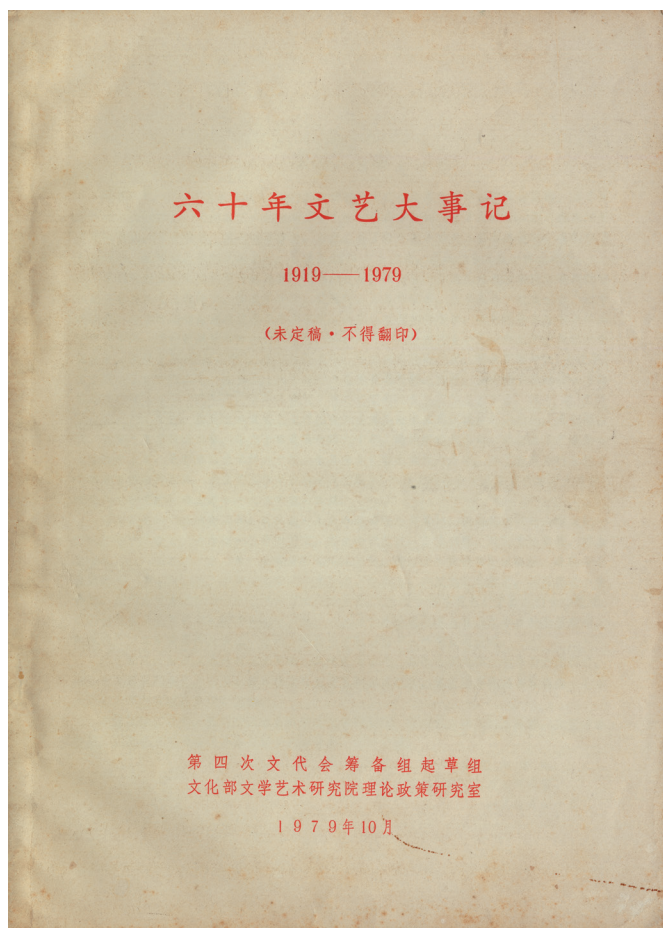
刘焕章(1930-)

题目：无题

年代：1979

媒介：大理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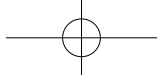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尺寸：36cm × 40cm × 25cm



《六十年文艺大事记》是第四次文代会起草报告的过程中编成的，文代会于1979年10月30日召开。



江丰在北京油画研究会第一次展览座谈会。李晓斌摄影



闫振铎(1940-)

题目:男人

年代:1979

媒介:布面油画

尺寸:120cm × 120cm



权正环(1932-2009) 李化吉(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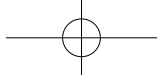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题 目：后羿射日

年 代：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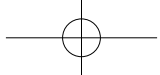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媒 介：高丽纸，水粉，丙烯

尺 寸：99cm × 28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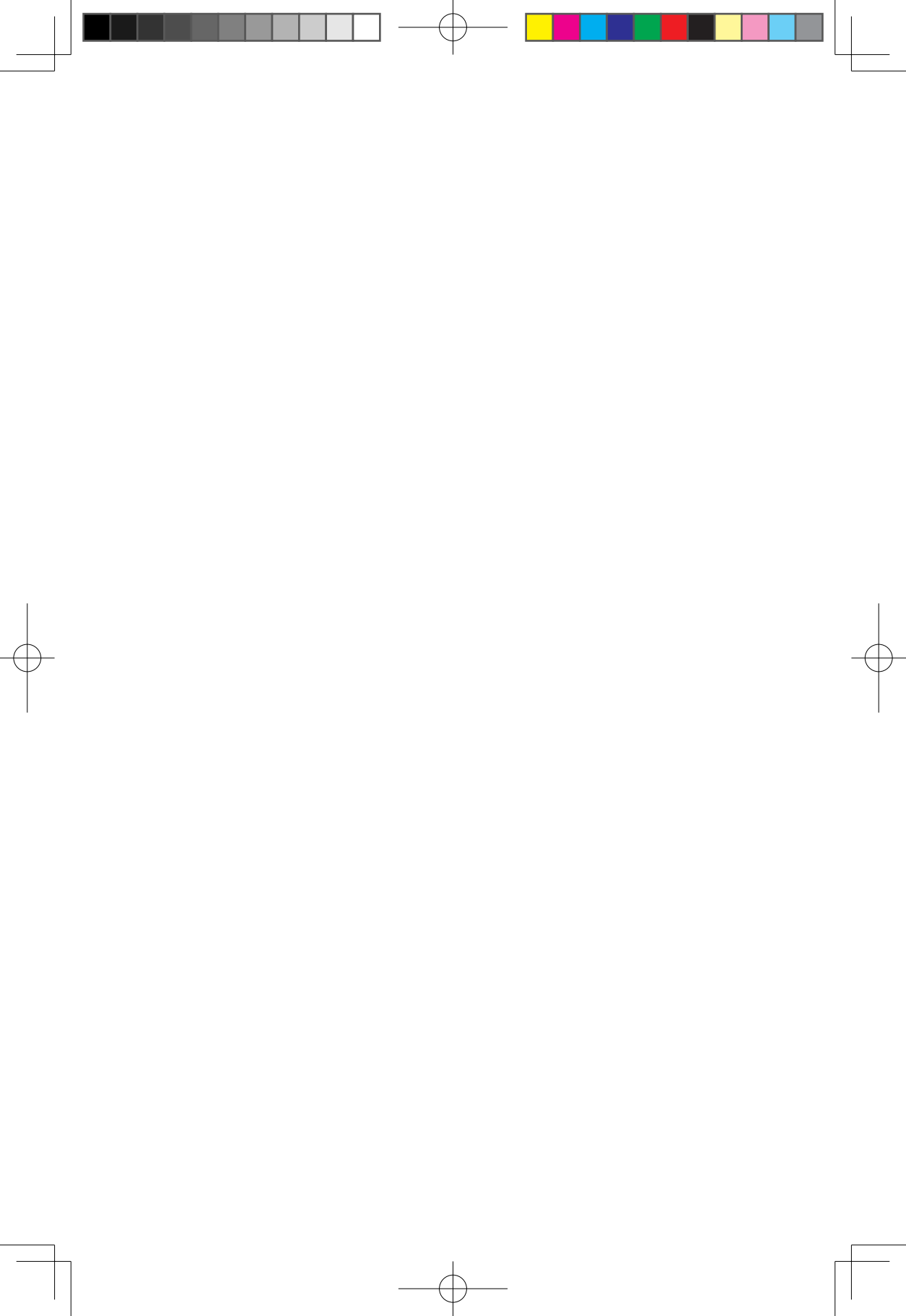


两次降落 刘鼎作品





新春画展，李晓斌摄影







《白日梦》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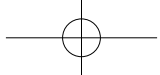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北岛

白色的长袍飘向那
不存在的地方
心如夏夜里抽搐的水泵
无端地发泄
黄昏的晚宴结束了
山峦散去
蜉蝣在水上写诗

地平线的颂歌时断时续
影子并非一个人的历史
戴上或摘下面具
花朵应运而生
谎言与悲哀不可分离
如果没有面具
所有钟表还有什么意义

当灵魂在岩石上显出原形
只有鸟会认出它们

版画作者：曲光辉



372 《今天》总117期

